

目 录

前 言	1
-----------	---

“ 烙铁 ” 行动

——美军登陆仁川港	1
○南北对峙 ○五千比一 ○收紧的绳索 ○疯狂的冒险 ○“ 烙铁 ” 计划	

“ 猛虎 ” 行动

——摩萨德智破绑架案	13
○乔瑟尔失踪 ○摩萨德艰难出征 ○峰回路转，真相大白 ○并非多余的尾声	

“ 象牙海岸 ” 行动

——美军袭击越南战俘营	21
○美国关注战俘安全 ○真枪实弹演练忙 ○“ 如果失败怎么办 ” ○总统下达袭击命令 ○帷幕在失落中落	

下

“铅块”行动

——以色列偷来 20 枚原子弹 43

○鲜为人知的核计划 ○希特勒的空军飞行员 ○金钱能使鬼推磨 ○狸猫换太子

“挪亚方舟”行动

——以色列智偷五艘导弹快艇 51

○城堡灯火辉煌，快艇神秘失踪 ○阿拉伯抗议，摩萨德演戏 ○戴高乐下禁令，以色列起窃念 ○巧施连环计，易名不易主 ○“鲨鱼”探航线，快艇扬长去

“电击”行动

——美军营救被扣的“马亚克斯”号运输船

..... 68

○“马亚克斯”号风波 ○白宫的抉择 ○美军全面备战 ○血洗暹罗湾 ○船员安全获释

“杰尼弗”行动

——美国秘密打捞苏联核潜艇 83

○海军武官收到的匿名信 ○潜艇联络突然中断
○美国中央情报局趁机插手 ○“格洛玛”号的秘密使命
○不幸的事件泄露了真相 ○吞吞吐吐的答复

“ 雷电 ” 行动

——以色列突击队勇救人质..... 100

- 劫机者以人质为盾牌 ○是谈判，还是强攻
- “ 雷电 ” 行动方针 ○划时代的成功

“ 闪电 ” 行动

——苏联克格勃刺杀阿富汗总统..... 116

- 三十六计，“ 暗杀 ” 为上 ○排兵布阵，处处设疑
- 全力出击，无坚不摧 ○最后一击，命赴黄泉

“ 蓝光 ” 行动

——美军营救在伊朗的人质..... 124

- 美驻伊大使馆被占领 ○美伊双方僵持不下 ○制定营救人质的计划 ○营救作战以失败而告终

“ 猎人 ” 行动

——英国营救伊朗驻英使馆人质..... 137

- 眼皮底下的绑架 ○枪口下的谈判 ○愚蠢残忍的匪徒 ○威震匪徒的英雄

“ 斯芬克司 ” 行动

——以色列摧毁伊拉克核反应堆..... 151

- 放长线钓大鱼 ○以色列设下连环计 ○计划正一步一步地实现 ○惨案远没结束

“野鹅”行动

——南非“野鹅俱乐部”颠覆失败记 170

○阴谋从这里孕育 ○“野鹅”在行动 ○机场突然
响起枪声 ○劫持波音 707

“罗萨里奥”行动

——阿根廷人重登马尔维纳斯群岛 181

○一只美丽的蝴蝶 ○阿根廷人忍无可忍 ○好戏还
在后头

“协同作战”行动

——英国人夺回马尔维纳斯群岛 187

○“支持我就是支持英国” ○重返南乔治亚岛
○孤军深入 ○铲除“绊脚石” ○“海狼”的妙计 ○不
是结束的结束

“加利利和平”行动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 198

○蓄谋已久，悍然出动 ○全面进攻，摧毁基地
○巴解撤离，以军全胜

“午马”行动

——意大利营救多齐尔将军 207

○突如其来的绑架 ○不太光彩的交易 ○无可挑剔

的部署 ○快如霹雳的行动

“ 暴怒 ” 行动

——美军入侵格林纳达..... 222

○ “ 石榴岛 ” 风云突变 ○美国的三点出兵理由 ○
海军方案遭陆军反对 ○ “ 海豹 ” 突击队一马当先 ○格
守军一击即溃 ○巧安排救出总督

“ 讨债 ” 行动

——哥伦比亚特种部队追杀恐怖案主谋..... 238

○不满引出的仇视 ○初试得手的绑架案 ○鲜血写
就 “ 安东尼奥 ” 行动 ○千里追杀主谋犯

“ 草原烈火 ” 行动

——美军空袭利比亚..... 252

○美利结怨由来已久 ○ “ 草原烈火 ” 开始燃烧
○恐怖活动变本加厉 ○再次空袭利比亚 ○卡扎菲安然
无恙

“ 黑鸟 ” 行动

——巴解突击队夜袭以色列军营..... 277

○为复仇巴解出奇招 ○找目标 “ 大鸟 ” 一试身手
○甘洒热血写春秋

“ 霹雳 ” 行动

——苏联与以色列联手智救人质..... 285

○劫案在冬日发生 ○一锤定音的决定 ○“ 霹雳 ”
行动没有枪声

“ 正义 ” 行动

——美军入侵巴拿马..... 295

○世外桃源遭践踏 ○力量悬殊难抵挡 ○世界舆论
齐谴责 ○“ 正义 ” 行动无正义

“ 沙漠盾牌 ” 行动

——美国增兵沙特与海湾地区..... 307

○刻不容缓的决定 ○兵种任务与兵力部署 ○连发
几道特急密令

“ 沙漠风暴 ” 行动

——美军大战伊拉克..... 312

○总统下令，出兵海湾 ○和谈破裂，决意进攻
○空袭开打，初战告捷 ○地面攻击，伊军败阵

“ 清算 ” 行动

——以色列大规模入侵黎巴嫩..... 326

○冤冤相报何时了 ○真主党基地一片火海 ○世界
各国齐声谴责

“ 查文 · 德万塔尔 ” 行动

——秘鲁特种兵大使官邸营救人质 331

- 鲜花丛中一声炸弹巨响 ○紧急策划营救行动
- 歹徒全部击毙 ○总统威望大大提高

“沙克提”行动

——震惊世界的印度核试验 337

- 南亚核阴云 ○冲击波震撼了世界 ○世纪末的最后疯狂

“沙漠之狐”行动

——美军再次空袭伊拉克 345

- 巴特勒点燃导火索 ○250枚导弹雨落伊拉克
- 空袭行动“再接再厉” ○大空袭达到顶点 ○来去匆匆算盘落空

“盟军行动”计划

——北约空袭南联盟 356

- 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 ○燃烧的天空 ○“盟军行动”顾此失彼 ○南联盟人民宁死不屈 ○北约新式武器的试验场

前 言

时间的列车已平安地驶入二十一世纪 ,二十世纪漫漫百年已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 ,湮没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

然而当我们蓦然回首 ,历史的风云沧桑纷至沓来。人类已走过的二十世纪百年历程 ,真可谓变幻莫测 ,瞬息万变。

二十世纪是一个人类遭受空前劫难的世纪。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内 ,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几千万人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尽管全球性战争尚未发生 ,但世界并不太平 ,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此起彼伏。今天 ,战争的幽灵仍未远离我们而去 ,和平的愿望随时都可能遭受血腥践踏。

“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 ,历史在于总结 ,总结二十世纪一桩桩惨痛的教训 ,给二十一世纪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善意的警示 ,正是我们编撰这套《二十世纪著名军事行动实录》的良苦用心。因此 ,我们在忠于历史事实 ,回复历史的血雨沧桑的同时 ,字里行间充满对历史血腥的沉痛反思 ,历史重朔与人文反思相辅相成 ,可谓相得益彰。青年读者将看到未曾身临亲受的历史的刀光剑影 ,老年读者在轻抚时空伤痛的同时 ,会在史家精致的反刍与咀嚼中产生反

思的共鸣。

这套书收集了大量鲜为人知甚至为历史学家所遗忘但反思价值极大的史料。它所记的“军事行动”不同于旷日持久的战争,但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可以是战争的序曲,也可以是战争的终结,对战争的胜负起关键作用。

“兵贵拙速,不尚巧迟。速则乘进,迟则生变。”这无疑是成功的军事行动的经验总结。采用快速反应战法,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克敌制胜,是古今兵家常用之法。军事行动在部署上,布势要险恶,攻势要凌厉,进攻要短促、快速,即兵法所说的“势如张弩,节如发机”。

军事行动是艺术。成功的、经典的军事行动更是智慧、勇气、毅力的结晶,是前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后人学习和研究战争的形象而生动的教材。许多有见识的军事家都非常重视研究战例,把它当作“最好的教员”、“宝贵的镜子”。

这套《二十世纪著名军事行动实录》以军事斗争的客观进程和时间顺序为基本线索,对二十世纪世界战争史上的著名军事行动,竭力用纪实的笔法以全景式扫描。这套书分为《世界大战的悲歌》、《超级大国的较量》两册。

《超级大国的较量》主要记述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的局部战争、武装冲突及反恐怖行动中的著名军事行动。如“烙铁行动”、“铝块行动”、“猎人行动”、“挪亚方舟行动”、“杰尼弗行动”、“斯劳克司行动”、“蓝光行动”、“沙漠之狐行动”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爆发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历次中东战争、印巴战争、海湾战争及其局部战争、武装冲突及恐怖事件,均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尽管没有爆发全球性的世界大战,但全世界人民均生活在冷战的阴影之下,一九九一年年苏联解体,冷战并未彻底结束,局部战

争与地区冲突仍此起彼伏,世界仍处于“后冷战期”。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至今并未放弃冷战思维、推行世界霸权,一九九九年的科索沃战争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写照。

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五十年里,世界上共发生各类战争及武装冲突近二百次,造成的生命及损失已远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

在叙述这些军事行动故事时严格按照纪实的笔法,将军事行动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秘闻趣事、历史价值、社会影响等内容,有机糅合,力求做到史料准确、语言流畅、通俗易懂、既有可读性又有收藏价值。

由于本书涉及面广,在写作过程中,笔者除采用了大量外文资料外,还参阅和采用了国内一些书籍报刊的文字资料。没有这些资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在此我们一并向诸位作者表示敬意和谢意。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成果,除封面已署名的编著者以外,严德勇、薛正升、曾明、李益丽、刘伟林等也参与了本书的策划指导、资料收集、编写校对和录排打印等工作。

编 者

“ 烙铁 ” 行动

——美军登陆仁川港

1950 年美国决定出兵朝鲜 , 经过周密策划 , 麦克阿瑟选定地理位置特殊、登陆时机困难的仁川作为登陆点。麦克阿瑟发动的这次代号为“ 烙铁 ” 的军事行动 , 旨在扭转美军在朝鲜的不利战局。

南 北 对 峙

朝鲜是东北亚大陆由北往南伸向太平洋的一个狭长的半岛 , 南北长而东西窄。这里原被日本侵占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 朝鲜人民为了赢得民族独立 , 和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二战之后 , 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被迫放弃了这个岛屿 , 朝鲜人民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 , 他们迎来了自由的曙光。可是 , 由于种种原因 , 朝鲜被人为地沿北纬 38 度的子午线划分为南北两半 , 形成南北对立的形势 , 朝鲜从此分裂了。

不久 , 李承晚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 , 妄图一举消灭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个计划得到了美国的全力支持和鼓励 , 因为美国也可以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 , 并通过南朝鲜这个桥头堡 , 进攻仅一江之隔、幅员辽阔的新中国。一年前 , 美国人被狼狈地赶出了这个美丽富饶的国家 , 丢尽了颜面 , 这回终于有机

会重返这个令杜鲁门朝思暮想的古国了。于是,朝鲜的崇山峻岭中再次回荡起枪声,朝鲜人民又陷入了水深火热的战争中。

可是美国的美梦马上就破灭了。朝鲜人民军在金日成同志的领导下,为了保卫家园,凭着落后的武器与装备精良的李承晚部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战斗,表现了强大的战斗力,并发起了大反攻。李承晚的部队被打得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面临全军覆没的悲惨命运。1950年6月28日,连南朝鲜的首都汉城也被人民军攻占了。李承晚一见大势不妙,立刻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求救。杜鲁门看到李伪军兵败如山倒的战况,大吃一惊。他再也沉不住气了,决定立刻派美国老牌大将、功勋卓著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将军率领大军侵入朝鲜,插手朝鲜的内部事务,以保住自己在亚洲的势力。

就这样,美国于1950年6月29日以联合国的名义、打着“联合国军”的幌子,直接对朝鲜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朝鲜战争变为了国际冲突。但美国的加入并未改变整个战局。由于不熟悉朝鲜人民军游击队式的作战方法,不了解朝鲜的实际情况,更由于这完全是一次地地道道的侵略战争,作为“不义之师”的美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被朝鲜人民打得溃不成军。7月初,美陆军24师师长迪安少将居然被朝鲜人民军生擒活捉,震惊美国朝野;7月中旬,美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被逼到半岛最南端的釜山地区,苦苦支持,以求保住这最后的阵地。

五 千 比 一

自从麦克阿瑟将军被派到朝鲜,他就反复思考挽回败局,阻止朝鲜人民军前进的计划。整日听着李承晚喋喋不休的诉苦,看到挤满溃败的士兵、伤员和逃难居民的公路,他深深感到这个任务的

艰难。

每天,麦克阿瑟都把自己关在临时搭起的简陋的帐篷里,凝视着面前的巨幅军用地图苦思冥想。他不是一支接着一支抽着香烟,把整个帐篷弄得烟雾缭绕,烟头满地,就是在帐篷里踱来踱去,在地图上比比划划。突然,他的手停在了地图上,指尖下是一行小小的字:仁川。这是麦克阿瑟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当他五年前,满载着荣誉和胜利者的骄傲率部来到朝鲜接受日军投降时,就是在这里登陆的。这个港口有亚洲最大的潮差,最大时达到10米;而退潮时淤泥滩长达20公里,过往船只非常容易搁浅。而船只一旦搁浅,则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而且,这里航道狭窄,容易布雷,这样的登陆点对海军陆战队的两栖作战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可以说违反了海军陆战队教科书中关于登陆点的大部分条例。但另一方面,在麦克阿瑟的眼里,仁川又有其独特的优势。这里位于朝鲜半岛西海岸的中部,江华湾的东岸,距汉城仅37公里,如果在这里登陆,有利于夺回汉城;其次,朝鲜人民军的大部分兵力都投入了南部釜山前线的战斗,北部的仁川、汉城的防守相对空虚;再者,夺取了汉城,就等于切断了突进朝鲜半岛深处的朝鲜人民军的后路,使其首尾断开,前方的大部队陷入包围当中,而后方的兵力太弱,对美军和南朝鲜军队不能构成有效的威胁;当然,仁川登陆最大的优势在于这里绝对出乎人民军的意料,可攻其不备,达到奇袭的效果。想到这里,麦克阿瑟的眼睛都放光了,总是绷紧的脸上也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他仿佛看到战争女神手中的天平开始向美军这一方倾斜了。

就这样,一个代号“烙铁”的仁川行动计划书出台了。然而,他的计划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华盛顿来电:“五千比一,将军,5000个人反对这项计划,赞成的只有你一个。”华盛顿认为这个计划完全不可行,甚至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注定要酿成灾难的想

入非非的计划”而已。于是,他的参谋人员们在司令部看到了一个手拿着红褐色烟斗,手舞足蹈,怒气冲天的老头。

“将军,我认为仁川登陆的确非常危险,这个港口实在不适合登陆战。现在,既然华盛顿方面也有此同感,您不如就放弃这个想法吧。”一个军官小心翼翼地说道。

“是吗?那其他人的看法呢?是不是也和你一致?”麦克阿瑟问道。

“将军,我也认为华府的决定是正确的。登陆仁川就像水中捞月,根本不能实现。”几个参谋官也不支持麦克阿瑟的“烙铁”计划。

看到自己内部人员竟然与华盛顿意见一致,麦克阿瑟不禁沉吟起来,他想到了1759年英军司令沃尔夫将军在魁北克与法国将军蒙特卡姆的战斗。当时,许多人都反对沃尔夫的计划,但沃尔夫毫不动摇,坚持自己的判断,最终大获全胜,凯旋而归。自己面临的情况和沃尔夫何其相似,对,就像沃尔夫那样,相信自己,让华盛顿那帮家伙瞧瞧。

指挥部内是一片寂静,大家都在等待麦克阿瑟的决定。片刻之后,他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地说道:“话务员,回电。电文如下:‘烙铁’行动如有失误,后果由我一人承担;如果计划未获批准,我惟有辞职。”

华盛顿收到了麦克阿瑟斩钉截铁的回复,怎么办?杜鲁门也愁眉不展。而麦克阿瑟不仅是一个军事奇才,而且他在亚洲的影响举足轻重,总指挥非他莫属。华盛顿不得不慎重考虑麦克阿瑟的计划。

于是,麦克阿瑟的闷热难当、挥汗如雨的会议室内坐着几位面容严肃的高级军官,那是陆军参谋长J·劳顿·科林斯和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福里斯特,华盛顿派往东京审查计划的可行性的

“钦差”指挥两栖登陆作战的海军上将詹姆斯·多伊尔,远东海军司令官和第七舰队司令官等人。

对于麦克阿瑟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因为“烙铁”计划的成败在此一举。他一反往日的暴躁,温文尔雅地坐在位置上,脸上还带着笑容。

“根据仁川的水文资料,它在秋季只有寥寥的几天涨潮,最近的一次是9月15日,接着是10月11日,还有11月3日这几天,可以把登陆舰送上仁川。而这个时间,我们的对手也是知道的,这样一来突袭几乎不可能。而且9月中旬是台风频繁的时期,弄不好,会全军覆没。所以,我认为麦克阿瑟将军的计划是不可行的。”一个两栖登陆专家率先说道。

话音未落,另一位专家抢着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补充一下。仁川口上的月尾岛有敌人的炮兵,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炮击登陆的军队;再说,在航道上可能已布满了磁性定位水雷。”

“我再来谈谈。进入仁川港的只有一条狭窄的飞鱼峡,如果有一艘船沉没,就会造成整个航道的堵塞。况且,在仁川港的岸边还有4米高的石质防波堤,就像是一个天然屏障,把登陆部队和两栖车辆挡在外面。”几位登陆专家各抒己见,但中心只有一个,即仁川登陆是不切实际的。

听了专家们的这些意见,麦克阿瑟依然毫无表示,不置一词,只是静静地坐着,高深莫测地笑着。

轮到科林斯发言了:“将军选择仁川登陆,的确有魄力;但有一点,我有些不明白,仁川距洛东江前线那么远,即使登陆成功也只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况且,仁川是汉城的门户,必会重兵防守。”他站起来,在地图上指了一下:“群山港,这里位于仁川南方约300公里,从各方面考虑,如果在这里登陆,损失肯定会比仁川小得多。”说完,他望着异常平静、悠闲叼着烟斗吞云吐雾的麦克

阿瑟。

“各位还有什么意见或问题吗？”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他拿起一根金属棒，大步迈到标有双方攻势的作战地图前，清晰地说道：“诸位，根据可靠的情报，金日成的主力部队集中在洛东江前线，与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战斗。所以，我相信他无暇顾及位于后方的仁川，也就是说这里不会遇到刚才所提到的炮击等抵抗。并且，既然连你们都认为在仁川登陆是不可能的，北朝鲜人肯定也有一样的想法，决不会有所准备的。而各位所提出的种种不利的地理和气象条件，正好保证了行动的突然性。各位熟读战争史，一定会记得英国沃尔夫将军力排众议的魁北克之战，我要做第二个沃尔夫！”

说到这儿，麦克阿瑟将军激动起来，话语也快了许多：“我们十分清楚，我军目前是背水一战，死守釜山。仁川，是汉城的大门，是南朝鲜的心脏。这里各个交通要道交汇，攻下仁川，汉城就唾手可得，那么，北朝鲜的补给就被破坏，没有了补给，所有的工事也就瓦解了。仁川，是敌人的要害！无论如何，我们一定得进攻这个港口！”

“当然，各位专家和科林斯将军提到的困难和登陆群山港的设想，我很受启发。我承认，仁川登陆有许多困难，但每次登陆都会有一些实际困难，例如太平洋战争中的历次登陆。但是，我相信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绝对可以克服这些不利条件。”麦克阿瑟慷慨激昂地说着。“群山港，确实登陆条件好很多，但其效果远远比不上仁川登陆，充其量缓解一下危机而已。是的，我不能做出什么承诺，因为战斗是有风险的，没有人事先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当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登陆时，他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吗？所以，为了前方的战士，我们就冒一次险吧。”

听到麦克阿瑟这番声情并茂、有条有理的演讲，科林斯和谢尔

满特两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 ,紧握着麦克阿瑟将军的手 ,他们被将军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将军 ,我们一定把你的话一字不漏地汇报给杜鲁门总统。无论结果如何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5000: 1 的比例已经变为了 4998: 3 了。”

麦克阿瑟知道自己已经说服了华盛顿的代表 ,看来 ,实施“烙铁”计划的时刻将不远了。他不禁得意地笑了。“多谢两位的支持。相信不久前线的官兵们都会感谢你们的。还有一点请向华府说明 ,我要求派海军陆战队第 1 师执行这次行动。只有他们才能克服我们已经谈到的种种困难 ,顺利地完成任务。”

收紧的绳索

果然 ,不久麦克阿瑟就接到了华盛顿的通知 ,同意他的“烙铁”计划 ,但以陆军为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同意让海军陆战队参战 ,出于陆军的利益考虑 ,他们不希望把“出风头”的机会留给海军陆战队 ,不希望助长海军陆战队的“骄妄气焰”。他们以第 1 师损伤惨重 ,目前兵力不足 ,需要休养等各种借口拒绝了麦克阿瑟的要求。的确 ,经过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第 1 师的兵力减少了很多 ,只留下了一个团和一个旅。其中 ,第 1 旅已于 8 月 2 日抵达釜山 ,支援那里的保卫战 ,不可能抽调到仁川实施“烙铁”计划。但麦克阿瑟深知第 1 师的实力 ,早就认定登陆主力非它莫属 ,根本不理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 ,不惜一切代价 ,甚至是与联席会议翻脸 ,也坚持要求派出海军陆战队第 1 师。在“大麦克”的强硬作风之下 ,联席会议只好让步了 ,毕竟计划是他制定的 ,美国在朝鲜战场的的所有事务还必须靠他来解决。

留在本土的第 1 师师长史密斯接到命令后 ,马上行动起来。他与代理师长鲍泽一起到处搜罗人员和装备。他们以海军陆战队

的行动速度和效率 ,在短短的 10 天内就神奇地把队伍扩充了一倍。1950 年 8 月 12 日 ,他们出发了 ,于 9 月初和第一旅会合 ,重新组成了海军陆战队第 1 师。它与一个步兵师、一个工兵营、一个空降团和李承晚的海军陆战队四个营编成第十军 ,共七万多人 ,连同第 7 舰队的海军舰艇 232 艘、飞机 318 架构成了“ 联合特遣兵团 ”。与此同时 ,老谋深算的麦克阿瑟将军在司令部内积极筹划。他把登陆的各种弱点和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一一列出 ,制定出相应的对策。只要能攻其不备 ,行动就万无一失了。看到问题被一个个解决 ,所有的行动都按照既定的设想一步步顺利地进行 ,自以为计谋高超的麦克阿瑟不禁得意起来。

疯狂的冒险

麦克阿瑟仍在积极准备着他的“ 仁川之梦 ”。他想到了讨论会上科林斯的在群山港登陆的想法 ,决定巧妙利用一下 ,在那里进行两栖佯动 ,欺骗人民军 ,效果一定不错。于是 ,从 9 月 5 日开始 ,美军连续出动海、空军飞机对群山港和其周围的桥梁、铁路、公路交叉点进行频繁的攻击和轰炸 ;派出军舰对群山地区及滩头阵地进行火力袭击。9 月 12 日 ,在群山地区 ,英美联军进行假登陆 ,9 月 14 日 ,从舰上不断发出假登陆的无线电信号等。

另一方面 ,麦克阿瑟登上了旗舰“ 麦金利 ”号 ,率领着 261 艘舰艇 ,75000 名官兵浩浩荡荡地向朝鲜半岛的江华湾进发。舰队绕过济州海峡 ,经过黄海海域 ,于 9 月 14 日午夜达到了仁川近海。北朝鲜的哨兵立即发现了这庞大的“ 联合特遣兵团 ” ,火速发报 ,电告人民军总部 :“ 仁川告急 !”但此时人民军的大部队都在洛东江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调回仁川。人民军只能依靠势单力薄的守卫部队舍生忘死地抵抗了。一纸命令飞到了仁川 :“ 捍卫一切解

放地区！用你们的生命和鲜血去捍卫每一寸土地，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接到电报，人民军积极备战，打算以死保卫胜利果实。

1950年9月15日凌晨，夜幕沉沉的海面上悄悄出现了数十只舰船。这是美军的第一攻击梯队，他们打算利用夜色的掩护靠近仁川港。如果此时月尾岛上的守军能够发现这支鬼鬼祟祟的舰队，以岛上的火力进行猛烈的进攻，哪怕只击中一艘船，也能堵住狭窄的飞鱼峡。但他们认为美国人不敢在夜间进攻，因为美军不熟悉仁川复杂的地形；再加上美军刚刚抵达近海，需要休整的时间，应该不会采取大规模的行动，所以也没加强防守。

5点45分，天色微白，美军的巡洋舰实施凶猛的火力准备。数万发炮弹、火箭弹、炸弹如急风暴雨般砸在了仁川港和月尾岛。炮弹落在地面上，炸出了一个个巨大的弹坑，霎时间，整个岛屿和港口成为了火与烟的世界。6时整，轰炸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把成吨的炸弹泻在月尾岛上，因为这里扼仁川要害，是麦克阿瑟的心腹大患，所以他第一步就是夺取这个岛屿。

空袭过后，第5海军陆战队第3营的三个排乘坐小艇先后靠近已被炸得坑坑洼洼的月尾岛。他们背着冲锋枪，跳下船，猫着腰，冲上了泥泞的海滩。

接着，第二波、第三波陆续上岛，在他们向前推进的过程中遭遇了人民军的拼死抵抗。但凭借先进的武器，美军很快取得主动。“翻译，用朝鲜语向他们喊话，让他们投降。”连长命令随军翻译。然而回答他们的是一阵更密集的手榴弹。

一路上，美军受到了几次小规模阻击。7时30分，美军占据了月尾岛的制高点。

“向麦克阿瑟将军发报，就说‘月尾岛已被我军攻下，部队无任何伤亡。’”中尉高兴地向发报员说道。

而此时麦克阿瑟将军正在“麦金利”号上享用早餐。他的副

官走了进来。“将军,好消息,月尾岛已被攻下,这是前方的电报。”

麦克阿瑟将军连忙接过电报,仔细地读着。看着上面的字,他忍不住开心地向月尾岛方向挥手致意。自己大胆的冒险成功了。

攻克了月尾岛,登陆仁川的部队就无须担心来自侧翼的进攻,不用担心登陆舰船会被击沉了。他们的危险大大减小,作战任务也减轻不少。

8 时正,月尾岛上的枪声全部消失,又恢复了宁静。

“烙铁”计划

月尾岛被美军夺取了,下一个目标直指仁川港。但狡猾的麦克阿瑟将军并未贸然出击。他一方面指示空军和舰队对仁川港继续炮火攻击,一方面仅投入小部分军队进行试探性的进攻。如果这个突击队被对方击退,就说明仁川港的守军实力较强,需要采取相应的登陆作战方式了;反之,则可采取既定的登陆计划。他焦急地等待着前方的消息。

这时,“麦金利”号的舰长卡特·普因特普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机动舢板,船上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挥舞着海军军官帽,想引起舰船的关注。原来这是美国海军上尉尤金·克拉克,他是侦察兵,特意留下来接应美国的登陆部队,担任登陆仁川的向导。有了他的帮助,仁川复杂的地形也就不成问题了。

不久,前方传来两栖作战司令官多伊尔海军上将的电报,告知麦克阿瑟登陆军队已经上岸,并开始向内陆进军。麦克阿瑟大喜过望,看来无须调整计划,与自己原先的判断完全一致。

下午 2 点 30 分,4 艘巡洋舰和 6 艘驱逐舰最后一次轰击仁川。仁川港的水面上,被落下的炮弹溅起几米高的水柱。

近5时,海潮上涨,汹涌的海浪拍击着海岸,是登陆的时机了。麦克阿瑟将军下令海军和空军停止轰炸,海军陆战队第1团、第5团的1、2营在红色滩头、黄色滩头、蓝色滩头实施突击登陆。

虽然海水正在涨潮,但是由于仁川港的确是一个难以捉摸、地形复杂的港口,登陆部队还是遇到了许多困难。在潮差较大的地方,陆战队员们不得不用绳梯攀上比坦克登陆舰还要高出1米的岸壁。这是艰难的,因为峭壁上几乎没有可以攀缘的东西,他们必须自己造一条攀登的路。陆战队员拿出强力炸药,放置在峭壁的凹入处。然后躲藏起来。炸药爆炸了,炸碎的石头到处飞溅,而墙上也留下了一个小小的洞。就这样,陆战队员们爬上了仁川海岸。

登陆之后,两个团全速向纵深挺进,进攻仁川市区。守卫市区的人民军仅有1600人,实力相差的确十分悬殊。但为了保卫仁川,他们不屈不挠地与美军战斗,每一条要道上都是一场激烈的战斗。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入夜,仁川市在美军强大火力的进攻中陷落了。海军陆战队第1师夺取了仁川。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建立了陆上指挥所,切断了仁川半岛内陆交通线后,从三个方向向金普机场、永登普和水原开去。在17日攻克了金普机场。这意味着陆上和空降可以同时进行了。于是,美国首次使用了直升机将作战人员送到了前线,投入汉城争夺战。21日,第二批上陆的海军陆战队第7团从西北面向汉城推进;占领了金普的美军则渡过汉江,沿公路从北面进攻汉城,而占领了永登普的美军则挥师南下,从北面攻击汉城。26日凌晨,海军陆战队第1团和第5团率先攻入汉城城内,用两天的时间占领了汉城。

“猛虎”行动

——摩萨德智破绑架案

今天,如果有人耶路撒冷走马观花地转一遭,那么他将会看到:老人们依然穿着黑色长袍,戴着黑色圆帽和皮便帽,蓄着长长的白胡须和盖过耳轮的长发。星期五,是神圣的安息日。人们匆匆穿行在古城狭窄的小巷里,绕过耶稣墓上的礼拜堂,再沿着悲哀街步行一段路,前去朝拜圣地哭墙。朝圣的人们在哭墙前有节奏地向前匍匐而拜,施以祈福赎罪的宗教礼仪。

他们的生活,由犹太教规所决定。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拒不承认世俗的犹太国。比较激进的正统教徒们,甚至拒绝纳税,不愿将子女送进“世俗”学校或参军服役。

如今,这些极端正统的教徒们,在犹太国自立国中之国,构成一个与“世俗”决裂的社会。为了“拯救正在衰亡泯灭的犹太灵魂”,他们中最好斗者拉帮结伙,如果得知某个孩子将失去“正确无邪的”信仰时,他们不惜动用绑架手段。君若不信,请看1960年元旦发生的一件事。

乔瑟尔失踪

艾达和阿图尔·舒马赫夫妇觉得,生活在这个圣国一点儿也不愉快。他们对以色列感到失望,这里收入菲薄、生活拮据。阿图

尔空有一手裁缝手艺 ,却找不到职业。艾达只好去做帮佣 ,为了全家勉强糊口。眼下这一切 ,同他们 1952 年从苏联迁来犹太国时的憧憬 ,有着天壤之别。

逼着他们迁居的是艾达的父亲纳赫曼·施塔克斯。他对俄国人的暴行深恶痛绝。他曾因胆敢按照犹太教规行事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那里失去了一只眼睛 ,冻掉了三个脚趾。他的一个儿子在苏联被一伙反犹的市井歹徒杀害 ,其他孩子跟着他来到以色列。纳赫曼在米希里姆区那些笃信犹太教的兄弟们中间安了家。舒马赫两口子不安于此地 ,试图去特拉维夫谋生 ,因为那里寻找职业的机会也许会多一些。

1953 年 ,舒马赫夫妇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这是个儿子 ,孩子受洗礼时得名为约瑟夫 ,父母昵称他为“乔瑟尔”。人多钱少 ,入不敷出 ,他们只好把乔瑟尔送到耶路撒冷孩子的外祖父家。孩子不在身边 ,艾达感到太不幸了。她哭着对父亲说 :“也许总有一天我们还得回俄罗斯去 ,那儿好歹能过团圆日子。”

“不 !”纳赫曼斩钉截铁地反驳道 ,语调里不乏宣誓的口吻。
“不 ! 我决不会让乔瑟尔离开以色列 !”

光阴荏苒 ,舒马赫一家的经济景况逐渐有了好转。到 1959 年 ,他们居然在特拉维夫买下了一套小小的住房 ,并决定接回自己的儿子。

外祖父好说歹说 ,想把乔瑟尔留在身边。他说 ,他同小外孙一道住惯了 ,离不开他。不过 ,其中还有别的原因 :施塔克斯再也信不过他的女儿、女婿了。在他看来 ,这小俩口已经算不上“真正的”犹太人 ,他们不再把祈祷和老习俗当回事儿 ,一心只想享受那种“世俗”生活。

艾达寸步不让 ,说什么也要接回爱子。这时 ,老人作了让步 ,同意过些天将孩子送回特拉维夫。不过 ,他压根儿不打算信守自

己的诺言。因为他已形成固执的成见,坚信小乔瑟尔惟有在教义和虔诚教徒的社会中,才可能成为“真正的”犹太人。他要把乔瑟尔藏到“内图雷·卡塔”(“圣城之墙的卫士”)教派的弟兄们那里,并把这件事视为上帝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

“内图雷·卡塔”是一个具有严格整体观念的犹太教狂热正统教派,其成员必须无条件地效忠团体。

当艾达再三追问儿子的下落时,她父亲一口咬定“乔瑟尔不在我这儿,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绝望的母亲先是去警察局报案,后又向法院起诉。1960年1月15日,法庭要求老头把孩子交出来。纳赫曼·施塔克斯缄口不语。此案最后提交最高法院和议会。警察局找不到乔瑟尔,只好把外祖父关了起来,但于事无补,丝毫未能改变现状。

转眼已到1961年春天,小乔瑟尔仍然杳无踪影。此时,这宗案件引起了政治风波。大选临近了,一些党派联合成立了“解救乔瑟尔全国委员会”,在以色列引爆了一场“文化斗争。”这场斗争使这个民族分化成两个阵营,斗争的意义已远远超出对小乔瑟尔命运的关心。斗争的焦点在于“犹太国的定义是什么?宗教组织到底能享受多大自由?以色列只是一个世俗国家吗?应以犹太法规还是宪法大纲来治理国家?身着紧身裤和高领毛衣的年轻人,咒骂那些沉湎于哭墙前的老教徒是“法西斯分子”。米希里姆区的墙壁上写着这样的标语:“以色列反对我们的信仰,它跟纳粹是一路货色!”

摩萨德艰难出征

1962年3月,大选已过,本·古里安的以色列工党虽然继续执政,但仍旧借助宗教组织的支持。此时,总理在解决此案的问题

上只剩下一条途径：警察局未能办到的事，必须由特工部来办。摩萨德头子伊塞·哈雷尔受命从国外抽回最优秀的特工人员，集中力量突击这项任务：寻找乔瑟尔。

伊塞·哈雷尔一头扎进了警察刑事案卷。孩子的下落毫无线索，连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留下。哈雷尔为这次特遣行动取名为“猛虎行动”，派出能力最强的特工人员深入虎穴——打入古城耶路撒冷的激进教徒中。

特工人员首先训练了如何察颜观色、顺藤摸瓜的本领。然而，经过训练的特务们还没有等转入正题就吃了闭门羹。像前面来过的警察一样，他们也在守口如瓶的教徒们面前碰了钉子。

一位特工人员事后说：“我们像是到了火星上，周围尽是些青面碧眼的外星人，一句话也甭想问出来。”

哈雷尔的部下虽然精通间谍术，却不是研习过犹太法典的学者，跟那些“对手”根本搭不上话。

几个月过去了，案子毫无进展。哈雷尔甚至怀疑乔瑟尔根本不在以色列境内。他请示获得军事候检部门的特准，有权拆检所有国际邮件。特工人员对宗教组织的邮件特别注意，然而第一条关键性的线索却是从另一个角落里发现的。一名信检员注意到某战士家书中的一句并无明显关联的问候：“那男孩近况可好？”

伊塞·哈雷尔阅毕信当机立断：“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女人，并且要快！”

一个间谍小组飞往布鲁塞尔。收信人不再居住此地，但摩萨德特工人员迅速找到了她的踪迹——她已去了巴黎。

伊塞·哈雷尔收到特工人员有关这个女人的报告后，立刻飞往巴黎，毫无疑问，她就是乔瑟尔·舒马赫的命运所系。

马德莱娜·弗雷是一位法国贵族的女儿。她在索邦和图卢兹大学上过学，是女学生中的一枝花，曾在上流社会圈子里引起过众

多桃色事件。在二次大战中,生活轻佻的马德莱娜发现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她为反对纳粹的法国地下抵抗组织“游击队基地”工作,主要负责将犹太儿童偷运出国,以免他们被纳粹投入集中营。战后,她嫁给一名法国天主教徒,生了一个儿子。

在抵抗斗争的岁月里,在同犹太宗教团伙的接触中,她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她离婚了,改信犹太教。伦敦和巴黎那些正统的犹太教教士成了她的挚友。

摩萨德头头为了保险起见,做了周密的部署。他将40名最能干的部下分布在巴黎,防止这位夫人失控。然后,他派出最优秀的审讯专家,准备面审马德莱娜·弗雷。此外,几名“彪形汉子”负责冲进她的住房,用暴力镇住这个女人。

然而,就连特工专家们也啃不动她这块硬骨头。在整整6小时的连续审讯中,马德莱娜连眼睫毛都没眨一下,丝毫不露口风,岂会轻易落入圈套。审毕,摩萨德审讯者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还被那女人冠以“西班牙宗教裁判官”的浑名。曾经亲审并“攻破”艾希曼的审讯专家,如今不得不确信这位巴黎妇人说的是实话。她同乔瑟尔·舒马赫失踪案没有牵连。

峰回路转,真相大白

难道就这样空手而归了?

伊塞·哈雷尔凭一种职业上的直觉,仍然朦胧地感到,距离目标已经不远了。他来到马德莱娜·弗雷的房间里,亲自审问。他漫无目的地翻阅她的私人信件,再一次打开了她的证件——突然,疑窦出现了。这是一张小女孩的照片,据称是弗雷夫人的女儿。她还有一个女孩?这张照片使摩萨德想起了什么。

“快把乔瑟尔的照片拿来!”他大声吩咐一名特工人员。他把

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作了比较。一丝胜利的微笑油然浮现在哈雷尔的脸上。

“你们看！”他把同事们招到身边；“暂且忘记这位姑娘的金色长发……你们看出什么来了？”一目了然，两张照片上是同一个孩子。

当特工人员向马德莱娜提出质问时，她的脸色刷地白了。不过，她很快恢复了自制，镇静地说：“好吧，请便吧。你们要是杀死我，就永远也不会知道乔瑟尔的下落。”

这时，摩萨德特工人员打出最后一张王牌——他们采取的是一种肮脏的伎俩。一名特工人员从文件袋里抽出弗雷夫人的档案，照本宣读起来。这里有马德莱娜年轻时的艳史，有她与情人们的风流韵事，也有她那些放荡生活的轶闻。摩萨德特工人员声明说：

“我个人认为，这些都是您的私事。但我绝不相信，您在‘内图雷·卡塔’教派中的那些笃信教规的朋友们也会这样认为。我可以断言，您的形象将在他们心目中永远失去尊严。”

马德莱娜·弗雷再也无法故作镇静了，歇斯底里地吼道：“你们这群该死的猪猡！不要脸的强盗！”她的最后一道防线终于垮了下来，开始供述乔瑟尔事件的来龙去脉。

最初，那个宗教组织向她求助，她一口应承，并立即乘船去海法。途中，她同一位十岁的小姑娘交了朋友，手搀手地走过海关入境检查口。“弗雷太太，携女儿。”海关官员在证件上作了这样的记录。他哪里看到，马德莱娜转眼又悄悄地把小女孩送回她真正的父母身边去了。

以后的一切就简单多了。马德莱娜找到乔瑟尔的外祖父家。这位新来的“姑姑”又同小男孩交上了朋友。她对孩子许愿说，要是他同意一道玩一个游戏，就带他去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旅行。

乔瑟尔高兴得手舞足蹈,任她把头发染成金色,又烫上了许多卷。于是,他以马德莱娜·弗雷太太女儿的身份离开了以色列。

乔瑟尔在这位极端正统的女教徒的悉心照料下生活,先是呆在瑞士,后又去了巴黎。当第一批摩萨德密探在法国首都露面后,马德莱娜立刻把孩子送到了纽约狂热犹太教徒的居住区布鲁克林。

伊塞·哈雷尔得悉这个消息后,当即抓起电话同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通了电话。接着,他向纽约派出摩萨德特工人员,在联邦调查局的协助下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乔瑟尔,并把他送到了居住在特拉维夫的父母身边。1962年7月4日,舒马赫一家在阔别3年之后,再度阖家团聚。

并非多余的尾声

在摩萨德头目的干涉下,以色列司法部门没有对马德莱娜·弗雷开庭问罪。哈雷尔为她的精诚所感动,请她到以色列特工部共事。弗雷拒绝了。后来,她在米希里姆区安身,与一名犹太教教士结了婚。

同大多数犹太孩子一样,乔瑟尔成长为一名犹太教徒,但这是教育的结果,而不是强迫所致。乔瑟尔自信没有成为一名狂热的正统犹太教徒。他曾在以色列军队当过炮兵军官,在希伯来大学学习社会科学,如今在特拉维夫郊区负责为以色列贫民子女制定教学大纲。

伊塞·哈雷尔曾经微笑着回忆说,他一生中只被总理拥抱过两次:一次是1960年5月绑架艾希曼的行动成功后;另一次则是1962年6月,当伊塞·哈雷尔找到被劫持的犹太少年乔瑟尔,并把他送到父母身边时。这位摩萨德头头在萨哈拉的家中说过这样

一段话：“如果你现在问我，这两次行动中哪次更困难些，那么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寻找小乔瑟尔更困难，因为他是被正统的犹太教徒藏起来的。这帮狂热的犹太教徒，是一个极能结党谋反的集体，世界上没有哪个团体能与之相比。同这些人打交道，就连最优秀的特工人员也会挠头的。”

“象牙海岸”行动 ——美军袭击越南战俘营

“象牙海岸”行动是美国军队在越南战场上最有影响的一次特种作战部队实施的行动，尽管这次偷袭行动没有达到最终的目的——解救 70 名被关押在越南山西战俘营内的美国军人，但这次行动中营救计划的细致、战术的巧妙、实施的准确以及战术意图的体现一直为世界各国军界人士所津津乐道，它不失为一个现代特种作战部队成功的战例。

美国关注战俘安全

美国以 1964 年 8 月 4 日的北部湾事件(据称 , 美 2 艘驱逐舰受到北越侦察艇的袭击 , 1 艘损坏) 为契机 , 积极介入越南内战 , 翌年 12 月 , 即 1965 年 2 月 , 美国开始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 , 接着 3 月又在岬港登陆 , 终于摆开了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全面较量的架式。

美国不断增加兵力 , 最高峰期的 1969 年 1 月 , 驻越美军数量多达 54.2 万人。但是南越解放阵线及越南人民军抵抗激烈 , 美国 and 南越政府军最终没能战胜越南民主共和国。为了从空中打击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支援南下的基础 , 美军进行了轰炸 , 这就是所谓的“北炸”。1964 年每天平均出动 70 架次飞机 , 到了 1966 年底 ,

达到 223 架次 , 而到 1967 年底达到 300 架次。随着轰炸的不断升级 , 被击落的飞机架数也不断增加。

在南越领域内的战斗中 , 虽然也并非没有被俘的人 , 但被关押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大部分人都是在空袭中被击落或紧急降落的美国空军、海军及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其数量 , 以 1964 年 8 月 5 日在河内近郊的海防上空被击落的艾贝雷特为第 1 号 , 到约翰逊总统 1968 年 10 月 31 日发出“停止北炸宣言”为止 , 达到 356 名。

在标榜自由平等的美国 , 人们非常关心俘虏的安全。对美国人来说 , 越南战争是一场目的不明的、旷日持久的战争。

随着青年人阵亡的不断增多 , 战争越来越失去人心 , 而且随着俘虏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受到所谓不公正对待等报道的传播 , 来自反战团体及其亲属希望政府出面要求越南释放战俘的呼声越来越高 , 而对政府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1970 年 5 月 8 日 7.5 万人的示威游行队伍高举反对进攻柬埔寨和反对越战的标语牌涌向白宫 , 尼克松总统亲临林肯纪念堂 , 向聚会的群众发表讲话 , 并进行了劝说。但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的仅仅是群众要求强烈的两项 : 进行归还俘虏谈判 , 努力寻找失踪人员。

尼克松总统还会见过被俘人员的妻子们 , 倾听了她们悲切的哭诉 , 答应继续努力进行俘虏归还工作。

当时在巴黎举行的会谈中 , 美国曾再三要求归还俘虏 , 但美国俘虏基本没有归还。越南方面的代表说 : “俘虏得到了人道的待遇。但因为是人质 , 只有美国从越南全面撤退时才能归还。”

从首都华盛顿特区沿波托马河南行 25 公里 , 是弗吉尼亚州的贝尔保亚堡陆军兵营。这里的一角 , 驻扎着一个美空军特种情报部队——第 1127 部队。现在 , 他们每天会见来自苏联的逃亡者、

越南俘虏以及曾被越南逮捕过的美国人俘虏 ,听取情况介绍 ,收集有关情报。队长是科拉上校 ,计划部长是艾尔斯上校 ,他们下面还有一名专门收集有关俘虏情报的军士长克拉因贝尔。通过军士长克拉因贝尔的努力 ,已经搞清河东这座监狱 ,早在法国占领时代就已经存在 ,它位于河内工商业者居住区 ,现在仍继续被作为俘虏收容所而使用 ,除此之外 ,河内近郊还有几个俘虏收容所在使用。

据最近的情报说 ,有 482 名以上的俘虏现在被关押在东南亚 (80%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 ,其中半数以上是飞行员 ,另外 ,还有 970 名是失踪人员。

从搞到手的空中照片观察 ,有美国人似的人影在院内活动。另外 ,还发现了俘虏在院内晾晒洗好的衣服。衣服在地上组成 K 字(K 是请求营救的符号) ,似乎在求救。写在地面上的美术字可以判断是表示有 55 名俘虏 ,另外 ,还发现一种符号 ,据分析是有 6 名俘虏在计划越狱 ,并指定了地点 ,要求营救。6 名俘虏联名要求在山西南方 13 公里处的巴比山老挝一侧的山下进行营救。俘虏们为了寻觅收容所里使用的木炭和柴草 ,而时常外出 ,据说他们是在经实地勘察后才制定的计划。

5 月 11 日 ,在情报部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大家围绕这个情报 ,展开激烈的争论。国防情报局(DIA)的负责人认为“ 符号是别的什么东西 ,并无意义 ,”不赞成空军对照片的分析意见。

但相信空军的情报是准确的 ,多利安塔菲尔少将向空军司令部作战计划部的负责作战的爱伦准将作了详细解释 ,并取得了他的同意。极感兴趣的爱伦准将开始做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说服工作。在联席会议上 ,爱伦准将和第 1127 部队的负责人向布莱克伯恩和迈耶仔细汇报了山西的情况 ,强调了营救 6 名俘虏的紧迫性。

当时 ,在北越边界 ,老挝一侧 ,有中央情报局(CIA)的基地。在边界东侧北越领土 24 公里以内 ,有 CIA 的秘密特工在收集情

报,在其以东则有布莱克伯恩指挥的军队秘密特工在收集情报。

爱伦准将的营救计划是很简单的。首先让一支小编制的陆军特种部队和营救用直升机在山西以西 170 公里处的北部 CIA 的老挝基地待命,然后让秘密特工潜入巴比山附近,看准俘虏们到巴比山作业时,就进行营救。

布莱克伯恩和迈耶虽然对爱伦准将的热情表示了敬意,但又考虑了营救作战对内外的影响以及营救 61 名全部俘虏问题。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约翰逊总统 1968 年所发表的停止对北纬 19 度线以北的轰炸宣言与营救作战的关系以及在不违背宣言的前提下能否进行作战。军队被授予的权限只是用非武装飞机对北越进行空中侦察和营救在飞行中被击落飞行员的救难飞行。要实施特种作战,需经总统批准。

自从停止轰炸北越以来,甚至对在北越的 45 名越南人秘密特工还没有从空中补充过物资,因此,他们的命运也不清楚。

另一个问题是,没有被营救出来而继续留下的俘虏将被拷问,戒备可能更加森严。因此,应该设法同时营救山西和梅州的全部俘虏,而不仅是那 6 名俘虏。

5 月 25 日,布莱克伯恩和迈耶,同爱伦准将一起来到五角大楼二楼 E 栋 837 号房间,拜会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霍拉。汇报了空军收集的情报和他们的计划概要,征询了主席的意见。一直对特种活动十分关心的霍拉主席颇感兴趣,问道:“需要多少兵力?”布莱克伯恩回答,即使赴收容所时,也不需动用中队,小编制的特种部队就够了。预定不久将辞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霍拉陆军上将指示要取得他的后任海军上将穆拉的同意。

布莱克伯恩和迈耶在取得霍拉主席的支持后,立即开始与各部门进行联系。俩人首先向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三部长(负责作战)空军中将沃伊特作了汇报。

6月1日,布莱克伯恩和迈耶带着命名为“北极圈”的计划方案到国防情报局,拜会了局长贝奈特陆军中将。在沃伊特也参加的这个会议上,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听取国防情报局方面的详尽的情报分析,解释计划,研究方法。

根据国防情报局的解释,从超高空侦察机拍摄的空中照片,从当时的南越副总理阮高其中将(生于山西,亲戚在当地)的意见,以及曾在收容所服务过的人的证言中分析,大体可以确定:山西和梅州两个地方有收容所,山西有50至100人左右的美国俘虏。

负责计划的布莱克伯恩,提出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建议袭击收容所。

经过充分讨论,最后决定分成两个计划实施阶段。第一阶段要在6月30日以前制定好方针大纲和计划概要,第二阶段,就是在此基础上,制定细节实施方案,进行训练,付诸实行。

6月2日,布莱克伯恩将前一天讨论的内容向霍拉主席作了汇报,主席指示国防部长莱尔德加向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首脑们报告。

6月5日下午1点,在国防部地下作战室召开由国防部长、陆空军各总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各部长参加的会议上,布莱克伯恩和迈耶第一次将营救俘虏计划向与作战有关的首脑们作了报告。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探讨,军队首脑们正式批准对山西收容所俘虏营救作战计划的细节。

布莱克伯恩的工作越来越忙。8日,他向海、空军作战部长作了汇报,9日,他又向中央情报局有关负责人作了汇报,与一般的手续比较,这次虽然时间也算是短的,但从布莱克伯恩接受袭击山西的建议以来,也已经过了两周。

6月10日,由布莱克伯恩领导的15人(空军7人,陆军3人,海军、海军陆战队各1人,共计12名军官,2名军士长,1名陆军中

士)的计划班在国防情报局集中,开始了实施计划的制定工作,他们的作业不分昼夜,甚至连周末也不休息。但尽管作了极大的努力,在预定期限的6月30日仍没完成作业。

7月2日,霍拉上将辞去主席职务,由穆拉上将接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7月10日,由穆拉新主席参加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主题当然是营救俘虏问题。

根据计划班的说明,山西俘虏收容所(61名俘虏,姓名已确认)还在活动,而梅州收容所则是封闭的。

另外,根据SR—71侦察机拍摄的超高空照片和“水牛·猎人”无人驾驶飞机拍摄的低空照片分析,以下情况已经明确:山西收容所位于城镇住宅区东南1.6公里处的水田里;几个北越军队的基地在大约10公里的范围内,驻扎着1.2万名士兵,从获悉突袭到驰援,情况好时,也需要10至15分钟;小型直升机可以在院内着陆,而大型直升机则不能;布置在建筑物里的守备兵力约45人等等。而且计划班提议:作战应从泰国或者老挝基地开始,并在夜间实施,从各种情况判断,收容所内的营救作战应在26分钟以内结束,时机应避开季风,以10月至11月为宜等等。

这期间,穆拉上将认为:如果能救出俘虏,可以直接让他们谈一谈北越方面虐待俘虏的情况,可以向全世界控诉其非人道的对待,亲属和国民将称赞歌颂国防部的行为,即使失败了,国民也会认可这种努力的。

但也不是没有担心。这就是说,不论营救成功与否,留在其他收容所的俘虏们将会受到更严厉的对待。据判断,袭击后的几个月内,戒备将变得更加森严,但如果有的报复将不会是对着俘虏,而将在政治、军事等其他方面。

另一个关心的问题是,即使袭击成功,也不立刻公布,而要以这个对北越来说有失面子的事件为筹码,同北越讨价还价,并通过

国际红十字会 ,调查对待俘虏的情况 ,如果顺利 ,进而迫使其释放剩余的俘虏。

7月13日 ,布莱克伯恩和迈耶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兵营 ,拜会了空降部队的塞蒙兹陆军上校。这个兵营占地约13万英亩 ,驻扎着战略陆军部队 ,是一个陆空军经常进行协同演习的最适合训练的地方。

布莱克伯恩 ,此行有两个目的 ,一是寻找袭击部队指挥官 ,二是选择一个合适的训练基地。没有必要向他们的意中人、塞蒙兹上校详细讲述内容。塞蒙兹上校信奉人数少的特种作战 ,而不是正规战争 ,所以他毫不打折扣 ,爽快地应承了下来。

作为训练的候补基地还有佛罗里达的艾格林空军基地。这儿面积是布拉格堡的3.5倍 ,是一个有空军特种作战研究所 ,特种作战学校的基地 ,飞机如果到墨西哥湾上空 ,还有不受民间飞机干扰就可以进行训练的优点。

两人回到华盛顿后 ,向穆拉上将作了汇报 ,并被批准下列事项 :训练在艾格林空军基地进行 ,因此 ,总指挥从空军选择 ,让塞蒙兹上校当副指挥率领袭击部队 ;执行这些任务的部队称为特种作战协同部队 ,并将作战名称改为“象牙海岸”。

真枪实弹演练忙

这时 ,在北越发生了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近来少见的一场暴风雨使昆河大肆泛滥 ,山西的俘虏们于7月14日夜晩被用公共汽车转移到东方24公里处的洞海陆军基地。关于俘虏方面的主要情报 ,都是空中照片。因此 ,他们请求在最近极力增加SR—71侦察机的高空侦察和“水牛·猎人”机的低空侦察次数。另外一旦机密泄露 ,一切都鸡飞蛋打 ,为此他们特决定把重点放在

防泄密上。

8月10日,麦纳和塞蒙兹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参加了计划班对执行计划方案的讨论。主要议题是训练场地的准备。布莱克伯恩建议使用艾格林基地的第三辅助训练场。这儿阵地宽阔,建筑物齐全,管理支援都不存在问题,而且28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利特尔中校就在它的旁边,曾训练指挥过由航空母舰上起飞袭击东京的部队。

为了使队员熟悉当地情况,进行类似实战的训练,有人建议建设一个模仿山西收容所的模拟基地,但反谍报人员反对这样做。他们基于这样的理由:参加建设的人当然会知道,而且完成后,一般人都会看到。另外,不可能躲过在基地上空130公里处每天通过2次的苏联“宇宙355”号卫星的眼睛。再者,苏联在墨西哥湾的拖网渔船明显地在收集美国的电信情报,如果训练开始后,飞机进行袭击训练,就有可能被监测到。

最后,终于决定建设模拟基地。训练选择在夜间或白天卫星不在上空出现的4个小时之内进行。在其余时间,主要建筑物要解体,并进行掩盖。

对预定参加袭击的人员除主要成员外,不公开山西地名,只告诉要进行袭击训练。

空军的训练是在8月20日开始。直升机的大部分训练是在墨西哥上空进行复杂的空中操作,进行掠过北部佐治亚、田纳西的崇山峻岭的飞行以及在佛罗里达州的菠萝园上空的以树木的高度为限的超低空飞行。

参加袭击的3架C—130“大力士”运输机也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复杂的操作训练。

1架除执行空中加油任务外,还从事发生损坏时的救难任务。其他两架被改装用于特殊作战。它们装备了新型导航装置和红外

线目标识别装置,为部队做向导。其中1架和直升机袭击队一起行动,在山西上空投掷照明弹,另1架则执行支援A—1突击队的任务。

C—130的巡逻时速是460公里,为了适应直升机的速度,要求以200公里的时速飞行,这个速度只比失速速度多20公里。为此,必须使用副翼,而不能使用自动操纵装置。

A—1需要保持270公里的时速,在老挝同袭击部队汇合后,要飞S形,并按直升机的速度行动。

关闭无线通讯的夜间编队飞行是主要的训练科目。

队员们不分昼夜紧张地训练着。但大部分人仍不知道作战目的,甚至有人猜测要用直升机进攻古巴。

就这样,训练一直在继续进行着。总共达到368架次,1017个飞行小时。到了9月中旬,终于达到可以同塞蒙兹上校的地面部队进行协同训练程度。

另一方面,地面部队的训练,从9月9日在艾格林基地C—2训练场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日增加训练难度,每天早晨反复做8次体操和3公里的行军。以后,每天进行7小时的武器操作,无线操作,破坏训练,巡回盘查,生存训练,疏散训练,直升机乘坐训练等。

学习急救法和手语信号也是重要的训练科目。在野外还进行过搜索训练。从9月1日开始了夜间训练,进行了地面和直升机上的目标识别、射击训练。

从9月28日开始,不分昼夜共进行了3次空中地面合成袭击训练。训练极其猛烈,不仅实施了空中炮火射击,还实施了对扮成北越士兵的人体模型的实弹射击等近似实战的训练。

为了提高攻击效果,还进行了由直升机在空中对收容所监视塔进行攻击的演练。

整个训练过程中,保密工作非常严密。在 103 名预定参加袭击部队的人员中,知道计划的,只有上面的 4 名干部。其他人都认为或是去营救因劫持事件而被卷进去的大使馆员,或是向非洲、中东出击。

10 月 6 日夜晩,进行了最后一次由全体人员参加的实弹演练。布莱克伯恩和迈耶也从华盛顿乘飞机赶来视察,结果非常令人满意。

但是,对在收容所内着陆是使用小型 UH—1 直升机,还是使用中型 HH—3 直升机的问题上,大家直到最后都在争论。如果使用 UH—1,虽然可以着陆,但没有空中加油装置,而且他的搭乘限度只有 10 人,不能使袭击队的 14 名队员都搭乘得上。另一方面,如果使用 HH—3,虽然可以解决加油和人员的问题,但从收容所院内的空间来看,着陆是极为困难的。研究的结果,决定使用 HH—3。并考虑到螺旋桨可以触及树木,而实行强行着陆。

选择和筹集袭击部队的装备和携带物品也有很大的问题。有的物品从军队后勤处调拨,有的物品则从地方直接采购。有的物品不能直接使用,筹集后做了加工。

除了通常使用的手枪、来福枪外,还准备了下列物品:携带式无线电收发报机、烧毁障碍物的氧乙炔装置、汽油动力式链锯、螺丝切断机、刀、防尘眼镜、夜视眼镜、防护手套,提高射击效果的光源、炸药,以防万一的轻型反坦克炮、梯子及营救俘虏用的睡衣等。

“如果失败怎么办”

在艾格林空军基地,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得扎实又顺利。8 月 10 日,国防部长莱尔德和穆拉上将一起向尼克松总统作了报告,总统原则上表示同意。

9月25日,布莱克伯恩和麦纳两位准将飞赴檀香山,拜会了太平洋总部司令麦凯恩,向他公开了袭击山西计划的全部内容,请求他届时派舰载机袭击海防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麦凯恩上将的儿子3年前就被越军俘虏,但在布莱克伯恩带来的山西收容所的俘虏名单中,并没有上将的儿子。刹那间,上将不由得担心起自己儿子的安危来。少顷,他对汇报表示感谢,答应配合布莱克伯恩他们的行动。

9月27日,尼克松总统离开美国前往欧洲,开始了上任以来的第三次出国访问,访问中的某日,总统视察了正在地中海演习的第6舰队旗舰“斯普林菲尔德”号导弹巡洋舰。国防部长莱尔德和穆拉上将在舰上迎接了总统,并向总统报告了袭击山西计划的细节。总统答复说:“我原则上同意,但请等最后决断。”他一直在注视着巴黎会谈的进展情况。10月5日,总统回国。

总统回国后不久,布莱克伯恩和麦纳即听到风传,说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有可能将袭击山西的时间延期1个月。如果延期,既可认为要导致计划中止,又可认为增加了再次训练的机会。两人的心情一刻也没有平静过。

10月8日这天,麦纳准将和塞蒙兹上校预定拜会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这天早晨,两人在国防部会见了刚结束情报会议的情报局长。据他们说,从最近的迹象来看,山西收容所的活动有所放慢,据3日SR—71拍摄的侦察照片分析,已看不到人影了。这既可以理解为收容所转移了,也可以理解为俘虏们不再允许到建筑物外面去了。

下午,两人和布莱克伯恩一起到白宫拜会了基辛格特别助理,向他报告说,打算把袭击的时间定在10月20日至25日,如果延期,那么在11月感恩节前最为适宜。

基辛格问:“如果失败怎么办?”对此,布莱克伯恩强调说:“迄

今为止,已进行过 170 次训练,从训练的成果来看,成功率近 100%。”特别助理似乎十分满意,但同时又考虑到了对海外的影响。

白宫出于对各种情况的考虑,最后决定延期。24 日,尼克松总统计划在联合国成立 25 周年时发表纪念演讲,25 日预定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据说同叶海亚总统的会见成了尼克松访华的开端)。

11 月 1 日,布莱克伯恩、麦纳、塞蒙兹三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经夏威夷抵南越的西贡。西贡,越南派遣军司令艾布拉姆斯陆军上将正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布莱克伯恩他们汇报了袭击山西的计划,请示给予支援。尔后,麦纳和塞蒙兹又乘海军的飞机,来到了正在北部湾游弋的第 7 舰队第 77 机动部队的旗舰,拜会了机动部队司令巴德萨,请求派海军飞机对海防港进行佯攻。这期间,布莱克伯恩返回华盛顿,向穆拉上将汇报了东南亚之行的结果。

11 月 12 日,第一批出发的 C—130 机从艾格林基地起飞,向泰国的打卡里空军基地飞去。麦纳和塞蒙兹亲自检查最后的器材,并为出发送了行。

这天,白宫决定在不轰炸北越的条件下,批准了实施计划。但第二天,由于 1 架正在侦察飞行的非武装侦察机被击落,白宫为了报复,又转而决定恢复对北越的轰炸。

在计划班,围绕着俘虏是否存在,一直在进行着无休止的争论。

根据 11 月 2 日和 6 日进行的两次 SR—71 侦察,山西的活动再次增加,最后的判断决定等待 13、18、20 日预定进行的飞行侦察的结果。但俘虏究竟在不在还是不明确。

国家保密局提供的有关北越军的通讯设施的布置、飞机的布

置、导弹、高射炮布置的详细情报,立刻被送往打卡里空军基地。

11月13日,通过和平团体传来消息,那6名据认为正计划逃跑并要求单独营救的俘虏已经死亡。

11月14日下午2时,麦纳和塞蒙兹同乘正结束华盛顿公务的太平洋总部司令麦凯恩上将的专机,经夏威夷直达泰国而没有回部队。

11月17日,两人在华盛顿上午5点30分(泰国时间18日上午3点)到达打卡里空军基地。下午3点,不包括麦纳和塞蒙兹在内的袭击部队和飞机驾驶员也到达该基地。抵达目的地的报告是按通常手续办理的,因此到华盛顿时,已是下午9点。布莱克伯恩对过了预定时间仍没有到达的报告,焦急得坐立不安。

11月18日,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召开了关于袭击山西的最后一次会议,总统尼克松、特别助理基辛格、国防部长莱尔德、国务卿罗杰斯、中央情报局长赫尔姆斯等出席了会议。穆拉上将利用预定准备好的一份地图,做了汇报。

其要点:作战打算在11月20日和25日之间进行。如果这次延期,从月令和天气的方面考虑,下一次只能等到来年的3月。成功的可能性极大,奇袭、速度、简单明了的袭击要领是其主要因素,作战名称定为“象牙海岸”等等。

总统担心失败,但对穆拉上将的汇报是满意的。

总统建议:“俘虏安全回归时,就邀请他们参加感恩节的晚餐会。”又说:“要再讲座一次,尔后决断。”

罗杰斯国务卿在这个会议上第一次听到了袭击山西的计划,在此之前,他一直被蒙在鼓里,为此,他不由得感到不快。

这天下午,总统终于下了决断,实施命令由国防部传达到当地。

11月19日,布莱克伯恩知道,国防情报局局长贝奈特正在找

他。根据来自河内间谍的情报,山西收容所已变成空所,而在新收容所洞海关押着 150 名左右的俘虏。另一方面,空中侦察表明,山西收容所里仍然有人,尽管不知这些人是谁。一旦是空的,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失掉这次机会,他觉得营救的机会再也不会来了。但是,情报却正向否定俘虏存在的方向发展。

11 月 20 日,上午 4 时左右,布莱克伯恩被迈耶打来的电话叫醒,说麦纳准将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一天,向塞蒙兹上校的袭击部队下达起飞的命令,同时通报了第 77 机动部队和太平洋总部。

布莱克伯恩立即拜会了穆拉上将。贝奈特局长已经到来,他右手拿着表示俘虏还有的一份厚厚的情报文件,左手拿着表示不在的另一份厚厚的情报文件。他说:“俘虏转移过一次是事实,但现在山西仍然有人也是无可怀疑的。”因而支持断然采取袭击行动。

上午 6 时,穆拉上将和贝奈特局长来到三号楼 E 栋 880 号室,拜会了国防部长莱尔德,向他报告,麦纳准将已比预定提前一天发出了起飞的指示,并建议,如果有不在的可能,那么,即使存在的可能性只有 10%,事到如今,也应该实施袭击。部长也不得不下决心了,他的面前放着一份有命令书的文件,上面写着:气象方面的最后情报要截止到 9 点 18 分以前,中止的最后决定要在 10 点 8 分以前做出。

莱尔德部长拿起电话,告诉总统袭击部队已经出发。总统也无可奈何了。

总统下达袭击命令

从艾格林空军基地起飞的 C—141 运输机载着袭击部队的 55 名队员和飞机驾驶员,降落在泰国中部的打卡里空军基地时,已是

11月18日,星期三的上午3点(华盛顿时间17日下午3点)。先期到达的麦纳准将和塞蒙兹上校到机场迎接了他们。下飞机后,他们直接被装上闷罐子车(没有窗户的运输车),连基地标志都不允许看,就被运到了宿舍。

直到现在,知道计划内容的也只有4个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之后,下午2点,麦纳和塞蒙兹才第一次向全体队员宣布了作战计划。但是关于目的地和现在呆的地方却没有透露,而一直保留到出发指示到来以前。

11月19日上午3点30分(华盛顿时间18日下午3点30分),麦纳正在宿舍睡着的时候被人敲醒。他被通知,总统已下达了可以实施袭击的命令。

这天,当地的气象状况并不太好。台风袭击了菲律宾之后,又向西方移动。另一方面,从中国方向有一股气流前锋正在南下,在预定实施袭击的21日,台风和气流前锋将在河内汇合,坏天气将有可能持续4天左右。下午4点11分,麦纳打电报给国防部作战室和太平洋总部:“一旦天气不好,有可能延期作战。”

同一天,袭击部队进行过简单训练后,便专心致志地检查起装备来。晚上,中央情报局的有关人员就老挝边境附近的形势,做了一个钟头的简明介绍,尔后,又教给了在地面掉队时要求营救的特别信号码,发给一幅小型地图和血液证明书。地图是丝织的,正面画着地图,角上缝着一个极小的磁铁。而反面则用好不容易才能看懂的小小发音记号,写着生活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用语。这些用语都是老挝语和越语,例如:“哪边是北?”“请给水喝!”“请给找医生来!”等等。

11月20日,麦纳决定在天气恶化以前,将作战提前一天进行。上午10点10分,他向北部湾上的巴德萨海军中将通报开始袭击。

下午3点56分,他向袭击部队讲明了袭击山西俘虏收容所的计划。这时,不知是谁吹了一声口哨,尔后是一阵沉默,紧接着队员们一齐站立起来欢呼鼓掌。但是,如果计划泄露给北越方面,生还的可能性就太少了。回到宿舍后,为了预防万一,他们将给家属的照片、信件、现金等随身物品全部整理好。他们虽然情绪高昂跃跃欲试,但另一方面,也并非没有一种一去不复返的伤感情绪。接着,开始最后一次检查装备和携带物品。夜间,为使敌人难以辨认,他们把脸都涂上了黑墨。就这样,袭击山西作战的一切准备已经就绪。

载着袭击人员的C—130飞机,20日晚上1点32分离开了打卡里空军基地,又换乘正在那儿待命的直升机。附近,有2架为运送俘虏的C—141运输机正歇翼待命。

袭击部队分乘1架HH—3机和两架HH—53机与预备机一起在AC—130P加油机的诱导下,为了在11点18分同支援部队(A—1队)在老挝上空汇合,向预定地点飞去。当初预定要参加诱导的C—130一号机因发动机故障,迟了23分钟才出发。

另一方面,21日凌晨0点4分,由C—130号机打头的支援部队A—1队,为了同袭击部队汇合,也从那空拍浓空军基地起飞。

但是,一切都已明了。21日1点23分,在第一架A—7起飞后,A—7、F—8攻击机群也从航空母舰“奥里斯坎尼”、“汉科克”、“莱茵杰”航母上起飞。这是袭击部队在山西着陆的预定时间的53分钟以前。

袭击部队和支援部队在老挝上空汇合后,在淡淡的月光之下又向山西方向飞去。经过长达三个小时的低速低空飞行,从吴通开始,整整飞了550公里。当袭击部队飞抵山西上空的时候,已是21日上午2点以后。

HH—53三号机首先离开编队,一边向左盘旋,一边下降。打

头的 C—130 机、HH—53 四号机、五号机也离开编队 ,分别飞向各自的空中待命位置。A—1 队也在待命位置上开始盘旋。海军飞机似乎已经投下了照明弹 ,海防港十分清晰地浮现在夜空之下。

正在这时 ,由 C—130 机投下了照明弹 ,收容所上空顿时一片光明。

在 HH—53 三号机上 ,突然 ,黄色的危险显示灯开始闪光 ,这表示变速器出现故障。对直升机来说 ,变速器的故障是致命的。通常这时要宣布实行紧急着陆 ,并请示救援 ,但飞机仍然继续飞行。

德纳休少校发现因风的原因 ,飞机被刮到收容所以南 200 米处。他低头一看 ,南侧也有一个类似山西收容所的建筑物。于是他赶快掉转机头 ,对准出现在眼前的收容所的监视塔就是一顿炮火 ,然后又向预定的待命地点飞去。

由 HH—3 机在收容所院内强行着陆比预想的要困难得多 ,树木被扫倒 ,直升机的旋翼也脱飞 ,搭乘者被重重地摔在地面上。上午 2 点 17 分 ,贝特纳中尉第一个跳了出来 ,一边高喊着 :“我们是美国人 ,不要抬头。”一边和袭击队队长麦德韦斯上尉一起冲进了建筑物。

麦德韦斯上尉原以为不论是警戒队还是支援队都已顺利着陆 ,事实并非如此。

这时 ,由塞蒙兹上校率领的支援队在收容所以南 400 米处的中学着了陆。

脱离领头的 HH—3 机后 ,HH—53 一号机机长布里顿中校认错了目标 ,尽管袭击前已再三提醒 ,但结果还是搞错了。

HH—53 二号机机长阿里森中校 ,注意到了这一点 ,立刻向北掉转机头 ,直扑收容所而去。警戒队队长希德纳中校当即判断不能指望支援队参加了 ,便马上开始执行绿色计划(只有警戒队和

袭击队的 34 人参加的袭击计划)。

在中学着陆的塞蒙兹上校,发现围墙上围着一圈情报中没有铁丝网,但他并没有以为出现了差错,但到冲到院内的时候,情形却有些异样。小型火器对射开始后,不久,建筑物被汽油引着,立刻燃起了熊熊大火。

塞蒙兹上校终于发现了差错,放下支援队而退到空中的布里顿中校也察觉这一点。一阵对射之后,塞蒙兹唤来了直升机,在熊熊烈火的一边,直升机降了下来。在确认全体队员已经到齐之后,直升机起飞向收容所方向飞去,这是在袭击开始 8 分钟后的事。后来才知道,驻扎在中学里的敌人,不止是北越士兵,据传还有苏联士兵,死伤人员达 100 名以上。

麦德韦斯上尉率领的袭击队一齐涌进了建筑物,并像用梳子梳似地,找遍了收容所的每一个角落,但没发现一名俘虏。敌人很少抵抗。希德纳中校率领的警戒队对重要建筑物全部予以摧毁。塞蒙兹率领的支援队也正巧赶过来。敌人没有增援。

袭击开始后 16 分钟,布里顿中校的 HH—53 一号机载着 23 名队员和 HH—3 机的 3 名乘员起飞向西飞去。麦德韦斯上尉在因强行着陆而毁坏的 HH—3 机装上炸药。袭击开始后 27 分钟,比预定延迟一分钟,二号机也载着 23 名队员起飞升空。

在空中清点人数,没有死亡者,看来已经全部撤出。二号机起飞 6 分钟后,收容所方向响起了爆炸声,这大概是安装在 HH—3 机的定时装置已经引爆。

直升机向预定的空中加油机飞去的时候,途中一号机又清点一次乘机人数总是少一个人。于是便同二号机进行了联络,幸好该机多乘了一个人。

德纳休少校的 HH—53 三号机监听着一、二号机的清点人数的无线电联络,在山西收容所里一直等到最后。在通过无线联系

证实全部登上飞机之后,三号机打开节流阀向编队追去。刚才的危险显示已经消失。

麦纳准将接到塞蒙兹上校的无线电报告已是上午3点35分,报告说:“袭击结束,未发现俘虏。”

袭击部队和支援部队回到各自的基地。直升机队于上午5点28分在吴通基地着陆。袭击计划执行得天衣无缝,但营救俘虏的目的却没有达到。

帷幕在失落中落下

在国防部,迈耶上校为了准备文件,接待有关成员而忙得不可开交。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好不容易在国防部的地下作战室汇齐,已是袭击部队从吴通基地出发之后的事。在此之前,就在这个作战室,不知有多少次制定过重要的作战计划,指挥过多少次作战,但在这儿监控作战实况却是第一次。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拉、陆军总参谋长韦斯特莫兰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事务局长(由第三部长升格)沃伊特、国防情报局长贝奈特等,国防部首脑也都露了面。整个战斗经过一步一步揭示如下:

23时18分……C—130机及袭击部队从吴通基地起飞。

0时4分……C—130机及支援部队从那空拍浓基地起飞。

0时43分……袭击准备完毕。1时22分……海军飞机开始佯攻。

1时27分……空中加油完毕。1时40分……袭击部队通过越南、老挝国境。

2时17分……袭击开始。2时50分……袭击部队、飞机离开山西收容所。

3时15分……袭击部队通过国境。但关于俘虏问题,没有任

何报告,大家都心情焦灼。

3时27分……F—105机被击落,开始营救。沃伊特事务局长感到奇怪,回过头来问莱克伯恩和迈耶 F—105机参加飞行的理由。计划的任何部分都不包括 F—105机。两人也大惑不解。原来,使用 F—105机是麦纳准将的设想。目的是想让 F—105机吸引敌人的雷达搜索,牵制萨姆—2导弹不攻击袭击部队,必要时转而攻击敌人的导弹基地。但是麦纳忘记了向华盛顿报告这件事。F—105机的二名乘员,在飞机被导弹击中后,乘降落伞降落,分别被 HH—53 的四、五号机救起。

3时35分……没有发现俘虏。大家的嘴里都发出叹息之声,人们的失望是无法掩饰的。许多人面呈愤怒之色。有人叫嚷:“开除布莱克伯恩和迈耶!”事务局长沃伊特向白宫的安全事务助理黑格报告了整个战斗过程。尼克松总统立即打电话给国防部长莱尔德,对袭击队员表示感谢和慰问。国防部长向各位传达了总统的话之后,垂头丧气地离开作战室,穆拉上将也默不作声地随之离去。

不久,到处都出现责难之声,而且都是对布莱克伯恩和迈耶的。麦纳准将和塞蒙兹上校在吴通基地整理作战概要报告,于21日下午9点15分将电报递呈穆拉上将。塞蒙兹把袭击队员集合在一起训示说:“我们按计划实施了作战。虽然没能够救出俘虏,但没有任何可以感到耻辱的地方,因此,要堂堂正正地挺起胸膛来。”然后同麦纳一起经西贡、夏威夷回到华盛顿。

23日凌晨,两人受到布莱克伯恩的迎接,为了同国防部长共进早餐,而直赴国防部。尼克松总统向国防部长谈了自己的打算:“我想给两人颁发勋章,请再选两名士兵,包括一名黑人。”同麦纳准将、塞蒙兹上校一道,阿达利中士(黑人)和赖特中士两人于11月25日在白宫由总统直接颁发了勋章。参加作战的其他人也在

布拉格堡兵营 ,由国防部长授了勋。

23 日下午 ,在国防部的记者会见室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3 点 30 分 ,国防部长莱尔德在穆拉主席、麦纳准将、塞蒙兹上校的陪同下 ,出现在会见室。对记者团来说 ,塞蒙兹上校是人们所不熟悉的人物。莱尔德把两位军官介绍给大家以后 ,徐缓而沉稳地宣布特种部队袭击了山西收容所一事。关于袭击的经过 ,他只作了短短 3 分钟的表述 ,尔后又说 :“遗憾的是 ,收容所是空的 ,没能救出俘虏。”记者团中间出现了噉噉喳喳的嘀咕声和惊讶声。接着 ,在国防部长稍提出了一些细节后 ,开始进入回答记者们的质疑的阶段。记者们将一个一个的尖锐问题抛向了两位军官。除了询问事实真相外 ,询问重点是这样的 :是怎样判定作战计划的 ?为什么要袭击一个空的收容所 ?不是已经知道俘虏不在 ,收容所是空的吗 ?是不是泄了密 ?这不是实际上轰炸了北越吗 ?留下的俘虏不会受到虐待吗 ?不影响巴黎会谈吗 ?等等。一部分问题除了由莱尔德部长做了回答以外 ,麦纳准将和塞蒙兹上校回答的 40% 都是 :“因为是秘密不能回答 ,不能加以评论。”记者团明显地露出了失望之色。作战结束之后 ,过了两个月 ,有一天 ,国防部的情报老手苏里·冯提恩正伴着新娘到香港作新婚旅行。他刚到达香港不久 ,一位大使馆人员递给他一封信 ,要求他紧急回国 ,并到国防部报到。在国防部的一个地下室里 ,他的上司告诉他 ,有人向外国的情报机关泄露了袭击计划 ,而且有可能从这里泄露给北越 ,因而委托他调查这件事。他选了几名自己的心腹部下 ,把他们派往布拉格堡和艾格林 ,同时自己为了亲自跟秘密特工接触 ,乘飞机来到了柬埔寨首都金边。柬埔寨正处于战争状态 ,作为东西方阵营的接点 ,还是共产党方面和西方获取情报的好地点。他通过多年交往的法国特工人员斡旋 ,接触到波兰、苏联的特工人员 ,但他们似乎事先都不知道袭击的事。他自己反而被问到 ,下一个目标是哪儿 ?美国要

进攻北越吗？当然，关于作战的设想，冯提恩是无从知道的。通过对布拉格堡、艾格林以及来自其他渠道的情报综合分析，他断定秘密并没有被泄露出去。

“铅块”行动 ——以色列偷来 20 枚原子弹

早在 50 年代 ,以色列就在着手实施它的核计划了。而美国中央情报局不仅不知底蕴 ,而且简直被蒙蔽了许多年。直到 1968 年 ,它才算弄清以色列确有原子弹。以色列是在法国的帮助下秘密建起核反应堆的。但是 ,1960 年法国人宣布取消与以色列人的合作 ,这难不倒以聪明著称于世的犹太人 ,他们的办法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一个字 :偷。

一次代号为“铅块”的秘密行动开始了。

鲜为人知的核计划

1960 年 ,美国的 U - 2 高空无人侦察飞机拍摄到照片 ,证实那里是一个核工业基地。于是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不得不答应美国 ,让其核专家前往视察。不过以色列老谋深算 ,掩盖了迪莫纳的真正秘密 ,所以美国专家看到的 ,只是一个功率为 26 兆瓦的小型核反应堆。于是以色列官方干脆公开声称 ,这里是一个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试验场 ,隶属于以色列核能局管理。

但是事实上 ,迪莫纳核研究中心 ,的确有一座地下核工厂 ,专门制造原子弹。只是在当时 ,它不被外界了解而已。

法国停止向以色列供铀 ,使以色列制造原子弹的计划受挫。

以色列当时的国防部长达扬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于是以色列内阁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一致决定不放弃核武器的研制。达扬叫喊，要不惜一切代价造出原子弹，哪怕偷，也要偷到原子弹。于是这个“偷原子弹”的任务又落到了摩萨德的身上。那时摩萨德的局长是梅厄·阿米特。他策划了一个“铅块行动”，计划要搞到足以制造 20 枚原子弹的 200 吨铀。他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不得已时我们就偷！”阿米特自告奋勇，保证弄到足以制造 20 枚原子弹的 200 吨铀。

梅厄·阿米特接受任务后，立即和一些间谍老手开始策划。他们打探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矿产总公司在原比属刚果有一家子公司，总公司从子公司那里接受了一批铀，储藏在安特卫普东部的一个村子里。于是，摩萨德开始打这批铀的主意。它的第一步棋，是要找到一个不会使人怀疑、又能接受以色列人的秘密委托购买铀的贸易伙伴。

希特勒的空军飞行员

27 岁的艾伯尔，是摩萨德的成员。他认识一位名叫舒尔岑的原西德商人。1964 年，当艾伯尔在原西德的威斯巴登美军基地参观时，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原西德的间谍人员曾介绍他结识了舒尔岑。舒尔岑与人合伙在威斯巴登开设了一家名叫“亚斯玛拉”的化学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消除化学及核辐射污染的化学物品的买卖。他的顾客中既有原西德的美军，也有原西德的国防军，门路广泛。艾伯尔设想，如果由舒尔岑以他的公司的名义向布鲁塞尔矿产总公司购买 200 吨铀，一切都顺理成章。

于是，摩萨德开始在舒尔岑的身上下功夫了。不久，一位名叫萨哈罗夫的以色列人来到威斯巴登，他的公开身份是特拉维夫一

家火柴和胶合板厂的经理。据说他经艾伯尔的介绍,愿意和舒尔岑做些生意。实际上,这个萨哈罗夫是摩萨德的一名上校,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舒尔岑拉下水。

舒尔岑在二次大战时是纳粹德国的一名飞行员。1945年,他的飞机曾在丹麦上空被击落过,因而他的头部受过伤,直到现在还留下了一个头痛病。在以色列人的眼中,舒尔岑是个可恶的纳粹分子。在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里,他有了“纳粹飞行员”的绰号。现在,舒尔岑突然成了用得着的人物,摩萨德也不再管他是不是纳粹分子,赶紧派人前去和他拉关系。那时舒尔岑的健康状况不佳,萨哈罗夫于是邀请舒尔岑到以色列去休养,并说地中海温和的气候和宜人的风光,一定会使他的病体得到康复。

在加强两人的交谊的同时,萨哈罗夫也加紧商务上的往来。最初,他只对亚斯玛拉化学有限公司的染料等表现出兴趣,慢慢地才把他的生意转到铀上去。鉴于以色列方面许下的金钱的诱惑力实在太太,舒尔岑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这个偷铀行动中去了。

金钱能使鬼推磨

1968年3月21日,原西德威斯巴登的亚斯玛拉公司,正式向比利时布鲁塞尔矿产公司发出了购买200吨铀的订货申请。在订单上舒尔岑申述道,他的公司生产一种石化产品,而在这种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必须用铀作为催化剂。他还告诉布鲁塞尔这家矿产总公司说,由于用作催化剂的铀必须事先经过加工,才能充分发挥其催化作用,所以他的公司已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找到了一家铀加工厂。为此,当这笔铀的买卖谈妥之后,他将先把铀从安特卫普港运往卡萨布兰卡。

在发出订单的同时,舒尔岑以亚斯玛拉公司的名义,在瑞士的

一家银行存入了 850 万西德马克 ,作为买铀的货款。

其实这一切都是摩萨德安排的。买铀的货款当然由以色列支付 ,就是所谓的摩洛哥卡萨布兰卡铀加工厂 ,也是摩萨德放出的一个烟幕 ,因为他们的计划是在运铀途中从公海上把铀转运到以色列的迪莫纳去。

矿产总公司副总裁德维以为亚斯玛拉公司的订货理由是可信的。他还暗中对亚斯玛拉公司的支付能力作了了解 ,结果令人满意。亚斯玛拉公司把总计 850 万马克的订货款一下子全部汇到一家瑞士银行 ,于是 ,德维决定和亚斯玛拉公司作交易。但是 ,他要求亲自到亚斯玛拉公司去看看 ,并在那里签订合同。

这倒给舒尔岑出了个大难题 ,因为亚斯玛拉公司小得可怜 ,它的办公室在楼梯后面 ,除了一小块铺石子的庭院外 ,别无任何场地。如果让德维来看到这种寒酸相 ,他立即就会知道亚斯玛拉公司根本不可能储藏和利用 200 吨贵重的铀。这样一来 ,生意便要告吹。舒尔岑急中生智 ,把德维接到他在赫顿海因的别墅中 ,整日热情招待。德维在花天酒地中被弄得头晕脑涨 ,竟忘了要到亚斯玛拉公司去看一看。最后 ,德维就在舒尔岑别墅中签了买卖 200 吨铀的合同。但是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尽管摩萨德机关算尽 ,而且一步步走到签约的地步 ,但是他们还是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以致“铅块行动”出了一点差错 ,经历了一番波折。

原来 ,铀是战略物资 ,在欧洲共同体国家范围内 ,有关铀的买卖必须报请欧洲原子能委员会审批 ,并随时准备接受检查。舒尔岑要求布尔塞尔矿产公司先将铀运往摩洛哥加工 ,而摩洛哥不是欧洲共同体成员国 ,因此在铀的运输途中 ,肯定会受到严密的监视。这样 ,摩萨德计划在公海上转运铀的打算必然要泡汤。所以当德维副总裁告诉舒尔岑一切都已完备 ,只等欧洲原子能委员会的批复时 ,舒尔岑惊得目瞪口呆 ,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假借到摩洛哥提炼铀这条道肯定行不通了,据说摩萨德局长阿米特为此曾经大发雷霆。但是摩萨德毕竟身手不凡。不久之后,舒尔岑便通知德维副总裁,原定请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某工厂加工铀的计划,现在改由米兰的一家公司承担了。

原来摩萨德调整了它的计划,在欧洲共同体成员国范围内找到了一家名义上的加工铀的工厂。这家工厂就是意大利米兰的赛卡染料公司。赛卡公司的老板塞尔托里奥和舒尔岑有业务联系,是老相识。于是舒尔岑就建议塞尔托里奥做做这笔“加工铀”的生意。起初,塞尔托里奥感到害怕,不敢承诺。可是当舒尔岑从威斯巴登给他汇去了4万西德马克的预付款之后,塞尔托里奥甘冒风险为鬼推磨了。因为当时他经营的企业景况不好,正感到缺钱用呢!

这样,摩萨德就有了“公开买卖”铀的合法手续,下一步他们就着手解决运铀的船只了。

这个难题的解决,又是27岁的摩萨德成员艾伯尔出了大力。他花了1500西德马克,在利比里亚注册成立了一个比斯加尼商业运输公司。与此同时,他委托熟人、土耳其船舶经纪人耶里萨尔替他设法搞一条船。耶里萨尔又通过汉堡的一个同行,从汉堡的奥古斯特·波尔顿轮船公司,以120万西德马克,买了一艘长78米、载重1062吨的货船。

1968年9月27日,摩萨德有了一艘改名叫“谢尔斯贝格A”的货船。船上所有的人——从船长到水手——都是摩萨德成员。他们的“海员证”等全部证件全是摩萨德伪造的。这年10月9日,这艘隶属于比斯加尼商业运输公司的货船整修后初次试航到达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港,等待欧洲原子能委员会有关铀交易的批复。

欧洲共同体是于1967年由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炼钢共同体

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这三个组织合并而成。该组织的总部设在布鲁塞尔。负责审批上述 200 吨铀的官员是一个西德人,名叫奥卜西尔。他是一位法学专家,对原子能和铀可谓一窍不通。他不得不询问布鲁塞尔矿产公司副总裁德维,铀是否可以作为催化剂使用。德维告诉他,铀可以作为催化剂,而且荷兰政府就曾经为同一目的购买过铀。于是,奥西尔就在批准书上签了“毫无危险”几个大字,批准放行。

1968 年 10 月 31 日,欧洲原子能委员会正式批准了这项铀买卖。

1968 年 11 月 15 日,亚斯玛拉公司经理舒尔岑亲自飞到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监督和验收铀的装运。布鲁塞尔矿物公司的 200 吨铀,被装入了 560 只桶内,每只桶的外面都贴上“铅块”的字样。装船工作从那天下午 2 点开始,一直到晚上 9 点结束。1 小时以后,“谢尔斯贝格 A”货船,载着 200 吨铀起锚了。它的《航海日志》上的航向是热那亚,但它根本就没往那儿去。

11 月 24 日,“谢尔斯贝格 A”号货船本应进入地中海的巴利阿里群岛,然后转向东北方向驶去。但是实际上它却一直向正东方向航行。11 月 29 日深夜,一切都如摩萨德所安排的那样,“谢尔斯贝格 A”在离塞浦路斯不远的公海上,靠近了一艘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以色列油轮。两船刚一靠拢,以色列油轮里就拥出一大帮彪形大汉,七手八脚地把铀桶搬上油轮。4 个小时之后,560 桶铀全部从“谢尔斯贝格 A”船上转到了以色列油轮上,并被运往以色列占领下的海法港。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汽车再将这 200 吨铀运到迪莫纳核研究中心。

1968 年 12 月 2 日,土耳其南部某海港的港务人员,在近海海面上发现了空无一人的“谢尔斯贝格 A”号船。船上空空如也,船员也无影无踪,连《航海日志》最后一个星期的航行记录也不翼而

飞了。1970年1月20日,艾伯尔把这艘“谢尔斯贝格A”号货船,以85万西德马克卖给了巴拿马的格列加尔轮船公司。后来,这艘船再一次易手。据说直到现在,它还在希腊的各个岛屿间跑运输呢。

至于艾伯尔本人,在这些遗留问题处理完后,关闭了比斯加尼商业运输公司,然后论功行赏,到斯堪的纳维亚走马上任,当摩萨德在该地区的头头去了。

意大利米兰的赛卡染料公司老板塞尔托里奥,由于名义上答应承担铀的加工业务,事完之后又从舒尔岑手中获得了1.4万西德马克的酬劳。

狸猫换太子

亚斯玛拉化学有限公司的老板舒尔岑,由于在偷铀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摩萨德给了他许多好处。1975年,他解散了原来的公司,又在一家大公司里当了股东。而他自己则住进了赫顿海因一幢带室内游泳池的高级别墅,过着豪华的生活。

欧洲原子能委员会直到7个月之后才发现自己受骗了。由于他们一直没有得到赛卡染料公司关于收到铀的报告,于是赶紧追踪这批铀的下落。可是一切都已迟了,铀失踪了。欧洲原子能委员会后来派出安全处处长、意大利人恩里科·耶契亚亲自到威斯巴登去询问亚斯玛拉公司的舒尔岑。谁知这位买主的回答妙不可言。舒尔岑说,他是受“某顾客”的委托代购200吨铀的,原先说好将铀交给米兰的赛卡公司。可是后来“某顾客”临时决定不和赛卡公司合作了,因此这批铀运往何处,他一无所知。当恩里科·耶契亚要求公布谁是“某顾客”时,舒尔岑表示这是他的商业秘密,欧洲原子能委员会无权强迫别人公开自己的秘密,因为他在这

笔生意中的整个手续都是完备的。

从“铅块行动”的设计 ,到圆满结束 ,历时 14 个月。以色列终于搞到了 200 吨铀。这样 ,它足以制造 20 枚威力相当于美国掷在广岛上空的原子弹了。

据美国《时代》杂志报道 ,到 1973 年 ,以色列靠偷到的铀制造了 13 枚原子弹。在 1973 年 10 月爆发的第 4 次中东战争中 ,以色列军队节节溃退。以色列总理在国防部长要求下 ,曾下令以色列最机密的原子特种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10 月 8 日夜 ,储存在以色列奈格夫沙漠中的地下工事里的原子弹 ,被迅速运到经过改装的幽灵式战斗机上。一位顾问迫不及待地向总理哀求 :“发信号吧 !把原子弹扔到埃及去 !我们宁可先毁掉整个中东 !”那时 ,全世界不知不觉地处于一场原子战争的边缘。只是后来战局发生转变 ,以色列军队乘隙突过苏伊士运河西岸发动了反攻 ,以色列的原子弹才没有扔出 ,重新运回了地下工事。

“挪亚方舟”行动 ——以色列智偷五艘导弹快艇

1967年6月,以色列不顾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警告,悍然发动了“六日战争”。戴高乐将军宣布对以色列实行武器禁运。已被以色列付款的即将竣工的法国制造的5艘导弹快艇被严加看管起来,并准备货易其主。以色列巧施妙计,出奇制胜,将快艇劫回了本国,使本国海军实力大增。该行动显示了摩萨德独具的胆魄和能力。

城堡灯火辉煌,快艇神秘失踪

5艘“美洲虎”导弹快艇,在圣诞节之夜,从法国的造船基地驶出港口,躲过法国海军的监视,驶到以色列。这个故事虽然过去好多年了,但人们至今讲起来,仍然为这冒险行动瞠目结舌,惊叹不已!

在濒临英吉利海峡的法国西海岸,坐落着美丽的瑟堡古城。它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倚山傍海,镶嵌在绿水碧波里,一年四季,游人不断。优越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给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带来了活力与繁荣,它吸引着法国公民,四海宾朋来这里游山玩水。

1969年12月24日,一年一次的圣诞节在人们的渴望中就要

来临了。人们身着节日盛装,等待着慈祥的圣诞老人带来礼物。但更多的人却围着烛光摇曳的圣诞树,把这象征吉利的绿树点缀一番,然后准备前往教堂看午夜弥撒。

冲天而起的节日焰火时而照亮着宁静深邃的海岸夜晚。突然,停泊在附近海湾里的5艘导弹快艇上响起了“隆隆”的发动机声,仿佛这些庞然大物不甘寂寞,也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欢度这一年一次的隆重节日。最近半个月来,发动机每晚都要隆隆作响,一直延续到子夜以后,吵得过惯安静生活的瑟堡居民无法入睡。因此,人们纷纷写信给警察局和港口当局,抗议这种扰乱生活的噪音。

滨海大街的“快活咖啡馆”里,女招待们听到这嘈杂刺耳的马达声,嘀咕几句又马上忙开了。对此,她们早已习以为常了。不过,她们还是顿生疑问,难道圣诞之夜导弹快艇上的以色列人还不放假吗?她们的关心是有原因的。前不久,14名军官已在咖啡馆预订了一顿丰盛的圣诞宵夜,说是要在今晚好好热闹一番。军舰上另外还有74名以色列士兵,他们在此预订了自己的筵席。咖啡馆老板为了做好这笔到手的生意,特地雇佣了一批临时招待员,准备以最佳的方式为这些以色列军人提供服务。

当……当……瑟堡浑厚而悠长的教堂钟声几乎同时长鸣,震撼着大地,震撼着教徒们虔诚的心,他们纷纷站立,在胸前不断划着十字。祈祷上帝饶恕自己的罪过……此时正是零点整。湾口里摇曳着的所有船只顿时拉响了汽笛,和城里的教堂钟声搅和在一起。刚才还刺耳的隆隆马达声立即淹没在汽笛声和钟声的协奏曲中。

就在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时,港湾里5艘法国导弹快艇悄然起锚,迅速开出了海湾,隐没在茫茫的黑暗之中,径直向湾港东部的航道驶去。

以色列人小心地驾着导弹快艇绕过暗礁,越过障碍物,但内心还是怦怦直跳。要知道,这条航道是路易十六时期开辟的,这些年来已经不大使用了。航道上布满了久经大西洋狂风暴雨撞击拍打的险礁暗石。

瑟堡是法国重要的造船基地,领导诺曼底造船厂的弗利克斯厂长早在圣诞节到来前几天就离开了古堡,带上家人,驶着小车到科特达袒尔的戛纳欢度佳节去了。

甩掉古堡节日气氛,5艘快艇昂首扬波离开了瑟堡城海域。

第二天,当人们从通宵达旦的欢乐中清醒过来,谁也不知道5艘庞大的导弹快艇是怎样消失的。港口当局的负责人及其下属,只依稀记得是听见过马达声,但当他们打开第一瓶令人流涎的香槟酒时,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导弹快艇失踪,在法国官方上下引来一片惊慌。

蓬皮杜总理在爱丽舍宫的一次谈话中指责弗利克斯等对以色列人的口是心非缺乏应有的警惕,而弗利克斯声辩说:“安全问题与我毫不相干,造船,这是我的职业,至于安全,那是保安部门的事。”

作为厂长,弗利克斯有很多理由为自己高兴,能够建造147米长、排水量为2500吨级的导弹快艇,目前这还是第一流的,在瑟堡地区经济不景气时期,我造这些快艇,为1200人解决了就业问题。他反复为自己辩解说:“的确,我深深地认为,以色列人驾着导弹快艇,远渡3000海里,回到祖国受到热烈欢迎,这不是我的罪过。为了造船厂的工人和快艇官兵的利益与安全,我曾请求地方报纸丝毫不要透露导弹快艇的活动,这是有案可查的事实。我坦率地承认,我没有注意到圣诞节前以色列人很不正常地汇集到这一地区。”他们像平常一样你来我往。我甚至为他们在巴黎到瑟堡这一次列车上包了一节特别车厢。但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使用

它了。”

弗利克斯滔滔不绝地辩解 ,就是对总统的指责也拒不认错。然而 ,客观事实表明 ,弗利克斯起码是不自觉地参与了这些导弹快艇的偷窃。

这次令人震惊的导弹快艇失窃案中 ,以色列情报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说它是该事件的设计师兼执行导演 ,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阿拉伯抗议 ,摩萨德演戏

关于这 5 艘神秘的快艇的故事 ,还得从 1962 年讲起。故事的起端是摩萨德收到一位混迹于埃及军队最高阶层的以色列间谍送来的一份详细报告 ,这份报告报告了埃及从苏联得到的新式武器。最令以色列忧心忡忡的是 ,埃及得到了 6 艘“蚊子”级和“黄蜂”级导弹快艇。这些极易驾驶的艇足以对特拉维夫、海法等以色列重要目标构成威胁。当时 ,埃及海军已经拥有 12 艘现代化潜艇、10 艘战列舰、6 艘驱逐舰和 50 多艘鱼雷艇 ,以色列则不具备与之抗衡的海上力量。

来自海上的威胁使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坐立不安。他会同军方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 ,与会的军事专家们一致认为 ,为了寻找防卫手段应将德国制造的“美洲虎”导弹快艇纳入以色列的军备计划。因为这种快艇火力强、机动性能好。于是 ,本·古里安派遣当时的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西蒙·佩雷斯前去波恩 ,秘密叩门拜见原西德总理阿登纳。从硝烟弥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 ,亲手建立起繁荣西德的阿登纳总理 ,正欲尽最大努力来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 ,以弥补纳粹分子犯下的滔天罪行 ,消除纳粹德国对 600 万犹太人的大屠杀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他当场宣布 ,在武器方面

为以色列提供帮助 ,并签署了一项提供 12 艘“美洲虎”快艇的协定。这样 ,以色列人将为 12 艘“美洲虎”配备“加布里埃尔”式导弹 ,用来对付东欧军舰的威胁。不莱梅吕尔森造船厂承接了建造快艇的任务 ,将分年度向以色列交货。阿登纳坚持要对这项协定实行保密 ,他不愿激怒阿拉伯世界。

至 1964 年底 ,已经交付了 3 艘快艇。这时 ,《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揭露德以在军火领域进行合作的文章 ,这篇文章是波恩政府中一位亲阿拉伯的官员透露给该报驻西德记者的。此文一刊出 ,举世大哗 ,阿拉伯各国首都立即掀起了一阵阵愤怒抗议的浪潮。

埃及总统纳赛尔率先作出反应 ,他威胁说 ,要正式承认东德的共产党政权。这对波恩来说是当头棒喝。这将意味着一场惨重的外交灾难。与此同时 ,整个中东的阿拉伯人都要纷纷对西德采取行动 ,扬言不再购买西德的“梅赛施米特”发动机 ,并要抵制一切西德产品。

此间已接替阿登纳的联邦总理艾哈德 ,被这件事搞得六神无主 ,一时乱了方寸。波恩衡量再三 ,终于屈服了 ,他不得不下令在德国停止建造这些舰只。然而 ,艾哈德不愿中止同以色列之间刚有起色的双边关系 ,他采用了一条万全之策 :“美洲虎”快艇的建造工程转移到法国继续进行 ,由德方出钱。

选择法国是合乎逻辑的。当时 ,巴黎是以色列最大的军火供应商 ,戴高乐将军同耶路撒冷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对瑟堡市和诺曼底造船厂来说 ,德国转来的合同实在是宗上佳的买卖 ,因为这个法国西北部最大的港口眼下正陷入经济危机之中 ,而诺曼造船厂则可放弃大批裁员的计划了。就这样 ,快艇图纸很快转到了诺曼底造船厂厂长弗利克斯·阿米奥的手里。

不久 200 多名犹太技术员、工程师、海员接踵来到了平静美

丽的瑟堡古城 ,弄得瑟堡几乎成了以色列海军及以色列特工部的一个海外据点。这些犹太人 ,大都具有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血统 ,说起法语不亚于母语 ,他们在造船厂附近的公寓和民房里住了下来 ,他们的妻子拎着提包上当地的市场挑选东西 ,连他们的孩子也都进了瑟堡的学校 ,在城内毫不惹眼。在法国人眼里 ,他们怎么也看不出一场空前绝后的计划 ,随着这群犹太人的到来已开始实施了。

戴高乐下禁令 ,以色列起窃念

盗窃导弹快艇的计划是极为机密的。它的代号为“ 诺亚方舟行动 ”。这次大胆行动的总导演是海军上将莫迪凯 · 利蒙将军。他作为以色列国防部赴欧采购团团长 ,第一次走出奥地利机场下榻巴黎一家大旅馆时 ,法国报界立刻认出了这位身高 1.9 米的以色列人。

他住在风景迷人的塞纳河左岸的大学街。瑟堡的迷人景色和多姿婀娜的年轻法国女郎固然是他常游古城的原因 ,但他却有更为重要的使命。过不多久 ,他便成了弗利克斯厂长的好朋友 ,成了他家的座上客。

在利蒙海军上将看来 ,由法国人建造、德国人安装“ 梅塞施米特 ”发动机的以色列第一舰“ 米夫塔斯克 ”导弹快艇的下水 ,是他军人生涯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1967 年 4 月的一天 ,将军在瑟堡的索菲泰尔大饭店邀请了一大批显赫要人痛饮香槟酒 ,以示隆重祝贺。他把这艘快艇的艇长埃兹拉中校介绍给了弗利克斯 ,这位长着一副标准的军人身材 ,并有一头蓬乱金发的中校 ,当场被弗利克斯叫做“ 鲨鱼埃兹拉 ”。

一个月以后 ,第二艘快艇也下水 ,顺利地驶抵了以色列的重镇

海法港。

然而 ,好景不长。利蒙上将开始遇到了重大的麻烦。

1967 年 6 月 5 日 ,以色列在美国的怂恿下 ,突然发动了第 3 次中东战争。战争仅仅打了 6 天 ,以色列就以伤亡 809 人的代价 ,夺得了埃及的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及耶路撒冷的约旦管辖区、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这一行动 ,引起了一位巨人的不满 ,他就是法国总统戴高乐。不久 ,戴高乐将军拍案责问 :“我对他们说过 ,不要率先发动进攻 ,但他们拒绝听取我的意见。”

将军发怒 ,利蒙的日子难过。虽经苦心解释 ,法国还是对以色列实行了全面的军火禁运。

住在塞纳河左岸大学街的利蒙上将强烈希望与法国政府进行交涉 ,敦促法国人恪守业已签订的关于飞机、导弹快艇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协议。但是 ,此刻的法国已经被它的亲阿拉伯政府紧紧束缚住了。

然而 ,非常离奇的是 ,瑟堡的人们对禁运之事似乎一无所知。这年秋天 ,又有两艘导弹快艇驶入大洋 ,开往以色列 ,然而以色列人的工程师和海员一如既往 ,和法国人紧密合作 ,加紧建造尚未交付的舰艇。

转眼间到了该年 12 月。不顾世界舆论的以色列人悍然出动飞机 ,对贝鲁特机场发动突然袭击 ,炸毁了 13 架阿拉伯飞机 ,这一严重事件激起了爱丽舍宫的义愤 ,戴高乐遂下决心 ,下达了从空中、陆地、海上禁止任何法国制造的军火运往以色列的命令。禁运命令还没有传到内阁成员 ,具有三头六臂的利蒙便知道了内幕 ,数小时后 ,一辆汽车急驶特拉维夫郊外的查哈拉公寓区。国防部长达扬亲自打开高级将领云集的会议室大门 ,接过了采购团长从巴黎给他发来的电报。

这位善于判断的国防部长没有忘记 ,1967 年 6 月 2 日也收到

过一份同样的电报,这封电报宣布,在六日战争前夕,戴高乐将军停止向以色列提供任何“进攻性”武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一只眼睛的达扬准备孤注一掷了。

法国总统的禁运之举击中了以色列的致命弱点,因为这个国家原先是那样地信任法国。他的空军装备的90%都来自法国。这个“真正的朋友和真诚的盟友”此刻却渴时断水,拒绝退还耶路撒冷为购买“幻影”式飞机而预付的6500万美元。这些飞机至今仍未交付。

达扬悻悻步入会议室,将法国总统的禁运令告诉了在场的阁员们。但以色列人压住肝火,对戴高乐的禁运之举并未大声嚷嚷,好似不曾发生过此事一样。但一项令人震惊的计划在以色列几位关键人物紧急磋商后悄然诞生了。

这项行动计划被摩萨德起了一个动听的名称:“诺亚方舟”行动——将瑟堡港内的5艘导弹快艇窃运回国。由海军上将利蒙将军任总导演。

巧施连环计,易名不易主

此时此刻,瑟堡港停泊着3艘基本竣工的导弹快艇。甲板上堆满了氧气瓶,各式工具和五颜六色的油漆桶。一切都已就绪,只待数日后进行最后一次油漆。

1969年1月4日,这是一个星期六。法国工人都身背猎枪,带上滑雪工具度他们的周末去了。只有寥寥几名以色列船员像平时一样来到了冷冷落落的造船厂。他们不慌不忙地发动了发动机,离开瑟堡港,驶入了英吉利海峡,一去不复返了。

在香榭丽舍大街绿树掩映中的总统府内,戴高乐将军暴跳如

雷。站在一旁的米歇尔·德勃雷则竭力敦促总统采取断然措施，同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

3艘导弹快艇在法国政府的眼皮底下悄然离去，在法国上下引起了激烈争论，内阁各部相互攻击，骂声不绝。

然而，与此同时，最后5艘导弹快艇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正在全速建成。弗利克斯·阿米奥在“诺亚方舟行动”以后说道：

“我没有接到任何相反的指示。”

“诺亚方舟行动”的总导演利蒙海军上将从瑟堡回到了巴黎，急如星火地驱车到了马莱尔布大街的办公室里，那里有堆积如山的信件正等待他处理。当他阅完来自以色列的数封海军告急信后，他对以色列的处境极为不安，设法把瑟堡港内最后5艘导弹快艇开到手，乃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

1969年11月，利蒙海军上将应召返回特拉维夫述职。他会见了达扬，同特工部的头目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不几日，他又不辞辛劳，乘飞机到了巴黎。他的头一桩事是给弗利克斯写了一封信，以以色列造船公司经理的身份正式通知说，他的政府对最后5艘导弹快艇再也不感兴趣了，他的国家希望脱手这批军舰，卖给任何一个可能的买主。他在信中明确表示了以色列人的惟一条件是收回为购买这些军舰已经付了的款子。

对于蒙利上将的要求，弗利克斯在电话中作了回答：“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他的电话机刚挂上，就有人敲响了他的门。走进办公室来的人是挪威“斯塔布特—韦尔公司”的经理西姆。

“啊……”。法国人说道：“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我们最近在巴黎见过面，我想，你是从奥斯陆来的。”

“我的公司现在在巴拿马注了册，我希望买进5艘快艇，我们正在阿拉斯加沿海勘探石油，这些快艇用于这项工作是再合适不

过了。”

他俩以难以置信的速度确定了这笔交易的付款形式。他们双方仅仅一握手就拍板成交了。弗利克斯事后辩解说：“我是一个实干家，我喜欢办成点事情。我不认为有必要核实‘斯塔布特—韦尔公司’的支付能力。”

然而，一个头脑清醒的实业家一定会去核实一下在巴拿马登记的公司名单，这样，他就会发现，十分奇怪的是这家公司仅仅在数天前，即11月5日成立的。如果提高警觉，让法国情报机构进行一次调查的话，那么就会真相大白：“斯塔布特—韦尔公司”和另一个以色列人，即“海洋水产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经理米拉尔·布伦纳来往密切，关系暧昧。

做生意心切的弗利克斯立即给国防部长写了封信，通知他已碰上了一位可靠的客户，渴望买到这5艘先进的快艇。

既然以色列对快艇也不感兴趣，况且艇上还没有装备武器，它们不属战争物资，因此，法国有关当局同意将这些舰艇转卖给“斯塔布特—韦尔公司”。

11月20日，西姆给弗利克斯汇来了5500万美元。弗利克斯旋即把以色列的预付款尽数退还。过不多久，有关转卖五艘导弹快艇的全部文件用快递邮件的形式送到了弗利克斯的办公室。

这笔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因为，这家巴拿马公司实际上是摩萨德为掩人耳目而编造的假地址，商人西姆的后台老板是以色列特工部。倘若法国人认真地核查一下这宗快艇交易究竟是否有诈，就肯定会弄清原委，以色列这次并未像通常那样煞费苦心地去搞伪装。

此刻，“挪亚方舟”行动进入了关键阶段。一些瑟堡居民感到不可思议：虽然以色列人同这批快艇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但仍有大约70名以色列造船工程师和水手留在瑟堡城。以色列人解释说，

他们的合同要到圣诞节才到期——圣诞节,1969年12月24日,实际上是“接返”快艇的预定日子。除了这些以色列人以外,摩萨德还派去了一批金发碧眼的“挪威人”,企图造成一种假象。

这些年轻的“挪威”水兵一到瑟堡就投入紧张的工作。每天,他们把大量的食品装上舰艇,连香烟也整条整条地往上搬。法国海关人员也忙碌起来,十分频繁地登舰检查,看看有没有未经申报的违禁商品。

水兵们漫不经心地洗刷甲板,细心地刮去印在快艇两弦的一个个希伯来字母和原来的以色列艇名。在刮过的地方,他们用鲜艳的色彩刷上了“斯塔布特1”号、“斯塔布特2”号之类的文字。

水兵们还特意在当地的裁缝铺里匆匆赶制了一面挪威国旗,高高地挂在第一艘快艇的旗杆上。那批一直说法语的犹太人家庭,故作镇静地反复对他们的邻居说,他们要到巴黎的亲朋家过圣诞节。经常光顾赌场的几位原先在舰艇上工作的以色列人也对赌友透露说,他们在瑟堡已无事可做,不久就要回国了。

12月18日,法国政府向挪威公司出售5艘快艇所必须的最后一份许可证送到了瑟堡。

从这天夜里起,水兵们每天都要进行令人讨厌的马达试验。当圣诞节来临时,海港居民对这些夜间试验的嘈杂轰鸣声已经习以为常了。因此,在圣诞节之夜再次开动了“梅塞施米特”发动机时,瑟堡的人们谁也不感到奇怪。

以色列人偷运导弹快艇的“诺亚方舟”行动正在密锣紧鼓地暗中进行。

“鲨鱼”探航线,快艇扬长去

利蒙将军手下有一名骁将,叫埃兹拉,在这次行动中起了关键

作用。由于他生就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 ,享有“ 鲨鱼 ”之称。他是位久经沙场的高手 ,狡黠而又谨慎 ,行动迅速但又深思熟虑。

身份为艇长的“ 鲨鱼 ”埃兹拉 ,每天都去造船厂。他神色愉快地逢人就说 ,在把快艇移交给挪威人之前 ,应该把每一件小事情都交待清楚。可是 ,每当他来到导弹快艇的甲板后 ,总要举起他的军用望远镜 ,长时间地一米一米地观察海港的水域情况。在西航道船只来往频繁 ,而东航道却风平浪静 ,无一船影 ,这里早已废弃不用了 ,这条航道是路易十六时期开辟的 ,是一条水下礁石变幻莫测的古航道 ,船长们都不愿意走这条线。可是几个月前 ,不顾戴高乐总统禁运令而离开瑟堡港的 3 艘导弹快艇就是出人意料地从这东航道上溜掉的。“ 鲨鱼 ”却常常长久地凝视这条航线 ,尽管他表情严肃 ,却难以掩饰嘴角上的一丝微笑。“ 鲨鱼 ”似乎对雷达颇为精通 ,曾就海港的雷达问题同瑟堡港当局进行过长时间的交涉 ,他还一本正经地对海港负责人说 :“ 对于这么重要的海港 ,你们的监视设施实在太薄弱了。”

其实 ,在同法国对话者的交谈中 ,“ 鲨鱼 ”摸清了瑟堡港的雷达系统 ,熟悉了东航道的某些部分在雷达荧光屏上的“ 死角 ”。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5 艘快艇的油箱已经逐日加灌 ,已经到了满得无法再加的地步。

12 月 12 日 ,“ 鲨鱼 ”埃兹拉艇长度过了一段十分紧张和不快的时光。这天 ,法国总理带领一批要员飞抵瑟堡机场 ,要为一艘核潜艇举行剪彩仪式。

停泊在港湾里的 5 艘导弹快艇 ,引起了一位高级军官的注意。他当场提议 ,应立即把快艇运走 ,以免夜长梦多 ,节外生枝。他警告说 :“ 要永远提防这些以色列人 ,不管怎么说 ,快艇很可能成为十分活跃的恐怖分子的目标。”

站在旁边的弗利克斯接过话说 ,这个重要的海军基地 ,保安措

施极为严密,况且以色列人对这些舰艇已不感兴趣;“挪威人”已买下了这批货。弗利克斯随意的几句话,使“鲨鱼”度过了一场虚惊。

“天助我也!”弗利克斯一席话;“鲨鱼”埃兹拉艇长深深感到从来还没有像弗利克斯这样“助人为乐”的好朋友。

虽然躲过了一关,但“鲨鱼”的心还是处在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之中。他的神经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尽管以色列特工慎之又慎,百般小心,谨防引起法国的狐疑,但瑟堡的安全部门还是清楚地感到,一种怪事正在酝酿之中:大部分以色列家庭都整装待发,离开瑟堡,导弹快艇同以色列之间的密码电报越来越频繁,那些船员,个个都是杰出的语言学家,他们互相之间不用本国语交谈,而是用希伯来语。

哪怕是最天真的语言观察家,也会因这些奇怪的巧合而警觉起来。事实也是如此,12月20日,巴黎接到了海港保安部门送来的情况,说这些快艇看起来正准备起锚了。但是,在法国人心目中,圣诞节还有4天就要到了,哪里还有心思管这件事呀。

这份警报在一个普通的办公桌上度过了圣诞节。一个星期天后当人们重新找到它时,上面已落满了灰尘。

天赐良机。“诺亚方舟”行动熬过了一天又一天,终于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12月24日上午,利蒙海军上将亲吻了他女儿,拥抱了亲爱的妻子以后,匆匆地辞行告别,跳上他的黑色雷铁龙轿车,于下午4点驶入瑟堡海港。在旅馆订了3个房间,尔后步行750米来到5艘导弹快艇停靠的码头。迎接他的是“鲨鱼”埃兹拉中校和名叫霍德的蓝眼睛“挪威人”。

在码头上,这3个人望着每一艘快艇上忙忙碌碌的20名官

兵 ,心里又是激动 ,又是惶恐。多少个日日夜夜之辛劳 ,成败就在今晚 !一阵沉默之后 ,利蒙说话了 :“如果这海风一直不停的话 ,那你们今天晚上就不能出海。而如果你们今天晚上不能走掉的话 ,很可能这些快艇就永远也不会到海法港了。我们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好机会。”

若有所思的霍德中校表示同意说 :“真不幸 ,恰巧是逆风 ,这将使我们很困难。”

“鲨鱼”耸了耸肩膀说 :“顶风过后吹侧舷风 ,侧舷风过后吹顺风。”

“但愿如此……”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今天夜里必须启航。现在 ,我要去买一支我曾许诺带回海法的火腿。”

利蒙将军去了 ,看上去他很平静 ,但只有他知道自己的心快要崩出来了。

晚上 10 时 ,“梅塞施米特”发动机一齐轰鸣了。

午夜零点。在瑟堡所有教堂里 ,隆重的圣诞节弥撒开始了。在这钟声长鸣、人声鼎沸的时刻 ,5 艘导弹快艇悄悄地解开了缆绳 ,平静地向海港出口处滑行。它们按照一条早已探测好的准确路线 ,驶进了东航道 ,直向大海开去。

就这样 ,埃兹拉艇长开始了他从英伦海峡出发的绕过伊比利亚半岛直奔东地中海的漫长航程。

站在灯光迷离的码头上为 5 艘导弹快艇送行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莫迪凯·利蒙海军上将 ,另一个是弗利克斯。

圣诞节大清早 ,造船厂的几个职工惊奇地看到 ,几小时之前 ,“正式试用”的巨大发动机还在码头旁轰鸣 ,可现在那里已是空空如也 ,人船已去 ,杳无影踪。

起初他们面面相觑 ,呆若木鸡 ,接着 ,便达成默契 ,决心一起把

他们看到的异常现象忘掉。

利蒙海军上将目送快艇消失在远处黑暗中后,便驱车飞速回到了巴黎。他经历了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刻。快艇出发的最后决定是他做出的,成败如何,决定着他今后的政治生涯。他高度紧张地听着收音机的广播,焦虑的神色使他的眼睛眨也不眨。他不仅是要听电台可能会宣布这次逃跑事件的消息,而且还要听英伦海峡和比斯开湾的天气预报。

就在这个时候,100多名年轻的以色列人正在大海上,正在那些当设计时并没有考虑到要承受大西洋上恶劣气候的严峻考验的军舰上,一般说来,每艘快艇应该有45名水兵,而这些快艇上只有很少的人员,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需要承担两个人的工作量。

在等待着收音机里宣布暴风雨已经过去或宣布快艇失踪的消息时,利蒙还有心思干什么呢?他焦灼不安地来回踱着。

快艇被盗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戴高乐正在他的别墅里同家人欢庆圣诞节。他的秘书长米歇尔把一份急电送到了他的饭桌上。总统阅后大发雷霆。刚从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出访归来的莫里斯外交部长也暴跳如雷。在这次访问中,他向阿拉伯国家许下诺言,法国将是阿拉伯人最忠实的盟友。可是现在,法国却让犹太人把他们的快艇驾走了,这不是言而无信吗?

“我的脸给丢尽了。”莫里斯对他的同伴说。他要求立即作出反应。

此刻,直奔直布罗陀海峡海湾的这些快艇,仍在万顷波涛中同狂风暴雨搏斗着。

清晨5时,莫里斯在外交部召见以色列大使。以大使馆人员告诉他,很不凑巧,沃尔特大使正在瑞士度圣诞节。使馆的两个普通外交官于6时到了外交部。莫里斯怒不可遏地吼道:“你们把这些导弹快艇弄到哪儿去了?”

外交官冷静地告诉外长 ,快艇事件令人费解 ,他们从未听说过此类事件。“莫不是你搞错了吧?!”他们的回答令莫里斯啼笑皆非。

当莫里斯正在他豪华的办公室里大发雷霆时 ;“鲨鱼”艇长从他的望远镜里看到 ,在离他的快艇有相当一段距离的水面上 ,出现了一艘他所熟悉的以色列潜艇的炮塔。艇上的水兵们把那些标有“斯塔布特公司”名字牌子统统扔进了大海 ,换上了他们为快艇取的希伯来文名字。

一群以色列喷气式飞机出现在远空。不一会就来到了快艇上方。按预定的方式 ;“鲨鱼”很快同海法港取得了无线电联系。在潜艇和飞机的护卫下 ,5 艘导弹快艇驶进了以色列海域 ,飞快地向海法港靠去。

远处 ,传来了隐隐的欢呼声。

当以色列人员结束 3000 英里的航行回到海法港时 ,他们受到了聚集在码头的兴高采烈的人群的欢迎。摩萨德又一次获得了成功。

以色列花费偌大的财力、物力将这批“美洲虎”导弹快艇弄到手 ,实在是很合算的。这些快艇装备了射程在 30 公里以上的“加布里埃尔”式导弹。同苏联的“蚊子”和“黄蜂”相比 ;“美洲虎”要略胜一筹。1973 年 ,埃及人发动突然袭击 ,引爆了赎罪日战争。在战争最初的数小时内 ,这些快艇使以色列人至少可以从海上进行反击 ;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 ,以色列借助这些舰艇 ,始终保持着海上优势。

“电击”行动 ——美军营救被扣的“马亚克斯”号运输船

美国政府之所以敢以“国际警察”的身份自居，采取强硬手段，动不动就对他国施以武力，不仅仅因为他们有着雄厚的经济势力，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其快速反应部队则常常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充当重要角色。“电击”行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马亚克斯”号风波

随着南越政府对首都西贡的放弃和南越军队的节节溃败，战乱多年的越南局势终于在1975年4月30日稳定了。但其邻国柬埔寨的局势却日渐紧张起来。4月1日，柬埔寨前总统朗诺被迫逃亡到美国。4月17日，亲西欧政权垮台。4月28日，共产党红色高棉组织在金边建立了新政权。虽说战争已宣告结束，但小规模武装冲突却时有发生，从越南到柬埔寨的水域更是危机四伏。

1975年5月12日（星期一），一艘美国运输船“马亚克斯”号正行驶在暹罗湾的海面上。这艘运输船是从香港启航的，途经泰国的梭桃邑港，最终的目的地是新加坡。

“马亚克斯”号是希兰德海运公司的一艘集装箱运输船，公司总部设在美国新泽西州的门路帕克。该船的船长叫查尔斯·米

勒 62 岁 ,是一位有着 38 年航海经验的老船长。船上共有 39 名船员 ,船长 144 米 ,时速为 15 节 ,是一艘小型运输船。“马亚克斯”号 1944 年下水试航 ,最近一个月才与“庞斯”号一起从加勒比海线调到东南亚航线。它此次航行的任务是为驻泰美军基地和美国大使馆运输约 1000 吨的食品和日用品。

几天之前在此柬埔寨新政府单方面宣布了拥有 90 海里领海权的宣言。就在这个海域里 ,近 10 天来已先后有约 25 艘的外国商船、渔船遭到柬埔寨海军的炮击或拘留(少数已被释放)。

5 月 12 日下午 2 时 18 分(华盛顿时间凌晨 3 时 18 分) ;“马亚克斯”号驶抵离柬埔寨海 100 公里和威岛南方 10 公里处的海域时 ,有两艘柬埔寨海军的炮艇突然从岛后驶出 ,其中一艘炮艇还向“马亚克斯”号的船首方向打枪、发射火箭弹 ,命令其立即停下。米勒船长见状 ,一边按炮艇命令放慢船速 ,一边命令报务员立即发出紧急求救电报 : MAY DAY、 MAY DAY(紧急求救信号) ,我船遭到柬埔寨海军炮艇的拦截 ,被命令立即停船 ,看样子柬军要登船进行检查。”

根据国际法规定 ,军舰依正当理由向商船开炮命令其停船时 ,若商船不服从命令停船 ,军舰可将其扣留。

船停下来不久 ,7 名手持掷弹筒和苏制 AK—74 式冲锋枪并携带美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柬埔寨士兵首先登上了船 ,他们共有 40 人左右。柬埔寨士兵不会讲英语 ,只是用手势作出让“马亚克斯”号跟着炮艇走的手势。米勒船长立即答应照办 ,但心里却期待着收到紧急呼救信号的美国海军、空军能赶快前来救援 ,便故意把船速降低了一半 ;“马亚克斯”号慢腾腾地跟在炮艇后面 ,以争取更多的时间。

晚上 8 时 ,周围一片漆黑 ;“马亚克斯”号在威岛以北的海域停了下来 ,但是柬埔寨士兵却要求把船开到柬埔寨本土的磅逊港

(旧西哈努克港) ,米勒船长却以航海雷达出现故障不能夜间航行为由拒绝了。那一夜 ,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彻夜未眠 ,船长一直坐在船桥上 ,和柬埔寨士兵上演了一夜的哑剧。

柬埔寨士兵都很年轻 ,他们衣着不整 ,装备不良 ,但都比较和气 ,吃饭时总是让船长先吃 ,自己后吃。总之 ,他们对船长还是相当有礼貌的。

5月13日(星期二)凌晨 ,柬埔寨士兵指着航海图命令船长将船开到柬埔寨近海48公里处的本土与威岛中间位置处的通岛。船长只能照办 ,不久船便启航了。船速仍然很慢 ,在通岛下锚时已是下午1时30分了。附近 ,柬埔寨的炮艇和渔船混杂在一起 ,有几艘像是被扣留的外国船。柬埔寨士兵下令“马亚克斯”号的船员下船 ,换乘两只小渔船(一只是柬埔寨船 ,另一只是被扣留的泰国船) ,将他们带到了通岛的一个小海湾里。这里是一个很小的军事要塞 ,在茂密的热带丛林中 ,分布着22毫米机关炮和火箭发射架 ,从天空中无法看到。天空中不时有美军的飞机出现 ,但并没有发现进入海湾的渔船。

下午5时左右 ,一名年轻的柬埔寨士兵询问“马亚克斯”号的船舱里有没有武器、弹药 ,并要求进行检查。船长和轮机长决定领他到船上去 ,但正当他们登上“马亚克斯”号时 ,美军侦察机投下了一颗照明弹 ,顿时把周围照得如同白昼。柬埔寨士兵慌忙让他们下船 ,又把他们带回了海湾。米勒船长本打算在船上给侦察机发个信号 ,但未能实现。

晚饭是由被扣留的泰国船员做的。这一夜 ,船员们又是彻夜未眠。

5月14日(星期三)上午6时左右。全体船员被命令登上了一艘泰国渔船 ,旁边还有4艘炮艇护卫 ,向柬埔寨本土的磅逊港驶去。在驶抵磅逊港的4个半小时的航程中 ,船员们一直都处于恐

怖之中 ,他们生死未卜。

在航行中 ,美机发现了炮艇和渔船 ,便向渔船前方的 100 米处和船一侧 75 米处用机枪和火箭射击达 100 次以上 ,企图迫使炮艇和渔船返回通岛。美机看到船并未改变航向 ,便降低高度 ,从 10 米的高空进行近距离射击。

船员们不断挥舞着白衬衫 ,试图以此来告知美机他们的存在和正处于炮火之下的危险。泰国船长曾经有几次想调转航向 ,但每次都被柬埔寨士兵用枪指着脑袋制止了 ,航船只好继续向磅逊港航行。

这一举动激怒了美军飞机 ,随即投下了数枚催泪弹。船长和船员们个个泪流满面 ,睁不开眼睛。尽管如此 ,船还是继续向前航行。美军接连又投下用以驱散游行示威队伍的药剂。船员中有人已开始呕吐 ,有的皮肤已开始糜烂 ,其中还有 3 人被火箭弹碎片炸伤 ,有 1 人昏了过去。见渔船始终未改变航向 ,美机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去了。

渔船驶入磅逊港 ,已是上午 10 时以后了。渔船就停靠在一只柬埔寨船的旁边。巡逻的美机没有再出现。

在此停歇了 45 分钟。这期间 ,有几千名全副武装的柬埔寨群众好奇地从岸上眺望这艘船。船员们没有上岸 ,不久又被带到离此 1 公里的军事区。受到一些审讯后 ,又被转移到磅逊港以西 75 公里处的隆岛 ,在一个有海岸设施的码头上了岸。

令船员们意想不到的是 ,在这儿竟有人用英语对他们表示了欢迎。“欢迎到柬埔寨来。”尽管讲得不很流利 ,但吐字却很清晰。他是磅逊市市长的翻译 ,也是他们被拘留以来见到的第一位高层官员。米勒船长向他解释道 :“‘马亚克斯’号是一艘普通的运输船 ,没有装载武器 ,也没有运输武器弹药 ,希望立即释放该船和所有船员。归还船只之后 ,我们将通过曼谷的公司办事处请求美军

停止攻击 ,否则美军将可能进行报复。”翻译官答应向上级报告 ,并在明天早晨以前给予答复。

那天夜晚 “马亚克斯”号的 39 名船员又度过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夜晚 ,美军侦察飞机一直没有出现过。

白宫的抉择

“马亚克斯”号求救的紧急电报被希兰德海运公司驻印度尼西亚的办事处收到 ,并立即转到了华盛顿的国务院。

5 月 12 日黎明之前 ,国务院收到了“‘马亚克斯’号连同船员被扣留”的电报 ,但内容模糊 ,具体细节无法得知。

早晨 6 时 15 分(柬埔寨时间 12 日下午 5 时 15 分)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得知印度支那方面发生了紧急事态。

上午 7 时 ,福特总统的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中将来白宫上班时得知了这一事件。当福特总统得知这一事件时 ,已是上午 7 时 40 分 ,也就是事件发生 4 小时之后。

白宫官员对柬埔寨海军的此举 ,进行了种种猜测 ,尚无定论。有人认为这是势之所至偶然发生的 ,有人认为这是冲着美国当局来的 ,故意让美国人丢面子 ;也有人认为这是柬方为保卫可能有海底油田的威岛附近海域 ,以及坚持对威岛的主权而采取的强硬措施 ,还有人认为柬方想以该船作为交换条件 ,换回旧政府逃亡到泰国时所带走的武器 ,等等。当然 ,柬埔寨方面绝对不会解释扣押的理由。但在金边 ,柬埔寨主管新闻和宣传的大臣 ,却通过电台对外宣称 :“‘马亚克斯’号为中央情报局进行特务活动。”美国政府和船主对此都予以否认。

就在当天中午 ,福特总统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成员有 :副总统洛克菲勒、国务卿基辛格、国防部长施

莱格、中央情报局局长科尔比、总统助理拉姆斯菲尔德等。当时，前往欧洲视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部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空军上将因事不能出席，由空军参谋长仲斯上将代他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议由国务卿基辛格主持召开。基辛格主张，在国际上为了尽快消除美军从越南撤退后产生的不良影响，提高美国的国际威望，在国内为了向国民表明夺回被扣船员的决心，应该以尽可能多的兵力，采取强硬措施。而国防部长施莱格却主张：为了避免过多的介入，应投入最小限度的兵力，根据形势采取行动。

福特总统同意基辛格的意见，在询问了船员及“马亚克斯”号的具体位置和太平洋方面能够出动的兵力及展开这些兵力所需要的时间等情况后，指示国防部长施莱格做好充分准备，以便采取军事行动。

福特总统禁不住想起了1968年在朝鲜海域发生的美国海军电子侦察船“普维布洛克”号被朝鲜海军扣留的事件。他认为决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在公海上违反国际法。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的惟一手段，就是在事件发生之后采取强硬措施，毫不手软。福特总统还想到红色高棉组织很可能会虐待俘虏，将船员当作人质扣留几个月，这在人道主义上也是不允许的。

五角大楼已向驻扎在大西洋的美军下达了戒备命令，并且命令调遣驻冲绳、菲律宾的海军陆战队，并派遣太平洋上的第七舰队前往增援。在初步拟定“电击”的作战计划上，要求首先确定“马亚克斯”号的确切位置，阻止运输船和船员的转移。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还设法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

下午1时50分，白宫新闻发言人内森向新闻记者宣布：美国运输船“马亚克斯”号在暹罗湾的公海上被柬埔寨海军扣留，现已被带进磅逊港。美国政府认为这属于海盗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

法公约 ,已指示国务院要求柬埔寨政府立即释放被扣留船只和船员 ,若不释放 ,将采取军事行动。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结束以后 ,国务卿基辛格按计划要到密苏里州进行他的演说旅行。国务卿离开白宫 ,这将意味着福特总统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处理这个事件。

5月13日凌晨2时35分 ,总统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中将将福特总统唤醒 ,向他通告了“马亚克斯”号正向柬埔寨本土航行的消息。但拂晓传来的情报又说 ,该船停泊在离柬埔寨本土48公里的通岛。总统认为 ,一旦“马亚克斯”号进入本土 ,营救船员的任务将变得更加困难 ,因此必须要尽快采取行动。

上午10时30分 ,白宫召开了第二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会议持续了1个小时 ,主要讨论了关于确定“马亚克斯”号船员们具体所在位置及实施军事行动的问题。

下午5时53分 ,白宫的工作人员同议会的主要成员进行了紧张的电话联系 ,在经过长达5个多小时的解释之后 ,终于取得了他们对于采取军事行动的谅解。

下午8时30分(柬埔寨时间14日上午7时30分)左右 ,传来了侦察机提供的情报 :有几艘炮艇正向柬埔寨本土行驶 ,其中一艘上有些人很像欧洲人 ,正挥动着白衫衣。”

福特总统认为 :“欧洲人”可能是“马亚克斯”号的船员 ,对炮艇进行攻击会误伤船员 ,因此下令美机停止攻击。

当天晚上10时40分 ,又召开了第三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刚刚结束旅行回到华盛顿的国务卿基辛格也出席了会议。根据情报进行推测 :少数船员被转移到柬埔寨本土 ,大多数船员仍留在通岛。为此 ,福特总统建议 ,要防止船员被转移 ,阻止柬军救援 ,孤立通岛 ,营救“马亚克斯”号 ,救出船员。因而决定派一支海军陆战队乘坐直升机在通岛实施机降 ,救出船员 ,占领该岛。派遣另一支

海军陆战队在“马亚克斯”号上降落,夺回该船。在此期间,由战斗轰炸机进行空中支援。同时,为防止敌人增援,对柬埔寨本土的军事设施也进行有效的轰炸。

下午3时53分(柬埔寨时间15日凌晨2时53分),福特总统召开了第四次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立即实施“电击”营救作战计划。4时45分,总统在会议上作出了如下具体决定:海军陆战队于拂晓时在通岛机降,夺回“马亚克斯”号,指示国防部立即投入作战。会议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同时还讨论了作战行动对各国的影响及有关问题。

下午6时30分,福特总统在内阁会议室向议会的主要成员宣布了这一决定,并希望得到理解。议会中绝大多数成员对总统的这一决定给予了支持。

美军全面备战

国防部的地下作战室得知“马亚克斯”号被扣留的时间已是5月12日5时12分(柬埔寨时间下午4时12分)。

当日上午7时30分,国防部命令太平洋总部出动在泰国乌塔堡空军基地的侦察机,对“马亚克斯”号的具体位置及守卫情况进行侦察。同时,命令太平洋第7舰队进入戒备状态。

上午10时19分(华盛顿时间),菲律宾西南方约160公里处的一艘美军护卫驱逐舰“霍尔特”号奉命向作战海域进发,另一艘战列舰“维加”号也在其后120公里尾随而来。两舰预定在柬埔寨时间14日下午11时到达柬埔寨海面。

华盛顿时间下午3时14分,正在爪哇岛以南的海面朝澳大利亚方向行驶的美航空母舰“珊瑚海”号和3艘驱逐舰也决定改定航向,向柬埔寨全速进发。预定在柬埔寨时间15日下午2时到

达。

与此同时,从台湾南部海面出发的导弹驱逐舰“威尔逊”号也开始向作战海域进发,预定在15日下午2时到达。

华盛顿时间5月13日中午12时10分,国防部命令驻菲律宾的海军陆战队120人,同日下午3时12分,命令驻冲绳的第3陆战师所属的水陆两栖部队1100人,一同调往乌塔堡基地。

同日下午7时10分,位于菲律宾近海的美航空母舰“汉科克”号也奉命赶赴柬埔寨海域。

次日,国防部下令驻关岛的美战略轰炸机B—52,准备对柬埔寨本土进行轰炸,进入1小时待命状态。

驻地司令部为了确保能在14日这天进行作战,从前一天清晨就开始研究作战计划。同时,来自菲律宾苏比克海军基地的陆战队员120人、驻冲绳第3陆战师的1100人,已乘C—141运输机抵达乌塔堡军事基地。

在制定作战计划时,遇到的难题是没有一张详细的通岛地图,原有的旧地图已不适用,只好期待指挥袭击部队从前方送来的地形侦察报告和空中照片。

根据目视及照片分析,发现通岛有三个地方可以作为直升机的着陆点。另外,敌防空阵地主要集中在北部。

在制定作战计划时,驻地司令部预料,大部分船员仍留在通岛;“马亚克斯”号上只驻守有柬埔寨士兵。因此,决定派遣11架CH—53直升机(每架可搭乘25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其中3架配备60名陆战队员用以夺取“马亚克斯”号,另外8架配备175名队员在通岛着陆。

为了将伤亡减小到最小限度和顺利登陆,袭击部队指挥官沃斯琴中校曾提议在直升机着陆前对敌阵地进行空中攻击。但司令部认为这样做会误伤被扣留的船员,没有同意。

据有关情报说，通岛的守备士兵只有 18 至 20 人，而对付他们的第一批陆战队员就有 175 人，从人数上讲，绰绰有余。但 5 月 12 日得到的最新情报却声称守备通岛的士兵有 150 至 200 人，另外还配备有 82 毫米迫击炮、75 毫米无后坐力炮、7.63 毫米和 12.7 毫米机枪等重型武器。至于确切的情况，直到战斗结束后的 17 日才得到。

血洗暹罗湾

5 月 15 日凌晨 3 时 45 分（华盛顿时间 14 日下午 4 时 45 分）国防部发出了福特总统下达的夺回“马亚克斯”号、营救船员的作战命令。20 分钟以后，又发出了轰炸柬埔寨本土的指示。

当日清晨 4 时，11 架 CH—53 直升机在沃斯琴中校的率领下飞离乌塔堡基地。载有 175 名海军陆战队员的第一批 8 架直升机，在 F—4 战斗轰炸机、A—6 歼击机和 A—7 歼击机的支援下，于 6 时 10 分（华盛顿时间 14 日下午 7 时 10 分）飞抵通岛上空，从北部每次两架两架地开始降落。

这一天，暹罗湾上晴空万里，偶尔飘过几朵白云，在温暖的阳光下，少许的白浪在平静的海面上轻轻翻滚。

袭击部队对和平交涉仍抱有一丝希望，有 3 名会讲柬埔寨话的士兵随行，但不久这一希望就完全破灭了。

柬埔寨军队的防空能力比预想的要强得多。最前面的 1 架直升机已经中弹，坠入离岸不远的海面，随后的 1 架也中弹而坠落在离岸 160 米处的海面，另有一架坠落在遥远的海面上。另有 2 架中弹，但仍可勉强继续飞行。

落在海里的佟肯中尉，是前线射击联络官，他一边奋力向岸边游去，一边用报话机引导空中的飞机对敌人的据点进行有力的

打击。初定的计划是：6架直升机在东侧的C点着陆，另外2架在西侧的B点着陆，但都未能实现。队员们零零散散地先后有20人在C点登陆，29人在B点登陆。率领指挥小队的沃斯琴中校同59名队员一起在炮火稀疏的西岸南部A点着陆。至此，175名队员中已有109名顺利登陆。

沃斯琴中校立即命令前线射击联络官卡西迪上尉，要求在空中盘旋的A—7及A—130歼击机给予支援。但是，由于没有坐标地图，无法对攻击机进行有效的引导。于是，沃斯琴中校不得不等待4小时后从乌塔堡赶来的增援部队，决定先集中起分散的兵力来对付敌人。

在B点，基斯中尉率领一队人在空中支援下，顽强奋战。而沃斯琴中校则率领另一队人沿着林木茂密、岩石遍地的海岸朝B点进发，两队会合以后，增强了火力，一起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在通岛登陆的同一时刻，48名陆战队员和12名爆炸物处理人员乘坐3架CH—53直升机飞临“霍尔特”号护卫驱逐舰的上方，但由于“霍尔特”号用于降落的甲板太狭窄，直升机无法直接降落，队员们只好沿绳梯登上了甲板。

这时，两架A—7歼击机朝“马亚克斯”号投下了瓦斯弹，船立刻被烟雾所笼罩。

载有陆战队员的“霍尔特”号不断驶近“马亚克斯”号，但船上都没有任何反应。上午7时25分，“霍尔特”号靠上“马亚克斯”号，陆战队员头戴防毒面罩、手持冲锋枪纷纷登上舷梯，“霍尔特”号上的机关枪一直对准着“马亚克斯”号。

指挥官乌德上尉下令搜查船桥、轮机室、主甲板的船头、船尾等。爆炸物处理队从船底到船舱仔细搜查了一遍，结果不但没有船员，就是连一个柬埔寨士兵也没有，爆炸物更没有发现，有

的只是已经变凉的残汤剩饭。

8 时左右，“马亚克斯”号上重新升起了美国国旗，8 时 22 分，乌德上尉向司令部发出了已夺回“马亚克斯”号的电报。“马亚克斯”号由“霍尔特”号导航，缓缓地踏上了归程。

在通岛，激烈战斗仍然进行着。上午 11 时零 8 分，增援部队终于赶到。从这些人的口中获悉船员已被释放。12 时 21 分，一架增援的直升机被猛烈的炮火击中，未让增援部队登陆就和另外两架直升机返回了乌塔堡基地。

在此之前，上午 11 时 10 分（华盛顿时间凌晨零时 10 分），国防部已经发出“停止战斗，全军撤退”的命令。但在柬埔寨军队猛烈抵抗之下，停止战斗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对柬埔寨本土的轰炸也是在 15 日清晨开始的，柬军并没有像样的防空力量。但为了阻止柬军对袭击部队的攻击，上午 7 时 45 分，从“珊瑚海”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舰载机对柬埔寨的云壤空军基地实施了第一次轰炸，轰炸机群袭击了跑道、机库、检修场、加油设施等，柬埔寨空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一个半小时后，又对这一空军基地实施了第 2 次轰炸。紧接着一个半小时后，又实施了第 3 次轰炸，炸毁了柬军的海军设施以及磅逊近郊的军事设施，炼油厂、仓库、调车场等设施也同样遭受到破坏。轰炸过程中并未动用驻扎在关岛上的 B—52 战略轰炸机。

当日的空袭直到下午才接近尾声，但在通岛上仍然是炮弹横飞，乘坐直升机撤退仍然没有安全感。

为了平息柬军的炮火，由泰国起飞的 AC—130 机在通岛南岸投下了一枚当时的常规炸弹中威力最大的“BLU—82”型炸弹，通岛上空顿时浓烟四起。

驱逐舰群也对柬军据点实施了有力的舰炮射击。等夜幕降临

之后，陆战队员才开始乘坐直升机撤退。晚上 8 时 55 分（华盛顿时间上午 9 时 55 分），整个作战宣告结束。

返回乌塔堡基地的陆战队员，在泰国政府规定的期限之内离开了泰国，返回了各自的基地。

船员安全获释

5 月 15 日上午 6 时零 7 分（华盛顿时间 14 日下午 7 时零 7 分），金边电台报道了柬埔寨政府已释放“马亚克斯”号船员的消息。早上 7 时 30 分，正当陆战队员在“马亚克斯”号上进行搜查，同时在通岛上遭受柬军炮火猛烈的反击之时，被柬埔寨政府释放的“马亚克斯”号船员正乘坐一艘泰国渔船，朝“马亚克斯”号驶来。

上午 9 时之前，正在巡逻的 P—3C 机发现了 1 艘像炮艇似的船正离开本土向通岛方向驶来，并立即作了简单报告。为了进一步确定，飞机降低了高度，发现船上有 30 名欧洲模样的人正挥舞着白衬衣发送信号。同时为了确认，还拍下了照片。

“威尔逊”号靠近“马亚克斯”号时，收到了一条来自巡逻机的消息：“一艘像是敌炮艇的船只，正从柬埔寨本土驶向通岛。”同时，驻地司令部下令给“威尔逊”号，命令其阻止该船接近作战海域，击沉该船。”“威尔逊”号的舰炮和导弹随即处于发射状态，以“Z”字形向前运动，驶向目标。当接近目标时，监视电视的操作员报告该船不是炮艇，而像是一艘渔船。恰在此时，“威尔逊”号又收到了来自巡逻机的第二份报告，也证实这是一艘渔船。“威尔逊”号驶近渔船，经确认正是“马亚克斯”号船员乘坐的那艘渔船。

“威尔逊”号停了下来，把渔船拴在船舷上，让“马亚克

斯”号的船员上了舰。船员在被扣留70个小时后得救了，39人无一缺少。船员仍受到了热情温暖的欢迎，军医还给船员进行了身体检查，一切情况良好。“威尔逊”号的情报官还详细询问了扣留中的情况。

米勒船长要求回到“马亚克斯”号，检查冷藏货物，自己航行。“威尔逊”号便调转了航向，向被“霍尔特”号导航的“马亚克斯”号驶去。接近“马亚克斯”号以后，船员们通过“威尔逊”号上的一艘小船转移到了“马亚克斯”号。随后“威尔逊”号又驶向通岛，去执行支援陆战队的任务。

“马亚克斯”号的船员们对船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机器一切正常，便摘掉曳索，同“霍尔特”号告别，向目的地新加坡驶去。

希兰德海运公司经理为了表明“马亚克斯”号上没有装载收集情报的装置和武器弹药，指示米勒船长在新加坡打开船舱接受检查。

华盛顿时间5月14日下午7时（柬埔寨时间15日上午6时）过后，“袭击部队抵达通岛上空，开始作战”的消息传到了白宫。

下午8时16分华盛顿又收到柬埔寨政府释放“马亚克斯”号的消息。这条消息是大约1小时前在金边发布的，广播的具体内容是：“柬埔寨政府要求‘马亚克斯’号立即退出柬埔寨领海，今后不准再搜集情报，进行挑衅活动。这也同样适合于其他船只。”

福特总统看到这条消息后，认为其中只谈到释放“马亚克斯”号，而未言及船员，因而不能停止军事打击。便指示国务卿基辛格通过广播电台和商业性的通信社发布了如下声明：“我军已夺回了“马亚克斯”号，若贵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扣

留船员，我国将停止军事打击。”这一声明，在华盛顿时间晚上 9 时 15 分也同样向新闻界发表了。

直到当晚 11 时 23 分，“马亚克斯”号船员获释的消息才传到白宫。福特总统立即下令国防部，除救出残留在通岛的陆战队员外，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白宫收到陆战队员已从通岛安全撤离的消息，已是 15 日上午 9 时 55 分了。

就这样，美国政府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采取其惯用的强硬的快速反应手段顺利解决了这一事件。

“杰尼弗”行动

——美国秘密打捞苏联核潜艇

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大事都有文史书籍记载，也并不是所有的历史谜案人们都能在日后揭开。本文就记述了这样一件既无军事档案记载，又无明确答案的“军事事故”，但它的背后竟隐藏着超级大国争霸战的种种不传之秘！

多少年来，此事一直属于绝密，不为人知，直到有一天才揭开。

1974年8月的一天，在距夏威夷群岛西北750海里的太平洋洋面上，一只硕大而笨重的海洋作业船在漂航。船的甲板上耸立着一些奇形怪状的机械设备，桅杆上是美国星条旗迎风飘扬，然而扬声器中却奇怪地播放着苏联国歌。后甲板上，一队魁梧的水兵庄严肃立。队列前方一字排开的小车放着6具用帆布包着的尸体，上面覆盖着苏联海军蓝白两色军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人究竟在干什么？

两名美军黑人水兵按着军官的命令走到第一辆小车前，把小车沿铁轨推向舷边，准备将其放入大海。舷外波涛汹涌，浪花飞溅。在庄严而又悲怆的乐曲声中，三声礼炮划破长空，之后礼炮又重复了五次。几个水兵伴随着乐曲的旋律，慢慢地将一个用玻璃纸裹着的绿紫两色花圈抬至船尾，小心地投放到水中。花圈在海浪中无声地摇着，缓缓地顺海向远方流漂，直到最后从视野中

消失。美国海军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奏放着的苏联国歌，仿佛是在向自己的同胞致以最后的敬礼。

驾驶室中，值班军官在日志上写着：“北纬 40 度，东经 180 度，全体船员为 6 名苏联水兵，按该国海军的传统举行了海葬仪式。”

40 分钟后，整个仪式宣告结束。马达声又重新响起，船尾卷起了白色的浪花。作业船向目的地檀香山驶去。在船下面的货舱中，一大堆金属残骸引人注目，它就是苏联 6 年前沉没的核导弹潜艇的主体部分。

海军武官收到的匿名信

1970 年 10 月 22 日，华盛顿苏联大使馆。这一天，苏联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这样写道：“1968 年 3 月，一艘苏联潜艇在太平洋某海域沉没。美中央情报局为寻找这艘潜艇出动了‘格洛玛’号扫雷船。该船于 10 月 17 日驶向檀香山，11 月初将到达北纬 40 度，东经 180 度的海域。——一名好心人。”

由于职务原因，海军武官当然了解这次悲剧事件的始末，而且知道，这一情报属于高度机密。1969 年 3 月 11 日，大约离夏威夷群岛西北部 750 海里处，一艘苏联的“G”级潜艇突然发生爆炸，60 名船员连同三枚核导弹以及海军密码，一起沉没到 5000 多米深的大洋底。在海底发出深沉而巨大的声响之后，无边的海洋又慢慢恢复了原样——死一般的静寂，仿佛什么事也不曾在这里发生。

这一海底沉船事件，可远远比不上 1912 年“泰坦尼克”号下沉后的影响。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的官方刊物，都没有报道

过这次灾难；无论在出事的 1968 年，还是后来，没有一份其他国家的报纸对这一重大事故作过报道。甚至官方在给死难者家属的死亡证明里也只是含糊其辞地写着：“认为已经死亡。”现在，潜艇遇难的秘密就要公诸于世，而且从大洋深处找到它的偏偏是原苏联的“死对头”——美国中央情报局！

就在收到匿名信这一天，苏联驻美大使向莫斯科发出一份加急电报。它在苏联三军统帅部立即引起极大混乱。海军司令员发动了整个海军司令部的成员，其他各部、处的人也放下手头工作，为司令员紧急准备各种图表、材料，以便向国防部长、政府和中央委员会汇报。

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听取了海军司令员的报告后下令：“立即验证匿名信中关于美中央情报局活动的内容。”不久，海军司令员报告说：“为检验美国‘格洛玛’号船活动的情报，海军派出了数艘侦察船、两艘辅助船和岸上无线电侦察部队。11 月 11 日，侦察船在阿留申群岛以南 1100 公里处海域发现‘格洛玛’号。该船是一艘深海钻探船，配备有自动钻塔。船长 81.4 米，宽 17.6 米，钻探深度最大 6042 米，该船从 11 月 12 日至 18 日于北纬 40°04'5"、东经 179°57'3"进行了深水作业。通过观察查明，该船向水中下探约 5000 米，到达海底后又从事性质不明的工作 6 个半小时。11 月 19 日又突然离开作业海区，开往夏威夷方向。经分析，有证据表明，该船还进行了海底勘查，包括海底和海水取样分析，目的是寻找水下目标。该目标可能即为我失踪的第 574 号潜艇。”

海军的这一报告顿时使苏联领导集团坐立不安。他们要求海军充分而明确说明：如果美国人果真成功地打捞出沉没的潜艇，对自己的国防利益将会造成何种损害。于是，海军司令部又忙了起来。

海军的最后报告多少缓解了苏联高层领导的不安。海军认为，美国人此举将得不偿失。主要原因是该潜艇不是最新型的。加之潜艇失事后，海军已改换了潜艇所使用过的密码。当然，574号潜艇上还装有3枚核导弹，不过，专家们一致认为，对于美国人的打捞行动，大可不必过分担心。第一，他们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技术装备，第二，在5000米以上的深海海底搜寻潜艇，并非易事……

接着，一份关于574号潜艇的技术资料情况也送到了海军司令部：该艇由“列宁主义共青团”造船厂制造，1960年2月编入海军现役。这是一艘携带核导弹的苏联“G”级Ⅱ型柴油发动机战略潜艇，该艇有60名船员，水上排水量2900吨，水下排水量3600吨。艇长99米，宽8.2米，水下航速12节，航程4250海里。最大下潜深度300米，自给能力30昼夜。武器装备：核导弹3枚，鱼雷6枚（其中两枚带有特种装药）……看到了这份资料，海军司令员不由得双眉紧锁，两年前的那一幕又悲壮而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潜艇联络突然中断

1968年2月25日，苏联远东某军港。

早晨7时，太平洋舰队第574号潜艇离开码头，驶向太平洋。对乘员们来说，这是一次突然行动。自1967年10月1日至11月30日，574号潜艇一直在太平洋东北海区进行战斗值勤。返航后，乘员们对潜艇的导航设备进行了检修。之后，半数军官休假，全体人员分为两班，一班留艇，一班在岸上疗养院休息。后来，他们开始正常的日常训练和潜艇日常维护。然而就在这时，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

上级司令部检查了一艘准备出航值勤的潜艇之后，取消了它的航期。检查了第2艘，还是不合格。最后，还是轮到了574号潜艇。2月9日，海军司令部决定派出574号潜艇执行一项突然任务。由于任务紧急，人员一时来不及全部集中，出航准备也不免仓促草率。起航时艇上只有14名军官，83名水兵和士官。其中属于潜艇原编制内的只有58人，上级还临时任命15人代替正在休假人员的工作。此外，艇上还有24名见习人员。

司令部在做出这一决定时，寄希望于潜艇的中坚——指挥人员的经验和水平。的确，这是一些训练有素和久经考验的潜水艇指挥员。艇长科布扎里海军上校任现职已4年，在这之前就有过多年潜艇指挥和驾驶经历，不久前他刚刚荣获红星奖章。此外，大副茹拉文少校，各战斗部指挥员和各勤务主任们也都具备相当的经验。

这次突然命令的来历是这样的：1968年2月15日，苏太平洋舰队司令阿麦里科海军上将和参谋长邦达连科中将签发了出航的作战命令。命令指出，美第7舰队的航空母舰正在对越南作战。太平洋舰队的潜水艇应在海洋进行战斗巡逻。574号潜艇的任务是：隐蔽巡逻并准备按总部的信号行动。他们同时为574号潜艇规定了巡逻海区和时间，返航时间定于1968年5月5日12时。

当时574号潜艇所在潜艇分舰队司令、退役海军少将德洛加回忆说：“根据命令要求，艇长科布扎里应定期向司令部报告航行情况。然而，到3月12日时，我们有些不安——潜艇未回答舰队司令部发出的通信检查的电报命令。当然，这还不能说潜艇出事，通常有很多原因妨碍艇长回答命令。命令规定潜艇应于3月22日报告值勤海区的情况，我们大家焦急地等待着这一天，但报告始终没有来。这足以说明潜艇情况不妙。”而且据侦察情

报，同一时期，一艘受伤的美国潜艇“索尔德菲什”号驶进日本横须贺港。美国人对于该艇进港采取了不同寻常的保密措施，只允许美方人员参加该艇的检修。这不由使人联想到该艇可能遭到过水下撞击。于是，苏联方面一次大规模的紧急搜索救援行动开始了。

1968年3月，太平洋西北海区。苏太平洋的搜索求援分舰队倾巢出动。几艘各型舰船使用水声探测仪、回声探测仪等仪器昼夜不停地搜索海面 and 深海。远程侦察机沿着潜艇航行的路线低空巡逻，一公里接一公里地拍摄海区照片，监听可能来自水中的信号。起初，他们希望在水面找到失事潜艇，后来则希望获得哪怕是一点点失事的遗迹也好。搜寻部队向莫斯科海军总部发出的电报每天不断，但它的内容却十分令人失望。搜索的参加者、退役海军少将谢纳茨基说，最初搜索面积为85.4万平方海里，后来扩大到100万平方海里。总共有36艘舰船参加了搜索行动，其中有驱逐舰两艘、护卫舰3艘、辅助舰只31艘。与此同时，搜寻飞机起飞也达286架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574号潜艇却真的像一块巨石沉入大海，踪迹全无。

美国中央情报局趁机插手

1968年3月，夏威夷。美海军常设监听站记录到一个奇怪的信号。凭直觉，监听站站长感到这声音异乎寻常。他把全部情况进行了分析对比，经过反复考虑后最后作出了判断——这是来自大洋深处一艘潜艇的信号。

这份情报与另一监听站的一名老侦听员的报告不谋而合。目标位置搜寻竟是如此简单，其难度还不及苏联搜寻部队的十万分之一：两个监听站所测到两条直线，正好交汇到一点，那里就是

大海吞没不明潜艇的地点。

苏联海军的大规模搜寻活动停止之后，美国海军的一艘超机密的现代化测量船“米扎尔”号急速开赴潜艇失事海区。该船曾参加过寻找失事的美核潜艇“长尾鲨”号和“蝎子”号。这次行动的任务是：尽可能准确地查明苏联潜艇沉没地点。“米扎尔”号开始了为期两月的紧急测察。有几次以为得手，但经过详细检查，确认均非所搜寻的目标。终于，在第二个月末，沉没的潜艇被找到了。美国人用结实的长索将探照灯和专门照相设备放入深海，对躺在海底的潜艇照相侦察。

美海军高层领导数次讨论了打捞苏联潜艇的有关事宜。使美国人大为懊恼的是，这不仅仅只涉及技术问题，还有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是：俄国人对此会做出何种反应？不管怎么说，这是明显的海盗行径，未得到当事国的同意而且偷偷摸摸。假如是民用船只还好办——打捞，通知当事国，获得奖金。而这可是一艘核导弹潜艇，况且这种事世界上尚无先例。不过，法律专家们提醒说，假如俄国人得到潜艇被打捞的消息，他们也未必会大事张扬。他们缄口不提潜艇遇难的事实，不采取打捞措施，这里有值得冒险的理由和可能。至于打捞费用，预计会得到补偿。潜艇残骸、核弹头导弹、其他武器装备和设备以及船上的密码本，都是些极为珍贵的绝密军事情报。美国海军将成为这些情报的拥有者。的确，前景诱人，值得冒险。

海军领导得出这一结论后，便向美国中情局求援。因为他们考虑到行动极其复杂和机密，迫切需要情报部门的经验和协助。绝对不能让国会和无孔不入的美国报界获得一丝风声，否则计划就会流产，甚至压根儿就不能实行。

美中情局前局长赫尔姆斯的一位副手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当我向局长建议打捞苏联潜艇时，赫尔姆斯差点儿没把我扔出

窗外。‘你疯了吗？’他对我说……然而后来，当他对建议作了一番认真考虑后，转变了态度。但他声明说，需要同总统讨论。只有在总统的支持下，行动才有可能实施。这一时期，中情局的工作颇有成绩。中情局长的建议在总统那里举足轻重。尼克松总统最后在赫尔姆斯的劝诱下同意进行这一行动。”

这一“好消息”使海军领导人欣喜若狂，跃跃欲试。然而，冷静而世故的中情局专家们却没有急于求成。首先应尽可能详尽地制定行动方案，寻找可靠的掩护，并取得必需的拨款去建造专用船只。当然，最主要的是，防止在行动的各个阶段走漏任何消息。

“格洛玛”号的秘密使命

这样，间谍史上一项最离奇、开支最大的秘密使命便开始了。

尚未从因“普韦布洛”号事件而丢失海军密码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的美国谍报机构的头头们，立即抓住这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但是他们的手脚仍被捆得不能动弹，原因并非技术不足，而是因为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海军都因为夺回“普韦布洛”号及其船员而在经费方面大伤元气。美国公民首先要求不惜一切代价，见到被苏联俘获的士兵释放回来，这就成了美国在这一年多时间内的主要目标。在此期间，同莫斯科的关系紧张了，因为在外交界，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是人们惟一所关心的问题。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政治气候里，打捞苏联军舰的企图无疑是一种危险的行动。不过，美国不久就有了一个万无一失的实现这个计划的良机。美国谍报机构的头头们开始会晤，着手制订了一个大胆的、以此来弥补美国海军丢失密码的损失的计划。

苏联潜艇失踪后两个星期，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在这一带拥有大量地产的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被幽禁在迪泽兹·英饭店他这个老窝里。美国政府不顾他的极力反对，还是于早晨6点，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爆炸了一颗代号为“车厢”的原子弹。当冲击波摇撼迪泽兹·英饭店的时候，有人说，休斯简直要发疯了。

这个亿万富翁就是美国谍报机构首脑们需要寻找的惟一能胜任的神秘角色，他因为几次逃税而受到政府部门软禁。

事情很简单，除了要力求避免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甚至触发成一场核战争的危险之外，这个打捞计划的代价实在难以估量。设计、制造以及管理一艘能在5000多米深的大洋底里打捞潜艇的器械，费用要超过4亿美元，这笔庞大的开支在军费中是不可能被用来冒此风险的，它相当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年的全部经费。

美国人知道，在世界各地，中央情报局的各项使命都是由一些掩护性的机构去完成的。这也表明它有能力来完成这样的使命。它可以轻易地把这一切用一块商业公司的招牌组织起来。霍华德·休斯帝国自然是一个最好的对象了。休斯是一家航空公司、数家大饭店和电器公司的拥有者。十分凑巧，休斯不久前对采掘海底矿物发生兴趣。中央情报局的头头们凭借他们与休斯诸公司多年的交情，才决定这样做的。在陆地资源枯竭的时刻，开发海底资源已势在必行。因此请休斯来承揽这个太平洋工程，是一个最理想的挡箭牌。这样一来，在公开寻找锰结核的时候，休斯的船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打捞苏联潜艇，然后把它拉走，交给情报部门去分析研究。

1969年，中央情报局与休斯签订了合同。对于休斯来说，除了对深海采矿有兴趣之外，他还具备一种绝对保密的观念而极

受中央情报局的信任。这次合作与联系可以使他的帝国免受政府的一再纠缠。

不管怎么样，冒险、离奇以及美国人的秘密，一直使休斯感到迷恋。他的合作者们甚至宣称，他大概看了 151 遍描述美国潜艇与苏联人搏斗的影片《斑马冰站》。后来有人认为，休斯可能始终都不了解这次合作的真正秘密。也许他根本不会分析他的合作者们送来的报告。不过，熟悉休斯的人暗示说，他对中情局的委托有些受宠若惊，甚至不在乎许诺于他的数量微薄的奖金；也有人说，他一想到这个秘密使命使他有可能逃税时，他就兴高采烈。

这一打捞潜艇的计划被命名为“杰尼弗计划”。

事后，美国《时代》周刊 1975 年报道说，由美中情局拨款的打捞苏联潜艇的行动，总共耗费了美国纳税人的 3.5 亿美元，约 4000 人参加了这一行动。

“杰尼弗计划”共有四个阶段。第一，机械的设计，包括“格洛玛”号、潜水平底驳船以及工程需要的全部钻管和回收器；第二，这些机械的制造；第三，实施的准备工作；第四，代号为“T·O”意即“靶子”的行动——打捞苏联潜艇。

建造和试验作业船共用去了两年时间。在此期间，中情局利用多方渠道积极散布该船将用于开采海底矿物的情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反宣传极大推动了这方面联合寻找和开采海底矿物的要求，一些美国富商以为有利可图纷纷建立了资金雄厚的相关企业。

1972 年，命名为“格洛玛”号的深海作业船建成下水并进行处女航。为了更好地隐蔽该船的真正用途，转移报纸和社会的注意力，美国中央情报局决定先让“格洛玛”号参加海洋矿物勘察。该船在完成这些任务时果然表现不俗，然而，另一个重要

的使命在等待着它。

1974年6月20日，“格洛玛”号携驳船再次出海，正式开始实施代号为“杰尼弗”的行动计划，7月中旬，该船到达潜艇出事海域，开始作业。驳船被沉到水下45米处，对准“格洛玛”号的舱口。一节柔韧的管子逐渐伸长到水下驳船上。然后与吊索连接，继续下伸。当管子到达海底潜艇时，管子和吊索总长已达1.2万米，重逾2000吨。水下的电视摄像机使船上的操纵手对作业情况历历在目。吊索已接近艇身，作业进入关键时刻。终于钩住了！开始上吊。300米，600米……正当潜艇被吊到一半距离时，突然，作业船船身一震。吊索断了吗？没有，设备一切正常。那么出了什么事？摄像机道出了真相。原来，潜艇经受不住海水巨大的压力，断裂了。它的一部分，重新也许是永远地沉入了海底。剩下的一段大约为艇身长度的 $\frac{1}{3}$ ，被缓缓地吊向海面。美国人十分懊丧，断裂的部分正是包括导弹舱和密码舱在内的潜艇尾部。而吊起的部分残骸被安置在驳船上，然后驳船浮出水面，“格洛玛”号向基地返航。

受到初战成功鼓舞的中央情报局新任局长威廉·科尔比要求进行打捞行动。理由是美国可获取原苏联潜艇的全部密码、原苏联潜艇指挥示意图等许多不可估量的情报，有利于确立同苏海军在世界海洋对抗的优势地位。然而，美国政府有许多人对继续这一行动的合理性表示质疑，认为这一冒险行动代价昂贵，有可能造成与苏联关系的复杂化。

就在政府中两派意见争执不下的时刻，嗅觉灵敏的美国记者们跟踪而至。不久，报纸上便以醒目的标题披露了这一消息——秘密公开了。

不幸的事件泄露了真相

1973年10月，一个工会向法庭控告全球海洋公司解雇10名人员。公司拒绝让其高级行政官员出庭，以免被迫发誓，把秘密使命暴露出来。此后，1974年6月，在洛杉矶罗马尼街上的休斯总部夜间遭到武装人员的偷盗，他们弄走了大量文件。不久以后就有人给休斯的一位代理人打匿名电话，要求以100万美元换回这一“重要文件”，暗示并威胁说，要不然他可以证明中央情报局同休斯的萨马公司之间的秘密关系。开始时人们都以为这些材料只表明休斯与中央情报局的某种普通关系，只是到联邦调查局出面干预，试图代表美国政府来买回这些文件时，新闻界才开始怀疑：这后面一定大有文章。

原来，萨马公司的经理们知道，那伙强盗肯定已经复制了文件的副本，因此拒绝支付这笔赎金。过了两个月，即1974年8月，从中央情报局总部那里得知，在被盗文件中，有一件竟是霍华德·休斯关于打捞苏联潜艇的亲笔摘录。

联邦调查局出面后，要求洛杉矶的警察头子安排一下政府以赎金取回文件的事情。尽管命令便衣警察在取回文件后不许偷看，但他们为了鉴别真伪，又非得从头到尾通读一遍不可。

要杜绝泄密是办不到了。6月初，有人把全部情况偷偷告诉了《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威廉·法尔。被盗事件发生8个月之后，即1975年2月的一天，当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打开刚出版的《洛杉矶时报》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整个报纸头版上方，有一条通栏大标题：“情报机关捞起一艘苏联潜艇！”

在6年多的时间里，“杰尼弗行动”的一系列计划的机密，

一直保守得很好，在中央情报局、海军情报机关、国家安全委员会、萨马公司、全球海洋公司、洛克希德公司里，以及尼克松、福特的两届政府里，只有确实需要知道的人才了解这个机密。这样一来，知道的人数已算不少，但这项使命不愧为保守得最好的国家机密之一。据各情报机关的情况分析，苏联人肯定还没有产生任何怀疑。但是，现在，在这世界上捂得最严实的一件机密就此完结了。

《洛杉矶时报》上的文章，使全世界千百万人都兴奋不已。文章差不多占了一整版，此外已有一张“格洛玛”号的照片。作者在最后还特意提到了休斯与中央情报局秘密签署的一份合同。

中央情报局迅速作出反应。威廉·科尔比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时报》中不要再登这则消息，并与主编达成协议。《时报》便开始辟谣，全部推翻前次的内容，但仍无济于事。

打捞的详情没有公开。尽管报道说有挫折，但仍可从中发现：这条沉船的一部分确已从海底被捞了上来。目的当然是要找到这条潜艇的密码手册和绝密设备。中央情报局在作了艰巨努力之后，见仍然无济于事，便自己对“杰尼弗计划”作了介绍。这个介绍说，他们已找到部分残骸，意思是说，要把潜艇的其余部分和密码本取上来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官方的介绍还补充说，找到了70名苏联船员的尸体，这些尸体在海上得到了正式安葬，安葬的仪式用俄、英两种语言进行，整个过程拍成了电影。自然，这项行动只取得部分成功的说法不可避免地在国会中和报刊上引起了喧嚷，说这是对公共资金的巨大浪费。但报刊上也有一些人认为密码本及整套导弹系统已落入美国人之手，这对美国是有好处的。

在这引起争议的全过程中，克里姆林宫始终默不作声。奇怪

的是，在报刊已了解杰尼弗计划的一些零星细节、但主要情节还未公开前不久，联合国秘书长库特·瓦尔德海姆给日内瓦的联合国裁军谈判委员会发了这样一份电报：

“除非立即采取预防措施，环境战争就很快从幻想的王国进入可怕的现实。不久就有触发地震、召来风暴或迸发海啸的技术。联合国大会最近已正式提出主张订立一项公约，禁止把大自然作为战争工具来使用……”

尽管打捞行动已走漏了风声，但由于苏联方面表现出的异常冷静，所以美方决定进一步打捞。据1975年4月13日报道，中央情报局正准备派“格洛玛”号再次行动，去把沉没潜艇的其余部分及其密码本吊上来。对比莫斯科没有表示任何怨言，也许因为它从来没有承认损失了潜艇及其船员的缘故吧。这一新行动的代号为“斗牛式计划”，关于这项计划的某些消息又传了出来。据说美方设计了一个恰好适用于这艘潜艇残骸的新的爪型器具，这样就可以把残骸吊上来而不损害安装核导弹的驾驶指挥塔。

大约在“杰尼弗计划”的秘密传出的同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又报道说，英美正在联合寻找1972年在北海坠毁的一架苏联飞机上的电子装备。全国广播公司说，在海上失事后寻找苏联军事设备的这类行动至少已有4次，这仅是其中之一。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引用了前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官员以及一位美国海军军官的话来证实这些行动。但伦敦的国防部则拒绝对这些报道加以肯定或否定。

1975年末，当人们获悉海军研究费用从1.52亿美元增加到2.75亿美元时，美国的打捞计划遭到了更多的强烈批评。后来，檀香山报告说，有一条苏联拖船在“杰尼弗计划”执行的那个地区呆了好几天，与此同时，不仅有两艘苏联的大型海洋船舶正

式开向夏威夷，而且不久还会有第三条船来。这一切似乎在表明，苏美之间很可能会爆发一场秘密的海战。但是《海军技术》杂志于1976年3月报道，美国海军起初就不太反对这项打捞计划，加之上头又作出决定：这项计划的大部分费用应从海军自己的研究费用中支付，这更是使它苦上加苦。

在大洋底秘密打捞苏联核导弹潜艇的这一神秘行动，共耗资5亿美元，历经风波曲折，整整用了6年时间，而关于这次历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情况，却仍将有可能永远淹没在巨大而黑暗的秘密之中。

关于苏联沉艇的发现，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在一本名叫《神秘的秘密战》的书中，作者说，目前人类还根本无法用仪器探测到沉没在5000米以下的大洋深处的东西。中央情报局是因为请了一位具有“特异功能”的纽约艺术家莫戈·斯旺才测出苏联沉船的位置。这位有名的艺术家具有大脑透视功能。据美国斯坦福研究院院长拉塞尔·塔格和哈罗德·普托夫曾发表过一篇研究报告中说，莫戈可以用大脑“看见”千里之外的任何物体，乃至木星、水星上的情景。据报道，他对水星的描述，后来均被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飞行器“水手”10号发回的照片所证实。正是这位具有特异功能的莫戈·斯旺，用他的大脑“看见”了沉没在太平洋底5000多米深的苏联“G”级II型潜艇，从而为中央情报局打捞提供了确切的情报。

吞吞吐吐的答复

多年来，苏联政府一直没有放弃获取关于574号潜艇及其乘员们命运消息的努力。在得知美国企图打捞遇难潜艇的情报后，他们却又尽了一切可能去阻止这一行动。原因很简单：潜艇内的

一切情报与资料决不能落入美国手中。为达到这一目的，苏联国防部长向苏共中央建议，命令苏驻美大使就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向美方提出抗议并要求中止这一行动。中央委员会在审查国防部长的报告后决定：第一，同意国防部长的建议。第二，就此问题向驻美大使发出指令。

1975年4月，来自华盛顿方面的报道证实：“对于苏联大使的质问，美国政府的代表确认了打捞苏联潜艇的事实，并承认取得部分成功。美国务卿基辛格在同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的谈话中称，美方打捞出6名苏联水兵尸体和部分残骸，其中3名已查出姓名，另外3人无法确定身份。基辛格许诺将有关情况向苏联通报……”。

1975年4月22日，美国务院代表向苏联大使通知了3名遇难水兵的名单。

美国履行了基辛格所作出的诺言。中央情报局接到了停止“杰尼弗行动”的指示。从那时起，打捞574号潜艇尾部分的企图，从未被提起。刚刚获准通过的再度打捞的“斗牛式计划”从此也被永久地打入冷宫。

1990年1月12日，苏海军参谋长马卡罗夫海军上将请求总参谋长莫依谢耶夫大将致函苏驻美大使，要求美主管部门提供1974年在太平洋打捞苏联潜艇的详细情报以及相应的文件材料，包括所发现的遇难水兵人数、海葬地点等。看来，苏方打算自己亲自动手打捞剩下的部分了。

1990年2月1日，华盛顿作了答复。苏驻美大使报告说，国务卿注意到苏方的请求，答应予以考虑。1990年5月，苏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国防部长亚佐夫、海军司令切尔纳温接到驻美大使的一封电报：“美副国务卿塞特4月27日在同我的会见中转告了美方关于苏潜艇问题的答复。”塞特进一步解释说：“我们

认为这一事件十分微妙。回顾这一问题的历史，美国已于 1975 年便向苏联大使转达过明确的信息。苏联政府已被告知自己所要求得到的一些细节，其中包括打捞出的水兵遗体的数量和名单。当时转达给苏联的情报，完全适用于苏方现在提出的问题，该答复已满足苏方在信中要求的人道观点……”。

显然，在冷战已结束的今天，美国还有人喜欢遮遮掩掩，吞吞吐吐。令人遗憾的是，完全公开的时刻尚未到来。希望它并不遥远。经历这许多年之后，让遇难者的亲友了解 574 号潜艇遇难的真相，是双方道义上责任。为了那 90 多名屈死于海底的冤魂。美俄双方早就应该携手完成这一人道主义行动了。

“雷电”行动 ——以色列突击队勇救人质

1976年7月3日，以色列派出战机和突击队员，千里奔袭非洲乌干达，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救出了100多名被巴勒斯坦游击队劫持的以色列人。45名人质看守人员在枪战中被打死。

当时，有关使100多名人质获得释放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机上的人质几乎全是以色列籍人或犹太人。当时，距离恐怖分子恫言炸死所有人质的最后期限，已不到24小时。

劫机者以人质为盾牌

1976年6月27日，星期六。

早晨，载着245名乘客的法国航空公司的“空中公共汽车”——139次航班，由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本格利恩机场起飞，途经雅典到巴黎。在中转站雅典，有59名乘客下飞机，56名乘客上飞机。中午，飞机从雅典机场起飞，但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空失去了联系。

这天，以色列政府召开了例行的内阁会议。下午1时30分，一份报告送到了内阁会议上，报告内容是：“今天上午8时55分起飞，载有多名以色列乘客的139次班机不是坠落就是被劫

持。”雅克比运输部长把报告递到了拉宾总理的手中。

曾经担任过以色列陆军总参谋长的拉宾总理，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年轻的雅克比运输部长说：“如果真的被劫机，必须尽快摸清情报。”但是，来自本格利恩机场的报告只是说：139 次班机上有乘客 245 人（其中以色列国籍的乘客 83 人），机组工作人员 12 人，飞机在雅典中转站起飞后，并不是飞往目的地巴黎，而是向南飞去了。

内阁会议商讨了对策。下午 3 时 39 分，以拉宾总理为首，由佩雷斯国防部长，雅克比运输部长、阿隆外长、查德克法务部长、格里里不管部长、以及格尔总参谋长组成了危机对策委员会。拉宾总理认为：“劫机的客机上有近百名犹太人，劫机犯以此为王牌，将向以色列施加压力。”

危机对策委员会到傍晚时，才收集到几份情报。一份情报中说：“劫机指挥者是巴勒斯坦游击队的过激派，巴勒斯坦解放人民战线的同党、医师瓦迪阿·哈达德。”哈达德是国际恐怖分子的领导人。

6 月 28 日上午 8 时，佩雷斯国防部长从机场返回国防部办公室。不多时，收到了 139 次班机降落在乌干达首都恩德培机场的情报。佩雷斯对乌干达以及阿明总统本人了如指掌，以色列多年来支持、援助这位独裁者，乌干达的空军是以色列空军培训的。当初以色列建国时，曾考虑过如果不能在现在的巴勒斯坦建国，就把乌干达作为一个预备地。

国防部办公室，格尔总参谋长和助手们早已摊开了地图和照片，研究动用部队营救人质的可能性。

然而，以色列到乌干达的距离是 4000 多公里，战斗机不着陆是不能往返的；飞机飞行路线上的国家又都是敌对国；恐怖分子得到了阿明总统支持。

28日，以拉宾为首的危机对策委员会的成员们脸上愁云密布，因为又传来这样一份情报：乌干达总统阿明，带着巴勒斯坦游击队，出现在恩德培机场，说要充当劫机犯和以色列之间的调停人。另外，劫机犯把犹太人乘客和其他乘客隔离了起来。

可以想象出，阿明总统的居中调停，反而使谈判更加复杂化。而隔离犹太人乘客，则令人们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犹太人惨遭杀害的往事。

6月29日，乌干达广播电台播放了劫机者的要求：释放扣押在各国的53名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分子，其中，以色列有40人，西德有6人，肯尼亚有5人，瑞士、法国各1人。

6月30日，继要求释放扣押人员之后，劫机者发表声明说：“如果在以色列时间7月1日下午2时（格林尼治时间12时）还得不到回答，就要枪杀人质，炸毁客机。”此时，以色列政府已被逼到了必须尽快下决断的地步。

可是，这天下午过后，劫机者突然释放了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在内的47名乘客。被释放的乘客深夜到达巴黎，据他们说，阿明总统居中调停的真意值得怀疑；犹太人被集中在另一个屋里，被当作交易的筹码。有一位犹太老妇人也是被释放的人质之一，尽管这位老妇人手腕上印有在纳粹德国集中营时的番号，但从护照上是看不出她是犹太人的，所以被释放了。老妇人说：“一想到32年前在集中营发生过的事又要发生，我就不寒而栗。”

是谈判，还是强攻

如何对付态度有所转变的劫机者，以色列政府有两种意见，一种是稳健派，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另一种是强硬派，

希望采取军事行动，夺回人质。

最后，决定制定两套方案，和平谈判为 A 计划，军事行动为 B 计划。

以色列外交部请求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出面，要求阿明总统说服劫机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解决事态。法国政府也要求非洲各国给予善意的帮助。但是，各国的态度不一，尤其是扣押着恐怖分子的国家，态度非常强硬。然而，人质的亲属强烈要求释放恐怖分子，和平解决事态。到了晚上，雅克比运输部长和亚朗秘书长，不得不向群众解释说，政府十分清楚游击队提出的最终答复期限，营救人质是政府目前最关心的一件大事。

7 月 1 日上午 7 时 15 分，危机对策委员会在特拉维夫总理官邸召开了会议，以难以说服阿明总统，人质处在危险之中，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同意与游击队谈判，并决定通告劫机犯，答应释放扣押在以色列的恐怖分子。但是内阁成员当中也有人透露说，这一决定有战术上的意图，答应劫机犯的要求，是为了拖延期限。

下午 1 点钟，乌干达广播电台又宣布说：“劫机者决定将最终答复期限延迟 72 个小时，改为 7 月 4 日，即星期日的下午 2 时。”

下午 2 时 15 分，乌干达广播电台宣布说：“劫机者决定释放 101 名人质。这样一来，恩德培机场只有 94 名乘客（其中，以色列人 60 名，双重国籍 10 名，法国人 22 名，无国籍者 2 名）和 12 名机组人员被扣作人质。游击队把以色列作为报复的对象，越来越明朗化。

研究了各种可能性的危机对策委员会，曾讨论派具有外交手腕的原国防部长沙龙，去恩德培争取时间和收集情报。可是拉宾总理考虑，如果他被乌干达的游击队扣留，将是以色列的重大损

失和耻辱。因此，拉宾投了反对票。拉宾直到最后还希望和平解决。

单用军事行动营救人质的可能性，从劫持事件一开始，国防部就进行了研究。在特拉维夫以南 100 公里，有一片沙漠，据传，亚伯拉罕《圣经》中希伯来始祖过去曾让自己的部下在这儿喝过水。这儿有一个空军基地，武力解决人质危机的 B 计划就是在这儿开始的。

在这个基地里，有一位年轻的特种空军部队司令丹捷姆伦准将，他早就着手研究偷袭恩德培机场，夺回人质的军事计划。

他们拟定了几个方案，递交给危机对策委员会。

7 月 1 日，以色列秘密情报机关莫萨德的情报人员，化装飞向了肯尼亚的内罗毕，一方面同内罗毕的警察署长德毕斯秘密取得了联系，另一方面由肯尼亚陆路前往乌干达。

1972 年 3 月搜集情报以前，以色列一直援助着乌干达，训练乌干达的军队，并且还协助修建了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总之，以色列对乌干达军队的编制、装备以及恩德培机场的跑道等状况相当熟悉。另外，以色列通过多年的积累，掌握了大量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情报。

以色列担心，在营救人质时，会重蹈北越俘虏收容所作战的覆辙，偷袭的时候，人质或被处死，或被带到别的地方。总之，以色列对这一点慎之又慎。

7 月 2 日，依据收集的所有情报，格尔总参谋长等人对营救计划的细节进行了推敲。

从索马里陆路前往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恐怖分子，加入了劫机犯的行列，劫持小组共有 10 人。其中似乎有主谋哈达德。另外从无线监听得到的情报判断，似乎也有从利比亚去乌干达的特别顾问。

阿明总统已去参加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但他将赶在4日最终答复期限之前回国。

营救作战的主要目的集中在救出人质上。为了在开始处死人质之前结束作战，一致认为7月4日拂晓之前，即星期六的深夜实施营救计划最为合适。此次作战命名为“雷电行动”。

是否采取军事行动还没有最后决定。但是佩雷斯国防部长认为：“以色列如果屈服于游击队，以色列的威信就会一落千丈，国家的生存就有危险。为了避免这一切，当了人质的乘客也应配合以色列官兵的行动。”

拉宾总理也认为，以色列为和平解决劫机事件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现在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从道义上讲，也是允许的。

到7月2日晚，军方又收到了各种各样的情报，“雷电”计划逐步得到完善。

最重要的情报是，人质所在的旧候机大楼还没有安装爆炸物品。

营救作战方案曾考虑乘直升机夜间着陆，伞兵部队空降等。但均因速度慢，缺乏突袭性，而没被采纳。最后决定乘运输机强行着陆。

作战计划要求，运输机要在戒备森严且漆黑陌生的机场上，静悄悄地降落，并且返回时要能够一次起飞成功。

为提高成功的系数，必须进行实地训练。

根据这一方针，袭击部队由4架参加营救的C—130“大力士”运输机和两架用于指挥、救护的波音B—707组成。并制定了往返于恩德培的飞行计划和袭击营救方法。

拉宾总理为表明自己的苦衷，2日晚召见在野党利库德集团主席贝京，告诉他说，虽说采取军事行动有很多困难，但是完全是必要的，而且有可能成功。贝京主席也没异议。

“雷电”行动方针

贝尔谢巴附近的空军基地，制作了无论是飞机跑道，还是建筑设施，都同恩德培机场相似的模型。

7月2日夜晩，在这个基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训练。

训练按袭击部队的编制分班进行。

营救班的训练，是冲进关押人质的建筑物内，识别出人质和游击队，击毙游击队，救出人质；掩护班的训练是压制乌干达士兵的反击；爆破班的训练是爆破雷达、米格战斗机等。救护班的训练是运出死伤者并进行治疗。

在袭击部队进入机场时，为了不被发觉，要压低飞机发动机的声响着陆。跑道的使用要限制到最短的限度。救出人质后，要立即起飞撤离。如果跑道不能使用，必须在非跑道上着陆。

为此，C—130“大力士”运输机进行了3个小时的强行着陆训练，格尔总参谋长也参加了训练。重70吨、有4个涡轮螺旋桨式发动机的C—130“大力士”运输机，卸下了全部副翼，使用辅助喷气发动机，急速地全部开动4部发动机后，又松闸。这样就像直升机似的起飞，升空，掠过夜间沙漠的山谷，一会儿急加速，一会儿急减速，又从高空俯冲下来并着陆。这些动作都是惊险的高难度动作。简直像战斗机运动，机翼弯曲得几乎快要折断。经过短距离着陆训练，飞机滑行210米就可以停下。空军司令佩雷德对“大力士”运输机有某种程度的了解，可格尔总参谋长却是初次亲身体验，不能不有点胆战心惊。

经全盘考虑后，格尔总参谋长把袭击的时间定为1个小时，袭击预想死亡人数在最坏的情况下，包括队员、人质在内，估计为30—35人，这比人质被全部处死要好一些。

“雷电行动”的袭击部队总指挥由丹捷姆伦担任。他的方针有3点：严守秘密、奇袭、迅速营救。地面部队的指挥由陆军中校乔纳圣·纳塔尼雅夫担任。他出生于美国，毕业于哈佛大学哲学系，是著名历史学家的儿子，部下都叫他“奈尼”，非常尊敬他。所谓“奈尼”，在希伯来语中是“男子汉”的意思。

保密工作虽然没有出现任何漏洞，但在秘密招募了几名医师的医院里却出现了传言：“营救小组可能要出动。”飞行员们在袭击的前一夜被告知禁止外出，但他们提出抗议，说最后的一个夜晚想在自己的床上度过。因为泄漏秘密就会危及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们绝不会泄漏秘密。于是，禁止外出的命令就被解除了。

7月3日，星期日的早晨，盛夏的阳光照耀着大地，参加作战的人，身着便服，有的乘公共汽车，有的自己开车，三三两两地来到秘密集合地点贝尔谢巴附近的空军基地集合。

曾经参与建设恩德培机场大楼的工程师，根据老的设计蓝图，参考美国宇宙卫星拍摄的卫星照片以及被释放人质的证言等，制作了同旧候机大楼一模一样的实物模型，供袭击队员最后训练用。阿明总统有一辆心爱的黑色奔驰牌轿车。现在，在基地的大型机库中，也有一辆一模一样的轿车正在待命出击，同时，有一名预备役女兵，一边看着阿明总统的照片，一边给体型和阿明总统相似的一名士兵化妆。但是，是否让这名士兵参加作战，要在袭击之前才能决定。纳塔尼雅夫中校和他的神枪手们也在接受着化妆。

以色列的官兵，个个士气高昂，希望参战的人很多，但人数有限，落选的士兵中，有人落下了泪水，感到很遗憾。

正在对方案进行最后推敲的总参谋部分析，从游击队的焦躁和阿明总统对他们的同情来看，有可能在4日早晨处死人质。

为了制定出相应的对策，需要首先掌握阿明总统从毛里求斯

回恩德培的准确时间。

尽管已准备采取军事行动，但拉宾总理并没有抛开外交谈判。这一半是为了麻痹对手，一半也是为了和平解决事态。在巴黎的总理顾问泽维少将，继续同游击队进行着接触。下午2点，他向拉宾总理送了一份报告：“由于阿明总统不在，不能进行人质交换的谈判。”总理指示他，要耐着性子继续谈判。

作战的加油问题仍然是个大问题。因为波音B—707是民航飞机，在内罗毕加油，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军用运输机在内罗毕起降就不那么理想，因此，决定在4架飞机当中，抽出1架作为加油机，携带大量的燃料和特别燃料输送泵，在恩德培机场给其他的3架飞机加油。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加油，不用说，对乘员来说是一场特殊的作业。

恰恰正在这时，收到了“大力士”运输机也可以在内罗毕加油的情报。但为防不测，依然决定让一架“大力士”运输机作为加油机，在肯尼亚的近郊蒙巴萨空军基地待命。但是，这一手段要使用军事基地，有可能把肯尼亚也卷入事件中，固而遭到否决。于是，决定不到万不得已时不使用。

关于袭击时间，需要选择没有客机在内罗毕、恩德培机场起落的时间。现在已经清楚，恩德培机场从星期六的中午12点到第二天早晨2点30分内，暂时没有客机降落。

因此，“雷电行动”的作战飞机应在两点半之前撤离机场。

4架“大力士”运输机并排停在基地跑道一端，歇翼待命。

作战计划的最后磋商开始了。

恩德培机场示意图展现在袭击队员的面前，纳塔尼雅夫中校以人质所在的旧候机大楼为中心，详细地讲解着机场的状况，并且把劫机犯的照片一张一张拿给队员们看。他强调说：“成功与否数秒钟即可决定，要全力以赴，到达人质那儿，消灭游击队，

绝不能让他们有开枪的机会。”

乌干达士兵曾是以色列顾问团的朋友和学生。纳塔尼雅夫中校又指示说：“不要无益地杀伤他们。”

最后，280 名身着不同服装的袭击队员，整齐地排列在丹捷姆伦准将面前，此时队员们显得有些紧张。

划时代的成功

“雷电”行动的总指挥为佩雷德空军司令；兵力布置如下。
袭击部队总指挥官：丹捷姆伦准将；

营救队指挥官：纳塔尼雅夫中校；

队员 280 人；

一号机 C—130 袭击候机大楼，保护人质（两位指挥官搭乘）；

二号机 C—130，压制乌干达部队，医治负伤人员，运输救出的人质；

三号机 C—130，破坏对方雷达、战斗机等，运输救出的人质；

四号机 C - 130，补给燃料，并作为预备队。

每架飞机各自负责自己飞机的警卫。

负责支援的波音机队的任务如下：

一号机 B—707，指挥全盘，通信联络，支援（佩雷德空军司令搭乘）；

二号机 B—707，医治重伤员（33 名医生搭乘，分两个班，在内罗毕待命）；

另外 1 架 C—130 机，是为预防在内罗毕不能加油而配备的。还有 1 架 C—130 机，用作袭击部队和特拉维夫作战室之间通讯

联络的中转机。

另外，8架F—4E“鬼怪”式战斗机作为护卫战斗机。

为此，还准备了1架加油机，用于战斗机加油。

早在袭击部队出发之前，标有埃尔·阿尔航空公司番号和标志的B—707号机就已起飞。机上坐着空军司令佩雷德和作战部长亚当，机上一半的空间，被用于作战的通信器材占满了。通过埃塞俄比亚上空，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埃姆巴卡希机场）降落。为不被人发现，飞机停在了禁区。除内罗毕的警察署长以外，只有8个肯尼亚政府的高级领导人知道。

B—707二号机也标着埃尔·阿尔航空公司的标志，经过同一航线降落在内罗毕机场，准备收容治疗负伤者。

这两架B—707机安全着陆并加油的消息，由驻内罗毕的埃尔·阿尔航空公司办事处，用电传报告了特拉维夫航空公司总部，又由公司向总参谋部做了报告。这意味着袭击部队可以出发了。

当作战命令到达部队的时候，4架“大力士”机正飞过了西奈半岛的南端。4架飞机都标上了民航机的番号。按照民航机的规定，在民航机航线上飞行。

当4架飞机接到命令之后，立刻关闭了无线电，保持能看到前1架机的距离，编队向乌干达飞去。

当离开以色列领空，飞到红海上空时，编队降低了飞行高度。为了避开阿拉伯监视船的探测，编队有时贴着海面低空飞行，有时直接冲入气流中。编队在红海上空飞行期间，F—4E“鬼怪”式战斗机在更高的空中护卫。不久，编队在吉布提附近向右改变了航向，飞入埃塞俄比亚领空，南下山岳密林地帯，通过内罗毕上空。在接近恩德培的时候，天气突然恶化，电闪雷鸣，飞机剧烈摇摆。编队在视线模糊的情况下，依靠雷达，摸索

着前进。幸运的是，途经国的雷达，似乎还没有发现编队。

在丹捷姆伦准将和纳塔尼雅夫中校再次确认营救步骤的时候，编队开始向恩德培下降。

空军司令搭乘的 B—707 一号机在内罗毕加油后起飞，已来到恩德培南面维多利亚湖上空，在 8000 米的高空盘旋。空军司令的任务是用雷达跟踪袭击部队的动向。同时，保持与特拉维夫总参谋部的联系，并在紧急的情况下，给袭击部队以必要的援助。

4 架“大力士”机直飞恩德培。眼下的恩德培静悄悄的，似乎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维多利亚湖的上空虽然浓雾笼罩，但恩德培方向却晴朗无云。

恩德培机场的旧候机大楼，被劫的人们迎来了第 6 个夜晚。疲倦不堪的人质，或许是吃不惯这里的饮食，都患了痢疾，腹泻不止。厕所因没有水冲洗，脏物四溢，臭气熏天。下午 5 点钟，阿明总统来到候机大楼，对人质说：“为了挽救大家的生命，我已作了多方努力，是以色列政府不好。”他在毛里求斯参加会议，没等会议结束，便提前回国。

C—130 一号机内，装扮成黑人的纳塔尼雅夫中校和 6 名部下坐在奔驰车里，正在后部的出口处待命，因为阿明总统已经回国，只得放弃冒充总统的原作战方案。

袭击部队在飞行了 7 个小时之后，按原定计划晚上 10 时 40 分（乌干达时间 11 时 45 分），到达维多利亚湖上空。

恩德培机场依然灯火辉煌。不久，4 架飞机分为两组开始下降。一、二号机在旧跑道着陆；三、四号机在新跑道着陆。一号“大力士”机向指挥塔报告说：“送来了释放的恐怖分子。”请求允许着陆。飞机压低发动机的声音，开始悄悄地着陆，不久，飞机接触跑道，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然后，开始滑行。为了不发

出更大声响，飞机没有改变螺旋桨螺距。一号机担心探照灯马上会照过来，便离开跑道，向旧候机大楼方向滑过来。

继一号机之后，二号机也降落在跑道上，并采取了随时可紧急升空的姿态。三号机降落在新跑道上，一号机滑到旧候机大楼前面的停机坪上，平稳地停下来。机场静悄悄的，机场警卫也没发觉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从飞机上放下来的奔驰车，向旧指挥塔附近的警卫哨位开去。刚刚敬过礼的警卫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扑咚”一声倒在了装有消音器的枪口下。化装成功了！在进入了大楼的时候，为防止分辨不出哪是乌干达兵，哪是袭击队员，纳塔尼亚夫中校和他的部下抹去了脸上和手上的黑色化妆，脱掉了乌干达服装。此时，指挥塔似乎发现了情况有些不对头，关闭了机场的电灯，整个机场立即漆黑一团，最后一架“大力士”机，按训练要求的那样，在黑暗中安然降落到新跑道上。

袭击队员冲出机舱，直奔候机大楼，同时大声用希伯来语喊着：“卧倒！卧倒！”一边向机场大楼冲去，大厅内的两名游击队员，正用自动步枪和手枪疯狂乱射，但在袭击队员雨点般的射击下，终于倒在血泊之中。

人质中有人以为游击队开始屠杀了，他们不安地喊着：“以色列！以色列！”从美国移民以色列的19岁的查贾尼·迈莫尼，刚刚站了起来，就被以色列士兵的一发子弹打中，当场死亡，他是一个好小伙子，在这6天当中，他给大家送咖啡，护理病人，照顾了不少人。正要上前帮助他的一名保险公司的董事长也负了重伤，大厅内交战只用了1分45秒钟即告结束。

纳塔尼亚夫中校和部下为寻找残存的游击队员，登上了二楼，找到了藏在厕所内的两名游击队员，当场击毙。藏在机场大楼北侧的另一名游击队员也在交火中被打死。这样一共打死了7

名游击队员，剩下的3名逃跑了。

救护班迅速抬走了负伤的5名人质和4名士兵，送到了第二架飞机的手术台上。

机场的战斗进入第二阶段，乌干达警卫士兵开始应战，来自指挥塔的炮火格外猛烈。纳塔尼雅夫中校为首的袭击队为压制对方炮火。动用了反坦克导弹和重机枪，正在此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奈尼负伤了。”只见纳塔尼雅夫背部中弹，鲜血染红了衣服，他一度想站起来，可又倒了下去。

在袭击期间，所有“大力士”机始终没有熄火停机，由十几名队员保护着，在机场新跑道停机坪上，乌干达战斗机被爆破班一架架地炸毁。烈火熊熊，燃红了夏日的夜空。

另一队袭击队员袭击了雷达中心，并放上了炸药。

搭乘装备了无后坐力炮的吉普车的袭击队员，在机场入口处迎击并消灭了从坎帕方向赶来救援的乌干达部队。另外，袭击队员还提取了被击毙的7名游击队员的照片和指纹，作为证据带回国。

4架“大力士”机中，有一架的燃料只剩下80分钟的油量，因考虑到在爆炸不断的机场上加油太危险，决定飞到内罗毕机场再加油。

袭击开始后，过了53分钟，载着人质的二号机开始起飞，这时下起了雨。

以色列袭击队除了弹壳、炸药和用不着的燃料泵外，决定将其他东西一点不剩全部带回国。不多时，攻击指挥塔和雷达中心的队员也都返回，继二号机之后，三号，四号机也相继起飞。

“雷电行动”几乎完全是按原定方案进行的，没有任何偏离，从晚上11时01分，袭击部队的一号机降落在恩德培机场起，11时03分响起枪声；搭乘人质的二号机比预定的55分钟

提前 2 分钟离开恩德培机场，最后一架飞机是 0 时 30 分升空。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4 架“大力士”完好无损，当然，袭击部队也用不着空军司令佩雷德搭乘的 B—707 的援助了。

这次行动炸毁乌干达米格飞机 11 架，不得已而杀死的乌干达士兵 45 人。

在撤离恩德培机场时，106 名人质救出 103 名，3 人去向不明，袭击队员中只有纳塔尼雅夫中校 1 人死亡。

英国人质德拉·布洛克夫人，喉咙里卡了食物，袭击前一天住进了坎帕拉医院。在发生袭击事件时，英国驻坎帕拉外交官前去医院探望，见布洛克夫人在床上睡得正香。但是，后来布洛克夫人就去向不明。

特拉维夫总参谋部，有关人员聚集在一起，焦灼不安地等待着作战结果。空军司令佩雷德送来一份报告说，营救的人质搭乘的 C—130 机正飞往内罗毕。

飞往肯尼亚的二号 C—130 机，晚上 2 时 06 分（内罗毕时间）最先到达内罗毕机场。B—707 指挥机也稍迟一些着陆。伤员被立刻抬上临时作为医院的波音机接受治疗，重伤员被用救护车，送到了肯尼亚国立医院。

接着，在 30 分钟内，三号机，四号机，一号机都相继安全着陆。为了便于保卫警戒，飞机停在了隔离开来的停机坪上。重伤员科亨因医治无效，黎明时分在医院里停止了呼吸。

拂晓前两小时，加完油的 4 架“大力士”机和波音指挥机相继起飞，向以色列飞去。最后一架医疗机把一名重伤的人质和两名士兵留在国立医院后也起飞回国。

4 架“大力士”机飞入以色列领空之后，低空飞行在城镇、村庄上空。凌晨 3 点，当广播里播放营救人质成功的新闻时，人

们欢呼着，迎接袭击队员们的归来。

正在官邸就寝的阿明总统，凌晨 2 时 20 分被来自特拉维夫的巴勒布上校的电话吵醒，但此时，总统似乎还不知发生了奇袭事件，巴勒布上校说：“承蒙您多关照。实在感激不尽。”当阿明总统问“这是什么意思”时，电话已经挂断了。

下午 5 时，这次是阿明总统给巴勒布上校打来电话。他首先指责以色列杀害乌干达士兵是忘恩负义，最后却称赞说：“作为职业军人来看，这次袭击是无懈可击的，以色列特种部队的确是优秀的。”

年轻的国家需要英雄，以色列政府盛赞乔纳圣·纳塔尼雅夫中校的丰功成绩，并晋升他为上校。以色列政府应国民的要求，为使子孙后代永远牢记烈士的勇敢精神，决定把这次“雷电”行动称为“乔纳圣”行动。

“闪电”行动 ——苏联克格勃刺杀阿富汗总统

1979年12月27日。

当墙上的日历翻到这一页时，坐在达鲁拉曼宫内喝早茶的前阿富汗总统阿明心里不由一喜：这一天正好是自己登上总统宝座的第100天！这么好的日子，确实应该庆祝一下。

然而，就在阿明盘算着下一步该怎样对苏联政府还以颜色时，意料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当晚10点，一阵猛烈的枪炮声把刚入睡的阿明从美梦中惊醒。几个小时后，一支支乌黑的冲锋枪指着他的脑袋。“砰——”随着一声枪响，阿明的百日王朝宣告破灭。而由苏联克格勃手下的特种部队导演的“闪电”行动，却以速度之快、战果之辉煌而在克格勃历史上又添上一笔亮丽的色彩！

三十六计，“暗杀”为上

在70年代，由努利、穆罕默德、塔拉基执政的阿富汗政府一直与苏联政府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苏联在阿富汗各部队中均有大量的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同时阿富汗部队的主要武器装备也来源于苏联。苏联对阿富汗的援助仅物资援助方面就高达十几亿美元，但苏联对于阿富汗的援助也不是没有目的，阿政府一直都

在苏联的控制之下。

不料在 1979 年 9 月，阿富汗发生了军事政变，军人出身的总理兼国防部长哈菲祖拉·阿明一举推翻了执政 6 年多的前总统塔拉基的统治，成功地登上了总统的宝座。阿明是普什国族的贵族子弟，也是前次军事政变导致塔拉基上台的得力干将，此人工于心计，长期掌握着军事大权。其实阿明与前总统塔拉基积怨已久。就在政变前 3 个月，塔拉基在苏联的帮助下，曾布下陷阱，令阿明去总统府开会。结果，阿明带去的 8 名保镖全部丧身，只剩下阿明腿跑得快，逃过了这一劫。事后，两人结下了仇。所以阿明一上台便采取与苏联分道扬镳的策略，企图摆脱苏联人的控制。

上台没几天，阿明便急急召见苏联驻阿大使，要求苏联撤回驻阿的 3000 名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不仅如此，他胆大包天，竟然亲抵莫斯科，当面要求苏联政府撤回军队，对阿明的独立图谋早有察觉，历来以“老大哥”自居，傲慢、强硬的苏联政府又岂能善罢甘休，他们明白：如果不除掉阿明，他们投在阿富汗的几十亿美元的援助经费到头来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对于阿明的凶狠、奸诈和多疑、善变的本性，苏联政府早已了如指掌，他们深知，如果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肯定会被阿明察觉，于是，暗杀便成为他们的首选策略，而接受这项任务的正是赫赫有名的“克格勃”第 8 局的特种部队。

排兵布阵，处处设疑

在苏联参谋部的作战图上，用鲜明的红色笔勾画出了出兵阿富汗的各种进攻路线以及打击军事重点目标，最后一个粗大的红色箭头醒目地指向了阿富汗首都的达鲁拉曼总统官邸。

1979年12月12日，苏联在苏阿边境提尔梅兹正式建立前线指挥部，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索科洛夫出任总指挥，负责实施占领计划。

12月16日，苏联部队在边境沿线悄悄进行战前总动员；12月18日，苏军借口帮助阿明政府消灭西部反政府游击队，从边境陆路正式进入阿富汗；12月20日，苏军实施了第一次空降，形成了陆空二路入侵阿富汗的实战状态；与此同时，他们又买通阿明政府内部，假传阿明的命令，进行冬季武器检修，使其武器与火药相分离，并暗杀了阿明手下几名得力助手。

特种部队出击的时机已经成熟！

坐落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南郊约30公里的达鲁拉曼宫，是由英国一流的建筑师设计建造的。该宫邸建于五角山之上，五角山得名于周围五个形似五角的山包，每个角的山包上建有一座警卫楼，警卫楼与警卫楼之间可形成交叉密集的火力网，护卫着雄踞中央的达鲁拉曼宫。

对达鲁拉曼宫的内部结构只能用固若金汤来形容。达鲁拉曼宫有四道宫门，正中坐落着达鲁拉曼楼，楼高四层，呈圆柱形。阿明和政府首脑住在二楼，一楼驻扎有一个警卫营的兵力，三楼是服务人员和警卫团首脑的住房，四楼布置着各式各样的轻重武器和大功率的探照灯。达鲁拉曼宫完全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筑成，墙厚达100厘米，楼与楼之间都修有地堡，就是五角山上的警卫楼与宫室之间也修有地下通道，地下通道可一直通向五角山外。楼内同时设有各种各样先进的电子报警、自动爆炸装置，以上种种迹象似乎表明，任何一个贸然进入此宫的人都将自取灭亡。

然而，阿明政府此次是彻底失算了，他在开战以前，便被陷入了苏联人布下的疑阵之中，他还天真地认为，苏联人只是在进行军事演习，并不会真的对他怎么样。但他怎么料到，靠一个孤

零的堡垒又岂能与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苏联对抗，于是悲剧实际上从他上台第一天便开始了。

针对达鲁拉鲁宫这座现代化的超级堡垒，苏联指挥部决定采取陆、空二路纵队同时进攻的策略。空降突击队 300 人由指挥官谢瓦诺夫亲自率领，他们将乘坐先进的苏联图—154 军用运输机从空中进攻喀布尔，同时，陆路战车队将由副指挥官奇里杨科率领，在 45 辆 T—62 坦克和 35 辆 T—72 坦克，5 辆装甲运兵车及自行火炮的掩护下，迅速地向喀布尔挺进。这样就形成了由特种部队攻占总统府，其他部队协同作战的进攻形势。

此刻一切准备就绪，阿明早已经成了瓮中之鳖，就等指挥官一声令下便手到擒来。

全力出击，无坚不摧

1979 年 12 月 27 日，特种部队终于接到了偷袭阿富汗总统府的命令。

晚上 7 点整，对喀布尔的军事行动全面展开。在克格勃特工人员的配合下，苏联空降部队在短短十几分钟内，便迅速占领了喀布尔市的电报、电讯大楼，同时又夺取了广播电台、政府各部和各军事要塞，中断了首都喀布尔与外界的所有通讯联系。

指挥官谢瓦诺夫率领特种队员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迅速向达鲁拉曼宫挺进。特种队员被分成十个特别行动小组，谢瓦诺夫亲自带领 10 辆 T—62 型坦克、10 辆装甲运兵车直扑总统府，随之而来的是 40 多辆重型坦克、装甲车。

守卫达鲁拉曼宫主楼和警卫楼的阿富汗官兵看到声势浩大的苏军直奔而来，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刺耳的警报声顿时响起，达鲁拉曼宫上的探照灯把整个五角山照得如同白昼，一场酣战马上

开始。

“各队注意，按计划行动；集中火力，攻击主楼，记住：要死的不要活的，坚决、彻底地消灭敌人。”谢瓦洛夫一声令下，特种队员立即投入了战争中。60多辆战车马上分头行动，攻击5个警卫楼的特种队员各分乘5辆装甲车，各有两辆坦克领头朝不同方向急驰而去，其余战车集中火力攻击主宫。

“轰！”地一声巨响，坦克滑膛炮开火了。第一发炮弹即命中目标，主宫的墙壁立刻被炸开一个大洞。随之而来的炮弹、穿甲弹、子弹像冰雹似的铺天盖地向主宫砸去。

刺耳的警报声和轰鸣的爆炸声把阿明从睡梦中惊醒，他立刻明白了一切，自己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急忙拿起话筒，但没任何声音——显然，通往陆军司令部的电话已被切断，已经无法与外界联系，也就是说，期望外援部队立刻赶来已不大可能！向苏联人投降吗？决不！军人出身的阿明知道投降也只是死路一条，此时他惟一的办法就是背水一战。

阿明下定了要和苏联人奋战到底的决心，他要求警卫人员一定要奋力反击，并向手下人许诺：只要能击退敌人，每个人都官升三级！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达鲁拉曼宫前院的防御工事对于苏军威力无比的坦克来说毫无作用，阿政府过分相信他们用钢筋水泥浇筑而成的宫墙和四周严密的防御体系，宫殿前院的几个地堡和防御工事在激光制导炮弹准确地攻击下，瞬时被炸得无影无踪。这样，不到20分钟苏军就结束了前院的战斗，几十名阿军官兵葬送在苏军的炮火之下。

苏军继续向前推进，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将达鲁拉曼宫团团围住，苏军期望以最快的速度结束这场战斗。

但此时，特种队员却遭到一楼和四楼轻重火力的拦阻，并形

成了一道密集的火力网。特种队员匍匐向前移动，不时用先进的AK—74冲锋枪进行扫射；但只要一跃出隐蔽物，暴露在外就会遭到阿军攻击，不时有特种队员倒在血泊之中……指挥官谢瓦诺夫一直把“快速和猛攻是战争的真正灵魂”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按常规的攻击冲锋是没有很好效果的，此刻他心里十分着急……就这样，双方在一阵猛烈的交火后，突然停了下来，处于一种对峙的状态。

最后一击，命赴黄泉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谢瓦诺夫的心也在一阵一阵紧缩：他知道，如果还不能在5小时内攻陷达鲁拉曼宫，阿明的增援大军极可能反扑过来，那时，形势就更危急了！

作为克格勃特种技术学院的高材生，谢瓦诺夫可是非同一般，他当年以优异的成绩离开克格勃学院时，就暗暗下决心：一定要为苏联军队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如果此次刺杀行动他若能漂亮地完成，就能立下赫赫战功，实现自己的宿愿，他知道：此刻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否则就会影响到整个作战计划，就会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后果将不堪设想！

谢瓦诺夫意识到：必须发挥自己的火力威力，以重创敌人的火力点！他在反复思考后下令所有冲锋的特种队员全部后撤，找到自己最安全的隐蔽处，然后集中重武器轰击敌人的火力点。刹那间，几十辆坦克、战车上的炮口一齐对准了敌人的几个主要火力点。

随着轰隆隆的炮声响起，只见达鲁拉曼宫在苏军猛烈的炮火下摇摇晃晃，阿方的皇家卫队损失惨重，部分幸免存活的士兵也只有蜷缩在屋里作最后的抵抗。谢瓦诺夫命令炮火向纵深射击，

又命令两翼的步兵装甲车冲上去，靠近围墙。装甲车还未停稳，特种队员便已冲进了主楼。大楼里到处是断壁残垣和残缺不全的尸体。“跟我冲，不要俘虏！”谢瓦诺夫通过对讲机，向特种队员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

特种队员顿时冲了上来，迅速扫清障碍，向三楼猛冲。接着，他们又用火箭筒炸开了通往四楼的通路，大楼内到处有特种队员与阿军皇家卫队官兵厮杀的身影。但皇家卫队官兵的武器哪里是AK—74冲锋枪的对手！众所周知，AK—74冲锋枪被称为是二战以来威力最强、命中率最高的冲锋枪。果然，只见皇家卫队的官兵不断地应声倒下，谢瓦诺夫率领几名特种队员冲向了阿明的卧室。“轰！”地一声，卧室的房门被炸开了。阿明一看冲进来的是苏联特种队员，一下子瘫倒在地上了。守卫阿明的内卫迅速开火，特种队员又与之展开了激战。“快从暗道走！”瘫倒在地的阿明被一只大手有力地抓了起来。此时阿明才惊醒——楼内层层之间还有暗道相通，便连忙向暗道跑去。在这千钧一发之时，谢瓦诺夫一扬手，把一颗手雷扔向了暗道，“轰！”地一声，暗道门被炸塌了。

从暗道逃跑已经不可能了。守卫阿明的卫兵顺势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猛然向谢瓦诺夫扑来，他要与谢瓦诺夫同归于尽。

关键时刻，只听窗外传来一句俄语：“趴下，上校！”谢瓦诺夫和几名特种队员顺势倒下，而卫兵则不知所措仍向前冲，只见一串火舌从窗口飞了进来，随着“啊”的一声，那个卫兵也倒下了。特种队员立即把阿明团团围住，面对谢瓦诺夫，阿明哆嗦着：“你们不能杀我，我是主权国家的总统。我要到国际法庭上控告你们。”

谢瓦诺夫冷笑一声，“以后将没有人认为你是总统了，再见了‘总统先生’！”说完便提起了手枪，对准浑身发抖的阿明，

扣动了扳机，阿明挣扎着，倒在血泊之中。

阿明就这样完了。苏联特种部队仅仅用 4 个小时便出色地完成了刺杀阿明总统的任务，一个国家的政治时代也随之宣告结束。同时，这次行动的出色完成也在苏联特种部队作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当然，尽管这次“闪电行动”圆满成功，并且几个月后苏军又占领了阿富汗大部分领土。但是，令苏联人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此次“闪电行动”换来的竟是一块“鸡肋”：扔掉可惜，食则无味！当然，这是后话。

“ 蓝光 ” 行动

——美军营救在伊朗的人质

1979 年 11 月 4 日，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突然被几百名伊朗学生占领，100 多名使馆工作人员被当作人质扣起来。事件发生后，美国在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同时，积极进行军事营救的秘密准备。拟定了代号为“ 蓝光 ”行动的武装营救计划。营救行动 1980 年 4 月 24 日进行。由于 3 架直升机在营救途中发生故障，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下令撤销了这一行动。在撤离过程中，1 架直升机与 1 架 C - 130 运输机相撞，造成机毁人亡。其余人员被迫遗弃 4 架完好的直升机，搭乘 5 架 C - 130 运输机仓皇撤回。尽管这次营救活动以失败而告终，但仍不失为一次计划周密、行动大胆的偷袭活动。

美驻伊大使馆被占领

被称为伊朗盟主的巴列维国王在 1941 年即位，当时他年仅 22 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他在位长达 37 年之久。这期间，他以美国为靠山，靠丰富的石油收入，强有力地推进了军事工业的现代化；他利用秘密警察，彻底镇压了要求回归伊斯兰文化和政治自由的反对派，1963 年驱逐了中心人物霍梅尼。

巴列维建立的这一独裁体制遭到人民的激烈反抗。1979 年 1

月 16 日，巴列维国王慑于群众的不满呼声而逃到国外，先是到埃及的阿斯旺，后来又移居开罗。接着，在 2 月 1 日，伊朗迎接了流亡巴黎的精神领袖霍梅尼——霍梅尼倡导伊斯兰革命，谴责巴列维的罪恶及追随美国。

霍梅尼回伊朗后，立刻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任命巴扎尔甘为代理首相取代当时的巴赫蒂亚尔首相。4 月 1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并宣布骨干产业国有化和选择非同盟路线。但是采取稳健政策的巴扎尔甘与倡导激进的伊斯兰化的革命委员会之间的对立愈演愈烈，不久，伊朗逐渐向霍梅尼的伊斯兰化的独裁体制演变。

这期间，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和埃及实现和解，多年的敌对关系宣告结束。但包括伊朗在内的阿拉伯各国对美、以、埃的愤怒却愈见炽烈。

霍梅尼十分仇恨美国对伊朗前国王的支持，他对 1953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军事政变，推翻摩萨台的民族主义政府，重新让逃亡的巴列维国王复位这一历史教训记忆犹新，对美国一直抱有戒心。1979 年 10 月间，美国国务院伊朗科科长赴德黑兰，私下与伊朗临时政府的官员们以及伊朗的政界和宗教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引起霍梅尼和伊朗当局的疑虑；接着，10 月 22 日，美国不顾伊朗当局的抗议，让前国王巴列维赴美治病，更加深了伊朗方面的疑虑。10 月 29 日，霍梅尼在库姆市发表演说，宣称“美国在伊朗的统治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谴责美国支持巴列维国王，说伊朗人民将予以“回击”，从而掀起了反美浪潮。

1979 年 11 月 4 日，在首都德黑兰，几千名自称信奉霍梅尼主张的（他们是伊斯兰教信徒）学生从一大早就上街，抗议美国接受巴列维国王，他们高呼着：“送还巴列维！处死巴列维！”等口号，在市内大街举行了游行示威。不久，他们来到美国大使

馆。上午 10 时 30 分，约 500 人冲进大使馆，把大使馆的人员都扣作了人质。大使馆的美国武装海军陆战队士兵用催泪弹进行了抵抗，但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学生降下了挂在大使馆的美国国旗，挂上写着“真主伟大”字样的白旗，并在馆内外进行演说煽动，气势咄咄逼人。学生们高呼着：“美国接受犯罪分子巴列维，帮助反对伊朗革命的分子！在伊朗各地策划阴谋！进行反伊朗宣传！”等等口号，要求：“将巴列维引渡到伊朗，以便在伊斯兰革命法庭进行审判！”下午 1 点过后，学生们完全占领了美国大使馆。

当时，属于大使馆的人员，包括秘书、武官等外交官共有 66 人，但呆在馆内的只有 63 人，学生们给外交官蒙上眼睛，把他们统统集中到正楼附近的建筑物里软禁起来。主持大使馆工作的临时代办雷恩，在游行队伍冲进大使馆的时候，正巧同其他两名外交官在伊朗外交部，于是便被扣留在那里。

学生中有人态度粗暴，但却没有加害一个人。在大使馆的几十名伊朗雇员很快被释放。

这个事件虽然和伊朗政府没有直接关系，但伊朗外交部 4 日傍晚发表一项声明，语气强硬，谴责美国说：“事件反映了伊朗国民的感情，是由于美国接受巴列维而引起的。”翌日，霍梅尼和伊朗政府宣布支持学生的行动，还宣布废除 1959 年签订的《伊美安全条约》。拥护霍梅尼的各政党和团体纷纷响应，并在德黑兰举行 100 万人示威游行，高呼“引渡国王”、“处死卡特”的口号。几天之后，临时政府总理巴扎尔甘被人指责事先未经霍梅尼同意而同布热津斯基在阿尔及尔会晤，随即巴扎尔甘提出辞职。当时一度代理外长的巴尼萨德尔相继辞职（他对扣押人质的做法持有不同意见，并在答记者时承认，伊朗领导层有严重分歧）。

美国政府当即向伊朗提出了抗议，要求释放大使馆人员，却迟迟不见进展。

11月19日，有3人（1名妇女、2名男性黑人）获释，20日又有10人（4名妇女，6名男性黑人）获释，但是，剩余的53人，直到1980年4月24日营救作战以前，继续作为人质被扣留着。而且，除了在营救作战失败后的7月11日因病释放了1人外，其余52人，一直到1981年1月19日，由阿尔及利亚当中介，美、伊双方达成协议后才被释放。这期间，被扣押的时间长达444天之久。

另外，巴列维国王在逃亡国外那一年的12月，移居巴拿马，翌年，即1980年移居开罗，7月27日，以62岁年纪结束了他那凄凉而动荡的一生。

美伊双方僵持不下

人质事件发生后，美国朝野哗然，卡特政府采取强硬手段向伊朗施加压力，逼伊朗释放人质，并驱逐了183名伊朗外交官和不符合手续在美居住的伊朗学生，停止进口伊朗石油，冻结伊朗在美国的资财，上诉海牙国际法庭，把人质问题提交联合国，还派大量军舰进入印度洋和阿拉伯海进行示威。以上种种更加激起伊朗的敌对情绪。伊美双方僵持不下，人质问题陷入了僵局。

1979年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美伊双方都感到苏联向伊朗和中东进逼的严重威胁。12月15日，巴列维离开美国流亡巴拿马，在解决人质的问题上出现了有利的气氛。但是，伊朗正处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前夕，各派政治力量都想利用人质问题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这样，人质问题就与伊朗国内的矛盾搅和在一起，变得更加微妙复杂。

扣押人质的学生在某些持强硬态度的宗教势力支持下提出要审讯人质，指责美驻伊使馆是“间谍窝”。在选举总统和议员期间，他们把在美国使馆查获的材料一批又一批地抛出来，指控一些伊朗官员是“美国间谍”或“与美国有联系”，搞臭他们甚至加以逮捕，从而阻挠他们当选。巴尼萨德尔总统和戈特布扎德外长则主张尽早解决人质问题，以稳定内部，摆脱国际上的不利处境。双方互相掣肘。巴尼萨德尔总统指责学生们搞“国中之国”，“忠于霍梅尼路线”的学生们在关键时刻则要听候霍梅尼作出决定。

1980年1月，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出访伊朗，双方就人质问题和缓和美伊间紧张关系进行了会谈，但霍梅尼拒绝会见瓦尔德海姆。2月底，伊朗政府同意由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出面组织国际调查委员会赴伊朗调查前国王的罪行。伊朗革命委员会答应安排该调查团会见美国人质，还作出决定要学生把人质交给政府，学生方面表示同意。正当国际上为人质问题的松动感到庆幸的时候，事隔一日，学生们突然收回交出人质的决定。霍梅尼办公室随即发表声明，说霍梅尼对移交人质计划不表示态度，并且说只同意国际调查委员会会见“与伊朗国王及美国在伊朗所犯罪行有牵连的”那一部分人质，而不同意会见全部人质。霍梅尼这一表态使一切调解的努力和计划落空，调查团人员不得不空手回到纽约。4月1日，霍梅尼宣布人质继续由学生看管，人质问题交给即将选出的伊朗议会来决定。那时伊朗议会尚未产生，第二轮选举要在一个多月以后才举行，从新议会诞生到审议人质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把人质问题交给议会去处理，实际上是把问题搁置起来。

在此期间，美国针对伊朗国内“政出多门”的情况，想用满足伊朗的某些条件来换取人质的松动。美国同意成立国际调查

委员会调查前国王的罪行。据透露，卡特本人还写信给伊朗总统，承认了美国过去对伊朗政策的错误。卡特的这些动作虽然得到伊朗国内某些方面的响应，但是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美国政府认为，这是谋求改善美伊关系、解决人质问题努力中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挫折”。

制定营救人质的计划

美国，一方面在不断通过外交谈判努力争取要回被扣人质，另一方面，早在 11 月 4 日，即大使馆人员被扣的当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蓝光班”就在考虑使用特种部队营救人质的问题了。

11 月 9 日，美国总统卡特叫来副总统蒙代尔、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国防部长布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琼斯，指示他们研究营救作战问题，当初的想法是采取下列步骤：用几架直升机将营救队送至大使馆附近，由于路途遥远，C - 130 加油机随行，从到达的预定地点，乘坐携带的车辆冲进大使馆，抢走人质。后来，虽然大体上没有多少变化，但是冲进大使馆时，改为使用当地的伊朗支持者和秘密潜入伊朗的特工人员事先准备好的车辆。

根据这个计划，于是从陆海空三军的海军陆战队抽调队员，组成一支以直升机队、C - 130 机、营救队为骨干的联合特遣队，各队根据各自的任務进行了训练，11 月 29 日，完成大体的准备工作。

但是，在准备、补给、情报、通信等细节上出现了许多不足之处，为了在近似实地的环境下进一步演练，在隐匿了意图的前提下，联合特遣队的主力，转移到美国西部盐湖城附近的一个沙

漠地带的训练基地继续进行训练。

计划的研究仍在继续认真地进行着。4月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完成计划制定工作，以备任何时候发出实施作战命令都可以马上执行。

联合特遣部队要求把实施作战的日期定为4月24日和25日两天。

4月15日和16日，各级指挥官集中到国防部，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为了作战成功，进行了最后的磋商。

1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蓝光”行动计划，当晚，卡特总统下达了“同意执行”命令。

一直到最后，秘密都被严格地保守着。卡特总统同往常一样，处理公务，会见记者。甚至连白宫内部成员，除了参与者外，任何人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蓝光行动”计划，卡特夫人也不例外。

这个作战计划，目的是使用强硬手段。救出全部人质，但以不给美、伊两国之间带来战争危险为绝对条件。因此，在作战时，为了不使伊朗方面产生大规模袭击的、战争开始的感觉，兵力控制在营救入质所需要的最小限度。除必要时，尽量注意不给伊朗方面以损害。

整个作战计划的细节如下：

令第七舰队所属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尼米兹”号在阿拉伯海的阿曼近海待命；4月24日下午7点半（当地时间，下同）左右，从这里起飞8架RH-53D直升机，飞往德黑兰；另一方面，从埃及开罗的机场起飞6架加油机和载着92名营救队员的C-130机，绕过阿拉伯半岛，途经阿曼，飞往德黑兰。25日上午零点后，两者将首先到达德黑兰东南320公里处的霍腊散省卡维尔沙漠的塔巴斯市，在1号地点汇合，C-130机给直升机加

油，营救队员换乘直升机。

直升机继续飞行，于拂晓前进入德黑兰，在该市东北部的山岳地带的 2 号地点放下营救队员，飞机盖上网罩待命，营救队员休息待命一天后，于 25 日晚分乘秘密潜入的特工人员和伊朗支持者事先准备好的车辆，向大使馆进发。

营救队一边切断大使馆电话线等与外界联系的手段，一边冲入大使馆，用催泪瓦斯使学生不能抵抗，同时寻找人质。一部分人冲向外交部。

救出的人质运到大使馆毗邻的阿穆杰蒂艾体育场。这时，直升机飞入体育场，载上人质，飞往 C - 130 机待命的 2 号地点即德黑兰以南 80 公里处的军用辅助基地。从沙漠的一号地点起飞的 C - 130 机按汇合的时间，到达三号地点（如果到达的时间早，打开发动机待命）载上直升机下来的人质、营救队员、飞行员起飞返回。直升机留在原地。结束时间预定在下午 11 点左右。

考虑到季节正转向夏季，气温上升，直升机性能下降，以及以后昼长夜短，直升机有可能在夜间飞不到德黑兰等因素，以 4 月 24 日和 25 日及最近这几天为最后的适当日期。如果错过这些日期，10 月 11 日以前就再没有时间了。

获取关于人质的情报，是绝对必要的条件，但作为“蓝光”行动计划最重要的项目是隐匿计划，选择所需机种、架数，解决在沙漠上长时间飞行问题，以及把握行动路线上的气象状况等等。

部队的编成如下：

联合特遣队：总指挥官詹姆斯陆军少将；

营救队指挥官：查理·贝克韦斯上校，队员 92 名，驻扎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隶属反恐怖特种部队；

直升机队指挥官：查理·皮特曼，RH - 53D 海上“神马”

型直升机 8 架，隶属北卡罗来纳州坎普里雄机场；

C - 130 队指挥官：詹姆斯·凯尔空军上校，C - 130 大力型运输机 6 架（其中 3 架是加油机，3 架是战斗机和武装飞机。是改造了原型、配备了新的导航装置、前方监视红外线装置、装上了攻击用机关炮的战斗型运输机），驻扎在佛罗里达州哈尔巴特空军辅助基地，隶属第一特种航空团第八特种作战中队。

营救作战以失败而告终

经过长达 5 个半月的训练，1980 年 4 月 19 日至 23 日，联合特遣部队各队已部署在指定的基地。24 日下午，各队在新的位置上已准备完毕。

4 月 24 日下午 7 点半左右，8 架 RH - 53D 直升机，在舰上人员的助威声中，陆续从阿曼海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向加油地一号地点飞去。编队夜间进入伊朗东南部，为避开雷达网而采取了低空飞行的方式。到加油地的距离约 960 公里。

同天下午，6 架从埃及开罗机场起飞的 C - 130 机，避开阿拉伯半岛上空，通过红海、亚丁湾、阿拉伯海，在阿曼空军基地补充了燃料后，飞向了同一地点。

直升机群起飞后约过了两个小时，6 号机的螺旋桨故障警告灯突然亮灯，6 号机为查明故障，立即紧急着陆，在最后面的 8 号机发现 6 号机着陆，也紧跟着着了陆。经检查发现，螺旋桨连杆的压力已经消失，按航行手册规定，这时要立即放弃飞机。于是 8 号机收容了 6 号机的乘员，抛下了 6 号机继续飞行。

1 小时后，直升机编队，遇上了一股大小和密度不明的沙尘。编队虽然闯过沙尘，但 1 号机不得不紧急着陆，并将这个情况用秘密通讯装置电告联合特遣队指挥官。

1 小时后，编队又遇上了一股巨大而浓密的沙尘。这种状况持续了两个小时，一直到飞机飞到距 1 号地点约 90 公里处为止。视野极差，飞行极困难，甚至有的飞行员失去空间意识（飞行员在云层中，在黑暗中，失去了平衡感觉，陷入不能操作的境地。为了克服这种状态，要进行单纯依靠仪器的飞行训练）。

5 号机发觉显示航向的电罗盘出现了异常。视野不佳，气象条件越来越恶化。离开其他飞机而单独飞行的 5 号机机长（直升机副指挥官）断定不可能继续飞行，遂放弃执行任务，依靠辅助的电磁罗盘，飞回了“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时间是在逃出沙漠前 25 分钟，距到达 1 号地点 55 分钟的时候。

总之，当初预定的 8 架飞机中，6 架飞机已经晚点，而且三三两两好不容易达到 1 号地点。第一架飞机到达是 25 日上午 0 时 50 分，最后 1 架飞机到达是 1 时 40 分。

2 号机在飞行的最后阶段，发现油压下降，但仍然坚持继续飞行，好歹总算在 1 号地点着了陆，经检查发现，操纵系统的油泵已经损坏，并开始漏油。这时，既没有可更换的油泵也无法进行修理，实际上即使有零件，也没有足够的修理时间。

另一方面，第一架 C-130 机正要着陆时，忽然发现一辆客车在附近的道路上急驰，遂没有马上着陆，着陆后，贝克韦兹队长命令警备队对着车体前方和后方发射了炮火，迫使客车停了下来。幸好没有人负伤。客车上载着 44 名以色列人，是一伙为避开白天的酷暑而夜间行进的游客，由于害怕泄漏情报，便决定暂时扣留这部分游客。

接着又来了一辆后面紧跟着小型卡车的油罐车。营救队对准油罐车开了火，车上燃起熊熊大火，但驾驶员却跳上了后面的卡车，逃之夭夭。看来那是一名汽油走私者，估计不会去报告这里发生的事件。

按照计划的规定，要继续执行任务，在 1 号地点，至少需要 6 架直升机，但是由于可动飞机只剩下 5 架，于是指挥官们便讨论了中止作战问题。凯尔上校建议继续进行，但贝克韦兹却主张按计划中止作战。最后于上午 2 时 10 分，由特遣部队指挥官向上司报告了准备中止的意见，上司又将此事报告了华盛顿，卡特总统立即答复同意中止。

5 架直升机和 6 架 C - 130 机及营救队开始了紧张的撤退工作。

上午 2 时 48 分，3 号直升机由于 C - 130 机油料不足而被停止加油，于是为了到隔着公路的另一架飞机那儿去加油而开始移动。这时 4 号机为了让位给 3 号机，黑暗中操纵失误，螺旋桨划破了它前面的 C - 130 机的机身，刹那间，2 架飞机被大火包围，直升机上的 3 名队员和 C - 130 机上的 5 名队员被烧死，5 名被烧伤。飞机装载的弹药开始爆炸，为了减少队员的伤亡，必须马上撤退。由于所剩时间不多及燃料有耗尽的危险，需要立刻将直升机上的人转移到 C - 130 机上，并立即起飞。

按照当初规定计划，在一号地点中止作战时，直升机要飞回“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只能抛下不管。为了避免直升机落到伊朗手中，最好的办法是将其炸毁，但爆破可能损坏跑道，只得作罢。

不久前扣留的客车中的游客也被释放，出现故障的 2 号机、5 架外观完好的直升机、1 架正在燃烧的直升机和一架 C - 130 机，都留在当地。C - 130 机队陆续从一号地点起飞，8 具尸体、机密文件以及武器等未经处理都被抛下了。时间是上午 3 时 30 分。

如果受到伊朗方面的攻击，不仅地面要进行反击，而且也曾考虑过用 C - 130 机和舰载机进行反击，但伊朗方面却没有采取

行动。

4月24日下午5时稍前（美国东部夏季时间，下同），3架直升机发生故障的消息传到了白宫，卡特总统接受了作战指挥官的建议，决定中止作战。这个时候，还没有任何损失，敌人也没有察觉。

下午6时21分，传来了C-130机和直升机相撞的消息。白宫的官员们不胜惊愕，25日上午1点，美国政府第一次向新闻界公布了在伊朗进行了一次营救作战并且已告失败的消息。白宫向议员和盟国政府通报了有关作战的情况，一直忙碌到凌晨。

上午7时，嘴唇紧抿的卡特总统，通过电视广播通告全国：“为了营救被伊朗扣留的53名美国人质，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作战，但由于直升机的技术故障，不得不放弃。营救人员在撤退时，在伊朗边境的沙漠地带，直升机与运输机相撞而造成8人死亡。作战是人道的，没有发生战斗。”而后又说道：“实施作战也好，中止作战也好，都是出于我的决定，一切责任都由我负责！”总统充满了痛苦的表情。

美国国民们大为失望。但25日《新闻周刊》杂志社委托盖洛托民意测验公司搞的电话舆论调查表明，回答问询的671人当中，71%的人表示支持部队的营救作战。

反对营救作战的总统最高顾问万斯国务卿表明了辞去国务卿的意向。国会的领袖们也不满意，这是因为总统没有事先同国会协商。

这个事件对预定再次参加当年秋天总统竞争的卡特总统来说，也是极其不利的。

盟国的反应也并不热烈。以前美国曾要求盟国响应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及其他制裁，当盟国正需要相互信赖的时候，美国却事先不通报就进行了危险而影响面颇广的军事作战行动，这是有

悖信义的行为。为此，美国受到了盟国的谴责。

伊朗最初保持了沉默，但不久，伊朗外长戈特布扎德指责说：“美国的行动是野蛮的，是对伊朗的战争行为。”霍梅尼和占领大使馆的学生强烈表示：“如果再来一次，就不能保证人质的生命。”但却没有加害美国人。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声明说：“在现场发现美国士兵的尸体将无条件送还。”

营救活动的失败丢丑，使美国陷于十分尴尬、被动的地位。伊美关系急剧恶化，国务卿万斯因不同意武力营救挂冠而去，使卡特遭到双重挫折。他只得宣布放弃军事行动，愿继续同其他国家和伊朗官员一道通过和平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为人质问题可以说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机，结果还是无可奈何，一筹莫展。

这时，伊朗国内正在举行第二轮议会选举。议会正式成立后，巴尼萨德尔总统和议会多数党伊斯兰共和党又为总理和内阁人选争执不休，无暇顾及人质问题。在美国营救人质失败后，伊朗政府集中力量对付内部反对派以及保皇亲美分子，对军队和政府进行了大规模清洗。为了防范美国再度营救，伊朗学生把人质分散转移到了全国各地。

被遗弃在沙漠上的8具尸体，后来被送到美国大使馆，并被放到祭坛上祭奠。但受到冲昏头脑的几名学生的残酷对待，尸体旁边贴的字条上写道：“所有人头上都有上帝的一只手。”一名伊斯兰神职人员向他们的遗属表示了哀悼之意。

“ 猎人 ” 行动

——英国营救伊朗驻英使馆人质

英国伦敦，1980 年 4 月 30 日。

肯辛顿区作为伦敦最繁华的街区之一，每天都是车水马龙，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这里繁华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这儿是外国许多使馆的驻地。

上午 8 时左右，5 名伊朗阿拉伯装束的办事人员来到伊朗驻英大使馆门口。他们掏出证件，自称是伊朗胡齐斯坦省的官员。守门的 4 名英国警察打量了一番便让他们进去了。然而，几分钟后，他们掏出手枪扣押了使馆内 20 多名人质，并占领了整个使馆。他们向政府提出：必须释放 91 名同伙。

英国政府立即拟定“ 猎人 ” 行动计划，派特警积极开展营救工作。终于在 6 天后救出大部分人质，俘虏或杀死 5 名劫持犯。而特警队员却无一人伤亡，堪称世界反恐怖营救作战的一大奇迹。

眼皮底下的绑架

1980 年 4 月 30 日上午，英国特种空军部队队长罗斯上校正驾着他心爱的费拉里赛车从训练基地火速赶往家里。他不得不回家，因为昨天晚上妻子从家里打电话说：跟他在一起生活没意

思，干脆离婚算了！这已是罗斯上校第九次听到妻子说同样一句话了。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妻子讲话时不像过去那样的牢骚满腹、气势汹汹，而是语气十分平缓，仿佛是经过长时间的冷静思索才说出的。已经干了特警多年的罗斯上校自然能嗅出这其中的变化。于是一清早他便驾车火速往家里奔去。

正在赛车快到家门时，腰间的对讲机突然嘟嘟响起来：“请问是罗斯上校吗？刚才在肯辛顿区的伊朗驻英大使馆内，发生了一桩重大绑架人质案。总部命你马上赶赴现场指挥抢救工作！”打电话的是他的助手——新配给他的女警官伊丽莎上尉。罗斯上校一听，也顾不上妻子所讲的事情，掉转头便往出事现场驰去，心里则一遍又一遍地请求妻子再次原谅。

当他急匆匆赶到现场时，伊丽莎上尉立即迎了上来。两人一起向指挥现场工作的伦敦警察局长斯托贝尔走去。伊丽莎边走边走向他介绍情况：“今天上午8时左右，5名自称是伊朗胡齐斯坦省的人骗过4名守门的英国警卫，闯进了伊朗驻英大使馆。5分钟后，他们持枪占领了整个使馆大楼，并扣留了使馆内20多名人员作人质。现在这幢大楼已经被警察重重包围，但由于人质在对方手中，警察都不敢轻举妄动。总部特地叫我传达一个消息给你：撒切尔首相刚才打电话过来，要求一定要救出全部人质，严惩绑架凶犯。同时，首相亲自把这次营救人质行动定名为‘猎人’行动计划。由你全权负责执行这一营救计划。”

罗斯上校一边倾听一边打量着眼前的这座伊朗大使馆。这是一幢5层大楼，屋顶上有个大烟囱，并且每一层楼的两边都有圆形阳台。正当罗斯上校思考着如何突破进去时，斯托贝尔局长已挺着大肚皮迎了上来。他又向罗斯上校介绍了一些新情况：肯辛顿区一带伦敦警方历来投入人力最多，但5名不法之徒依然敢在警察的眼皮底下作案，足可见是一群训练有素、胆大包天的亡命

之徒；同时，这 5 个人所持的证件都是伊朗官方签发的，因而连 4 名英国警卫也都被骗过去了。现在已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可里面依然不见半点动静。

就在斯托贝尔仔细地向罗斯介绍情况的同时，二楼中间的一扇窗户突然开了，里面露出了两个脑袋。斯托贝尔一眼就认出了前面那张脸：伊朗驻英大使侯赛因·代伊，只是他的脑袋上有一支手枪正顶着，因而脸色惨白、大汗淋漓。至于后一张脸，斯托贝尔可没见过，那人脑袋上绑着一块阿拉伯人的白布头巾，眼睛射着寒光。下面围着的警察刚要举起枪来，立刻被罗斯上校制止了。只见头围白布的人大声向楼下喊道：“我是伊朗‘自由之光’组织的负责人托菲格。现在我们已控制了整个伊朗大使馆，并扣押了人质。我们要求你们英国佬立刻与伊朗政府联系，要他们必须同意胡齐斯坦省独立自主，并立即释放被关在该省监狱的 91 名阿拉伯族人。如果在 24 小时内还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我们就杀掉全部人质，并炸毁这座大楼！”

罗斯上校不愧见多识广，深知这群歹徒是什么都敢做出来的，但他更知道智取往往强于猛攻。那么又该如何智取呢？罗斯上校琢磨好半天，突然，一个新的念头跳入他的脑海：匪徒不是口口声声要伊朗政府释放 91 名阿拉伯人吗？看来他们要达到这一目标，是不会立即杀死人质的，因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拖住他们的手，手段就是：假装谈判！

枪口下的谈判

当使馆被占、人员被劫的消息传到伊朗政府部门的耳朵里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原来，就在一个月前，西北边境的胡齐斯坦省在一个名叫“自由之光”组织的操纵下宣布要脱离伊朗

政府独立自主，他们不仅控制了该省的政府大楼，而且还伙同该组织 200 多人组成一支“自由卫国军”，叫嚣着要与伊朗政府对立地干。然而伊朗政府可不是吃素的，他们在警告无效后，动用了 1000 多名警力，甚至还出动了炮兵和坦克部队，团团包围了省政府大楼。经过 3 个小时的枪战，“自由卫国军”作鸟兽散，除打死的 100 多人外，还有 91 名组织成员被俘。然而，在混战中也有六名匪徒乘乱溜走，并随即劫持一架飞机飞到了法国。

这伙劫机犯并不是像其他罪犯一样让飞机着陆在某个地点，他们而是在夜间进行跳伞降落。结果，飞行员被最后那名劫机犯打死，飞机不久便坠毁在法国西部的平原。

在跳机后，一名匪徒由于伞没及时打开而摔死在树林中，其余 5 人则在法国“消失了”。当时，由于法伊两国因为石油供应问题正在争吵，因而这件劫机案也没引起法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只是派了少数警察去丛林中搜索了一番，在找到一具尸体后便匆匆了事。他们给伊朗方面的答复是：几名劫持犯连同飞行员全部死于坠毁的飞机中，其中一人跳舱而逃也被活活摔死。伊朗政府信以为真，都不太在意。谁知这伙人现在竟溜到了英国，而且劫持了驻英伊朗大使馆的 20 多名伊朗办事人员。这可非同小可！很快，由伊朗政府派出的一个营救小组也匆匆赶到了英国伦敦，协助英国政府合力救出几十名人质。

然而，当伊朗方面的营救小组到达伦敦时，罗斯上校并不让他们在匪徒面前出现。原来，罗斯早就想好了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布置兵力的做法。他一方面通过使馆内的电话告诉劫匪头子托菲格：“我国政府外交部已拍电报给伊朗政府，向政府转达了你们的要求。请相信我们，这件事一定会妥善解决。出于人道主义立场，我们请你们不要杀害人质，尽早放出他们！”

罗斯上校的这番话果然奏效，24 小时过去了，匪徒们没有

杀害人质。而且，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托菲格答应在当天释放两名特殊人质：一名是已经怀孕 3 个月的伊朗妇女，另一名是有病的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

罗斯见匪徒并没有按他们所扬言的采取杀掉全部人质和炸毁使馆大楼的行动，反而放出了两名人质，心里暗暗高兴。于是一边叫人在大楼前拉起了高音喇叭，展开了心理攻势，另一方面又仔细观察地形，力争尽快布置突击行动。

第二天，托菲格进一步向英国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马上让周围 3 个阿拉伯使馆的大使出面调停，并赶紧派 1 架飞机把他们和人质送出英国，送到支持胡齐斯坦省独立自治的伊拉克境内。因为当时伊拉克对伊朗拒不履行双方于 1975 年签订的“阿尔及尔协议”十分不满，两伊战争爆发已迫在眉睫。而且，胡齐斯坦省的居民主要是阿拉伯人，他们从心理上更倾向于伊拉克，却对波斯人占主导的伊朗政府耿耿于怀。因此歹徒认为，只要他们到达了伊拉克，那么就会一切都自由。遗憾的是，他们这种想法虽然美妙，却是一厢情愿。几天后，罗斯上校便带领他的英国特种空军部队只花了 45 分钟便粉碎了他们的这场美梦。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这几个人要是真的能劫持人质飞到伊拉克，那么震惊世界的两伊战争决不会拖延到 1980 年 9 月 22 日，而会提前 4 个多月爆发，因为伊朗也一直想找个借口进攻伊拉克，只苦于没有机会。

英国政府在得知武装分子的这一企图后，为避免打草惊蛇，便施行了缓兵之计，他们一面让罗斯上校用电话告诉托菲格：“英国政府准备答应你们的要求，但还得需要同有关国家商议才能决定，希望你们能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又责令罗斯上校的特种空军部队立即准备行动。同时，撒切尔夫人亲自指示，特种部队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也将是给即将到

来的英国国庆的第一份贺礼。

撒切尔夫人之所以如此看重罗斯上校率领的这支近 900 人的特种空军部队，这完全得益于它过去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英国特种空军部队是英国政府用来专门对付恐怖活动的一支装备精良、素质过硬的特别部队，它的源头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种空军部队的前身是特别航空作战部队，成立于 1941 年 7 月。当时驻扎在埃及的英军中校曼斯托·斯大里格奉邱吉尔首相之命，从驻埃及的 2000 余名战士中挑出 60 名战士组成。当时，部队的主要任务是骚扰纳粹德国的后方，积极展开游击作战。在北非、地中海一带，他们常常在夜间以精锐兵力突袭港口、机场、物资弹药仓库和交通运输线等诸多目标，使德军时时处于惶惶不安的境地。

当时部队的训练条件十分艰苦，经常在大沙漠中展开实战演习。在长期的敌后游击战中，他们牢记“勇者必胜”的创军宗旨，以顽强的毅力、惊人的胆识投入战斗。不到一年时间，他们就创下了让英国人民欣慰的显赫战绩：炸毁纳粹德国空军飞机 250 架、杀死杀伤 1400 多名德军、毁掉 20 多个弹药仓库，使德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成员也发展壮大为 300 多人。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在一次空降突袭普兰尼加的战役中，由于判断方面的失误，空降时突然刮起了大风，使跳离机舱的突击队员无法正确判断降落地点，大部分落到山坡上的树林中。而这一片树林刚刚被德军修整过，到处是尖尖的枝干，为的就是防止特别航空战斗队的突然伞降空袭。结果，在这次伞降中，20 多名突击队员不是被锋利的树枝活活插死，就是因降落伞被刺穿而掉到地上摔死。经过这次突如其来的打击，斯大里格中校被停职反省。只不过 3 个月后，经过整顿与充实，这支部队又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各条战线上。

1945 年，特别航空战斗队在马来半岛进行丛林伞降作战时，一举挫败了坚守在那里的日军，接着又转战希腊，解放雅典。在诺曼底登陆战斗，他们更是充当先锋，屡建奇功。六七十年代以来，由于国际恐怖活动日益猖獗，英国政府又把这支队伍改组成特种反恐怖空军部队，训练基地设在伦敦西区的赫里福德。自改组以来，它一样创造了辉煌战绩：1977 年 5 月，特种部队协助荷兰当局成功地解救了一辆被劫列车；同年 10 月，又派出专家配合联邦德国警察袭击 1 架被劫到索马里的客机。而这一次他们在罗斯上校带领下，一定不会让首相失望，而会大显身手、再建奇功。

愚蠢残忍的匪徒

罗斯上校当然知道这次营救任务的艰巨性，今天面临的这群歹徒不仅武器先进，而且心狠手辣，他们手中掌握着的 20 多名人质更是他们取胜的本钱。一想到这里谈判工作的毫无结果，罗斯心中也不由烦躁起来。因为强绷着的弓时间久了会折断，敌人在毫无便宜可占时，极可能在这几天内杀害人质。一想到人质的生命所受的严重威胁，罗斯脑海里又浮现了 3 个月前发生在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另一幕。

那么，这一次营救伊朗人质的命运又会是如何呢？罗斯上校心里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但愿上帝保佑！

这一天，斯托贝尔局长又向罗斯提供了一些新情况：大部分人质都被关在大楼的 2 层和 3 层的房间里。同时，为了密切注视大楼内的动向，伦敦警察局还派直升机从大楼屋顶的烟囱里放进了高灵敏度的窃听器。这种先进的窃听装置可以通过传感器将大楼内的任何声响传到窃听车内。罗斯上校坐进车内，戴上耳机，

里面果然传来一阵阵叱骂声和哭喊声。看来，敌人已等得不耐烦了。

为了让自己的特种突击队员对使馆情况有更为深入的了解，罗斯做了个简易的使馆模型图，他决定从 900 多名突击队中再精心挑选出 30 名，分成 3 个小组，分别从正面与两侧进行突袭与营救工作。他要求每个队员对使馆内的每条通道、每扇窗，甚至每扇门的位置都要了如指掌，每个细节行动上都要求有两个以上的行动方案。与此同时，为了给突击队员们树立“勇者必胜”的信心，罗斯又列举了世界上各国特种部队在营救人质、消灭歹徒方面的许多成功范例，并且具体分析了夺取这次战斗胜利的许多有利条件。他这一番分析，令队员们大开眼界，个个信心十足，劲头倍增。

就在罗斯等人认真研究作战行动计划的同时，在使馆内部，托菲格也在为自己的 4 名手下打气：“大家不要太急，有这么多人质在我们手中，这就是最大的谈判本钱。如果这一次我们能顺利地飞到伊拉克，你们不但也会跟我一样升官发财，而且说不定还会成为胡齐斯坦共和国的第一批领导人呢。”他这一番话，一下子又激起了其他几名匪徒的兴趣：是呀，到那时，大家都可以安然地坐在官邸，吃香的喝辣的，谁还愿意到这鬼地方来冒险呢？

而在他们几个人的背后，是一大群蹲在墙角的伊朗使馆人员，他们被一根绳子围在一堆，谁也不敢动弹。看着这一群吓得瑟瑟发抖的人质，托菲格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然而，托菲格却怎么也没有料到，尽管他自以为把自己把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十分完美，但还是疏忽了两件重要的事情，这两件事足以断送掉他们 5 人美好的前程：

第一件事是，他们闯进使馆后，曾抓住了一名正在使馆内值

勤的英国警察洛克。托菲格亲自缴了他手上的那支 M—16 冲锋枪，甚至还没收了他的警棍和武装带。然而当时却没有对洛克进行彻底的贴身搜查，致使洛克秘密藏在紧身衣里的那支史密斯六四型大口径手枪安然无恙。而洛克本人也曾一度想用这支枪营救大家脱险，但又怕寡不敌众，反而会招致使馆人员的伤亡甚至自己赔上性命，便没有轻举妄动。

第二件事是，5 名恐怖分子对屋子里高灵敏度窃听器发出的嗡嗡声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开始，托菲格产生过怀疑，便询问几位被扣押的使馆人员。那些呆坐在地上的人似乎都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情况的异常：说不定正是外面的营救人员放入的某种探测器的声音吧。于是大家开始都没敢做声，在托菲格的一再逼问下，伊朗大使侯赛因·代伊主动站出来说：“是使馆内的发电机在运转——这该死的发电机，早就该淘汰换新了！”代伊刚一说完，其他的使馆人员也七嘴八舌地叫道：“是旧发电机的声音，对，对极了！”代伊的这番话果然有效，从此以后，托菲格每天都得忍受那台该死的“旧发电机”的嗡嗡噪音，直到最后的失败。

与外面的伦敦警察的电话谈判还在毫无进展地继续进行：他们既没有看到 3 名阿拉伯国家大使出来调停，更没有得到英国方面同意派飞机送他们一行去伊拉克的最后消息。在绑架案发生后的第 6 天，托菲格隐隐地预感到自己分明是被伦敦警察玩了一把，不由得恼羞成怒。5 月 5 日下午 7 时，托菲格在电话里对接电话的罗斯上校大喊：“老子的枪可不长眼睛！限你们 5 分钟内准备一辆大卡车开到使馆门口来，否则，每隔一小时我们便杀死一名人质，直到最后一个！”

他们这么快就要离开，怎么办？罗斯上校猛然一惊：看来歹徒是真的要杀人质了！于是他一面命令手下的特种突击队立即准

备去执行“猎人行动计划”，一面又对着电话大喊：“5分钟太短了！30分钟，30分钟怎么样？”对方沉吟了一会儿，又毫不犹豫地打断了罗斯上校的话：“不行！最多10分钟！如果10分钟后还没有卡车开到门口，第一个人质就会命赴黄泉，你们就等着收尸吧！”然后只听见“啪”的一声，对方的电话挂断了。

事情已刻不容缓！罗斯上校立即对站在旁边的助手伊丽莎大喊：“快！快！赶快去弄一辆大卡车开到使馆门口来！越快越好！”但是，在繁华的肯辛顿区，又哪有匪徒所需要的那种大卡车呢？伊丽莎毕竟经验欠缺了些，她立即乘罗斯上校的费拉里赛车飞速向离使馆最近的一家运输公司跑去。刚开了两分钟，突然前面出现了一辆歹徒们需要的大卡车！伊丽莎急忙刹车，跳下来便向司机挥手。卡车司机一见有位漂亮女警官朝自己挥手，自然喜滋滋地停下车来，刚要搭讪，被女警察扭到车厢后去了。这一下轮到伊丽莎傻眼了：车上装满了钢材！这怎么行！伊丽莎一想到歹徒要的可是辆空卡车，于是又急匆匆驾驶费拉里车向运输公司奔去，留下那名卡车司机张大嘴巴怔在那里：这漂亮妞好大的脾气！

3分钟过去了，伊丽莎终于在运输公司找到了一辆空卡车，于是立即跃上卡车，驾车飞速向伊朗大使馆奔去……

就在伊丽莎去找卡车的同时，使馆内，5名恐怖分子正杀气腾腾地挥舞着手枪，对着面色苍白的人质大声吼道：“谁愿意第一个去送死？”

回答他的是死一般的沉默。托菲格一见没有反应，便随手从一名伊朗妇女怀里提起一位七八岁的男孩子，丢给旁边一名匪徒：“既然没人敢替同伴死，先从他开始吧！”那名妇女一见歹徒竟要杀死自己的孩子，便不顾一切地站起来：“让我去死吧！”

“妈妈——”孩子的哭声响彻了整个使馆。托菲格一见这情

景，似乎也动了点恻隐之心，便大声对其余的人质问道：“谁愿意代这位孩子去送死？”

“我——”托菲格话音刚落，从人群堆里站出一位高个子青年，他就是伊朗使馆的新闻译员阿巴斯·拉巴萨尼，今年25岁，已在使馆工作3年，是这位妇女的好朋友。

年轻人勇敢的献身精神颇令托菲格吃惊。是呀，危难之中才见英雄本色。即便在枪口下，也有征服不了的俘虏。“你可以粉碎他，却永远也打不败他！”托菲格突然想到了一位美国作家的话。

拉巴萨尼当场向真主作了祈祷，写下了一份短短的遗嘱，然后吻别了那名妇女和孩子，挥手向大家作最后的告别，便平静地走下二楼。

此刻，伊丽莎正疯狂地驾着那辆大卡车飞驰而来。她做梦也没想到，卡车的车速竟那么慢，费拉里车5分钟的路程，卡车加足马力也起码要8分钟。当伊丽莎驶到使馆所在的公路时，离目的地还有500多米，而时间却到了7点13分，300米，200米，100米，就在车子接近使馆的那一刹那，里面传来了两声清脆的枪声！

完了！伊丽莎猛地一踩刹车，伏在方向盘上大哭起来。

罗斯上校正在布置最后的行动，听到枪响，竟也怔怔地呆在了那里，他没想到歹徒真的会那么残忍！半晌，才从牙缝中吐出4个字：“进攻开始！”

只见一队队特种突击队员头戴防毒面具，身着黑色防弹背心、手套和皮靴，有的从半空中的直升机上垂吊下来；有的从大使馆的地下室钻了进去；有的正在拆除侧面的墙壁。

罗斯亲自带一个小组从侧面迅速攀上二楼的阳台，贴着墙移向一扇正打开着的窗户。7时18分，一场大规模营救人质的

“猎人行动”正式拉开了帷幕。

威震匪徒的英雄

在使馆二楼，扣押着十几名人质，而在三楼则扣押着4名妇女。由于看守他们的武装分子与人质混在一起不易进攻，因而罗斯他们决定首先用“晕眩手榴弹”震住敌人。这是一种没有杀伤力，但爆炸后几秒内便可使半径10米之内的人员完全丧失视力和听力的特种弹。当所有的队员在两分钟内都到达各自的位置后，罗斯一按腰间的命令控制装置，每个队员腰间都感受到了一种剧烈的震动——这是进攻信号！只听见轰隆几声巨响，二楼与三楼内丢进的数颗“晕眩手榴弹”都带着刺眼的强光爆炸开来。

顿时这二层楼内浓烟滚滚。伸手不见五指。二楼的4名匪徒与三楼的1名匪徒却似乎早就有所准备，只见他们几个人在炸弹爆炸的那一刹立即向墙角扑去，躲开了刺眼的强光。同时，他们又纷纷把头上的白布头巾拉下来捂住脸。

就在炸弹炸响后几秒钟内，罗斯上校和战友们借助烟幕的掩护，一下子从窗外跳到了房里，仔细地寻找着他们所要袭击的目标。

当一名特种突击队员顺着绳子从五楼滑到三楼楼梯口的窗外时，脚还没碰到窗台，便被在楼梯口警戒的1名恐怖分子发觉了，他随即举起冲锋枪（从洛克手中夺来的）向该队员射击。就在他要扣扳机的关键时刻，侧面飞来一颗子弹，正中这名歹徒的扣扳机的左手臂。与此同时，窗外那名特种突击队员已打破窗玻璃冲了进来，一颗子弹便将该歹徒打成了马蜂窝状。

这颗子弹是由谁射出的呢？不是别人，正是歹徒手中冲锋枪的主人洛克。原来，洛克在看到一名人质被杀以后，知道特种空

军部队进攻时刻已到了，于是便悄悄盯上这名持冲锋枪的歹徒，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开枪救了那名特种突击队员。

守在二楼房门口的武装分子勒巴德在躲开手榴弹的爆炸威力后，立即向旁边的电报房逃去，同时一梭子弹射向躲在里面的几名人质，正面的一位从未和武器打过交道的文职官员克卜拉身中数弹，倒在了血泊中，而其他几名人质因躲在克卜拉身后而没有受伤。当勒巴德正准备瞄准其他人质开枪时，罗斯已出现在他的背后，用枪托狠狠一击，只见勒巴德便一声不吭地倒在克卜拉身旁。

与此同时，在大门外，第3突击小组也展开了行动。他们用强力炸药炸开使馆的大门，迅速冲向二楼。在楼下，他们首先看到的是拉巴萨尼的尸体，这更激起了特种突击队员的怒火，发誓要为这名青年报仇。

突击队员分别从三楼、二楼与一楼三面同时进攻，令其余的3名歹徒招架无力。除托菲格外，其余两名恐怖分子慌忙把头上显示阿拉伯民族特点的头巾一扯，便想混入人质堆里，再伺机逃跑。

“谁是恐怖分子，立即站出来！我们会宽待你们！”罗斯上校手持冲锋枪站在门口，尽量把口气放得平和一点。

早就对恐怖分子恨得咬牙切齿的伊朗人质们怒目圆瞪，逼视着歹徒。

这时，一名武装分子惊惧地退出人质圈，背对着罗斯，双手放在脑后，装成接受搜查的样子。罗斯知道其中有诈，便向手下递了个眼色，自己假装去搜该名歹徒的武器。

就在这时，人质堆里一名长着童子脸的歹徒一跃而起，扑向罗斯上校，要夺他的冲锋枪。与此同时，背对着罗斯的那名歹徒也猛地从脖子上的衣领处掏出手枪。就在这个时候，响起了两下

枪声。几乎在同时，罗斯和他的一名手下扣动了扳机，那名从衣领内掏枪的歹徒被罗斯打得脑浆四溅，另一名歹徒则被突击队员打中了腹部，瘫软在地。

使馆内的枪战至此平息。那么，匪首托菲格又哪里去了呢？

原来，就在特种突击队员进攻的那一刻，托菲格知道情形不妙，赶紧一脚踹开窗户，从二楼跳了下去。然而，他刚站稳还未迈开几步，斜刺里便冲出一个人，一个扫膛腿把他摔了个狗啃泥——

“不许动！”一个女声从上面传过来，托菲格内心一震，抬头看时，不由得心一紧：迎面的正是伊丽莎那张因为极度愤怒而变得可怕的脸，同时，一支乌黑的手枪正指着她光光的脑袋。

晚上8时3分，持续45分钟的“猎人行动计划”胜利结束了。5名恐怖分子，3名被击毙，1名负重伤，1名被生擒。而人质中，有两人丧生，1人负伤，其余安然无恙。突击队员和警察则无一人伤亡。

当拉巴萨尼的尸体从使馆内被抬出来时，那名中年妇女伏在他尸体上嚎啕大哭。站在一旁的伊丽莎警官也流下了难过的泪水。“要是自己早赶到1分钟，这名年轻人就不会被杀害了。”伊丽莎心里特别后悔，当初怎么不把那辆装满货物的卡车开过来骗一下歹徒呢！

这时，一双大手扶在了她的肩上，他抬头一看，是罗斯上校！伊丽莎再也忍不住悲伤，伏在上校怀里大哭起来……

夜幕已降临。罗斯忽然想到了自己的妻子，一个星期都未接到妻子的电话，莫非她真的要离开他了？想到这儿，上校不由得叹了口气，扶着伊丽莎向总部走去。

“ 斯芬克司 ” 行动

——以色列摧毁伊拉克核反应堆

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历来以最能做出惊人之举而闻名世界。在它面前，老牌的美国中情局、苏联克格勃、英国 MI5 有时甚至也相形失色。最近，定居于加拿大的前以色列特工奥斯特罗夫斯基在一本名为《欺诈取胜》的书中将“摩萨德”隐情一一曝光，第一次将“摩萨德”的内幕昭之于众。该书出版后，以色列总理立刻亲自出马在报纸上公开宣称：该书所载“全是谎言”，并要求加拿大禁止出版。愈是如此，人们愈是相信书的真实性。其中，最让人叹服的便是“斯芬克司”行动——以色列炸毁伊拉克核工厂事件。

放长线钓大鱼

一出门，特斯本·哈利姆便被眼前这位美丽的女郎吸引住了：这是位多情可爱的金发女郎，她喜欢穿紧身裤和低胸上衣，又暴露得恰到好处，足以引起男人们的非分之想。

一连几个星期以来，每天她都出现在他经常等车的公共汽车站——巴黎南郊的维勒伊夫。由于只有两条公共汽车线路使用这个站，而通常又只有几个乘客在这里等车，所以每一次都不可能看不见她。

这是1978年8月，性感女郎的乘车路线和他的一样，好像从不改变。当哈利姆到来，赶他要乘坐的车时，她也正好在那里。过一会，一位肤色白皙、穿着花哨的男士就会驾驶一辆红色的费拉里跑车，风驰电掣而来，然后载上这位金发女郎匆匆离去，他俩到底去哪一个地方，只有天知道。

这位哈利姆先生是伊拉克人。他惟一常去的地方就是他寓所附近的这个公共汽车站和圣拉扎尔地铁站。哈利姆从这个地铁站乘车去巴黎北郊的萨塞勒。他此时正在那里搞一项绝密工程的计划。这项计划与伊拉克要建造的原子反应堆有关。

不过有一天，费拉里跑车没到，金发女郎的公共汽车却来了。这个女人沿街瞅了瞅，没见到那辆跑车，耸耸肩就上了公共汽车。而更让哈利姆沮丧的是，哈利姆要乘坐的那趟，因为一个小“事故”——一辆标致牌小轿车从它前面横开出来——临时堵在了两个街区外。哈利姆当然更不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事先精心设计好的圈套。

过了一会，那辆费拉里到了，开车的人四周寻找那位女郎。哈利姆见对方那急急忙忙的样子，便主动上前用法语向他喊：“她已经坐公共汽车走了。”这名司机却显出一脸的疑惑，显然听不懂他说的什么。哈利姆于是用英语给他重说了一遍。

在明白了女郎已走的经过后，司机友好地询问哈利姆去哪里。哈利姆告诉他，自己要去圣拉扎尔地铁站。那个开车的说他也朝那边去，愿意载他一程。哈利姆犹豫片刻，觉得也没什么不可以，于是跳上了车。

——鱼儿已经咬钩了！“斯芬克司”行动第一步宣告完成。摩萨德放下的长线，就要钓到一条大鱼了。

以色列设下连环计

“斯芬克司”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尽快弄到伊拉克核工厂的有关资料，然后再派飞机偷偷飞越敌国领空，一举炸毁它。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事情还要从 1973 年能源危机后说起。当时法国签署了一项供应伊拉克（法国的第二大石油供应国）一座 700 兆瓦商业用核研究反应堆的协议。从此，作为伊拉克最大敌人的以色列就对伊拉克这一项工程十分关心。

出于种种考虑，伊拉克始终坚持核研究中心是按和平目的设计的，是为巴格达提供能源的。但以色列却有相当根据担心：这座工厂会用于制造原子弹，专门用来对付犹太人的。

当时，法国已经同意为两座反应堆提供浓度为 93% 的浓缩铀，这些浓缩铀由法国皮艾尔拉特军用浓缩铀工厂生产。按照协议，法国要卖给伊拉克 4 批核燃料，总共 4.5 公斤浓缩铀，足够制造四件核武器。但是后来，法国方面在国际舆论压力之下，单方面改变了主意，决定用一种浓度较低被称作“焦糖”的核燃料代替浓缩铀，这是一种能生产原子能、但不能制造原子弹的物质。对此，伊拉克方面当然态度强硬地拒绝了，它坚持说，成交就是成交，决不容更改。

于是，伊拉克到 70 年代后期将能生产原子弹这一事实，促使以色列军事情报机关给当时“摩萨德”首脑维·扎米尔将军一份列为绝密的备忘录。

之后不久，“摩萨德”驻巴黎情报站便首先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于是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奇怪的一幕。

原来，巴黎也有犹太人志愿组织“桑亚明”，其成员都来自各行各业。其中，一个化名雅克·马塞勒的以色列人当时在萨塞

勒的核工厂人事部门工作。“摩萨德”要求他立即提供一份在核工厂的所有伊拉克人员的名单。

很快，这些名单被编成了代码，并立即通过计算机送到特拉维夫的巴黎组。这些名字和职务在巴黎组译出后，就送到“摩萨德”研究部门。但起初让以色列方面伤透脑筋的是，由于在萨塞勒的伊拉克人员都是科学家，过去以色列方面又从来没有将他们列为危险人物，所以“摩萨德”没有关于他们的档案。最后“摩萨德”决定迅速找到最容易突破的目标。就这样，哈利姆就碰巧被发现了。

这件事现在看来还真够幸运。因为当时选中哈利姆，只是因为他是惟一在以色列情报部那里留有家庭地址的伊拉克科学家。经过调查以色列方面还得知：哈利姆结了婚，但是没有孩子。在当时，一个42岁的伊拉克人没有孩子是很罕见的，显而易见，这绝不是正常、幸福婚姻的标志。

经过一番对比研究，进攻目标终于定下来了。现在，下一个问题是怎样“招募”他。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摩萨德”专门派了两个小组：第一组要搞清楚他是否被伊拉克或法国监视；第二组要闯入他家里进行检查，安装窃听器。

有意思的是，当时“摩萨德”只是掌握了哈利姆的姓名和住址，连哈利姆的相片都没有一张，更无法肯定他一定会有用。于是，“摩萨德”决定试探一番再说。

他们展开第一次真正的接触是在本故事开始两天后的事。这天，一个楚楚动人、自称叫雅克琳的年轻女人敲开了哈利姆家的门。她正是文章开头出现的那名美女。她来此的任务是认识哈利姆的妻子萨米拉，了解他们家庭关系状况。

为了隐蔽起见，她装成推销香水的，“摩萨德”特地给了她一大批高级香水。她带上一只小箱子和印好的订购单，在这幢三

楼层的公寓里挨家挨户推销香水，以免引起怀疑。

在敲开哈立姆家的大门后，他本人并不在家，他妻子萨米拉对送上门的这些香水非常感兴趣。这不奇怪，因为它们的价格比零售商店便宜得多，而且只要求顾客预付一半价钱，同时，在收到订单时会马上得到一份免费的精美礼品。

更妙的是，萨米拉竟主动邀请“雅克琳”进屋，在闲聊之中，萨米拉开始大谈特谈家庭的不幸，她不停地向“雅克琳”倾诉心声，说她如何不幸福，她丈夫如何没有上进心，她如何来自一个富裕家庭……最后，她还特地提到，再过两个星期她就要回伊拉克，因为她母亲到时要动一个大手术。这样，家中只留下她丈夫一个人。

“雅克琳”对萨米拉的遭遇似乎非常同情，并且心中暗自高兴：因为她原来的任务只是辨认这个女人，没想到事情刚开始就有了如此的突破。

第一步已经成功地迈出去了，下一个任务就是把这个女人带出公寓两次，以便安装窃听器。

早在上一次推销香水时，萨米拉就抱怨过：附近找不到一个好的理发师染发。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两天后，雅克琳带来香水，并且向萨米拉介绍了自己经常光顾的一家理发店：“我和店主安德列谈到了你，他说他很愿意给你染发。要去两次，他这个人就是名堂特别多。但是我愿意陪你去。”这几天一直处于空虚寂寞中的萨米拉当时高兴得跳了起来。

作为萨米拉买香水的特别礼品，雅克琳带来一个别致的钥匙包，上面镶嵌着一些小巧的扣环。她装着认真的样子对萨米拉说：“把你的钥匙给我，我给你看怎样用这些钥匙扣。”

而就在萨米拉递给雅克琳钥匙的同时，雅克琳敏捷地把钥匙悄悄塞进一个有铰链的小盒。这个仅五厘米大的小盒，外面包得

像是另外一件礼品，其实里面是撒上滑石粉的橡皮泥。当钥匙塞进去，橡皮泥上留下了清晰的钥匙印。就这样，以色列特工先是配好哈立姆家的钥匙，接着又趁萨米拉外出之际悄悄装好了窃听器。这一切行动都十分成功，未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于是，通过窃听器，以色列特工人员知道了萨米拉飞回伊拉克的准确时间，但是原先希望雅克琳能通过萨米拉接近哈立姆的打算却落空了。因为在第二次作头发后，萨米拉不愿意和雅克琳再来往了，因为那一次在等车的时候，萨米拉正好碰上雅克琳与自己的丈夫乘坐在同一辆费拉里车上。“我看出你怎么盯着那个姑娘的。”在窃听器中，萨米拉对哈立姆说，“别认为我不在你就可以打什么主意，我可知道你那份德性。”

计划正一步一步地实现

第一次在费拉里跑车里，哈立姆关于他的工作怎么也没透露。他倒是提到他妻子离开了，同时，那名自称是杜诺万的司机（实际上是以色列特工）还了解到，哈立姆喜欢佳肴，但不饮美酒，因为他是穆斯林。

但当哈立姆关心地询问对方情况时，杜诺万则对自己的职业含糊其辞，说他是搞国际贸易的，他邀请哈立姆方便时去他的乡间别墅，或者同他一起吃餐晚饭。

后来，当萨米拉动身回伊拉克以后，杜诺万经常接哈立姆，两人关系十分亲密。由于萨米拉回去了，哈立姆的生活也变得更加无聊。一天，他给杜诺万打电话，说他想出去散散心，于是杜诺万请他在一家有歌舞的高级餐厅一起吃晚饭。

以前在妻子严加管束下滴酒不沾的哈立姆这时也喝酒了。在晚上促膝长谈中，杜诺万给他详细讲了他正在作一笔生意：把旧

集装箱卖给一些非洲国家作住房用，哈利姆觉得这一切十分新鲜，因而也听得津津有味。

“ 这些国家简直糟糕透了。他们在这些集装箱上开些洞当门窗，就住在里面。我在土伦有些集装箱的线索，简直可以不花什么钱就能买到。我打算这个周末去那里。干吗不和我一起去一趟呢？”

“ 我怕妨碍你，” 哈利姆谦虚地说，“ 我可对做生意一窍不通。”

可别这么说，如果你愿意赏脸，咱们一起去不更好吗？因为路程很长，我很乐意有个伴。我们呆到星期天就回来。”

目的地到达后，杜诺万和卖集装箱的商人讨价还价。哈利姆注意到被起重机吊在半空的集装箱箱底生锈了（全都是这样的，正是希望哈利姆注意到）。哈利姆悄悄把杜诺万拉到一边，告诉他这个情况。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杜诺万给了哈利姆 1000 美元现金，并再三向哈利姆致以谢意：“ 你发现那些生锈地方，给我省了一大笔钱，比这 1000 块钱多得多。”

此时，哈利姆第一次开始认识到，他所结识的朋友不仅让他玩得痛快，还能使他赚钱。而对于“ 摩萨德 ” 来说，他们认为：金钱、女色和某种心里动机，这些因素配合起来运用，就几乎什么都能买到。现在，这个人就上钩了。

接下来，杜诺万邀请这个伊拉克人去圣多米尼克大街布尔邦酒店的豪华套间，并特意召来了哈利姆一直钟情的雅克琳。要了晚餐以后，杜诺万告诉他的客人，他有急事要出去。“ 我很抱歉 ”，他说。“ 你俩玩个痛快吧，我会和你联系的。”

于是哈利姆在酒醉后受不了雅克琳的引诱，同她欢度良宵，但整个过程都被偷拍了下来。这倒不是为了讹诈，而是为了知道

更多的事情。一位以色列心理学家已经详细分析了有关哈立姆的报告，以便找到接近这个人的最有效途径。一位核物理学家也正待命，以便需要时参与此事。的确，没过多久，就用到他们了。

两天后，杜诺万又匆匆赶回来了。哈立姆喝着咖啡，很明显看出他朋友有什么心事。

“我从一家德国公司接到一笔赚大钱的买卖，是一批输送医疗用放射物质的特殊气压输送管。”杜诺万煞有其事地说“这笔买卖需要很多技术知识，可以赚大钱，可我对这玩意一窍不通，他们给我推荐了一个英国科学家，他同意检查这些管子。问题是他要钱太多了，再说，我还没有把握能不能信任他。”

“也许我可以帮忙，”哈立姆当时未等杜诺万提出请求，便一口应承下来，令对方高兴不已。

“谢谢你的好意，可我需要的是核放射方面的科学家检验这些管子。”

“我就是科学家，”哈立姆说。

杜诺万装出十分惊讶的样子：“我不明白，我原来以为你只是个普通职员。”

“原先我不得不这样跟你说。其实，我是伊拉克派来搞一项特殊工程的科学家。我肯定能帮你忙。”

终于搞到手了！但是杜诺万不能让自己的兴奋表露出来，他得保持冷静。

“嗯，我打算这个周末在阿姆斯特丹办公室和这帮家伙见面。我得先走一两天，星期六早上我派我的飞机来接你，怎么样？”哈立姆表示同意。

“你放心，”杜诺万说。“如果这批东西没问题，可以赚一大笔钱。”

杜诺万的飞机是一架里尔喷气机，是专为此事从以色列飞来

的，临时涂上了杜诺万公司标志。至于阿姆斯特丹的办公室，则是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的。

当哈利姆到达阿姆斯特丹时，已经有一辆豪华轿车在机场等着，径直把他送到办公室，其他人已经在那里了。那两个商人，一个是“摩萨德”特工，一个是以色列核物理学家，拿的都是德国护照。

经过初步洽谈，杜诺万和那个特工离开房间，假装商谈财务方面的细节，把两位科学家留下讨论技术问题。由于有共同的兴趣与专业，这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知己。以色列科学家问哈利姆对核工业怎么这样熟悉，哈利姆想都没想，便把自己的工作告诉了他。

吃晚饭时，杜诺万借口有事不能出席。其他两名以色列人向哈利姆介绍了他们的一个计划——他们一直在设法把核电站卖给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当然是用于和平目的。

“如果您愿意提供一座核工厂的方案，便可以作出一个非常好的原型。”“摩萨德”的人说，“如果你还能提供一些具体资料，我们一定能一起发一大笔财。但是这件事必须保密，不能让杜诺万知道，否则，他也会要一份。”

“嗯，这我可定不下来，”哈利姆说。“杜诺万一直对我很好，而且这事会不会有危险？”

“不会有危险，”“摩萨德”商人一口保证说。“我们只用来当个原型。决不会用于其他军事目的。我们会给你优厚报酬，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的。”

终于，哈利姆被正式召募了下来。答应给他的那一大笔钱，是他前所未闻的。他也像许多被召募者一样，自己甚至还没有察觉到，便已经为以色列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天，杜诺万又给了哈利姆 8000 美金，酬谢他在输送管

生意上的帮忙。接着，在一顿丰盛的午餐和一个妓女取乐庆祝后，这个快乐的伊拉克人又乘坐那架私人喷气机回到巴黎。

到这一步，就要杜诺万完全退出，以免哈立姆因为对他隐瞒而感到不安。于是杜诺万说他在伦敦有笔生意要作，并留下一个伦敦电话号码。他暂时不再露面了。

两天后，哈立姆匆匆和他生意上的新伙伴在巴黎会面。这两人对哈立姆说，为了能使核电站原型更趋于科学与精致，他们要伊拉克核工厂的规划图、所在位置与容量的详细资料，以及建设工程的精确时间表。

果然没有令以色列人失望，哈立姆满足这些要求没有什么明显问题，这两个以色列人教他用一种“纸印纸”复印。这是一种特殊的纸，只要放在要复印的文件上面，几个小时后原件影像就印到这张纸上了。但这张纸看上去还是和普通纸一样，没半点特殊印记，只有经过处理，才能显出所复印文件的影像。

而每次提供资料后，他们都付给哈立姆相当可观的报酬。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伊拉克人开始出现了所谓“间谍反应症”：态度忽热忽冷，体温也升高，坐立不安。

怎么办？哈立姆能想到的惟一办法是给他的朋友杜诺万打电话。他会有办法的，他认识一些高官，肯定也知道该怎么应付这一切变故。但哈立姆根本未想到他们竟是一伙的。

当杜诺万回电话时，哈立姆带着哭腔恳求他说：“你得拉我一把。我有些麻烦，不能在电话上谈。我需要你的帮忙。”

“朋友就是为了帮忙的嘛。”杜诺万让他放心，说他过两天就从伦敦飞来，在苏菲特勒一个秘密地点和他见面。

“我上当了！”哈立姆哭着说。他将他在阿姆斯特丹和德国公司的“秘密”交易全盘托出。“我很抱歉。你一直对我很好，我却被金钱蒙住了眼。我妻子总是要我多赚钱，要我混得好些。

我瞧这是个机会。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真的，我需要你的帮助。”

杜诺万对整件事表现出一种大将风度。装出毫不计较的样子。他对哈利姆说：“这只是生意。”但他又接着吓唬对方道，根据他的调查，发现这两个德国“商人”可能实际上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令哈利姆顿时目瞪口呆。他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切资料都给了他们。”这句话真使得杜诺万乐不可支。他安慰哈利姆说：“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可以想想办法，我认识一些要人。”

那天晚上，杜诺万陪哈利姆出去吃晚饭。后来，杜诺万又给他找来一个妓女。“她会使你镇静下来的。”他笑着说。

在接下来的任务布置中，“摩萨德”决定要杜诺万回到哈利姆那里，并告诉他这的确是美国中情局的行动。

“伊拉克人会吊死我的。”哈利姆在明白了真相后哭着说。

“不会，他们不会的，”杜诺万说。“这和为以色列人干不一样。还没有那么糟。更何况你做得十分隐蔽，又有谁知道你呢？我和他们作成一笔交易。他们至多再要一条情报，以后就不再找你。”

“什么？我还能给他们干什么？”

“嗯，我一窍不通；不过，我想你是懂的，”杜诺万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哦，就是这个，很简单。他们只想知道，如果法国人提出用什么焦糖代替那些浓缩的玩意，伊拉克会有什么反应？告诉他们这个，他们就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哈利姆咬了咬牙，终于告诉对方：伊拉克要的是浓缩铀，同时一位物理学家雅夏·埃尔·麦沙德过几天就会来检查工作，并且代表伊拉克对这些事情作出决定。

“你会和他见面吗？”杜诺万急切地问。

“当然。他会和我们从事这项计划的所有人见面。”

“那就好了。你也许能得到这个情报，以后就再没有麻烦了。”

哈利姆如释重负，立即提出要走。原来，他现在有钱了，一直包了一个美丽的法国妓女。

当天深夜 12 点，哈利姆打电话告诉杜诺万，他从麦沙德那里什么也没搞到。为了减轻哈利姆思想上的压力，杜诺万一再声明，杜诺万说：如果哈利姆能搞到从萨塞勒工厂发货到伊拉克的时间表，中情局就会满意了。

就在哈利姆想方设法满足上述要求的同时，“摩萨德”已经从在法国政府财政部门工作的一个特务那里知道，伊拉克不接受用“焦糖”代替浓缩铀。但是麦沙德作为整个计划的负责人，可能成为有价值的新的招募对象。只是要有办法接近他。

几个星期后，萨米拉从伊拉克回来了，她惊讶发现哈利姆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突然变得很浪漫，而且还开始带她上饭馆。他说是升了级，长了工资。

但哈利姆虽然是个出色的科学家，但在处世上却不精明。他妻子回来不久的一个晚上，经不起妻子的一再盘问，便将结识杜诺万及与中情局有麻烦的事告诉了她。萨米拉听后便感到事情不妙，火气也一下子上来了。她向哈利姆大声嚷嚷说，他们可能是以色列保安部门的，而不是中情局的！“你想想，美国人为什么会关心这件事？”她嚷着说。“除了以色列人和我这个傻姑娘外，还有谁肯自找麻烦和你这个傻子谈话？”她毕竟并不傻。

1979 年 4 月 5 日，两辆卡车载着法国达索特·布列格工厂为“幻影”战斗机制造的发动机，驶往土伦附近一个城镇的一个装有各种重要物资的飞机库。在中途，另一辆卡车紧紧跟上了这两辆车，前面的司机竟完全没有在意。

原来，根据哈立姆提供的情报，以色列搞了个现代木马计。在这第三辆卡车上载有一个金属大货箱，里面藏着 5 个破坏核部件的工兵和一个核物理学家。这辆车将冒充运货车辆混进机场保安区。

同以色列人事先设想的一模一样：警卫只是挥挥手就让车队通过。后面车上的这位核物理学家是专程从以色列飞来的，他的任务是要精确确定，应该把炸药放在仓库中核反应堆堆芯的什么地方才能取得最大的破坏效果。

就在飞机仓库里，也发生了这样一件不令人注意的小事：值班警卫中有一个才刚来工作几天。他的证明文件无可挑剔，谁也没有怀疑他会偷仓库的钥匙，在这个仓库里正存放着要发往伊拉克的设备，它们过几天就要起运了。

当到达目的地之后，根据物理学家的建议，以色列爆破队放了 5 包塑料炸药，都放在了要害部位。

与此同时，那些警卫人员都站在仓库大门口。他们的注意力突然被外面街上的吵吵嚷嚷所吸引：一个年轻漂亮的妇女被一辆轿车碰了一下。她伤得并不重，但是她却在尖声叫嚷，用粗言秽语大骂那个吓得不知所措的司机。

这时，又有一群人围过来看热闹，其中就有那几个破坏队员。他们当中一个人趁警卫不注意悄悄地起爆了引爆装置。

当警卫人员听到后面沉闷的爆炸声，立即冲向被爆炸的飞机库。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这时候，引起“事故”的那辆轿车开走了；那个受伤的女人和那些爆破队员也都悄悄地沿着不同的小街散开了，他们在这方面可都受过良好训练。

后来的事实也表明：这次任务完成得十分成功，炸毁了反应堆部件的 60%，造成了 2300 万美元的损失，使伊拉克的核计划受到严重挫折。当然，这只是以色列方面整个行动的前一半，还

有另一半任务没有完成呢，因为还有 40% 反应堆部件仍将运至伊拉克。

爆炸发生后不久，法国一个神秘的环境保护组织声称这次爆炸是他们干的，但法国警察当局排除了这一说法，因为现场的种种迹象表明，如此准确、精细的行动绝非一般组织干得出来，其中一定还有大阴谋。警察当局对这一破坏事件的调查，采取了新闻封锁，使得报纸对谁是破坏者作出各种各样的猜测。例如《法兰西晚报》说，警察怀疑是“极左分子”干的；而《晨报》说是受雇于利比亚的巴勒斯坦人干的；《观点》周刊则将矛头指向伊朗极端恐怖分子。

当然，也有些报章指控“摩萨德”，但是以色列政府一名官员当即就申明说：这一指控是“反犹太主义。”

惨案远没结束

哈利姆和萨米拉过了午夜很晚才回到家，他们是在一家饭馆悠闲地吃了一顿晚餐后回来的。拧开收音机，哈利姆像往常一样，希望睡前听听音乐，轻松一下。但他一打开收音机，听到的竟是爆炸消息时，哈利姆吓呆了，手中的茶杯砰然落在了地上。

“你怎么啦？”萨米拉嚷嚷道。“你疯了？”

“他们把反应堆给炸了！”他喊道，“他们竟把它给炸了！现在，他们也要把我炸了！”

他顾不上三思，急忙打电话给杜诺万，不到一个小时，他的朋友回电话了。“别干傻事，”杜诺万说。“镇静！没有人能够把你和这件事联系起来。明天晚上到老地方见我。”

当哈利姆来见杜诺万时，仍然心神不定。看得出来，他没有睡觉，也没有刮脸，面色很难看。

“现在伊拉克人要吊死我了，”他哭着说。“他们会把我交给法国人，他们会处死我。”

“你根本不用担心，这事和你无关。”杜诺万说。

“这太可怕了。这背后可能是以色列人吗？萨米拉一口咬定是他们。有这个可能吗？”

“得了，老兄，你在胡说些什么？我打交道的这些人决不会干这种事。有可能是其他国家的一些工业间谍干的。”

哈利姆最后沮丧地说他要回伊拉克去，并说他妻子也想回去，而且他在巴黎工作时间也够长了。

而杜诺万为了排除哈利姆有以色列参与的这种想法，极力向他兜售工业间谍的说法，并且对他说，如果他真想过新的生活，他可以帮助去接触以色列。

“他们会给你报酬，他们会给你新的身份和保护你。他们会乐于知道你关于这个工厂所知道的一切。”

“不，我不能，”哈利姆说。“我不和他们搞在一起，我要回家。”这一次杜诺万彻底失算了，哈利姆这一次真的回去了。

哈利姆一走，以色列特工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说服麦沙德身上，麦沙德这位埃及物理学家是少数几个在核电站方面有权威的阿拉伯科学家之一。以他的才干和他与伊拉克军方高层及政府当局的密切关系，“摩萨德”当然希望能招募他。因为尽管有哈利姆，但还有些关键问题没搞清楚。

1980年6月7日，麦沙德又来到巴黎，这次是宣布这笔交易的几项最后决定。在参观萨塞勒工厂时，他告诉法国科学家：“我们正在改变阿拉伯世界历史的面貌。”言外之意便是：一旦伊拉克生产出核武器，首先就要把死对头以色列踏平。这正是以色列所担心的。以色列人截收了法国人的电传文件，其中详细安排了麦沙德的行程及住宿地点，这就使得容易事先在他房间里安

装窃听器了。

6 天后的一个晚上，风雨交加，麦沙德乘坐电梯回他九楼的房间时，一个妓女勾引了他。

这名妓女的真实姓名叫玛丽·克劳德·马加勒，也正是她曾经被杜诺万介绍给哈利姆。她虽然为“摩萨德”干了不少工作，但是她并不知道她真正的雇主是谁。

“摩萨德”知道麦沙德不会像哈利姆那样容易上当。由于他只在巴黎逗留几天，于是决定直接找他开门见山谈。“如果他同意，就算招募了，”“摩萨德”在巴黎的头头说。“如果他不同意，干脆就宰了他。”

结果十分令以色列人失望，麦沙德没有同意。

当时，一个会说阿拉伯语的“摩萨德”特工在妓女马加勒到达之前敲响了麦沙德的房门。麦沙德只将房门开了一条缝，门链还闭着。他愤怒地质问：“你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一个大国派我来的，有答复就会给你一大笔钱。”对方神秘兮兮地回答。

“滚开，你这条狗，不然，我就喊警察了。”麦沙德大声回答。这个特工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一般地讲，“摩萨德”不随便杀人，除非这些人手上有血。而麦沙德如果完成了他的计划，手上也会沾满以色列人的血。所以，决不能让他活着回去。

以色列人是在马加勒和麦沙德鬼混完了两个小时以后才动手的。当时麦沙德已睡着了，两个以色列人用万能钥匙悄悄溜进他的房间，割断了他的喉管。第二天早上，一个女侍发现了他浸在血泊中的尸体，便立即报了案。

法国警察当局说，这是职业杀手干的。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拿。钱及文件都完整无缺。

当马加勒听到这件谋杀案大吃一惊。出于保护自己，也出于有所怀疑，她向警察报告说：她到达时，麦沙德已经很生气了，怒骂早些时候找上门来欲图收买他的某个人。

但事情又出现新的变化，当马加勒把她向警察报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朋友——哈立姆原来常包的另一个妓女。这个妓女又懵懵懂懂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摩萨德”的接头人。

一个礼拜后，在7月12日夜，当马加勒正在圣杰曼大街上等待顾客时，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开到她的面前，车上一位黑衣人示意她上车坐在司机座旁边。

这事本来很平常，但是当她和他这位可能的顾客开始交谈时，另一辆黑色轿车突然从旁边猛开过来。黑衣人算准了时间，同司机一起猛地一下将马加勒推下车。马加勒正好向后落在迎面驶来的那辆轿车的车轮下。她立刻死了，两辆轿车风驰电掣而去。

“斯芬克司”行动的最后一步就在这种暗杀中来临了：1981年6月7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日下午4时，24架美制F—15和F—16战机从以色列比尔色巴基地起飞，开始实施“斯芬克司”行动的最后一个环节“巴比伦”行动——炸毁伊拉克的核工厂，把它送上西天。

在飞往目标——巴格达郊外的图威查的这段航程中共耗时90分钟，飞行了1060公里，穿越了几个敌对国家。然而没有一个雷达站发现这个大规模的作战机群。因为以色列方面为此次轰炸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伴随这些飞机飞行的是一架看上去像艾尔·林格斯公司的班机，但实际上这是一架以色列的波音707加油飞机。战机排成密集队形，波音飞机则在它们下面飞行，因此在雷达屏幕上看上去好像只有一架民航机在作民航飞行。

在中途，即到达伊拉克领空后，波音机给战斗机加了油。随

后，波音机在两架战斗机保护下，抄捷径穿过叙利亚西北，在塞浦路斯机场着陆，就像是进行一次正常的商业飞行。而那两架战斗机在波音机飞出敌方领空后，返回了比尔色巴基地，进行后备补充。

与此同时，其他的战斗机继续飞行，这些战斗机都配有威力无比的响尾蛇导弹、普通炸弹和 900 公斤激光制导炸弹。

由于已有哈立姆所提供的情报，以色列人很精确地知道袭击什么地方能造成最大损失。他们知道，关键是要炸毁位于工厂中心的圆顶。在这个区域内，有一名以色列特工带着一台信号发射机，以预定频道发出短促嘟嘟信号，引导飞机至目标。这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没出现任何意外。

伊拉克时间下午 6 时半，战斗机群飞临目标上空，并开始由超低空飞行爬升至正常高度。他们原来的飞行，低得能看清田野中的农民，而现在，它们不再需要这种特技飞行的掩护了。

由于战斗机群自西而来，耀眼的夕阳正在它们身后，因此当它们对核工厂狂轰滥炸的时候，伊拉克人几乎无法瞄准，高射炮只能盲目开火。自然，这一情景是以色列人早就设计好了的，他们可不允许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出现半点差错。

更让以色列人高兴的是，整个攻击过程中，伊拉克人没来得及发射“萨姆”导弹。以色列飞机返航时，也没有伊拉克飞机追击。就这样，这个庞大的作战机群就像在进行一次假日旅行似的，轻松自如地完成了一次震惊世界的轰炸，然后又飞越约旦领空，回到以色列本土。

然而，对于伊拉克来说，这三个小时的轰炸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核工厂被彻底摧毁了，它的核大国的梦想也彻底破灭了。反应堆大楼被夷为平地，钢筋水泥墙被炸得东倒西歪。对工厂至关重要的其他两座大楼也严重损毁。从以色列飞行员拍下的

录影带上看，反应堆芯被炸得七零八落，翻倒在冷却池里。

在攻击过程进行的同时，当时的以色列总理贝京和全体内阁成员一直在他家中等候消息，他们整整等候了两个小时。晚上快7点钟时，以色列军队总司令打电话给贝京，报告任务完成，全体人员安全返航。

听完电话，贝京用希伯来语轻声地说：“上帝保佑！”从而给“斯芬克司”行动添上了一个最为简短的结语。事后也表明，以色列的这次行动的影响十分深远，当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时，伊拉克人再也拿不出有威胁的武器对待美国，最后乖乖屈服。当然，这是后话。

“野鹅”行动

——南非“野鹅俱乐部”颠覆失败记

这是一支三教九流无不包容的特殊雇佣军，这更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特别行动——“野鹅”行动。这支雇佣军只差一步便可消灭一个国家，但行动却迅速破产了……

阴谋从这里孕育

1981年11月23日傍晚。屋外起了微风，冷飕飕的。天上乌云密布，黑暗比以往都要降临得早。南非约翰内斯堡近郊的白人居住区更是冷冷清清。寂静中，只有一幢掩蔽在绿树丛中的别墅，里里外外异常的忙碌。别墅附近停了不少轿车，有从德班开来的，有本市的，还有从南非别的城市开来的。陆陆续续到来的客人大都是脸色黝黑、穿着讲究、中等身材的男人。别墅的台阶旁站着两个“侍从”也衣着笔挺，他们与客人熟悉地问候交谈，随即把客人请进客厅。从别墅里遮盖得严严实实的窗户和上了锁的房门来看，这里的气氛不同寻常。

客人走进了摆设得颇为得体的客厅，迎接他们的是一位上了年纪、身板还很结实的男主人。主人亲自给客人斟满啤酒和威士忌，等客厅里座无虚席，门已关好后，“野鹅”行动正式开始。

“先生们，恕我冒昧地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姓名，我叫图里奥

· 莫内特，是我们尊敬的麦克·霍尔上校的助手。各位客人对今天在此聚会的目的，一定是十分了解的。”

莫内特停顿了一下，两眼环顾了四周在座的。今天在座的大多数是陌生面孔。莫内特的脑子里马上闪过一个念头：别让这些小子坏了大事。事情是这样的：塞舌尔群岛出现了麻烦，这个群岛上的赤色分子十分活跃，极有可能在下一次选举中获胜，这引起了比勒陀利亚（南非首府）方面的严重不安。他们此次行动的主要任务，就是颠覆塞舌尔现政府，在这个群岛上扶植一个亲南非的政权。显然目前的时机相当有利，因为，南非航空公司客机还可以在那里自由降落。除了南非方面对这次行动极为关注外，海外也有人答应：只要能重新拿到被没收的财产，一定给予巨额报酬。还有，大洋彼岸的某个大国（即美国）对塞舌尔的左翼政府也很反感。

莫内特面前那一张张表情呆板的面孔，在向他表明，他们似乎都听得很认真。只有莫内特明白这些人急于想知道的是什么。

“对了，差点忘了一件事。此次行动的酬金是很丰厚的，先给每人预付1,000兰特（南非货币，1兰特相当于1.2美元）。大功告成之后，每人可拿到10,000兰特。”

在座的人顿时活跃了起来，叽叽喳喳地咬起了耳朵。

“没问题，您就发号令吧！”德扎赫尔中士先嚷了起来。他其实是南非特种侦察部队的特工（但后来在法庭上他一再否认这一点，回避他是奉上司的命令参加雇佣军的）。

“安静！安静！”莫内特自己也提高了嗓门。“别忘了我们为什么在郊外聚会。我最后一次提醒各位要严守秘密。泄密者会遭到什么样的下场我就不说了，我相信我们中间不会有这样的人。”

说完，莫内特又开始介绍具体的行动细节。所有人员将分成

两个小组，第一组是突击队，约 50 人，从斯威士兰（南非境内的一个小王国）乘飞机去塞舌尔，和已经潜伏在塞舌尔首府维多利亚市的阴谋分子接头；第二组在肯尼亚待命，一接到维多利亚的信号马上飞往那里。所有的突击队成员扮成参加维多利亚啤酒俱乐部会议的代表。而武器和弹药藏在每个人的行李箱的夹层里。夹层上面是赠送给塞舌尔贫穷儿童的小礼物：玩具和食品之类。这是最好的伪装品，塞舌尔海关一般是不会检查儿童礼品的。

交待好一切后，莫内特又把一只贴有啤酒俱乐部会议标记的箱子放到了桌上。莫内特打开箱子，取出了各种玩具，有小汽车、小轮船，还有玩具餐具、小铁锹等。而在一些大型玩具里藏了弹药，莫内特再一次提醒大家多加小心。

接着，莫内特透露了一则最新消息：潜伏在维多利亚的小组已和塞舌尔前总统的支持者接上了头，当雇佣军占领了机场、军营、政府大楼、广播电台和邮电大楼等重要建筑与基地后，这些人会立刻出来支持政变者，呼吁让前总统回来组阁。这位流亡的前总统也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告公民书。莫内特又拿出随身的两盒磁带。一盒录有前总统的讲话，另一盒是新政府的第一号公告。

“我们占领了广播电台后马上就播放这两盒录音。”莫内特请身旁一名身材高大、留着胡子、袖臂上佩有啤酒俱乐部标记的年轻人放录音。

那名高个子默不出声地执行起莫内特的命令。录音机里先响起了军乐声，几秒钟的停顿后，是塞舌尔前总统的讲话：“塞舌尔群岛的公民们，伟大的时刻到来了！……”

但莫内特却挥了下手，示意约翰把录音关了。在他看来，等他们占领了维多利亚，迎来了前总统和新政府后，自然有时间好好欣赏这些录音。现在，还是先听听雇佣军头目麦克·霍尔的讲

话吧。

“诸位，莫内特先生已经详细地介绍了行动计划。我没什么更多的可补充，只是想提醒大家，我们的这次行动是经过周密思考的，后台是十分强大的，得到了比勒陀利亚的支持和华盛顿的默许。上帝保佑，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野鹅”在行动

62岁的麦克·霍尔曾是英国军队的一名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干起了修指甲的活计。但到了60年代，麦克·霍尔的名字却几乎成了凶残、种族歧视、奴役的同义词。那时候在刚果他组织了一支代号为“舰队-5”的雇佣军，与另外几个“战争恶犬”一起疯狂屠杀和虐待非洲人，残酷地迫害非洲自由战士。

霍尔手下的这群雇佣兵，大多数是南非人，也有来自联邦德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一些非洲国家的。雇佣军在刚果的惟一追求就是杀人挣钱。他们先去索尔兹伯里或约翰内斯堡等地的雇佣军招募站报名，宣誓“全力为某个非洲国家效劳”，这样，他们每月马上就可以得到数目可观的薪水。至于这些雇佣兵的素质如何，自然没有人能比麦克·霍尔更了解了。他后来在他所写的一本《刚果雇佣军》的书中这样写道：“素质差得简直难以想象。绝大多数人是酒鬼，也有酗酒者、流浪汉、失业青年。许多人公然吸毒，其中，还有一些人是同性恋者……不过，这些雇佣兵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贪得无厌。如果要列举这些雇佣兵的具体表现的话，那就是他们会为了钱而不择手段，赴汤蹈火也干。当然，其中偶尔也会有那么几个理想主义者，想到非洲来寻求一点刺激，但这毕竟是极少数人。”

在这本书中，麦克·霍尔全面描写了如何拷打屠杀非洲人，如何杀人不眨眼的经过，暴露了这个暴虐狂的本性，他正是由此才得到了“暴君麦克”的恶名。多年来，麦克·霍尔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南非情报部门保持着密切联系。1974年，由中央情报局出资，他在约翰内斯堡办了一个“野鹅俱乐部”，其真正的行当就是招募雇佣军。由于有美国撑腰，不久，这个俱乐部相继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市、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和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建立了分部。

郊外聚会的第二天，行动便全面展开：11月24日，这批雇佣军乘飞机离开约翰内斯堡，到达了离斯威士兰不远的埃尔梅格市。他们在这个市的一家豪华旅馆住了一夜，次日一早便乘车来到了斯威士兰王国的边境。这个王国的边境对南非人来说简直形同虚设，南非公民可以自由出入。一小时后，这批雇佣军已经到了预定的飞机场。

这个冷冷清清的机场每天只有两次航班。一次是斯威士兰航空公司的惟一一架只有65个座位的小客机飞向邻国；另一次是从莫桑比克方向飞来的航班。正因为这样，当这批南非的客人从汽车上下来时，机场值班人员只是心不在焉地打量他们，根本就沒上去检查他们的行李。

“一切正常，先生们。祝你们度假愉快！”皮肤黝黑的海关官员热情地对客人说。可谁也没有报之一笑。后来，这位海关官员回忆说，这批人一声不吭，神态反常。“我本来还以为他们是橄榄球运动员，可运动员是最爱逗笑的，而这批人却像是去送葬的。”

小客机已经停在候机楼旁了。这批南非人扶着舷梯，慢慢上了飞机。

与此同时，在90个岛屿组成的塞舌尔群岛中最大的马赫岛

上，正在酝酿着一场叛乱。阴谋分子在维多利亚郊外租了一间民房作为武器库，里面住了个名叫英格莱斯的南非女人，她装作是这所房子的女主人。麦克·霍尔的女婿罗伯特·西姆斯以旅游者的身分，三日两头去马赫岛，与岛上一家五金商店的老板让·津戈尔频繁接头。这个老板是雇佣军和首都阴谋分子的联络员，他已经为所谓的“啤酒俱尔部”会议的代表团预定了旅馆房间。

但人算不如天算，不论是麦克·霍尔，还是让·津戈尔，或是南非方面，都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这次行动可能会流产，而且只是因为一次小小的疏忽。那个流亡他乡的塞舌尔前总统也做好了飞往维多利亚和对手算账的准备。这些身强力壮的雇佣兵更认为不会遇到任何麻烦。要知道小小的塞舌尔总共只有 250 人的武装实力，况且这些兵力还分散在数不清的岛上。而雇佣军一共有 200 来人，还不包括将从海上支援的兵力和岛上的阴谋分子。

“这将是一次真正的星期日远行。”麦克·霍尔想到成功就在眼前，便不无得意地对手下的“野鹅”们说。

机场突然响起枪声

马赫岛上的机场工作人员总是以微笑迎接每一位来客的。因为，旅游业是塞舌尔群岛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旅游者当然成了群岛最受欢迎的客人。而机场这边在几小时前已经得到通知，说斯威士兰方向将有一架小型客机抵达。机场值班的照例又以为这批客人将是些肥头大耳、奇装异服的怪人。然而，当小客机上的乘客出现在机场候机楼内时，值班人员发现，这批客人除了不像是他们自称的啤酒迷外，别的说像什么就像什么。

一个海关值班员当时还开玩笑地说，这些人真像刚刚休假归来的士兵。

按照惯例，免疫检查后是护照检查。两个海关工作人员走了过来，他们看见这些旅客所带的都是一些儿童玩具，不作仔细的检查就放行了。这批旅客出了机场，分别乘上了两辆大客车。麦克·霍尔想，用不了一会儿就可以到旅馆了。就在客车发动前的一刹，塞舌尔警察总局的卡尔曼·埃斯帕隆警官突然大叫一声：“等一下！”

“什么事？”麦克·霍尔连忙紧张地回头向美国籍的雇佣军查尔斯·休克斯问道，“出了什么意外？”

“可能是谁忘了自己的护照。老板，请你放心。”美国人查尔斯·休克斯自以为无事，但这次这位有经验的雇佣兵却没有猜对。眼下发生的事也是麦克·霍尔一伙根本没法意料到的。他们中有一名成员的行李在搬运过程中出了问题，一只箱子的底板松了，刚巧能透过缝隙看到里面藏着的武器。卡尔曼·埃斯帕隆警官一直在负责把行李从行李车往客车顶上搬运，他发现了这一秘密后，马上命令身旁的女警官迅速向警察总局汇报；同时，又命令其他警察立即分头检查客车上的所有行李。

有趣的是，塞舌尔的警察通常随身是不携带任何武器的。所以，卡尔曼·埃斯帕隆警官随机应变，机智地从“客人”的行李箱中取出了自动步枪，朝大客车走去。

“原地不准动！”警官高举着枪大声命令说。“你们的行李被扣下了！”

麦克·霍尔惊慌得失了神。一切都完了！他想。而客车上的其他乘客也和霍克一样，一下子惊呆了。

“休克斯，快上车顶！去拿武器！”麦克·霍尔毕竟是老手，他轻声下了命令。

休克斯跳出客车，嗖地爬上车顶，他大叫了一声“躺下！”，随手把几只行李箱扔给了自己的伙伴。那些乘客接过行李，迅速

打开了箱子。美国人查尔斯·休克斯则趁警官分散注意力的当口，猛地朝他扑去，埃斯帕隆警官眼看要被“客人”按倒了，但他及时扳了下枪机，一枪就打中了休克斯。只可惜塞舌尔警官只有一条枪，其余那些“乘客”已经拥出了客车，一古脑儿地朝候机楼奔去。

“快抓人质，占领机场指挥塔！”麦克·霍尔声嘶力竭地大叫着。

此时，候机楼里的乘客和工作人员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雇佣军赶到了一个角落。人群你推我挤，立刻响起了孩子的哭喊声。“闭嘴！”一名武装匪徒叫着朝人群的上空扫了一梭子弹。另外十几名雇佣兵已飞快地朝指挥塔奔去。这时，机场保安人员听到枪声后也赶了过来。双方又开始了激战。

当机场里响起第一声枪声时，斯威士兰小客机的驾驶员已经在旅馆里换好了衣服，正准备去海滨浴场游泳。他还没有走出门口，电话铃响了。

“什么事？”驾驶员问。

“快回机场！我是您的乘客。”听筒那边传来了急促的说话声，还夹着许多无法辨别的怪声音。“快回机场！”对方的语气明显是在威胁。

飞机驾驶员沉默了片刻，没回答就放下了听筒。他可没有闲心再去机场。实际上，要是他回机场的话也已晚了。那架 65 个座位的小客机已被子弹打中，根本无法再起飞了。

劫持波音 707

当时，在从索尔兹伯里到孟买的第 224 航线上，正有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波音 707 飞机在飞近塞舌尔，飞机必须在马赫岛机

场着陆加油。当地时间 22 点 10 分，波音 707 驾驶员乌缅什·萨克赛打开了对讲机，试图与马赫岛的机场指挥塔联系，但一直没有成功。22 点 27 分，离降落时间还差三分钟时，地面指挥塔却突然传来了回音，同意飞机立即降落。

波音 707 在机场上空飞了一圈，然后减速朝跑道俯冲而下。在飞机刚一着地的一刹那间，驾驶员突然发现离跑道很近的地方停着两辆大客车。飞机很难改变方向，尽管驾驶员巧妙地操纵驾驶杆，但飞机的右机翼还是擦到了客车，全飞机并没有什么大的损伤。由于随后赶到的塞舌尔方面的保安人员已包围了机场，麦克·霍尔只好带着雇佣兵冲进了波音客机，用枪逼着驾驶员立即同南非方面取得联系，同时转告塞舌尔政府，雇佣军同意不带任何人质立即飞离机场。

就这样，雇佣军劫持了波音客机，逼着驾驶员将飞机飞往南非。航行途中，一名雇佣兵一直呆在驾驶舱里，用枪顶着驾驶员的脑袋。由于行动太仓促，加上夜幕太重，麦克·霍尔一伙逃离塞舌尔群岛时，竟扔下了 6 名雇佣兵，这 6 人先后被塞舌尔警方逮捕，成了活证人。11 月 27 日清晨，印度航空公司的波音 707 客机在雇佣军的劫持下，徐徐降落在南非港口城市德班。

知道内情的南非总理立即下了紧急命令，不准泄漏半点有关南非（当然还有中央情报局）介入这次武装干涉塞舌尔事件的消息。南非外交部长博塔也匆忙在电视广播中发表声明，否认南非与雇佣军有任何联系。至于为什么这批雇佣军中大多数人是南非武装部队的现役士兵一事，比勒陀利亚方面解释说，那纯粹是一种“巧合”。

在印航的波音 707 降落后不久，驻德班武装部队指挥官安德列斯·霍拉克上校就接到了顶头上司费沙赫将军的电话，命令部队进入紧急戒备状态，迅速去机场执行保安任务。霍拉克上校随

即又和安全局的蒙托少校通了电话。这位蒙托少校过去是专门负责与波音 707 上的雇佣军联系的。

飞机已被团团包围了，新闻记者根本无法拍照。一切准备就绪了，驾驶员这才接到了打开后机舱门的命令。在人墙般的士兵的保护下，惊恐不安的乘客先下了飞机，坐上专车进了候机室。为了不让记者了解雇佣军的情况，南非当局把雇佣军押送到一个秘密监狱。这些雇佣兵被逐个告知说不得多言，更不准泄密。事后有两名雇佣兵承认，南非当局曾这样威胁说，谁要是“胡说八道”，就会被“终身关在监狱里”。

几天后，南非在未对外界作任何解释的情况下，释放了 45 名雇佣兵中的 39 个人。而包括头目麦克·霍尔在内的其他 6 名雇佣兵，被指控“犯抢劫罪”受到了法律制裁。可笑的是，按南非的法律，“抢劫犯”的惩罚最多是罚款而已。在释放这六名“抢劫犯”时，南非司法部长对新闻界说，警方无法确认在押犯究竟触犯了哪条刑法，他们只是打破了几扇窗，胡闹了一阵而已。但这位司法部长的这番讲话后来相继被世界各大报纸所转载，引起了世界舆论的谴责。正是在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南非当局才迫不得已地重新审理此案，45 名雇佣兵最后被指控犯劫机罪，于 1982 年 1 月 5 日重新被逮捕入狱。

而且，被塞舌尔警方逮捕的雇佣军马丁·多里齐克在当地法庭上提供了南非当局直接插手武装干涉的证词。他说，他的假护照就是德班内务局出入境处签发的。事实上，麦克·霍尔那伙人的所有假护照也都是这里发出的。另一名南非籍雇佣军也承认，参加这个雇佣军的南非军人在去斯威士兰之前，都接到了南非国防部发出的上前线的命令。多里齐克还承认，他和同伙罗伯特·西姆斯，以及麦克·霍尔的两个儿子，曾多次去德班郊外的机场，在光天化日之下试用为雇佣军准备的武器。

当然，最令南非当局感到头痛的，还是雇佣军头目麦克·霍尔的供词。他在比得马里茨堡（南非城市）的法庭上竟说，南非政府不仅知道这次武装干涉，而且还直接参与了此事。据他供称，南非当局于1981年9月最后商定颠覆塞舌尔政府，有两名南非国家情报局的军官和他一起讨论制定了行动计划。麦克·霍尔甚至还说，他曾在伦敦见过流亡的塞舌尔前总统，这位前总统还许诺，事成之后将给麦克·霍尔11万美元，这笔报酬比给其他雇佣兵的报酬要多十倍。

霍尔的这些证词引起了南非的巨大恐慌。南非法官不止一次地威胁麦克·霍尔，不准他说出秘密。但霍尔毕竟是久经风霜的老手，他知道他这么说会引起什么后果，可他更清楚保住脑袋的迫切性。终于在一番权衡后他选择了如实招供，只是将中央情报局参与一事隐瞒下来。

1982年7月7日，塞舌尔最高法院宣判将4名参加武装颠覆活动的雇佣兵处以极刑，麦克·霍尔的女婿罗伯特·西姆斯被判10年徒刑，马丁·多里齐克被判20年徒刑。

20天以后，在南非比得马里茨堡的法庭也结束了审讯。法院也宣读了判决书。令人奇怪的是，罪犯的家属在听了比得马里茨堡法院的判决后，竟高兴得拍手叫好。麦克·霍尔只判了10年徒刑，他手下的一些雇佣军有的只判了2年徒刑，有的只判了1年徒刑。三天之后，南非外交部长博塔又发表了电视广播讲话，对这次判决“十分满意”。博塔煞有其事地解释说，对麦克·霍尔的制裁本来可以更严厉一点，但考虑到他已经是63岁的人了，所以法院才适当减刑。而麦克·霍尔听了判决后，一下就瘫倒了。他心里十分明白，南非当局这样做，无非是对他在法庭上的“多余话”进行报复。自己酿成的苦果只能自己慢慢品尝了。

“罗萨里奥”行动

——阿根廷人重登马尔维纳斯群岛

1982年4月2日凌晨，阿根廷军队在加尔铁里总统的命令下，实施代号为“罗萨里奥”的军事行动，登上了马尔维纳斯群岛。他们占领了该岛首府斯坦利港的机场，包围了斯坦利港的英国总督官邸。英国人只是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之后便缴械投降了。因为岛上所有驻军加起来也才只有198人，而阿根廷仅登陆的士兵就有4000多人。与此同时，另一支阿根廷军队袭击了距马岛180海里之遥的南乔治亚岛，俘虏了岛上的全部英国守军共22人。

阿根廷人终于在150年之后重占马岛，实现了他们一个多世纪的梦想。

一只美丽的蝴蝶

马尔维纳斯群岛，有如一只迎风飞舞的蝴蝶，停留在南大西洋海域。它由东、西两个岛屿和约200个礁石岛组成，面积有1.2万多平方公里。其西面不远处是著名的麦哲伦海峡，扼守南大西洋和南太平洋航道的要冲，具有与巴拿马运河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与南极大陆遥遥相望，是开发这个神秘大陆的基地。

岛上气候恶劣，常年雨雪不断，十分寒冷；这里没有树木，

连低矮的灌木丛都很少；没有工业，农业不发达，捕鲸业衰落；粮食匮乏，只能依靠岛外运输；并且人烟稀少，大约每 6 平方公里只有 1 个人，见到牲畜的机会比遇到居民的机会还要多得多。

可是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自从 1690 年，英国人约翰·斯朗特因受暴风雨的袭击，意外发现了这个岛屿以来，就纷争不断。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阿根廷人纷纷宣布此岛归自己所有。经过一番争斗，西班牙人赶走了英国人；但几十年后，英国人又重回马尔维纳斯群岛，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得其主权。当阿根廷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后，他们马上宣称继承西班牙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可英国并不买这个账，仍然占据着这个岛，并多次申明此岛以及整个马尔维纳斯群岛海域都是英国的领地。其后，进行了数次会谈和调解，如 1965 年在联合国大会明确指出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属殖民地问题后，英国在联合国的督促下勉强和阿根廷举行断断续续的谈判；1971 年，“逐步把岛上的居民阿根廷化”的协议等。但英国态度变化不定，总是出尔反尔，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一个贫瘠的“不毛之地”会受到如此青睐，为什么呢？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当然是其中奥妙之一，有位英国海军大臣曾说它是“英国所有海外领土和港口的钥匙”，所以尽管它距英国本土有 7000 多海里之遥，距阿根廷大陆只有 276 海里，英国仍紧握不放。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水产资源，据说其石油、天然气的储量达到了 2000 亿桶，简直可与科威特相媲美了，而水产方面，仅虾类年产量就可达到 500 万吨。这巨大的经济效益的诱惑，怎能不让某些人垂涎三尺？所以，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日益复杂化。特别是 1982 年 2 月的最后一次谈判中，双方都不让步，采取了强硬的态度，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要求“英国人务必作出明确的答复”，“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

主权问题，阿根廷保留采取其他手段的权利”。而英国则照会阿根廷，表示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英国不进行谈判，把谈判失败的责任推给了阿根廷。

阿根廷人忍无可忍

3月19日，一艘快艇驶向马尔维纳斯群岛附近的南乔治亚岛，从艇上走下了39名阿根廷的工人。他们背着各种工具，来到一座废旧的鲸鱼加工厂前。他们是由苏格兰某公司派来拆除工厂的陈旧机器的。到了岛上，他们并没有马上动工，而是带着对祖国的热爱，高唱起阿根廷国歌，在瑰丽的朝霞中升起了阿根廷国旗。而当那蓝白相间的旗帜飘扬于风中时，战斗的导火线也就被点燃了。

当时，英国驻阿根廷的大使馆并未提出抗议，可远在伦敦的英国政府得知后却大为恼火，认为大英帝国的尊严受到了侮辱，要求阿根廷政府严惩“肇事者”，命令阿根廷工人立刻从南乔治亚岛上撤走。同时，命令驻扎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首府斯坦利港的基思·米尔上尉率海军陆战队小分队23人，乘“忍耐”号破冰侦察船火速赶往南乔治亚岛，驱赶工人们。

而阿根廷也毫不示弱，派出导弹护卫舰和南极供应舰满载着阿根廷海军陆战队士兵前去保护工人和国旗，让已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继续飘扬下去。双方简直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

不久，加尔铁里成立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区最高指挥部，并积极制订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计划。行动主体为三支特混部队：

40两栖特混编队，由海军陆战队第1和第2营，第1野战炮营，海军航空兵直升机第1和第2中队组成，配备导弹驱逐舰

“圣特里尼达”号、“赫尔克里司”号，导弹护卫舰两艘，坦克登陆舰1艘，破冰船“伊里萨尔海军上将”号，补给船1艘，可以说是一支具有强大两栖突击能力的编队。这支部队由卡罗斯·芭塞少将指挥，作战任务主要是占领首府斯坦利港。

60特混编队，由海军陆战队两个排、陆军支援分队编成，配有导弹护卫舰和南极供应舰各1艘，直升机两架，负责收复南乔治亚岛。

20特混编队，由7艘军舰组成，包括航空母舰“5月25日”号、4艘护航驱逐舰、油船1艘、小型护卫舰1艘。并辅有空中力量，即A-4Q“天鹰”式战斗机8架、S-2“搜索者”式反潜机4架、“云雀”式直升机3架、“海王”式直升机若干，所以，可以从海上和空中进行攻击和掩护，帮助登陆兵胜利攻占马尔维纳斯群岛。

行动代号命名为“罗萨里奥”，取阿根廷中、北部物资运输枢纽以及第2大城市之名，表示这次战斗意义非凡，不可小瞧。为了重整阿根廷民族精神，摆脱国内政治和经济困境，赢得阿根廷人民的支持，加尔铁里收回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决心十分坚定。在行动当晚他在与美国总统里根的电话里就暗示了他的决定。他说道：“我们等待了150年，在联合国进行了17年毫无成果的谈判。现在，阿根廷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了。”

好戏还在后头

1982年4月1日黄昏，海面上狂风呼啸，8级大风掀起了十多米高的巨浪。只见几艘舰艇在这狂风巨浪中，随着海浪上下颠簸，最后停泊斯坦利港外海面，航行编队也转换为登陆编队。约21点，从船上驶出几只橡皮小艇，悄然抵达港口，80多个黑影

从船上下来，他们身着迷彩服，脸上也已涂成了黑色，这是阿根廷海军陆战队的两栖侦察队。他们在彭布洛克角登陆，迅速占领了灯塔，然后直扑市区，并沿途切断了通讯报警线路。

4月2日2时，早已等待在斯坦利外港的“圣非”号潜艇出动10名“蛙人”，登上约克海滩，察看上陆点的地形和英军的守备部署情况，为主力部队登陆做好充分准备。在不远处的航空母舰上，8架“海王”式直升机起飞了，载着15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飞向斯坦利港，并把队员们空投在其西南部。他们的目标直指英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和政府大楼。拂晓，指挥部得到报告，一切行动进展顺利，主力部队可以开展行动了。坦克登陆舰“圣安东尼奥角”号在登陆点附近放下登陆小艇，然后打开舰艏门，19辆履带式两栖装甲车和后续登陆艇鱼贯而出，风驰电掣般开赴斯坦利港，只受到了微弱的抵抗就顺利登上了滩头。之后，登陆车向市区开去，途中，从南极调查大楼射来一阵猛烈的子弹，显然英军等在那里以阻止阿军前进的脚步，但他们哪里是有备而来的阿军的对手，在其75毫米无后坐力炮的进攻下，很快就放弃了抵抗，撤出了大楼。登陆车进入市区，与先期上陆的海军陆战队会合，又向英国兵营和政府大楼进发。

阿根廷海陆空军在海上军舰的掩护和配合下，控制了机场、港口和制高点，结合平面登陆、垂直登陆和空降着陆的战术，并运用海空威慑的心理战，成功快速占领了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总督只能高举白旗，率岛上英军投降。

4月3日，60特混编队驶抵南乔治亚岛外，同样由海军陆战队小分队作为先锋，首先上岛开道，他们未遇到任何抵抗。随后，“美洲豹”直升机空投第二批陆战队队员。埋伏已久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开火了，阿军猝不及防，一架“美洲豹”被击中，在空中爆炸，驾驶员阵亡。但是，英军毕竟势单力薄，在悬殊的

力量对比下，它只能放下武器，放弃抵抗。

阿根廷在 150 年以后，终于重新夺回了马尔维纳斯群岛，阿根廷国旗迎风飘扬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英国政府大楼上，飘扬在南乔治亚岛的上空。消息传来，阿根廷举国沸腾，到处都是狂欢的气氛，而加尔铁里总统成为了阿根廷的英雄。

“ 协同作战 ” 行动

——英国人夺回马尔维纳斯群岛

马尔维纳斯群岛被阿根廷军队夺回的“噩耗”传到英国本土，如一块巨石投到平静的水面，激起轩然大波，英伦三岛乃至全世界都轰动了。《星期日快报》评论说：“南大西洋的溃败使我们大英帝国蒙受了奇耻大辱，并且，使我们开始怀疑政府解决这场危机的能力。”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唐宁街气氛紧张，车水马龙，各级官员来来往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对策，4月2日，批准了武力夺回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计划——“协同作战”行动。傍晚，宣布断绝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

“ 支持我就是支持英国 ”

第二天，虽然是周末，可是破例召开议会紧急会议，宣布对阿根廷进行经济报复，冻结阿根廷在英国的资产，禁止阿根廷人在英国拥有黄金或证券；以受害者的身分出现在国际上，向联合国安理会指控阿根廷为侵略者，争取舆论支持；军事上，派遣“壮丽”号核潜艇先期开赴南大西洋；成立以首相为主席，外交、国防、内政大臣等组成的临时内阁，决策战略方案。为争取议会的支持，撒切尔夫人慷慨陈词：“支持我吧，支持我就是支

持英国！”这号召赢得了包括反对党在内的 600 多名议员的一致赞同，他们全部起立，为这个掌握英国命运的顽强的女人鼓掌。“今天，是英国最齐心的一天。”“不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将取得胜利！”英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英国上下同心一致，气焰直逼阿根廷。

很快，英国的战略方针就制定出来，这必须归功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作风。她任命资历尚浅但年富力强、熟谙海上生活的伍德奥德海军少将为特混舰队司令官，指挥所有参战舰艇、战术空军和两栖部队；任命年纪较大，但经验丰富，善于陆战的穆尔少将为登陆地面部队指挥官，司令部设在“无恐”号两栖突击舰。对于这些前线指挥官，撒切尔给予了较大的权利，他们在规定范围内，可见机行事，无须请示伦敦。并且在诺思伍德建立联合作战司令部，直接领导参战的潜艇部队、324 特混编队、英国皇家海军南大西洋特混舰队（317 特混舰队）和登陆部队，协调三军的行动；司令部受命于伦敦的国防总参谋长的领导，而参谋长对战时内阁负责。这种指挥结构，简化了中间环节，提高了反应速度，兵力调动十分灵活，为正确实施战斗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武器方面，各个相关工厂临时改变生产计划，放下手头的工作，全力投入紧张的武器制造中，战争需要雷达干扰器材，有关公司马上赶制金属箔条火箭弹；需要导弹，则马上赶制“海狼”、“海标枪”、“响尾蛇”等导弹……

一切都在加速运转着，1982 年 4 月 5 日，“竞技神”号和“无敌”号等约 40 艘舰船就从朴茨茅斯港仓促出发了，作为第 1 梯队开往远在万里之外的马尔维纳斯群岛。

在航程中，部队加紧训练，进行损害管制、舰炮射击、空中攻击等多种战斗演练；往往当士兵们仍在睡梦中时，就被刺耳的

警报吵醒，以最快速度戴上救生带和防毒面具，冲向自己的岗位，有时连衣服也顾不上穿；而舰船也不断进行改造，以更加适应战斗，如“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号离开英国时还是一条豪华客轮，可3天之后完全改头换面，两个巨大的游泳池已被牢牢焊上，成为直升机的起飞平台。

4月17日，特混部队经过艰难的航行，抵达了英国在大西洋中部的海军停泊点和前进基地——阿森松岛，补给弹药、食品等物资，校正武器，实战演习。两天以后，舰队开足马力继续南下，大部分在4月29日抵达马尔维纳斯群岛附近。

箭上弦，刀出鞘，战事一触即发。

重返南乔治亚岛

4月21日，由驱逐舰“安特里姆”号、护卫舰“华美”号、“普利茅斯”号、登陆舰和油船“春潮”号组成的英国快速先遣队先期抵达作战海区——南乔治亚岛——战争的导火索。南乔治亚岛成为交战双方行动的第一步，可不是偶然。这里距马尔维纳斯群岛716海里，有两个优良的港口，便于转卸作战物资、存储油料、获取淡水、改善作战条件。对英军来说，这个岛在阿根廷飞机作战半径之外，不必担心阿根廷军队的进攻；岛上防守力量薄弱，只有120人而已，而英军光陆战队队员就有约300人，兵力优势显著。

战斗的第一步当然是实力侦察，这个任务非特种部队莫属。当天，队长大卫·肯特带领由15名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特别空勤团”突击队员就乘着“侦察兵”多用途直升机朝南乔治亚岛飞去。他们计划在福琼冰川降落，从那里监视驻扎在南乔治亚岛的首府格里特伟肯这个捕鲸城市的阿根廷士兵。可是天气实在

恶劣，12级的大风吹得直升机摇摆不定，经过多次努力，也不能着陆。在空中折腾了45分钟之后，他们只好悻悻撤回。傍晚天气稍有好转，“特别空勤团”再次出动，这回成功着陆了。但没想到风越来越大，连帐篷都被刮走了。“特别空勤团”准备不够充分，一些成员严重冻伤，无法行动，只能请求总部派直升机接他们回去。但是，大风把直升机都掀翻了，能见度又低，直升机不得不等待天晴。“特别空勤团”的队员们在寒冷的冰盖上等候了一个小时才重新登上了直升机。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出师不利。

次日，黑沉沉的夜幕下，从安特里姆驶出5艘“双子座”式橡皮艇。这5只艇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颠簸着朝格里特伟肯开去。不一会儿，有3艘陆续悄悄靠岸了，从艇上跳下9名小伙子。他们麻利地把橡皮艇沉在水里，然后迅速地朝岸上奔去。这是英军海军陆战队“特别空勤团”队员，他们是来完成昨天未能完成的任务的。上岸之后，一个队员拿出无线电对讲机和“安特里姆”上的指挥官联系。听了“特别空勤团”的汇报，指挥官命令陆战队员们在岸上隐蔽起来，等待另一批15名海军陆战队“特别舟艇部队”登陆，再采取行动。

4月23日晚，格里特伟肯海岸出现了闪烁的灯光，岩石后有几个人影在晃动。他们手里拿着小巧的自动手枪，机警注视着海面 and 沙滩。这时，海里走出十多个人。原来这就是“特别舟艇部队”。他们向先期到达的“特别空勤团”简单地交代了总部的命令，就朝岛内摸去；而特别空勤团则留在海岸，观察岸边驻军的防守情况。这些特种队员都是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中的精英，他们精明干练、经验丰富，很快就察明了阿军的兵力、装备、火力配置等情况。

既然获得了准确的情报，作战计划就十分容易确定了。特混

舰队司令伍德奥德根据海军陆战队的情报，下令实施收复南乔治亚岛计划。但此时，作战部队——盖依·谢里登少校指挥的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尚在 100 海里之外，只能把实施日期向后推移了。

可是，在等待期间，意外情况出现了：英军发现了 1 艘阿根廷潜艇，那是阿军“圣非”号潜艇。它刚刚卸下支援格里特伟肯的海军陆战队、补给品和邮件后返航，完全没有发现英国部队。英军立刻派出“特别空勤团”队员前去袭击。“特别空勤团”接到命令，立刻奔上“威萨克司”直升机。直升机轻盈飞上天空，驶向目标。一会儿，探测器显示发现潜艇，立刻以 160 公里的时速高速俯冲过去，投下两枚深水炸弹。炸弹在“圣非”号的左侧爆炸，刹那间，滚滚浓烟从“圣非”号上冒出，其尾部还开始向外漏油。潜艇慌忙急转弯，往回逃向格里特伟肯。尾随“威萨克司”赶来的两架“大山猫”和两架“黄蜂”式反潜直升机也加入了对潜艇的进攻。“威萨克司”和“大山猫”对“圣非”号潜艇进行了猛烈的机枪扫射，“黄蜂”式直升机射出了 AS-12“海上大鸥”式空对舰导弹。导弹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曲线，钻入了“圣非”号潜艇的驾驶指挥塔，在潜艇的另一侧爆炸了。遭到如此重创的潜艇再也无法支持下去，瘫在了格里特伟肯的防波堤上。潜艇被空对舰导弹击中，这大概在世界上是第一次吧。

虽然英军对“圣非”号的攻击成功了，但也暴露了自己的方位和作战意图。英军决定马上行动，攻占南乔治亚岛。因为盖依·谢里登的陆战部队还没赶到，这个任务又落到了“特别空勤团”身上。

恰在此时，在南乔治亚岛上进行侦察的“特别空勤团”传来消息：阿军在海岸组织防御工事，并正在 4 号区集结。“特别

空勤团”指挥官马上命令“安特里姆”舰炮手按照情报进行火力准备，并不许炮击距阵地 800 米以内的目标，以免误伤“特别空勤团”。

于是，“安特里姆”舰上 0.1 米的舰炮都指向了格里特伟肯，近 4 个小时的压制性炮击使岸上的阿军不敢走出防御阵地。而“特别空勤团”约 100 人趁机乘坐直升机降落在阿军背后开阔地，从阿军的内部向他们发起了进攻。

途中他们遇到了阿军的地雷阵地，但这可难不倒“特别空勤团”们。地雷阵是他们平时的必修课，根本不在话下。他们从随身携带的包裹里拿出了排雷器，小心翼翼探测着。不久，他们绕过了阿军的防御线，迅速突进到阿军指挥部。

而反观阿军，其指挥官原为特工人员，缺乏实战经验，当发现英军出其不意从背后杀出，一下子就慌了手脚。加之无法获得有力支援，势单力薄，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他干脆命令驻守军队放下武器，束手就擒。

于是，阿军收复了仅 20 天的南乔治亚岛又轻而易举地被“特别空勤团”和“特别舟艇部队”夺回，英军指挥官电报伦敦总部：请转告女王陛下，白旗（英国海军旗）和英国国旗并排飘扬在南乔治亚岛上。

孤军深入

战斗进行到 5 月中旬，英军和阿军各有损失，基本旗鼓相当，较引人注目的是 5 月 2 日，阿军第二大战舰——重达 13600 吨的巡洋舰“贝尔各拉诺”号在南大西洋海面被击沉，当时，阿根廷舰员无法施救，只能泪眼模糊唱着国歌曲送其缓缓沉入海底；而 5 月 4 日，英国皇家海军的骄傲，被称为“闪光的谢菲”

的最新式军舰——“谢菲尔德”号就遭到阿军的报复性攻击，沉没在远离本土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海域。

不过，由于英军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这种消耗战显然有利于英军，他们逐渐取得优势，并积极准备进攻马尔维纳斯。这样，刺探马尔维纳斯虚实任务又不可避免地交给了“特别空勤团”和“特别舟艇部队”。对于“特别空勤团”和“特别舟艇部队”来说，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哪里有需要就哪里去，他们接受了任务，背上必要的装备，包括可以与伦敦联系的电台、红外夜视镜等向马尔维纳斯进发。

为了加快行动速度，“特别空勤团”和“特别舟艇部队”采取了直升机空降的方法。于是，一连几天，马尔维纳斯东部和西部的天空中都有直升机无声无息飞来，放下软梯。沿着梯子，“特别空勤团”和“特别舟艇部队”队员们快速爬下，轻轻跳到地上。几分钟后，直升机就摆动着尾巴，消失在浓黑的夜色中，一切又恢复了原状，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而着陆的陆战队员们开始向侦察区移动。现在，全都要靠他们自己了，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他们是不会得到任何援助的。但幸运的是，马尔维纳斯的守备非常松懈。队员们都很顺利地到达了侦察点。

侦察地点的环境并不好，有时他们需要在冰冷的泥沼中站上两天两夜，还不能活动，以免暴露自己；有时他们需要深入阿军阵地内部，四周全部都是阿军士兵。但他们都成功克服了这些困难，不停发回关于阿军防守等方面的重要军事情报。根据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英军总部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铲除“绊脚石”

而这回的作战目的是扫清登陆作战障碍，混淆阿军对登陆点的判断。具体内容是：进攻佩布尔岛机场。佩布尔岛位于马尔维纳斯群岛北端，扼福克兰海峡要冲，是阿军的前沿哨卡。阿根廷在岛上修建了卡尔德隆野战机场和雷达站，若有英军飞机来犯，可立刻察觉并进行攻击，对英军来说，是其登陆行动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所以，英军特混舰队决定在5月14日采取偷袭的方法，破坏佩布尔机场和雷达。

5月11日，夜色深沉，漆黑的夜空中传来螺旋桨低沉的转动声，44名“特别空勤团”的突击队员猫着腰，从飞机上跳下来，着陆在大马尔维纳斯群岛北端的一个小岛上，然后划着橡皮小艇度过了长800米的海峡。这一夜，风疾浪高，陆战队突袭队员们在海水里搏斗了数小时才湿淋淋爬上了佩布尔岛海滩。

5月14日终于来临了。海面上，英国驱逐舰进行猛烈的火力支援，“安特里姆”对野战机场一通狂轰滥炸，发射炮弹约一百多发。

突击队员们见时机已到，摸到阿军野战机场。然后40多个人，分成12个小组，开始行动。有的小组根据地图寻找火药库，有的小组干净利索地解决卫兵；有的熟练地在成堆的火药箱旁安放塑胶炸药，有的布置定时装置，有的组织埋伏圈，有的进行掩护。一切都配合得恰到好处。短短45分钟，在冲天的火光和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阿军的11架“普卡拉”攻击机被炸上了天，飞机碎片四下飞射，雷达站和弹药库也相继化为乌有，火光映红了整个天空，浓烟笼罩着整个机场。

阿军发现大事不好，纷纷赶来救火；并组织力量阻击来犯的

英国海军陆战队。但突击队员们凭借着先进的夜视设备，优秀的作战能力，有效地挡住了阿军的火力，以仅 2 人受轻伤的微弱代价完成了偷袭任务。

拂晓时分，英国海军陆战队的突击队员乘直升机返回特混舰队。于是，阿军失去了护卫圣卡罗斯湾的屏障，而英军则为登陆圣卡罗斯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们朝夺回马尔维纳斯群岛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海狼”的妙计

早在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封锁与反封锁的外围战时，英军特混舰队的司令伍德奥德少将的目光就长久停留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本土上。怎样才能重新夺回马尔维纳斯群岛？

“哪里才是阿军的薄弱环节呢？”他为此苦思冥想。幸亏英勇的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为他及时地送来了准确的情报。“圣卡罗斯湾！对，就是它！”根据情报，这里的阿守军不足 50 人；附近有简易的飞机场，可供战斗机起飞；海滩附近有数座小山，为登陆部队巩固滩头提供天然的掩护；环绕海港的狭窄小湾为登陆部队排除了海浪的干扰；港口宽阔，可停泊 8~10 艘大型舰只……这一切都使伍德奥德少将决定把登陆场设在圣卡罗斯。至于作战战术，采取传统的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然后迂回包抄，逐个歼灭。

现在，英军成功地突袭了佩布尔岛，破坏了岛上的机场和雷达站，割断了马尔维纳斯群岛东西两大岛的联系，通往圣卡罗斯港的大门已经敞开。

5 月 20 日，317 特混舰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这天天气也骤然改变，好像老天爷也为即将到来的战斗而惊颤：天空漆

黑如墨，乌云密布，不复往日的碧蓝如洗，伴随着瓢泼大雨，海面上掀起惊涛骇浪，而战士们的心情也如这大海，起伏不平。傍晚，天气开始好转，两栖突击舰“勇猛”号和“无恐”号、登陆舰6艘、运兵船载着陆战队第3旅和伞兵部队共3500人，在驱逐舰和护卫舰的保护下，向圣卡罗斯进发。

夜幕降临时，风平浪静，云消雾散，天上闪烁着点点繁星，一个静谧的夜晚。而舰队也基本就位。一场战斗即将发生在这宁静的晚上。“特别空勤团”的突击队员乘直升机降落在范宁峡，短促交手之后，俘虏了14名守军，其余退到小山。而“特别舟艇部队”则在预定滩头着陆后，清理航道，设立标志，引导登陆部队上陆。午夜，英军在古思格陵港进行牵制性攻击。而满载两栖部队的舰队乘机悄悄靠近海峡。

21日凌晨，英军派出舰只接近斯坦利港和达尔文港，并故意让阿军发现，以造成假象。阿军果然中计。而就在阿军目不转睛盯着斯坦利和达尔文港的“险情”时，英军的登陆舰艇进入圣卡罗斯湾。陆战队的3个排乘摩托艇首先上陆，并迅速以扇面队形强占制高点，掩护主力部队的登陆行动。由于佯攻奏效，只遇到零星的射击。他们很快就建立起防御工事，铺设直升机平台，逼近附近小镇。

6时30分，主力开始登陆了，大型登陆舰和直升机倾巢而出，把海军陆战队和伞兵们输送到相应的登陆地点，并开始繁忙的物资运送，修筑滩头的工事。他们组织了层层火力网，航空母舰上的“海鹞”式战斗机、驱逐舰和护卫舰、登陆场的各种导弹等等配合起来，巩固滩头，时刻防止阿军的空中反击。

不久，3名身着绿色防护服的海军陆战队队员降下岛上的阿根廷国旗，取而代之的是一面米字旗。

不是结束的开始

圣卡罗斯港被占领在阿根廷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们对英军进行了猛烈反攻。从5月21日到5月25日，短短的五天当中，阿根廷飞机对英舰队及登陆部队就发动了百余次轰炸，炸沉了英“热心”号护卫舰、“羚羊”号护卫舰、著名的“考文垂”号43型驱逐舰、“大西洋运送者”号运输船，炸伤“亚尔古水手”号驱逐舰、“加拉哈德爵士”号和“蓝丝落特”号大型登陆舰，并险些击中“竞技神”号航空母舰。

阿军的反击使英军损失惨重，但他们最终守住了滩头阵地，并运用舰炮和舰对空导弹，使阿空军也受到重创。所以从整个战场来看，或许阿根廷的损失更大一些。

经受住了阿军的狂轰滥炸之后，英军开始为总攻做准备了。伍德奥德将军忙于调兵遣将，他以海军陆战队和伞兵当先锋，步兵紧随其后，在菲次罗伊登陆，对斯坦利港形成合围之势。6月11日，英军打响了进攻斯坦利港的第一枪，十多艘舰船从各个方位对斯坦利港的阿军进行密集的炮轰。23时，英军地面部队对阿军的第二道防线发起了排山倒海般攻击。第二天拂晓，伞兵3营、陆战队45突击营和42营占领了多个山头。13日，战斗达到白热化，约6500名英军开始冲击阿军最后一道防线——加尔铁里防线。英军和战斗最顽强的阿根廷陆战第五营交手，经过激烈的枪战，次日清晨，英军占领了斯坦利郊区。

6月14日，阿军司令梅能德斯少将签署了停火撤军纪要。根据纪要，阿根廷军队从岛上撤走，治理权交给英国，仪式秘密举行，历时74天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结束。但马尔维纳斯群岛争端并未随着英阿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的结束而停止。次日，

加尔铁里总统在全国广播中说道：“马尔维纳斯群岛首府斯坦利港的战斗已经结束，但这并不意味我们于 1833 年开始，今年 4 月 2 日继续进行的这一民族解放事业的终止。”“阿根廷的态度永远是捍卫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的目标迟早会实现的。”

“加利利和平”行动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

为了消灭散布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游击队，摧毁叙利亚部署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防空导弹基地。1982年6月6日，以色列悍然出动了陆、海、空军10多万人入侵黎巴嫩，这次行动的代号为“加利利和平行动”。经过近3个月的厮杀，以军迫使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撤出黎巴嫩，并摧毁叙利亚部署在贝卡谷地的19个地空导弹连。这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阿、以两方爆发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争，人们称作“第五次中东战争”。

蓄谋已久，悍然出动

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掠夺了巴勒斯坦的大片土地，致使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离乡背井，沦为难民。为了重建家园，收复失地，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人民于1964年5月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以色列进行斗争。起初，巴解组织和其所组织的游击队主要分布于周围的几个阿拉伯国家中，1970年，巴解总部和游击队主力全部进驻黎巴嫩，并直接参与了黎巴嫩的国内战争，扶植和帮助黎巴嫩国内的伊斯兰势力，打击亲以的基督教势力，逐步控制了黎南部大片地区和首都贝鲁特，在黎

巴嫩的势力不断增强。为了报复以色列，巴解组织还修筑军事设施，不时地炮击以色列北部地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巴解组织成立了一支 2600 多人的武装部队，全力支持埃及和叙利亚反对以色列的侵略，他们在戈兰高地、加利利、加沙和以色列占领的其他地区，开展游击战，袭击以色列的军事基地和后勤设施，令以军十分头疼。

以色列始终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武装力量视为心腹大患，一直想寻找机会消灭它。以色列人清楚地认识到一旦给巴勒斯坦人生存的机会，势必会形成一支威胁以色列安全的强大军事力量。以色列之所以突袭黎巴嫩，还与叙利亚有关。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一直不和，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以色列妄图称霸中东，而叙利亚方面也一直在中东进行称雄活动。叙利亚也争着往黎巴嫩渗透，以扩大自己的实力。1975 年，叙利亚就曾借黎巴嫩发生内战之际，以“阿拉伯威慑部队”的名义向黎巴嫩派遣了一支两万多人的军队。在黎巴嫩，叙利亚军队同黎巴嫩的基督教民兵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以色列在此期间也趁机轰炸叙、巴阵地，打击驻黎的叙军和巴解组织。为此，叙利亚方面曾把苏制萨姆—6 防空导弹运入黎巴嫩境内，部署在贝卡谷地与以色列对峙，出现了“叙、以导弹危机”。后因多方调停，事态才有所平息。但以色列始终将黎境内的叙导弹基地视为眼中钉，一心想将其拔掉。

叙利亚和以色列之所以都争着向黎巴嫩渗透扩张势力，是与黎巴嫩国内矛盾重重、动荡不安的局势分不开的。黎巴嫩是阿拉伯国家中惟一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大宗教组成的国家，这两大教派在国内势均力敌，冲突不断。1975 年，黎巴嫩爆发全面内战，经过多年的混战，以长枪党为主的基督教马龙派右翼势力已占上风，控制着黎巴嫩境内四分之三的土地。穆斯林“左”派则在巴解和叙利亚的支持下，不甘示弱，坚持斗争，双方的争夺

越演越烈。

黎巴嫩境内的武装力量错综复杂，大体可分为五大部分：

（1）巴解组织的武装力量

巴解组织的武装力量主要包括巴解游击队，共约 2.5 万人。下编为 50 个营，主要装备如下：坦克 300 辆，装甲运输车 300 余辆及各种火炮 1100 门。其兵力主要分布：首都贝鲁特西区约有 6000 人，南部各区约有 8000 人，贝卡谷地约有 5000 人，其余则分布于黎巴嫩的北部地区。巴解游击队在黎巴嫩南部设置了 400 余座仓库，储备有大量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2）黎巴嫩政府军和国内各派武装力量

黎巴嫩政府军共有 237000 多人，编有 1 个机械化步兵旅、1 个武装侦察营、9 个步兵营和 1 个炮兵营。主要武器装备为：各种装甲车辆 200 余辆，各种自行火炮和迫击炮 230 余门，先进的“米兰”式、“陶”式反坦克导弹及口径为 20、23、30、40 毫米的高射炮。政府军主要部署在贝鲁特东区以及黎巴嫩西北部的部分地区。除政府军外，黎巴嫩还有各种武装力量共 40 多支，其中主要的有：①穆斯林派武装：该派主要包括什叶派、德鲁兹派、逊尼派，拥有士兵 20000 人左右，与基督教的长枪党长期对立。②哈达德民兵组织：这是一支亲以力量，约有 36000 人，主要分布于黎以边界的黎方 8~10 公里地带。③基督教长枪党民兵组织：领导人为贝希尔、杰马耶勒，与以色列有着亲密的关系，拥有士兵 40000 余人，主要部署在贝鲁特东区，贝鲁特至大马士革公路以北的地区以及黎巴嫩西北地区。

（3）驻黎巴嫩的叙利亚军队

以“阿拉伯威慑部队”的名义驻扎在黎巴嫩的叙利亚军队包括有两个装甲旅、两个机械化步兵旅和 1 个突击营及防空部队，共有 30000 余人。主力部队部署在贝卡谷地和杰津地区及舒

夫山区，部分士兵驻扎在贝鲁特西区、特里波利和贝鲁特至大马士革战略公路沿线的主要城镇。在以入侵黎巴嫩后，叙利亚又投入了4个旅，使部队总人数达到46000人，坦克900辆，作战飞机350架，装甲车600多辆。

（4）驻黎的联合国维和部队

这支维和部队主要有法国、荷兰、挪威、斐济、尼泊尔的军队组成，共有7000人，驻守在黎、以共同边界。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是蓄谋已久的，之所以把时间选在1982年是煞费了一片苦心。首先，黎巴嫩1983年要举行大选，以色列想在此之前在黎建立一个亲以政权，而将其纳入“大以色列帝国”之内。其次，此时正在爆发英阿马岛战争，国际社会的视线都在注视着马岛，以色列可利用此机会悄然地进行战前的调兵遣将。两伊战争仍在进行，阿拉伯国家分成了支持伊朗的强硬派和支持伊拉克的温和派两派势力，四分五裂的局势更利于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此外，以色列在归还西奈半岛后，与埃及达成和解，埃及不会介入这场战争。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所准备的。

为了发动这场战争，以色列集结了15个旅的军队，共计10万余人，坦克1500多辆，装甲车1500辆，飞机400架，舰艇20余艘。

1982年6月4日，以军悍然出动了包括F—15在内的战斗机对黎首都贝鲁特和黎南部的巴解游击队基地进行了突袭。6月6日11时（黎巴嫩时间），以军出动了4个旅约2万多人的地面部队，在武装直升机、海、空军火炮及炮兵的支援下，分东、中、西三路向巴解游击队发动进攻。

全面进攻，摧毁基地

以军把进攻的主力放在西路，先后投入了多达 5 个旅的兵力，分三个梯队进攻。第一梯队以两个装甲旅为主，出动坦克和装甲输送车各 200 辆，从纳哈里亚和鲁什哈尼拉地区出发，途经纳库腊、宾特朱拜勒地区的哈达德民兵控制区和联合国部队控制区，于 6 日下午对苏尔形成了包围之势。在空降部队、登陆兵和黎巴嫩哈达德民兵的配合下发起了攻城战斗，当夜即进行了巷战，巴解组织的游击队进行了奋力反抗。第二梯队的两个旅（1 个装甲旅和 1 个机械化旅）于 18 时投入了战斗，其中装甲旅向东行进，前去配合中路的行动；机械化旅北上，前去围剿利塔尼河以南的巴解游击队。

8 日，以军第三梯队又投入了战斗，继续北上包围达穆尔，行进至距离贝鲁特市仅 19 公里的萨阿迪亚地区时遭到巴解游击队的攻击，北上受阻。6 月 9 日，西路以军占领了西顿、达穆尔两地，并以一个营的兵力在哈尔达登陆。巴解游击队在撤离达穆尔时炸毁了桥梁。10 日，以军又动用了 6 个旅的兵力，共计 3.5 万人，坦克 300 余辆，在黎基督教右翼民兵的配合下，对首都贝鲁特实施了大包围，以军还动用空军对贝鲁特西区和南郊国际机场进行轮番轰炸，以军海军则从海上封锁了贝鲁特。巴解组织则加大贝鲁特西区的防御能力，在国际机场、哈尔达地区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多次击退以军的进攻。值得一提的是，巴解游击队在达穆尔附近击毙了以军前线总指挥、副总参谋长耶库蒂尔·亚当少将。11 日，以军主力到达贝鲁特国际机场附近。另一部分以军与叙利亚展开了战斗，但是在巴解组织最困难的时候，叙利亚未与巴解协商便同以色列签订停火协议，该协议在当地时间

12 时已生效。此后，叙、以双方停停打打，始终未实现真正停火。12 日，以军继续向贝鲁特南郊的巴解阵地发起进攻，巴解组织进行了顽强抵抗。当日格林尼治时间 19 时，巴、以实现了停火。但仅过了 7 小时，双方又重新开战。13 日，以军攻进了贝鲁特东区，在长枪党民兵的配合下，把巴解组织的 8000 人围困在贝鲁特西区和南部。

以军把中路作为主攻方向，中路的进攻分两个梯队进行。6 日上午，中路以军第一梯队派遣一个旅从谢莫拉地区出发，越过哈尔达利，包围了沙吉夫堡。当日下午，以军开始强攻沙吉夫堡，遭到巴解组织的顽强抵抗。7 日拂晓，以军攻克沙吉夫堡。第二梯队的 1 个装甲旅在空降兵的配合下包围了纳巴提亚，于 7 日 9 时攻入市内。少数部队留在纳巴提亚与巴解游击队展开了巷战，主力部队则继续北上，抵达杰津地区。抵达杰津的以军在东路军的配合下，很快便攻占了杰津城，后续部队又兵分两路，一路向西，参与围攻扎赫拉尼和赛伊达的战斗；另一路则北上，进攻舒夫地区的叙利亚装甲部队。在舒夫地区，叙、以两军展开了一场坦克大战，叙利亚方面共损失坦克 150 辆。9 日，以空降部队在阿因达拉附近实施空降，地面部队与空降兵联手攻占了阿因达拉，进而控制了由贝鲁特通向大马士革的公路。

以军把东路用来牵制敌人。在东路，第一梯队的 1 个装甲旅向谢巴发起进攻，尔后，又进攻贝卡谷地，切断了巴解游击队与叙军之间的联系。7 日，第一梯队攻克了谢巴后，第二梯队投入战斗，攻占了哈斯亚巴后，又向拉西亚的叙军发起进攻。仅用了一天时间，以军便攻占了拉西亚、参卡巴城镇，继续沿贝卡谷地西侧北进，直指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东段，企图切断叙军的退路和增援部队。10 日，以军在卡鲁恩湖以东地区与叙军发生了激战，歼灭叙军一个装甲旅。在 9 日至 11 日的战斗中，叙军

又接连损失了 150 辆坦克。

叙利亚设在贝卡谷地的导弹基地对以军来说始终是一大隐患，以军决定对该基地进行空袭，削弱叙军的防空能力。贝卡谷地位于黎巴嫩东部靠近叙利亚的边境地区，是一块由南向北的狭长地带，谷地两侧高山连绵，地势险要，叙军的主力部队便部署在此地。为保护主力部队免受以军的空袭，叙军从 1981 年 5 月开始，在此地部署了以先进的苏制萨姆—6 导弹为主要装备的防空部队。萨姆—6 导弹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曾让以空军吃尽了苦头。在当时来讲，该导弹是一种先进的防空导弹，它能够准确地击中高度低于 100 米的低飞目标，它具有独特的自动搜索目标装置，可对目标实施跟踪，进而击中目标。以色列此次入侵黎巴嫩的目的之一就是摧毁这里的导弹基地。

6 月 9 日下午 2 时许，以军出动了 96 架 F—15、F—16 战斗机进行高空掩护，在 E—2C 预警飞机的指挥下，用 F—4、A—4 型轰炸机对该导弹基地实施了突袭。叙军得知以军前来突袭，立即从国内征调了 60 余架米格—21 和米格—23 战斗机前来应战。由于以空军实施了电子干扰，致使叙利亚飞机未能与地面进行准确的联系，防空导弹也丧失了自动搜索功能，因而叙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仅用一天时间，以军就摧毁了叙利亚防空导弹阵地 19 个，击落叙利亚飞机 29 架。次日，以军又出动了 92 架飞机空袭叙军驻黎指挥所及附近的防空导弹基地，以军再次击落叙利亚 25 架飞机，摧毁 7 个防空导弹连。至此，叙利亚在贝卡谷地苦心经营了 10 年，耗资 20 亿美元建立的防空体系毁于一旦，而以色列方面却仅损失了 10 架飞机。

以军仅用了 8 天时间，就向前推进了 90 余公里，侵占黎巴嫩领土约 3000 平方公里，摧毁了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南部的全部基地。同时，也给叙军以沉重的打击。

巴解撤离，以军全胜

6月14日，以军控制了贝鲁特国际机场的跑道。16日，以军又在长枪党民兵配合下，攻占了控制机场的重要据点——理工学院大楼。17日，以军开始炮击国际机场及附近地区，控制了哈勒迪国际机场，进一步缩小了对巴解总部的包围圈。18日，以军宣布在巴解组织放下武器的情况下对其停火，但遭到巴解的拒绝。22日，以军再次向叙军进攻，并占领了哈姆敦，迫使叙军后撤，从而严密地控制了贝鲁特市区。

从6月26日起，以色列继续向贝鲁特西区集结兵力，加强对叙军的防御。至7月18日，以军包围贝鲁特西区的兵力增至7个旅约36000人，坦克约700辆，大口径火炮约710门，以军试图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巴解组织从贝鲁特西区撤离。

6月27日，联大第七次紧急特别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并无条件撤军。为保存实力，巴解组织同意从贝鲁特市区撤离。6月28日，巴解组织就撤军问题向以色列提出了三个条件：①以军从贝鲁特市后撤5公里；②在黎巴嫩军队中保留一支象征性的巴勒斯坦军事单位；③在贝鲁特保留巴解组织的政治机构。这三个条件遭到了以军的拒绝。7月6日，巴解组织拒绝由美军护送撤离，而要求在贝鲁特部署维和部队以保证安全撤离贝鲁特。8月1日，以军攻占了国际机场，4日进至贝鲁特西区博物馆地区，5日包围了巴解总部大楼，6日以军空袭了巴解总部大楼。

8月12日，巴解组织同意撤离贝鲁特西区。从8月21日到9月1日，巴解总部和游击队共12000余人先后由贝鲁特西区撤至约旦、伊拉克、突尼斯、叙利亚等八个阿拉伯国家。21日到

25 日维和部队抵达贝鲁特，监护巴解组织和叙军撤离贝鲁特。8 月 30 日和 9 月 1 日两天，驻贝鲁特西区的叙军 2500 人也撤离了贝鲁特。9 月 10 日至 13 日，维和部队执行完任务相继撤离黎巴嫩。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经美国调解，黎巴嫩和以色列双方就以军从黎巴嫩撤军问题举行了长达 5 个月之久的谈判，于 1983 年 5 月 17 日签署了《叙以撤军协议》。由于该协议在黎巴嫩南部问题上作出了明显偏向以色列的决定，使以色列达到了侵略的目的。所以，后来叙利亚、巴解组织都极力反对这一协议。协议因而被废除了。此后，以色列又单方面声称分阶段从黎巴嫩撤军。至此，第五次中东战争宣告结束了。

这次战争致使巴解游击队伤亡达 3000 余人，损失坦克 100 余辆，火炮 500 门，设在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组织总部被彻底摧毁；叙利亚方面伤亡 1000 余人，损失坦克也达 400 余辆，飞机 85 架。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目的基本实现。

“午马”行动

——意大利营救多齐尔将军

1982年12月17日早晨，美国驻南欧的北约部队最高指挥官多齐尔中将，在他维罗纳城的家中被意大利“红色旅”恐怖分子绑架。为了营救人质，意大利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搜寻工作。为了一举成功，他们精心制定了“午马行动计划”，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美意黑手党的共同协助下，于42天后的一个中午，一举攻破“人民监狱”，救出多齐尔将军，消灭了“红色旅”这只害群之马。

“午马”行动的成功，不仅使全世界为之惊叹，而且也标志着人们对战胜恐怖主义组织更充满了信心与决心。当然，意大利警察为了尽快救出人质，曾求助于自己的死对头——黑手党，这一幕又使得整个营救行动蒙上了一层不光彩的阴影……

突如其来的绑架

1982年12月17日清晨。意大利北部名城维罗纳。

在一条宽阔大道尽头的十字路口旁，矗立着一幢豪华的十层公寓大楼，早晨那温暖和煦的阳光把它涂成了醉人的金黄色。7点40分，随着“嘎吱”一声响，一辆印有 TLY 煤气公司标志的深灰色面包工具车停在了公寓大楼的门口，四个像是煤气管道工

装束的人，从车上依次跳下来，匆匆进入了公寓大楼。

两分钟后，大楼电梯把他们带到了6楼。这4个人走出电梯，直奔六楼的一套寓所。“叮铃铃……”一阵紧促的门铃声迫使房间的女主人打开第一道门。来者声称是来检查煤气管道的，只呆一会儿便走。那位中年妇女一听，便热情地把第二道铁门也打开了，请他们4人进了房间。这几个人一进房子，不是奔煤气管道装置而去，却大步地冲向书房。中年妇女一见，忙要解释道：“走错了……”然而她嘴巴刚张开，一块又脏又黑的抹布塞进了嘴里。随即，其中的两名大汉麻利地掏出绳子将其捆绑成一个粽子，顺手往沙发上一丢。

响声惊动了正在书房穿衣服的高个子男主人，他仿佛已觉察到其中情况不妙，伸手便往抽屉里摸手枪。然而，就在他转身的一刹那，脑袋上便被什么金属重击了一下，随着一声闷响，这名高个子男人便一声不响地倒在了地上。

这4个人迅速把他捆绑好，塞进一个随身带来的长条木箱。然后，又翻箱倒柜地搜寻了半天。最后，他们带着一丝遗憾，抬着木箱走出了公寓，打开工具车后盖塞了进去。仔细装好后，便一溜烟离开了这幢豪华大楼……

整个行动只花去了20分钟。

第二天清晨，意大利国家电视一台的新闻节目中，便出现了这样一条内容：

“现在报道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昨天上午，在维罗纳发生了一起重大绑架案。遭绑架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南欧盟军司令——美国人多齐尔将军，当时他正在自己家中。据多齐尔太太介绍，绑架自己丈夫的是4名煤气工打扮的工人……”

该消息一播出，便如8级大地震，震动了意大利政府，震动了整个西欧盟国，震动了美国，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了！意大利

总理在得知消息后的当天，匆匆从英国赶了回来，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布置这次抢救行动。他们很快便组织成立了一个“紧急行动中心”，全权负责营救工作。与此同时，一个名为“午马”行动的计划也在多方支持下建立起来。计划最初的宗旨是：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多齐尔将军。于是，意大利几乎出动了全部警察，一场大规模的搜捕网便在全国拉开了……

就在电视台播出消息的那天上午，意大利最大的新闻机构“安莎社”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一个声称是“红色旅”的组织正式宣布：“我们谨以全世界正义人民的名义向你们说，多齐尔中将，这个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已经被我们逮捕。现被关押在‘人民监狱’里。‘人民法庭’将对这个北约组织的刽子手进行公开的审判。”

一听又是“红色旅”搞的鬼，当时收听电话的那名新闻秘书不由得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提起“红色旅”，整个欧洲几乎家喻户晓。早在20世纪70年代，被称为训练最佳的“欧洲城市游击队”的“红色旅”便肆无忌惮地横行整个意大利，其中最“辉煌的战绩”便是1978年3月绑架并于5月9日杀害了意大利内阁总理兼天主教民主党主席阿尔多·莫罗。因而，莫罗事件被列为20世纪恐怖活动之最，莫罗也成了20世纪被绑架遭受杀害的最高政府官员。

在那一次的绑架中，“红色旅”主要想通过交换人质的方法救出他们的被警方捉住的大头目库尔齐奥。但他们的这一要求被意大利政府严辞拒绝了，于是“红色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杀死了莫罗总理。而现在他们又绑架北约驻南欧部队司令多齐尔将军，究竟又是何故呢？

不太光彩的交易

自从绑架莫罗事件发生后，“红色旅”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德高望重的莫罗总理的遇害，更加激起了全体意大利人民的愤怒。在一片斥责和声讨声里，该组织内部也出现了重大分裂对立。在当时，“红色旅”共分为两大派别，一派叫“顽固派”，主张用恐怖手段杀害一切与之作对的“敌人”；另一派叫“宣传派”，他们则认为，包括杀人在内的一切恐怖手段，只有在真正能打击国家制度、维护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否则便损害了“红色旅”的最初目标与威望。由于这两派意见不一，经常吵架甚至反目成仇，因而导致了整个组织力量的极大削弱。更为重要的是，“红色旅”在意大利人民心中的形象已经丑不堪言，许多支持者现在也纷纷弃它而去。从中分化出来的一些人甚至为警方提供重要活动线索，使“红色旅”的机构不断受到破坏，成员也相继被捕。这一切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分析的：“‘红色旅’就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在森林中踽踽独行。”

为了挽救自己一落千丈的声誉和每况愈下的处境，同时也为了树立自己崭新的国际形象，“红色旅”决定把“恐怖的目光”由国内延伸到国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便制造了这起震惊世界的多齐尔绑架案。

在多齐尔被绑架的第二天，警察就严密封锁了整个意大利，所有的路口都设有路障，一切车辆均需接受检查。与此同时，3万多名警察也迅速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捕。“紧急行动中心”给他们的指令是：每座房子、每间屋子都不能放过。警方由此判断：封锁工作做得如此迅速，“红色旅”尚无机会把多齐尔转移到其他国家去。况且，上次他们在绑架莫罗总理时，就是把莫罗关在

离总理府仅 800 米处的一间密室，意大利警察却依然未能搜索到。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红色旅”，警方还以近 200 万美金，征求有关多齐尔的信息情报。

线索源源不断而来。意大利人对“红色旅”的厌恶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但令人遗憾的是，警方按照这些线索一一展开调查时，却依然没能发现多齐尔将军被关的地方。原来，“红色旅”的组织性极强，他们 3 个或 5 个人为一行动小组，各小组一般保持独立，互不牵扯。因而，即使捉住其中的一人，他能供出的已只是同组中的几人，对其他小组成员却一无所知。也正是靠了这种严密的组织，当年“红色旅”才躲过上万警察的搜捕。因此，这一次意大利警方收获依然不大、进展依然缓慢也在情理之中了。

两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警方还是一无所获。为了取得突破性进展，意大利情报机关终于明白：靠自己力量单干显然行不通了。看来，必须寻找一个“盟友”通力合作才行。

这个“盟友”是谁呢？它就是大名鼎鼎的、令全世界人们都心惊胆战的意大利黑手党。该组织成立于 16 世纪的西西里岛，最初它只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帮会色彩的民间秘密组织，19 世纪后期才蜕变为刑事犯罪集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黑手党的势力不仅遍及意大利全境，渗透到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各个层次，而且还跨越国界，活动范围扩展到美国、加拿大和整个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犯罪集团”。

当意大利情报局局长斯伯特里得知了这一建议后，不禁拍了一下大腿：“好主意！就这样，咱们也来个以毒攻毒。”原来，斯伯特里知道，黑手党和“红色旅”过去曾一度合作，共同干出了不少令世界吃惊的大买卖。只是两年前由于经济利益上严重

冲突而分道扬镳了。从此他们积怨日深，都恨不得吃掉对方，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嘛。如果真能借黑手党之手除掉“红色旅”，那的确是一箭双雕的大好事！不过，令斯伯特里担心的是，一旦有人发现情报局同自己的敌人黑手党关系暧昧，公众舆论肯定不会饶过他们的。

考虑了好半天，一个更为奇妙的计划便在这位情报局长脑海中形成了：通过逃到美国的黑手党分子与他们在意大利的同党进行联系，再由他们去摸清情况，乘机干掉“红色旅”。为此，斯伯特里便派意大利驻联合国武官马瑟罗·坎皮安开始在纽约的黑手党组织中着手调查。坎皮安有个代号为“裁缝”。经由别人穿针引线，他结识了一个称为“胖子”的黑手党人。此人靠帮助意大利人移居美国谋生，在纽约还颇有一定影响。在“胖子”的安排下，坎皮安终于见到了一个隐匿在纽约的意大利黑手党逃犯隆皮诺。

在谈话中，坎皮安一再强调，只要隆皮诺愿意合作，他不仅将获得一大笔钱，而且还可免去过去的罪行，既往不咎。经过一番衡量，隆皮诺终于答应下来。1982年1月初，隆皮诺通过“胖子”打电话告诉意大利情报机关，多齐尔被关押在维罗纳、帕多瓦和波罗尼亚三城市之间的地区。次日，他在同意大利同党多次通话后，又明确地说：“关押地点一定在帕多瓦市。”但令人遗憾的是，隆皮诺知道的就这么多，他对关押的具体地点也知之甚少。不过，在情报机关一再要求下，并且在送上一万美金之后，隆皮诺又悄悄透露：他的委托人雷斯特有可能提供确切的地址。不过此时的雷斯特因为贩毒罪而正在米兰的圣·维多尔监狱里服刑。

经过一番考虑后，坎皮安认为，要想让雷斯特说出真情，还得让隆皮诺亲自出马。但这时的隆皮诺仍是个没有护照的逃犯，

意大利官员又不得不为他伪造一份证明：他的身份是某校汽车司机教官，并化名为安德鲁·狄蒙索。

1982年1月12日，戴着墨镜的隆皮诺直奔设在曼哈顿第五大道的美国签证处。虽然事先一再被告知保证他平安无事，隆皮诺还是有些担心，因为一旦被识破，他就可能在美国监狱里呆3年以上。一路上隆皮诺都十分谨慎，到达现场后更是紧张得东张西望。这一奇怪的举动很快引起了穿便衣的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的疑心。就在坎皮安等人准备带着隆皮诺出大厅时，几名暗探猛地围上来，押着他们就往外走，很快，一辆黑色警车停在了大厅门口，坎皮安一行一下子被塞进车里带到了联邦调查局。

联邦调查局的人开始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意大利当局要千方百计地帮助像隆皮诺这样的逃犯，直到坎皮安把真实情况和盘托出，他们才长嘘了一口气。原来，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得知多齐尔将军被绑架，也一直在秘密寻求解救途径与办法。这样，美意两方一拍即合：立即护送隆皮诺去意大利。

五天后，在米兰司法大楼的一个警察署里，隆皮诺见到了雷斯特。在一番秘密交谈后，两人最后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原来，雷斯特早就耳闻意大利情报局的这一做法，他自己也早就派人四处寻找线索了——尽管他每天呆在监狱里，但由于警察局到处有他的熟人，所以掌握外界的信息也十分迅速。

当着美意官员的面，雷斯特提出了这样一些交换条件：首先，尽早放他出狱；其次，如果抓住了“红色旅”分子并救出多齐尔将军，他要获得50万美元的奖金。他原以为自己的狮子大开口，对方会讨价还价。但没想到意美官员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美国官员回答得尤为干脆：“只要你提供的情报属实，50万美元现在就可以给你！”雷斯特笑着摇摇头：“情报你们一定会得到的，只不过不在我这儿。”美意官员一愣，而雷斯特已经往

外走了。走到门口时，他甩开两名看守员的手，回头对还愣在那里的几个人说：“回去等消息吧！三天后便会有人主动打电话告诉你们。”

雷斯特果然没有骗人。三天后，也就是1月20日下午3点，帕多瓦警署的113报警话机猛然响了起来。值班警察在抓起话筒的同时也掀下了录音机开关。

“现在我把‘红色旅’关押多齐尔将军的确切地址告诉你们……”

警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对方说话时是那样轻描淡写，好像消息得来不费吹灰之力似的。对方在匆匆说出一个地址后，就把电话挂断了。

他是谁？是从“红色旅”里分化出来的人，还是普通意大利平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知道的：这个人一定跟雷斯特关系不同寻常。

无可挑剔的部署

宾德蒙大街2号楼马利罗·法拉斯勒医生的公寓——这就是匿名电话里告诉的地址！

至此，意大利警方以三万人搜寻达一个月之久的多齐尔将军绑架案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1月21日下午，“紧急行动中心”把原先提出的“午马行动计划”更加具体化了：决定由意大利警察特种部队去执行营救工作，同时其他部门作密切配合。

意大利警察特种部队始建于1978年莫罗总理遇害后。当时为了防止类似悲剧再度发生，特意组建了这支队伍。它的主要任务便是专门负责研究反恐怖的策略，对付国内外恐怖分子的劫机、绑架和暗杀行径，特别是对付恐怖组织“红色旅”。现在，

这支部队也发展到 300 人，总指挥是现任米兰警察局局长安东尼奥·法列洛上校。这支部队虽然建立较晚，不像英国的“哥曼德”、美军的“贝雷帽”特种部队那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战斗经验，但由于队员录取条件高、个人素质强、武器装备好而名震欧美，被誉为西方最精良的特种部队之一。

在警察特种部队中，布尔吉塞少校负责的“金豹”中队是该部队 6 个中队中的佼佼者。布尔吉塞本人的经历尤为离奇，他曾 3 次打入黑手党组织内部，粉碎了无数起绑架案。但在最后一次营救人质行动时，被黑手党成员察觉其真实身份。结果，他的腹部被敌人打中，虽没危及生命，但也留下了一个可怕的疤痕。

经历这件事后，布尔吉塞对黑手党简直恨之入骨。但这次营救多齐尔的行动偏偏又是该死的黑手党提供的情报，这一点令他痛苦不已。

不过尽管心情不快，布尔吉塞在执行任务时却从不含糊。就在他得知道关押多齐尔将军地点的第二天，他自告奋勇前去侦察情况，打探虚实。

21 日夜里，布尔吉塞少校携带着微型摄像机、超距离遥控窃听器与两名手下一起来到宾德蒙大街 2 号法拉斯勒医生的公寓附近做实地侦察。

他们 3 人来到公寓对面的一个大型停车场的 2 楼，从这里正好可以看到对面二楼的全部情况。只见布尔吉塞从旅行包内拿出了红外摄像机。镜头下，对面房间里的境况被一览无余：意大利警方一直在通缉的“红色旅”的“理论家”安东尼奥正同另外几名同伙在谈论什么。此时，布尔吉塞又迅速从袋子里掏出一支似枪非枪的发射器，旋上一颗粘弹，对着那边的窗户射去。只听见“笃”地一声响，那颗“子弹”牢牢地粘在了窗玻璃上。布尔吉塞拿出准备好的窃听器，戴上耳机，调整好频率后，脸上出

现了严肃而自信的表情……

为了进一步侦察地形，布置进攻步骤，布尔吉塞又带领几名助手，身着便衣，于第二天上午又来到昨天来过的地方。他惊讶地发现，原来法拉斯勒医生的公寓下面，竟是一个大型的“迪依阿”号超级市场，此刻里面已经挤满了顾客。于是，布尔吉塞决定向售货员打听情况。正巧，靠近大门的一位热情的女售货员无意中提到，在一个多月前，大概是多齐尔将军被绑架的时候吧，她看见几个人抬着一个很重的长条木箱上二楼去。由于楼上住着人，楼下又是商场，东西搬进搬出的事司空见惯，所以当时大家都没在意。布尔吉塞又接着打听了其他一些情况后，知道动手的时机快到了。

“紧急行动中心”在听取了布尔吉塞的情况汇报后，果断作出决定：立即采取营救行动，否则夜长梦多，多齐尔将军的性命恐怕难保。同时又派大批便衣警察日夜守护在宾德蒙大街2号。

警察特种部队指挥总部立即紧张地研究营救多齐尔的“午马”行动方案。当时有人提出利用夜暗秘密出击，也有人提出拂晓时分突袭，布尔吉塞却建议中午行动。其理由主要是：“夜暗虽然便于隐蔽，但敌人在此时的警惕性往往最高，更重要的一点是夜袭容易造成误伤，尤其可能会误伤多齐尔将军；清晨街上清静，行人稀少，似乎很好行动，但实际上最易被‘红色旅’发觉。而中午时分人群熙攘，正是‘红色旅’思想麻痹、防备松懈的时候，这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最佳良机。”他的话一说完，立即博得了以法列洛上校为首的大多数人的赞同。最后，法列洛上校强调说：“多年的经验表明，要想袭击的成功，必须要实现行动的突然性和快速性。请各位务必以最快速度击败敌人，营救出人质，防止再出现莫罗总理的悲剧！”

在一番认真分析后，法列洛终于决定：1月28日中午11时

30 分，营救多齐尔将军的“午马”行动正式打响第一枪！消灭“红色旅”这匹害群之马的计划进入了倒计时阶段。

快如霹雳的行动

1 月 28 日凌晨，天色刚蒙蒙发亮。就在这个时候，一列列警察特种部队终于从总部出发，分头包围与封锁帕罗瓦市的条条路口。上午时分，“迪依阿”号超级市场周围更是布满了便衣警察。由于行动迅速而隐蔽。因而，尽管在二楼的法拉斯勒医生公寓内不时有个脑袋探出来东张西望，但都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情况。

中午 11 时 10 分，三辆中型货车正奔驰在维罗纳至帕多瓦的高速公路上。三辆汽车上，60 多名全副武装的特种兵一个个精神抖擞，谁也按捺不住涌自内心的兴奋。每个队员都带着一支 M—12 冲锋枪和一支大口径手枪，腰间挂着红外线眼镜和红外线瞄准器以及防毒面具，身穿运动衫内着防弹衣。还有一个明显特征便是，他们都戴着用以遮住面孔的黑色头套，下面那双双闪着蓝色光芒的眼睛使他们更像一群找寻猎物的豹子，难怪意大利人民都亲昵地称这支特种部队为“皮头套豹子军”。

作为这次“午马”行动正面进攻的主要负责人，布尔吉塞少校在逐个检查了着装之后，又对部下再次提出了他的几点要求。首先他强调一定要活捉敌人，与其他同行不同，意大利警察特种部队并不以杀死敌人作为目标，而是力争活捉罪犯、完成任务为宗旨。这也是布尔吉塞引以为荣的骄傲，因为这表明，只有具备更好的技巧和更过硬的本领才能做到这一点。与此同时，布尔吉塞又反复强调，一定要在敌人下毒手之前救出多齐尔将军，否则整个“午马”行动将完全失去了意义。

上午 11 时 20 分，布尔吉塞一行已经开到了宾德蒙大街，“迪依阿”号超级市场已近在咫尺。也许是因为运动衫内的防弹衣似乎紧了点，布尔吉塞感到有点莫名的燥热。他不由得扒开窗上的篷布，一阵清风便从缝隙中迎面吹来，顿时让人浑身舒爽。

车子很快在宾德蒙大街 2 号左侧的一条小巷内停了下来。这时布尔吉塞不由得透过篷布缝隙向外望去，他看到了每个路口都有便衣警察在把守，并且人群还夹杂着大量其他中队的身穿便衣、协助作战的警察特种部队成员。由于时间已接近中午，路上的行人已经不多，人们大都正在家中或者酒店吃午餐。当布尔吉塞又抬头望二楼时，里面似乎毫无动静。看来，这次行动果然十分成功，没惊动敌人！

11 时 30 分，“午马”行动正式开始了。

为了掩盖突击队行动时发出的声响，“紧急行动中心”早就“不合时宜”地在“迪依阿”超级市场旁边的建筑工地上准备了一辆大功率的挖土机。这时，车内的便衣警察启动了挖土机，一阵轰轰隆隆的声响顿时响彻在宾德蒙大街。这声音便是行动信号！几乎在听到声音的同时，布尔吉塞果断地一挥手，60 名特警突击队员闪电般从三辆货车上跳下，沿着早已打开的“迪依阿”号超级市场的侧门，直扑二楼的法拉斯勒公寓。而从早晨起就潜入这一带的便衣警察，也在同一时刻开始动作：把街上的行人赶离可能发生的交火的地点；命令一切车辆停止移动；并在周围路口布下重哨，以防“红色旅”分子逃跑……

此时，“迪依阿”号超级市场内顾客稀少，大多是中年以上的妇女们在食品柜前挑这选那。当她们突然见到一个个手持武器、头戴黑罩的大汉冲进来时，都以为又是“红色旅”或“黑手党”的歹徒前来抢劫，不禁大哗。一名妇女吓得当场昏厥过去；几个年轻的售货员也吓得魂飞魄散，爬到了柜子下面；还有

个保安急忙向警署打电话，报告说这里发生了匪徒抢劫事件。

混乱会惊动敌人！最后冲入超级市场的布尔吉塞把守住大门，对人们威严而低声地喊着：“大家安静，不要乱动！我们是警察特种部队！”人们一听是特种部队，果然一下子平静了许多，都纷纷蹲了下来。

与此同时，其余的突击队员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了2楼。仅用了几秒钟，全体队员都按预定计划各就各位。

此刻，二楼的“人民监狱”（其实就是法拉斯勒公寓）里面依然是一副平静的景象。这儿共有4名“看守”，首领便是当年参加过绑架莫罗总理的安东尼奥。他个头不高，一副文静相，令人无法把他同“红色旅”头子联系在一起。此刻，他正低头看当天的《巴黎时报》，偶尔也抬起头看看窗外。窗外的车辆都停下了，但这一切却未能引起他的注意，他以为外面又发生了什么交通事故。于是又低头看他的报纸。

除安东尼奥外，房间里还有一对青年男女正搂在一起说着悄悄话，那就是法拉斯勒医生的女儿、米兰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艾曼纽和他的男朋友胡德·映斯辉，他们也都是“红色旅”的成员。此外，还有一名“红色旅”分子饶斯刚从超级市场买食品回来不久，正在向安东尼奥介绍外面的情况：“一切很正常……”

在里屋，房中央有一顶金字塔式的吊式帐篷，帐篷里安放着一张钢丝床，脸色苍白、体质虚弱的多齐尔就坐在上面。他已经整整这样坐了42天了。“红色旅”分子为了防止他逃脱，不仅铐住了他的手和脚，还用一副铁链把他固定在床上；为了防止他偷听，还在他耳边挂了一副耳机，大声地放着流行音乐，使他除了音乐，别的什么都听不到。

“红色旅”已审问过多齐尔将军很多次了。要他供出北约组

织的军事机密，但都被多齐尔断然拒绝。“红色旅”仍不甘心，又以死相威胁，要他供认当年在越南战场的“全部屠杀罪行”。但身经百战的多齐尔还是无动于衷，不过，他对“红色旅”知道自己曾带兵在越南打过仗一事吃惊不小，“红色旅”果然厉害！

起初，多齐尔一直被蒙着眼，可最近几天却不再蒙眼了，这时他便明白：由于自己的“顽固不化”，死神已离他不远了。这时，4年前莫罗总理遇害的那一幕忽地又闪过脑海：当年莫罗也是拒绝与“红色旅”合作，在被囚禁55天后又被秘密杀害在郊区草坪上。现在，“红色旅”又会怎样对待自己呢？多齐尔一想到此心里不禁掠过一丝寒意，每个人真的要面对死亡时，的确都有些舍不得呀。

就在饶斯向安东尼奥介绍外面情况的同时，突然“咚隆”一声，房门被猛地撞开了。紧接着十几名突击队员旋风般冲了进来——

“不许动！”几十支冲锋枪对准了屋内4名“红色旅”成员的脑袋。

此刻，饶斯手中还提着两袋食品。听见响声，他急忙回过头，脸色刷地变得惨白，张大的嘴巴竟半天没有合拢来。冲在最前面的一名突击队员一拳便将他打得趴倒在地。正依偎在男朋友怀里的艾曼妞立即意识到情况异常，一把掏出男友腰间的手枪对准了多齐尔的头部。

“完了！”多齐尔无奈地闭上眼睛。然而，他这次听到的不是一声枪响，而是一声惨叫。等他睁开眼看时，发现艾曼妞正抱着头栽倒在地板上。原来，就在她开枪的一刹那，一杆枪柄已伸过来，在她头上狠狠一击，鲜血顿时染红了枪托。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艾曼妞的男友映斯辉还没站起来，

双手便上了手铐。而正在旁边看报的安东尼奥做梦也没想到会发生这一幕，他受了电击一般腾地站起来，手刚摸到怀里的枪柄便被几名突击队员一个虎跳扑倒在地。等他回过神来时，几十支黑洞洞的冲锋枪口已指向了他的脑袋：“跟我们走！”

4名“红色旅”绑匪在特警队员的押送下走出了超级市场。围观的人不时发出“打倒‘红色旅！’”的口号。安东尼奥偶一抬头，迎面而来的是一束束愤怒的目光，不由得打了个冷颤。

“午马”行动胜利结束，总共只花了90秒钟，并且未放一枪一弹。多齐尔42天的痛苦终于结束了。当突击队员把他从床上扶出来时，他还怔怔的，不相信自己已经获得了自由。

“今天是星期几？”这是他嚅嚅半天说出的第一句话。

就在他准备进午餐时，有人跑来告诉他：“里根总统要直接同你讲几句话。”

多齐尔一个箭步跨到电话机旁，用颤抖的手抓起听筒。当总统的声音从遥远的美国传来时，这位被“红色旅”囚禁了42天的美国将军，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顿时夺眶而出。

“暴怒”行动

——美军入侵格林纳达

1983年10月25日子夜时分，美国“独立”号航空母舰和海军陆战队特遣舰队在大西洋突然起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像狂飚般席卷东加勒比海，恶狠狠地直扑格林纳达。第二天凌晨，数万名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伞兵、陆军和空军突然出现在这个充满浓烈的肉豆蔻香味的石榴岛上。岛上的古巴军官、古巴军队和格林纳达军队面对这些从天而降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美国军队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些从天而降的美国兵是怎么在黑夜中渡过大西洋后登上岛的？美国军队迅速攻占了拥有4000米长跑道的珍珠机场，夺取了储备着大量苏联武器的弹药库，7000多名美国医学院学生和在美国公民得到了解救……

里根在格林纳达的冒险行动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石榴岛”风云突变

格林纳达是西班牙语“石榴”的意思，它位于大西洋靠近美洲大陆的地方，那里有一串小岛，呈半月形排列着，最南端的那个就是格林纳达。这个小岛并不产石榴，可是它的形状酷似石榴。格林纳达岛面积340平方公里，由主岛格林纳达和北边的卡

里亚库小马提尼克等一些小岛组成，人口才 11.5 万，80% 是黑人。该岛位于加勒比海东部的向风群岛最南端，距美国本土约 2500 公里。

格林纳达岛由于是加勒比海通往大西洋的东南门户，扼守着由南部非洲和南美通向巴拿马运河与美国的重要海运航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74 年 2 月 7 日，格林纳达正式宣布独立，成为加勒比共同体的英联邦的成员国。

1979 年 3 月，格林纳达“新宝石运动”领导人莫里斯·毕晓普发动了武装政变，推翻了亲西方的盖里政权。随后，在苏联、古巴的“经援”和“军援”下，格林纳达成立了“人民革命军”，建立了民兵队伍，并由古巴派工程兵和建筑工程人员在主岛西南端的萨林斯角修建了一个大型现代化国际机场。

毕晓普上台后，时而完全倒向苏联和古巴，并向周围国家“输出革命”；时而缓和、改善对美关系，试图在同苏、古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发展同西方的经济合作。这种政策，既引起周边国家的疑虑和美国的嫉恨，又遭到国内亲苏强硬派的反对和苏古的不满。

毕晓普不会想到这所有的一切会包含怎样严重的后果。然而，美国人想到了。

中央情报局发现，格林纳达的政府部门，从革命武装部到公共卫生部，从农业部到教育文娱委员会，都安插有古巴人。

里根听到格林纳达修建机场的消息，自然地想道：“格林纳达没有空军，而这个机场显然是为空军所用，那么，是为谁的空军？”

由此，美国人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格林纳达已成为苏、古的殖民地，准备用来作为“输出恐怖和破坏民主”的重要军事堡

垒。格林纳达不知不觉触犯了美国人的大忌：加勒比海是我美国的“内海”，在我的后院里，难道能够允许再出现一个古巴，从而连续影响到一大片国家来与我美国分庭抗礼不成！

为遏止苏、古影响，美国总统里根曾多次声称，美国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教训”格林纳达。

其实，美国早就瞄着格岛的政局变化，暗地里进行着军事准备，自从古巴派出工兵部队帮助修建机场起，美军就不断通过侦察卫星监视机场施工进度和古巴援建的其他军事设施情况。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军队的特工人员，动用了各种手段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出了详尽的地形和交通图。

与此同时，美军还加强了对预定参战部队的针对性和适应性训练。1981年3月，美军在加勒比海地区波多黎各的韦克斯岛举行了模拟演习。并在训练的同时修改和进一步完善了作战方案。

面对美国的恫吓，毕晓普害怕了。毕竟，自己是个区区弹丸小国，美国则是世界的头号强国。毕晓普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他试图在继续同苏联、古巴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努力同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共同体发展经济合作关系。

1983年初，毕晓普亲赴华盛顿会见里根，试图缓和并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从华盛顿回国后，他召集几位亲信进行了彻夜商讨，打算在改善同西方和美国关系方面来点实质性举动。

这样，毕晓普就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就像过平衡木，不得不踮起脚尖，每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但是，很快他就失去了平衡。

苏联和古巴对他的猜忌日渐加深，政府内的强硬派也公开对他谋求改善同西方和美国关系的政策表示不满和反对。有人甚至放出风声：如果毕晓普不行，那就换掉他。这一天很快就到了。

1983年10月13日，以政府军司令奥斯汀为首的一伙军官发动军事政变。叛军很快即攻占总理府，将手无寸铁的毕晓普软禁起来。格林纳达全国随即陷入一片混乱。

一部分群众行动起来，声援被推翻的毕晓普总理，而且居然冲破叛军的警戒线，将毕晓普解救出来。获得自由的毕晓普仍然相信和平手段的力量。他对追随者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然后率领队伍继续上街游行。他相信自己的力量，希望自己的声音能重新唤起人民的支持，重新夺回政权。作为政治家，他实在是过于天真了。

叛军很快强行冲进人群，再次逮捕了他，而且这次毕晓普的敌人也吸取了教训。仅仅10分钟后，这位前总理便倒在血泊之中。毕晓普终于从“平衡木”上摔下去，而且再也没有能够起来。

事隔一星期军方接管政权，成立了以奥斯汀为首的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软禁了总督斯库恩，有惧于格林纳达“输出革命”的东加勒比国家“紧急要求”美国出兵。美国的决策者也认为苏联远隔重洋，鞭长莫及，爱莫能助，这正是出兵的最好时机。

美国的三点出兵理由

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高尔夫球场，绿草茵茵，秋高气爽。

身穿高尔夫运动衣，脚蹬白色运动鞋的里根总统，兴致勃勃地出现在球场上。里根总统尽兴地玩了一场球，晚上带着倦意甜甜地进入梦乡。凌晨，一阵急促的铃声使他惊醒，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带给他惊人的消息：“刚刚接到华盛顿的电话，格林纳达发生政变之后，前总统毕晓普曾请求美国援助，但是前

天，毕晓普已被叛军枪杀。与格林纳达相邻的几个国家都开始感到不安，联合国请美国进行干预。正式要求已于昨晚提出。”顿时，里根不仅睡意全消，而且感到沉重的压力在向自己袭来。

10月23日，白宫中象征美国最高权力的椭圆形办公室里，秘密会议正在进行。靠墙的地方挂着一张南加勒比海的地图。在地图的下方，有一行提示性文字：格林纳达，距美国3000公里。与会者真正讨论的是格林纳达问题。

国务卿舒尔茨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是外交问题上的强硬派。他们强调说，美国对格林纳达的处置方案必须从以下几点加以考虑：一、在格林纳达的圣乔治医学院内，有好几百名美国学生，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二、美国不能坐视古巴人把格林纳达建成反美堡垒；三、如果美国对格林纳达邻国的请求不予反应，那势必会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威信。

也有几位先生顾虑重重。有人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世界上最弱小的国家动用武力，胜利了，也不至于给美国增添多少光彩，而一旦失败，美国就太丢面子。总之，胜败与否，都会招致国际间严峻的政治反应。有人担心，古巴人已在格林纳达经营多年，万一美国军队开进去没能取得决定性成果，会不会拖成第二个越战！

里根总统发了言：“我知道后果如何，我心里有数。作为美国总统，我一个人愿承担任何后果。”总统一句话，扫除了所有人的顾虑。

开会的人都明白了，他们此刻要做的，不是再去争论该不该出兵，而是怎样师出有名。

经过一阵磋商，里根总统最后口述三点理由：一、保护在格林纳达圣乔治医学院的几百名美国学生；二、保护在岛上的英国总督保罗·斯库恩；三、根据原总理毕晓普合法政府的请求和加

勒比六国政府的紧急要求。

总统还特别强调，为使出兵一事在政治上具有合法性，敦请美国干预的加勒比六国也应派出军队，哪怕是几名警察。

最后，里根总统站起身来，扫视了一下诸位与会者，右手指向墙上的格林纳达地图，颇有几分得意地宣布：“好吧，先生们，干吧。”

海军方案遭陆军反对

格林纳达一旦发生政变，美国即密切跟踪注视，从研究对策、酝酿出兵到形成决策、制订计划、下达命令，前后不到四五天，这可称得上“快速反应”了。

美军除了利用各种手段进行战略侦察、提前制订作战方案及具体的作战计划外，事先还准备了压倒优势的参战部队。为了沟通参战部队与最高军事当局、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全国作战指挥中心以及待命空降部队之间的联系，美国空军还启用了 10 颗卫星和设在波多黎各的无线电中继站。

格林纳达政府的兵力总共才 1000 余人。编为两个步兵营、1 个野炮连和 1 个高炮连。格军没有空军和海军，也没有坦克，只有少量装甲运输车，主要装备是轻武器，战斗力可想而知。格军的弹药军械仓库共有 7 个，储备的武器弹药也只能装备数千人。

格林纳达岛虽然地形复杂，但缺乏作战准备，设防薄弱。部队多以连排为单位，防守在一些要点上。其主力主要部署在首都圣乔治周围和格岛西南海岸地区。总部设在首都附近的弗雷德里克堡。此外，格林纳达还有民兵约 2000 人，多分散部署，其主要基地在北部沿海地区。

比较能打仗的是古巴派去修建机场的一个约 700 人的战斗工

兵营，包括百名专家、顾问等，指挥员是古巴的托尔托洛上校。他们主要部署在萨林斯机场和附近营地以及从机场到首都主要公路线上的一些据点，这些古巴人经过一定的正规训练，装备有小型高炮和轻武器。

相比之下，美国参战地面正规部队总兵力就高于格方3倍，若算上海上、空中支援和保障的兵力，则比对手高8倍以上。这些精兵强将都来自美陆、海、空军的“快速反应部队”。

10月24日下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开作战会议。会议大厅里灯火通明，美国武装部队各军、兵种指挥官们端然在座。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小约翰·维西上将话语缓慢，略显庄严地下达作战命令：“根据武装部队总司令、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签署的命令，美国武装部队从现在起，正式受命进攻格林纳达。行动时间为10月25日拂晓，代号为‘暴怒行动’。”

这时，军人们也许感到了即将一展雄才的喜悦，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笑容。但是，当大西洋总部司令韦斯利·麦克唐纳海军上将将作战方案提到会议桌上时，不少指挥官们都面露不满之色。因为根据该计划，参加“暴怒行动”的只限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这等于活生生地剥夺了陆军和空军的机会。深明底细的人知道，这是各军种间明争暗斗的又一次突出体现。

陆军参谋长认为，格林纳达虽是岛国，却丛林密布。因而，如果没有对山岳丛林地作战有丰富经验的陆军参与，就很难保证能及时救出美国学生，占领岛上的军事要地。空军参谋长也大声诘问：“要是敌军火力集中，陆、海军前进受阻怎么办？难道我们要在那个海岛上打持久战吗？”

一番争执之后，维西上将不得不决定：重新制定作战计划，作战部队将包括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并且决定，“暴怒行动”的总司令为大西洋总部司令麦克唐纳于华盛顿指挥；登

陆部队指挥官为第2舰队司令梅特卡夫海军中将于海上指挥，投入兵力总计18000人，舰船15艘，飞机230架。登陆进入格林纳达作战的部队为8000人。维西还宣布，请求美国出兵的安提瓜等六国也将派出总数为400人的兵力，与美国组成“联军”一起参加登陆行动。

维西正要宣布结束会议。陆军参谋长又提出问题：“能向我们提供些格林纳达地图吗？”显然，这位上将对此已有所准备。维西从公文包中抽出一张印得花花绿绿的图纸对与会者说：“那是个旅游胜地，有张导游图就行了。这些图纸是美国驻格林纳达的旅游公司印的，要多少有多少。”

与会者先是一愣，然后会意地笑了。的确，这怪谁呢？他们自己以前谁也不会想到为这个不起眼的小国家绘制一张作战地图。

“海豹”突击队一马当先

五角大楼在选择先头突袭部队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大名鼎鼎的海军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

美海军特种部队的“海豹”突击队和陆、空军的特种部队一样，是美军值得夸耀的精锐，是受总部或总统直接指挥的尖刀和铁拳。

起风了。C—130“大力士”运输机此刻显得有些吃力，它像一头母牛，声嘶力竭地吼叫着迎风朝那似斗牛士手中的红布般的霞光冲击，然后拐了个大弯，顺风而去。

担任“海豹”突击队队长的是古尔丁少校。此刻，在C—130的机舱里，古尔丁少校抓紧时间又一次翻阅那些电文，了解他在这次任务中的分量。然后，他又闭上眼睛，让自己的思绪尽

量平静下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不久前那个让他惊恐的场面：

1983年10月23日早晨6点半左右，一辆载重两吨半的黄色奔驰卡车沿着国际机场的公路朝美驻黎巴嫩维持和平部队的海军陆战队总部驶来。年轻司机苍白的脸上笑容可掬，甚至还朝打着哈欠的哨兵点头致意。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卡车猛然转向，朝4层大楼冲去，碾过铁丝网，撞倒了大门！车在加速，一直越过了堆垒起的沙袋，迎着大楼内值班士兵的狙击子弹，猛地撞入大楼底层的休息厅……。

猛烈的爆炸之后，正在酣睡的240名美国士兵有的被炸得粉身碎骨，有的被炸得身首分离；较完整的也奄奄一息，被埋在瓦砾之中。这声爆炸宣告：美国海军陆战队第8营已经不存在了。

有人说“祸不单行”，也有人说“因祸得福”，古尔丁少校幸运地得到了后者。古尔丁躺在床上，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他梦见他在温暖的海水中游泳。突然，海底塌陷，火山爆发，炽热的气流将他冲上天空……他被爆炸的气浪掀出大楼，紧裹着军毯和被褥飘落在街道上，他掉入邻近一栋私宅内。望着大街上被炸出的十几米宽、2米多深的弹坑和那些支离破碎的躯体，他被震怒了。小小的恐怖分子竟制造了连赶来抢救的联邦调查局的法医都惊叹的“最大的一次非核爆炸！”

正当这位暴怒的“海豹”突击队的队长筹划着采取报复行动时，海军总部来了指令。海军第2舰队司令梅特卡夫中将命令他马上归队，率“海豹”突击队立即赶赴加勒比海去执行一项总统批准的计划，这计划恰恰也称之为“暴怒行动”。

他可以马上离开这让人诅咒的鬼地方，可以在新的战场上出出这一肚子的怨气了。

古尔丁少校和他的“海豹”突击队到达集结地之后，和海军陆战队的 1500 余人搭乘 5 艘两栖舰船，包括排水量为 18300 吨的两栖突击舰“关岛”号，及所载武装直升机 30 多架，担任“主攻手”。

空中机动部队是第 82 空降师 5000 多人和陆军特种部队第 75 别动团两个别动营约 700 人，担任作战掩护和支援任务的是第 22 航空母舰战斗群，内有排水量 7.8 万吨的“独立”号航空母舰，各类舰船 15 艘，总排水量在 12 万吨以上。如果这些舰船连成一片，足以遮住格林纳达首都圣乔治的阳光。此外，400 名所谓多国警察部队紧随其后。

美驻贝鲁特参加黎巴嫩多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海军陆战队营房被炸，美国已放出风一定要报复。前苏联马上命令其南部的海、空军和驻叙利亚的军事人员进入高度戒备，并向黎巴嫩海面调集军舰，准备对抗美可能采取的行动，没想中了美国的声东击西的诡计。

在转移了前苏联战略视线的情况下，美国便暗中将原定驶往地中海东部与苏对峙的两支海上舰船编队改作突袭格林纳达之用。

为了做到伪装逼真，两支海上舰船编队不惜绕道千里，先是完全按驶往中东的正常航线航行，远离向风群岛往东北方向前进，然后突然掉转船头，直扑格林纳达。

美军其他部队的集结也是隐蔽地进行的。担负突击梯队任务的陆军别动队员和军事装备，直到行动实施的前一天才打着参加加勒比海多国警察部队所谓联合演习的幌子空运到巴巴多斯前进基地。作为先锋的古尔丁比他们只早到几个小时，真可谓仓促上阵。

静谧的环境原是睡觉的好时机。结实、保暖、轻便的军用帐

篷里，古尔丁少校倚着背囊打盹。他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觉得自己在干着见不得人的事。说是来参加演习，但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演习，而是一片沉寂——激战前的可怕的沉寂。可不甘寂寞的年轻人纷纷跑到基地惟一的一个咖啡俱乐部寻欢作乐去了，他们要把身上的现钞全部花光才痛快，这样打起仗来才没有任何顾虑。睡觉对他们来说未免太早，等战斗一打响，有的人怕一觉就永远不起来了。

美军的计划是：10月25日拂晓发起进攻，在一天内完成主要作战任务，5至7天结束整个军事行动。

一天的战斗相当顺利。如果说征服是一种欲望的话，这欲望是难以满足的，越顺利就越强烈。

按一贯的经验，作战部队编成两个梯队：突击梯队和后续梯队。

突击梯队自然少不了“海豹”突击队，此外还有海军陆战队和部分舰艇部队。任务是封锁海面、抢占主岛的两个机场、切断格岛与外界的海空联系。

后续梯队则由第82空降师的一个旅编成，其任务是扩大战果。协同突击梯队进行岛上作战，攻占岛上要点和首都圣乔治。最后完成对全岛的占领。

格守军一击即溃

战斗一打响，突击梯队分别从巴巴多斯、格岛附近海域和本土的3个待运地点乘运输机和直升机，在海、空军航空火力支援下，从北、南两个方向对格林纳达实施空降突袭。“海豹突击队”所乘的UH—1型直升机首先出现在格林纳达岛东部的珍珠机场。

古尔丁少校时刻牢记着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教诲，“速度来源于训练、体质、信心、斗志、适当的运输和熟练的指挥。”在这一前提下，古尔丁完全依照自己的作战方式，要采取外科手术式的瞬间打击，捞一把就走；或超越登陆式的高压战术，一举瘫痪对方；或垂直突破式的闪击，迅速完成战略企图。

格林纳达的军队在突然袭击之下不知所措，甚至连对手是谁还没弄清楚。突击队员们都穿着清一色的绿色迷彩服，这种无国别的战斗服几乎任何军队都有。

古尔丁率部先横扫了通往机场指挥塔的防御力量和设施，然后抢占了指挥塔。另一分队则袭击驻机场的兵营。当时格军正在睡觉，突击队员们在处理哨兵时，没提防让哨兵扣响了枪，使行动暴露，被惊醒的格林纳达士兵纷纷逃遁。

为了扩大和巩固战果，古尔丁亲自率一部分突击队员拔掉了通往机场外的一个据点，以在此设伏阻止敌人援军。其实，他过虑了，格军的纵深并没有相应的部署，防御既缺乏弹性和韧性又无机动力，根本无法支援。等古尔丁瞎忙了一阵子醒悟过来时，人已搞得精疲力竭了。他好像受到了侮辱，大发脾气，咒骂这种恃强凌弱的战斗太没劲了，简直像是一场演习。

从南路进攻的美军运气比“海豹”们差多了。陆军特种部队第75别动团两个别动营受到古巴士兵的顽强抵抗。古巴的战士们虽是工兵，但谙熟作战的路数，而且看得出认真研究过美军的战术，致使从运输机实施升降的700余人在萨林斯机场一着陆就伤亡了10余人。直到第82个空降师的两个营和多国警察部队的1500余人机降增援后，古巴士兵寡不敌众，才纷纷撤退。

珍珠机场被“海豹”突击队占领后，后续部队的800余人也先后着陆，占领了机场及附近的要点。为了配合南路的攻势，“海豹”突击队又搭乘两栖攻击舰“关岛”号，从格林纳达岛的

北面绕道西海岸的大马尔湾附近的海域，这里仅离首都圣乔治1000多米。尔后，由第二突击队以直升机强行垂直登陆，这并非冒险，因对方的防空能力几乎为零。第一突击中队则在古尔丁率领下乘13艘登陆艇实施登陆，然后换乘5辆M—60型坦克，在作战飞机支援下，由北向南逼近大马尔。在解决了为数不多的守敌之后，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首都圣乔治的总督府。

由于新上台的格领导人只顾逃命，放弃了指指挥，使得格军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甚至有些老百姓还主动为古尔丁带路，并提供有关格军的情况，致使“海豹”突击队避过格的防御而长驱直入。

这次他们不是怕攻坚和厮杀，而是负有特殊的使命：直扑圣乔治的总督府，救出被软禁的斯库恩总督，将他完全转移到“关岛”号两栖攻击舰上。

古尔丁率小分队沿着美、格作战的间隙地带向市区突击。原来他曾设想用直升机来个突然袭击，但这样很容易暴露行动企图，弄不好危及总督的生命安全。

巧安排救出总督

岛上的美军兵力已达到6000人，是格军的6倍。但古尔丁心里十分清楚，此刻绝不能掉以轻心。从具体对手看，小分队只有50来人，总督府的守军却有100多人，而且很有战斗力。不能像前几天那样打法，所以他特别叮嘱突击队员们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发扬“海豹”突击队干净、利落、突袭制胜的特点，改变一下美军“绿色贝雷帽”的形象。

根据情报，古尔丁认为最理想的突袭位置是总督府的后院。那里因为院墙较高，防守上较松，离软禁斯库恩的地方也较近。

再一个有利因素是，院外不远有一块大草坪，可作为直升机的起降场，给突击队留不留后路倒没什么，关键要安全地将总督救出去。

突袭分两步走：在第一小队与守军交战的同时，第二小队爆破围墙，打开缺口直扑总督软禁处。

在下令袭击前，古尔丁部署了3个人等候在草坪附近，等战斗一有进展，迅速将草坪上的几顶帐篷清除，同时与“关岛”舰联络，派直升机来接运。

特种部队的准备工作一向是很紧的，不可能有充裕的时间，从抵达到进攻先后不到15分钟。

第一小队的突击队员集中火箭筒、轻机枪，还有人手一支的M16A2式冲锋枪向目标突然袭击。M16A2式冲锋枪是美国科学特轻武器公司研制改进的最新成果，其威力领先于一般的冲锋枪。火力袭击后，对方永久工事一片沉寂，当古尔丁冲上前去时，顿时火冒三丈。原来，费了不少弹药摧毁的竟是一座空阵地。就在他的冷笑还未收敛时，从庭院的两旁房间里顿时响起枪声，他身边的队员一下子倒了好几个。令古尔丁恼火的是无一伤亡的记录在这里被打破了。

不能恋战，灵活多变是这次行动的准则。古尔丁一边调整力量与守敌对垒，造成一种硬攻的阵势，一边亲自率第二小队绕到围墙边实施爆破。

“轰”地一声巨响，特殊高效炸药起了特殊作用，一段围墙被炸了个大洞，这种不摧毁整个建筑的定向爆破法不至于让倒塌的瓦砾阻挡突击道路。

据内线提供的位置，古尔丁很快确认了软禁总督的房间，他击毙了一名看守，踹开了挂着锁的房门，连拖带抱地将总督等人护送出庭院。临行，他命令爆破手将剩余的炸药全部安放在各建

筑物上，要求将刚才炸开的缺口堵上，以挡住追击的格兵。

一切在计划之中，当古尔丁的“海豹”突击队员们保护着总督等人赶到草坪时，UH—1 型直升机的轰鸣声已临近了。

古尔丁让负伤的队员跟总督等人先上第一架直升机，迅速返回“关岛”号舰，他自己则随后撤退。

随机来的一位机要参谋带来了指挥部的命令，让他赶快撤出战斗，接受新的任务。

不出古尔丁的预料，“海豹”突击队新接受的任务是搜捕前副总理科尔德和前“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奥斯汀等人。这对“海豹”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因为海上早已封锁，机场亦被控制，整个格岛弹丸之地，只要这些人没死是休想逃出去的。

局势对美军十分有利。当古尔丁 28 日从圣乔治撤出不久，美军大部队就横扫一切顽抗守军，会师于首都。至此完成了对格岛的全部占领。多国警察部队也由萨林斯机场乘直升机转来首都，美军把卫戍任务交由他们担负。

按照古尔丁的吩咐，突击队员被分为众多小组，先从俘虏中查起，不到半天，“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奥斯汀及委员会的部分成员落网。在另一个据点中，美军抓获了科尔德。

任务完成后“海豹”突击队协助总部调查组进行了战场统计。据不完全统计，美军死亡 18 人，伤 91 人，损失直升机 10 架，共耗资 1.3 亿美元。古巴人被击毙 69 人，伤 56 人，被俘 642 人；格林纳达军人死 40 多人，战俘 15 人。

对这最后的胜利，里根似乎是感到绝对不会出意外的。美军出动兵力 18000 人，而格林纳达的古巴军队和政府军只有 2000 名战斗人员，更何况美国拥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岂有不赢之理。他绝对相信自己的判断。战斗打响后，他没有随时翻看战报，甚至拒听工作班子为他作战况汇报。军队取得初步成功以后，他拒

绝给入侵部队指挥官们致电祝贺。他信心十足地说：在他们把事情干完前我不会打扰他们。

里根是胜利了，他有理由感到高兴。

但是，美国的入侵行为，却遭到了世界舆论的广泛谴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指出，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是赤裸裸的以强凌弱、干涉别国内政的强盗行为。一些西方盟国也认为，里根做得太过分了。甚至美国自己的记者也诘问：“今天美国认为格林纳达不顺眼，可以派军队大举入侵。那么明天呢？美国是否准备派军队再去入侵尼加拉瓜、巴拿马、厄瓜多尔或萨尔瓦多呢？”

军事上的胜利却引来了政治和道义上的谴责。

“讨债”行动

——哥伦比亚特种部队追杀恐怖案主谋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哥伦比亚就内乱不休。而“4·19”运动游击队则是制造内乱的最主要力量。

1980 年 2 月，他们攻占多米尼加使馆，索取了 250 万美元赎金；1984 年 3 月，因为该组织几名领导人被暗杀，他们便怀疑政府军在搞鬼，又于 1984 年 11 月 6 日占领政府司法大厦。政府方面再也不妥协，派坦克部队强攻，以逼对方释放人质。但恐怖分子拒不投降，结果，35 名“4·19”运动成员连同 110 名人质同归于尽。

政府军为了追杀这次恐怖案的主谋阿尔瓦罗·拉法第，立即制订了反恐怖的追杀阿尔瓦罗的“讨债”行动计划。他们派人打入“4·19”组织内部，哄骗阿尔瓦罗，然后在首都波哥大团团围住他，把阿尔瓦罗打得全身都是血窟窿，“讨债”行动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不满引出的仇视

1985 年 3 月 14 日傍晚。作曲家拉乌尔公寓大楼。

电视里，正在播放的意大利国家队对 AC 米兰队的比赛吸引一名中年男子和女主人。比赛不到 10 分钟，AC 米兰队射进了第

一个球。“好——”那名男子竟高兴地叫起来。然而他这一喊，竟把电灯喊灭了，中年男子不由得骂骂咧咧站起来。突然，几十道强光照到他脸上，紧接着，几百发子弹同时扫射在他身上，吓得女主人公大喊大叫起来。

这名遇刺的人是哥伦比亚“4·19”运动重要领导人，而刺杀他的则是政府方面派来的特种部队。这一幕为什么会发生呢？我们不能不回头去看一看哥伦比亚的历史与现状，这样才能找到最终的答案。

哥伦比亚本来是个历史悠久、物产丰富的美丽国家。它西濒太平洋、北临加勒比海，同时还保护着巴拿马运河区，成为大西洋与太平洋的一大交通枢纽。

早在1819年，哥伦比亚就在民族英雄玻利瓦尔的起义军的帮助下脱离西班牙独立。进入20世纪中叶后，国内的保守党和自由党更迭执政，但由于两党互相争权夺利造成了多起流血事件。后来，从1958年始，两党和解，建立全国阵线，轮流推选总统候选人参加与其他党派竞选总统的活动。

1970年，保守党人在哥伦比亚总统大选的选票上做了手脚，通过多处重复填写选票的方法，使该党总统候选人巴斯特拉达仅以4万张选票的差距战胜了当时执政呼声最高的全国公众联盟，登上了总统宝座。当时的全国公众联盟虽然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却苦于没有一支装备精良的队伍，因而他们只能以游行示威的方式表示抗议。结果被政府军血腥镇压下去了。这更加引起了公众联盟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同年4月19日，他们的领导人海梅·贝德曼和托雷多等人积极从被镇压的挫折中走出，共同组建了后来令全世界都为之一惊的“4·19”运动游击队，表示坚决不与卑鄙的政府合作，要走一条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972年初，“4·19”运动采取的第一次行动便是：派人潜

入南美独立之父西蒙·玻利瓦尔的展览馆，盗走了当年玻利瓦尔指挥三军解放整个哥伦比亚的银色长剑，声称要以这把宝剑来驱逐国内的邪恶势力。但毕竟该组织队伍力量不够十分强大，一时还难以与强大的政府军相抗衡。因此，该组织领导人开始了一系列的恐怖活动，多次绑架和谋杀各界要人，并时而袭击国内许多工业与军事、交通设施。这样，他们逐渐走向了创立组织宗旨的反面，走上了反人民的恐怖暴力的不归之路。

初试得手的绑架案

当一个运动组织一旦偏离了自己的正确方向，在反人民的道路上愈走愈远时，那么，尽管它一时还能使自己的某些欲望得逞，但过不了很久，它自身的危机便会显露出来。

“4·19”运动游击队在疯狂地对待政府与国家，四处制造恐怖的同时，他们自身也受到了政府军的不断袭击，损失也相当惨重。当1980年元旦到来之际，该组织的财政负责人米克·休斯一盘底，发现活动经费已严重不足。于是，在他的建议下，“4·19”运动开始了第一桩大的买卖——绑架驻扎在哥伦比亚的外国使馆人员，以求得到高额的赎金。

就在这年的2月28日，他们终于选择好了目标：驻哥伦比亚的多米尼加大使馆这一天举行国庆招待会，许多国家的外交使节都依照国际惯例前去祝贺，这正是下手的最佳时机！

上午10点左右，位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北区30号大街的多米尼加大使馆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然而，就在各国贵宾和多米尼加的使馆人员举杯同庆的时候，16名身穿绿色运动衣的“4·19”运动成员乘机溜入了现场。当时守在门口的几名警卫人员见他们走进时那样大摇大摆，也没引起足够的注意，只是

有些好奇地打量了一下这群衣服显然有些鼓胀的不速之客，还以为他们是代表哥伦比亚某体育组织前来祝贺的。就这样，这群人过了使馆大门后，便向使馆内长驱直入。

三分钟后，使馆大门突然被关闭，紧接着，里面枪声与喧闹声响成一片。外面的警卫情知不妙，赶紧打电话报告给哥伦比亚警方。很快，警方便派了 100 多名警卫对该使馆团团包围，并架起高音喇叭，要求匪徒放下武器，释放人质，政府会宽大处理。

已占领这座三层楼的使馆的“4·19”运动成员这时派一名人质送出一封信来，内容大致是：他们已绑架了包括美英在内的 16 个国家的 50 多名人质。如果政府方面不在 24 小时内准备 500 万美元作为赎金，他们将杀害全部人质。

当时的哥伦比亚总统图尔瓦略断然拒绝同该组织进行和平谈判，而是一再严厉要求恐怖分子释放所有人质！但毕竟有些不敢动手，图尔瓦略在进攻方面一直不能果断、坚决。因此，他只是派重兵力团团围困住恐怖分子所占的大楼，却没有更好的办法对付他们。结果，恐怖分子在两个星期之后宣布开始一个个地杀死人质，直到政府方面交出赎金。

当 3 名多米尼加使馆人员倒在了血泊中时，哥伦比亚政府只得放下面子，表示考虑恐怖分子的意见。但总统原来就坚决反对谈判，那么找谁出面好呢？就在这时，救星来了。与哥伦比亚关系一直不错的古巴共和国知道消息后，立即派专员前来调停。因为古巴与哥伦比亚的朝野势力都关系不错，乐于当和事佬，图尔瓦略总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答应调解。他主要担心美国政府知道自己处理此事不利后，会派兵压境，亲自来营救人质。

于是，在古巴政府的积极调停之下，“4·19”运动成员获得了 250 万美金并由古巴方面保护到达古巴后，全部人质才被释放，他们在遭绑架 50 多天后终于又重新获得了自由。就这样，

这起震惊世界的占领外国使馆和扣留外交官的特大恐怖事件终于以哥伦比亚政府让步、妥协而宣告最终解决。这件事也令哥伦比亚政府在民众面前丢尽了面子。

随后，为了报复，哥伦比亚政府军积极组织兵马，对“4·19”运动游击队进行彻底大追杀。但该组织尽管武器装备方面赶不上政府军，但他们有多年游击战的经验，经常与政府军捉迷藏，弄得政府军筋疲力尽。而且，“4·19”运动又联合其他4个国内主要游击队达成协议，共同对付政府的大清剿。因而，双方的内战一打便是4年。这场内战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场灾难，对于哥伦比亚民众而言更是毁灭性打击。终于，到了1984年3月，作战双方都感到有些筋疲力尽，便在一些外交使团的调解下宣布暂时停战，并于3月8日签订了和平停火协议。哥伦比亚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种宁静后面又孕育了更大规模的灾难。而且，这次对立的双方更直接的是政府与“4·19”运动之间。

按照双方原先拟定的停火协议：双方从1985年1月至12月1日止停战一年。然而，就在停战协议签订后不久，“4·19”运动的几名领导人莫名其妙地遭人暗杀，先后丧命。该组织立即展开调查，查来查去，结果又查到了政府头上。他们一致认为是政府方面下的毒手，于是当即宣布战争继续开始。这样游击队与政府军的冲突又不断升级，与此同时，一场更大规模的恐怖行动又在“4·19”运动领导人心中酝酿起来。

鲜血写就“安东尼奥”行动

1984年10月，哥伦比亚政府军对“4·19”运动游击队占

领下的一个小城进行突然袭击，结果，他们在搜寻之中，竟然发现了该组织的一个巨大的军火库。原来，这些军火都是哥伦比亚游击队花重金从国外军火贩子以及国内贩毒组织那里得到的，其数目之大令政府方面也吃惊不小。

而且，当时率政府军出击的雷密斯上校还在离军火库不远的地方发现了“4·19”运动的一个临时指挥部，里面有大量未被销毁的文件。雷密斯搜寻了一番，结果在一个废纸篓内翻出一份代号为“安东尼奥行动”的计划。这份计划的详细内容已被撕去，只剩下背面的那幅地图。雷密斯上校仔细一看，不由得倒抽了口冷气：这是政府司法大厦的详细平面图，上面不仅精确地标明了各个办公室的位置，也还标明了每个房间的办公人数和详细时间等。据此，雷密斯推断这一定表明“4·19”运动企图在近日会攻袭政府司法大厦。于是他立即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当时的哥伦比亚总统贝坦库尔。总统得知这一情况后竟也不敢相信，敌人会有那么大的胆量在人口稠密、戒备森严的首都中心地带发动突袭，于是也没太放在心上，只是增派了一个中队的保安人员加强了那一带的巡逻。至于其他有效的防范措施，却一点也没有采取。

然而这一次行动却是真的，总统的这一步棋走错后，导致了100多名人质的丧生。

“4·19”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该组织的理论家兼最高军事首脑阿尔瓦罗·拉法第是“安东尼奥行动”的策划与组织者。在拟定计划之后，他万万没想到由于下属的疏忽，没把进攻目标的图纸销毁，而落到了政府之手。但这一切偏偏未引起政府军的注意，这样阿尔瓦罗的计划后来实施也相当顺利。

政府司法大厦位于市中心，是一座5层的水泥建筑，下面有一个大的地下停车场。1楼是最高法院的会议大厅，2楼是最高

法院的办公室，3楼以及4楼是政府办公室，5楼则是司法与政府的档案材料库。

阿尔瓦罗布置这次进攻政府司法大厦的“安东尼奥”行动是这样计划的：他把参加行动的70名人员分为3路。其中第1路人马由政府司法大厦后门地下停车场率先冲入一楼大厅，完成扣押人质的任务；第2路人马听到停车场的枪声后，立即从广场正门冲进去；第3路人马作为预备队，在后面接着跟进，负责以火力阻止警察和军队进入大楼营救人质。最后，他又把时间定在11月6日上午11时30分。

11月6日上午，哥伦比亚政府果然在司法大厦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核心内容便是修改刑法，增加相关惩处恐怖分子的一些条款。但令人失望的是，现任总统贝坦库尔本将出席会议并将发表重要讲话，但就在开会的前10分钟，他接到一项通知，美国的副国务卿刚打电话来，准备上午11点左右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机场，贝坦库尔总统不得不去亲自迎接，他深知美国官员又来与他协商共同对付国内贩毒集团的事情了。而恰恰是这一次临时改变的活动，使总统本人竟逃过了一场大劫难，这也导致了阿尔瓦罗计划的最后破产。并且，5个月后，在这位总统的亲自指令下，特种部队通过千里追杀，终于把阿尔瓦罗送上了天国。

由于总统本人临时有事不能前来，所以会议由最高法院主席阿方索·雷耶斯主持。会议开始后，300多名司法界要人和政府高级官员汇集在一楼的大会议厅里，就修改相关刑法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当11时30分到来之际，阿方索主席宣布休会。人们于是纷纷收拾好手里的文件资料，准备走向地下停车场，到家里吃完中饭后接着开始下午的会议。

就在与会代表向地下停车场走去时，突然，停车场后面枪声

响成一片，只见几名保安倒在后门口，随即一群手持轻机枪、冲锋枪，腰间挂满炸弹的蒙面歹徒冲进大厅。他们一边大声嚎叫要人们举手趴下，一边又盲目地把子弹往人们头顶扫去，吓得所有的人都纷纷逃命，大厅内顿时慌乱成一团。那些平时威风凛凛的达官贵人，此刻面对飞来飞去的弹雨早吓得魂飞魄散，有的拼命向正门赶，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但很快又被另一群正面进攻的歹徒堵了回来；有的则吓得瘫软在地上，动弹不得；还有的则拼命连滚带爬地上了二楼。

就在里面枪声响成一片的同时，司法大楼门前的一辆拉窗帘的旅游车里也奇迹般钻出十几名身着哥伦比亚军服的“军人”，他们径直向门口冲去，守门的警卫以为是来了救兵，便立刻让出一条路来。然而，只见一阵阵扫射的子弹迎面而来，来不及躲开的警卫全倒在了血泊之中。这批人一边扫射，一边把人质往楼上赶。只见短短的几分钟后，整个5层的司法大厦便全部陷入恐怖分子之手，包括总统胞弟以及最高法院主席在内的300多名官员全部成了人质，乖乖地呆在2楼的一间客厅里。

当时正在会见外宾的总统贝坦库尔得知“4·19”运动攻占了政府司法大厦的消息，不由得大为震惊。与此同时，当该消息传到其他国家后，整个世界都为之震动了。当即，贝坦库尔总统就下令封锁大厦所在的玻利瓦尔广场，并再三宣告：“决不同恐怖分子谈判，他们必须无条件释放人质，接受哥伦比亚人民的审判！”

就在总统宣布命令的同时，第一批国民警卫队已于11时50分抵达现场，与早已在那儿部分保安警察共同设置了一条警戒线，并且重重包围与封锁了政府司法大厦。他们在大楼外的几幢房子上都架起了火箭炮与重机枪。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警戒线划好的那一刻，“4·19”运动派出的第3路人马也赶到了，

只是他们来晚了一步，被手持武器的军警挡在了警戒线外。因而，他们只能眼睁睁地以旁观者身份观察双方的动静，并决心在关键时刻出手支援楼内人员。

这支人马为什么迟来 20 分钟呢？原来，他们的旅游车在中途出了故障，故而来迟了一步。不过对他们每个成员而言，这并不算什么坏事，因为在第 2 天，前 2 组人马便与大部分人质同归于尽了。

而此刻，贝坦库尔总统临时召开了特别紧急营救会议，国民警卫司令、特种部队总指挥、警察局长等要员一致同意总统的建议，以武力征服恐怖分子，力争救出人质。

30 分钟后，会议结束，贝坦库尔总统在部署完进攻计划后，向里面的恐怖分子下了最后的通牒：五分钟内立即放出人质。但负责“安东尼奥行动”的“4·19”运动领导人路易斯·奥德罗拒绝投降，力图凭借有利地形和先进的外国武器负隅顽抗。

终于，贝坦库尔下达了总攻开始的命令。只见一个个身着防弹衣，头戴钢盔、手执各种现代武器的特种部队队员和大批军警在几辆防弹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大厦发起了猛烈攻击。

很快，1 辆坦克和 1 辆装甲车首先冲进地下停车场，与守卫在那里的十几名恐怖分子展开了激烈的枪战；与此同时，几架武装直升机冒着弹雨降落在大厦顶楼，12 名特种部队队员准备从五楼突破。

在一阵猛烈火力的支援下，一队队军警也顺着墙根向里面移动，并向里面扔进一颗颗催泪瓦斯弹。而正面进攻的几辆坦克已经用炮火轰开了紧闭的大厦铁门，无数军警便鱼贯而入。

眼看着 1 楼保不住了，指挥战斗的“4·19”运动领导人丢下 13 名同伴的尸首后，立即下令向 2 楼撤退，人质也由 2 楼撤到了 3 楼。

然而，处于上风的特种部队与军警寸步不让，又加紧攻击，奥德罗只好被迫放弃 2 楼，10 分钟后又被迫放弃 3 楼，与人质一起到了 4 楼。奥德罗原以为只要占领司法大厦并扣押了政府官员，就可以以此为筹码迫使政府答应他们的条件，但没料到贝坦库尔总统那么不留情面，进攻得如此猛烈。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退路已经没有了，投降更是死路一条。因此，奥德罗决定以枪杀人质来寻找一条生路。

这时，下面的政府军见上面枪声突然停止，正准备往上冲，猛然发现最高法院主席的身体堵在了楼梯口，后面是一名用枪指着他脑袋的歹徒，顿时，政府军便停止了冲锋。那名恐怖分子威胁道：“如果你们还不撤退，每 30 分钟便要枪杀一名人质！”

就这样，在双方的僵持中，夜幕已悄悄地降临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五楼突然起了大火，火光映红了半个夜空。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奥德罗为了防止政府军在夜间偷袭，竟下令点燃了五楼的档案材料库，大批国务文件与司法档案不久便化成了一片灰烬。

第 2 天清晨，总统坚决命令继续进攻，宁可牺牲人质也要让恐怖分子明白，政府也决不向任何恐怖势力低头！于是，大批军警在特种部队指挥官莫斯克拉·加朗的带领下，向 4 楼、5 楼发起了最后的猛攻。他们用火焰枪开道，企图逼迫恐怖分子投降。很快 4 楼又被他们攻占下来，奥德罗等只好押着人质龟缩到 5 楼的最后几间房里，决定与人质同归于尽。

而这时，政府军的进攻突然停止下来。总统在等待在最后时刻恐怖分子能放下武器投降。然而，当他们等到中午 1 时零 6 分，一声巨大的爆炸给了他们最后的回答。原来，奥德罗知道求生无望，便令恐怖分子把所有炸弹捆在一起，准备与人质同归于尽。就这样，在这声爆炸后，这场历时 28 小时的哥伦比亚历史

上最惨痛的恐怖事件就这样结束了：包括路易斯·奥德罗在内的35名“4·19”运动成员连同110名人质丧生于炸弹下，另外的100多名人质全部被炸成重伤，其中又有30多人死于医院，而警方在这次爆炸中有11名冲在最前面的军警和特种部队成员丧生，特种部队队长加朗也左臂负伤。

惨案结束后，贝坦库尔总统下令为牺牲者举行国葬，全国下半旗志哀。同时，他又命令哥伦比亚情报机关尽快查明此次恐怖事件的主谋犯，并予以严惩。

千里追杀主谋犯

为了对付国内日益猖獗的恐怖活动，哥伦比亚政府早在80年代初就组建了一支特种部队，队长就是在“安东尼奥”行动中负伤的莫斯克拉·加朗。该部队是从全国7万名士兵中挑出200名精兵组成的，在这次行动中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不久，哥伦比亚情报部门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证实了这次流血事件的主谋犯是“4·19”运动的重要领导人阿尔瓦罗·拉法第后，立即策划了追杀阿尔瓦罗的“讨债”行动计划，总指挥便是加朗，而60名特种部队队员则成了实施这项特殊行动的主力。

在搜寻与追查阿尔瓦罗的过程中，特种部队队员抓获一名叫阿利托的中年男子。在一再地审问下，阿利托承认自己是“4·19”运动最高领导层的一名联络员，有条件接近各地的领导人。这一消息对于加朗而言真是太有价值了。于是，一个诱出阿尔瓦罗并消灭他的计划就在加朗的脑海中形成了。

在加朗的精心安排下，阿利托被押到了郊外的一个监狱，让他与另两名“犯人”蹲在一个监房。第3天晚上，那两名“犯

人”帮助阿利托越狱成功，3人一起逃到了阿尔瓦罗所在的游击区。

而在此之前，哥伦比亚军警加紧了对各个敌对游击区的封锁，从而大大限制了“4·19”运动各游击区之间的相互联络。而被困在山区的领导人阿尔瓦罗又想急于了解其他地区的情况，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因此，阿利托等3人的出现可谓来得正是时候。阿利托一方面讲述了自己如何在2名同党的帮助下的越狱经过。另一方面又告诉阿尔瓦罗一个新情况：加里地区的“4·19”运动领导人罗德里格德约他在首都波哥大见面，共同协商在加里再搞一次比政府司法大厦惨案规模更大的行动，以证明“4·19”运动的威力与不屈服的姿态。

开始时阿尔瓦罗对这两点情况都有些怀疑，但又无法派人去证实这一切。他也确实需要来一次更大的行动以振作士气，这样，他陷入了左右徘徊的矛盾之中。

1985年3月14日，再也坐不住的阿尔瓦罗毅然作出决策：去首都波哥大。临走前，他又精心安排好手下提防周围的一切，并嘱咐几名亲信密切监视阿利托等3人，自己则通过一番巧妙化装，离开了游击区。

然而，就在阿尔瓦罗离开后不到半小时，随阿利托一起来的两名特种部队的成员便悄悄地利用手表下的袖珍电台向哥伦比亚情报局发报，告诉了这边的一切情况。在总部指挥的加朗立即布置兵力守在各个隘口。

上午10点多，一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的“老头”出现在波哥大中心广场，只见他灵敏地向四周张望了一番，见没什么异样，便找了个咖啡店坐了下来。

“老头”的一切情况全被装在广场边高楼的“鹰眼摄像机”全部录了下来，信息很快送到了总部。加朗一下子从那双特别的

眼睛里认出了“老头”的真实身份——“他就是阿尔瓦罗，各小组立即展开行动！”加朗本人则飞快地驾车向广场奔去。

阿尔瓦罗见约定的时间到了，罗德里格德还没出现，心中已多了几分警惕。他装模作样地转了几个弯，溜到了一条小巷，然后猛一抬头，发现楼上有个脑袋立即缩了回去。阿尔瓦罗情知已被人盯梢，三十六计，逃为上计。只见他偷偷溜进一户人家，爬窗向另一条小街跑去。

情况发生了如此的变化，令在场的特种部队成员吃惊不已，但他们立即反应过来，兵分几路展开追击。

此刻，阿尔瓦罗已登上一辆开往加里地区的客车，在车上，他偷偷躲在后排又重新化了装，变成了一名看似很有涵养的中年男子，并留着一撮浓密的胡须。20分钟后，他又在途经一个火车站时爬上了去西部弗斯明市的列车。

此时，特种部队也穷追不舍。他们在拼命追上那辆去加里地区的客车后，发现阿尔瓦罗已不在车上，司机告诉他们那名老人已在中途的火车站下了车。这一下情况可就不妙了！

当加朗知道了这一切的情况后，立即查询了火车站值班室，得知半小时前有一辆火车开往了弗斯明市，他立即派直升机火速赶赴弗斯明市，又令当地军警封锁火车入口，禁止行人下火车。

但谁都不会想到，阿尔瓦罗就在火车快开进弗斯明市时，跳车从半路上逃走了。果然是一只老狐狸！

但就是这一跳，导致了阿尔瓦罗生命的终结。就在他跳下火车的那一刻，一名乘务员见有人跳车，赶紧报告给列车长，而列车长刚与加朗联系上了，又通知了加朗。加朗立刻带领两架直升机火速赶往阿尔瓦罗跳车时的地方。他们察看了一下地形，发现铁轨旁的一个泥塘有一行深深的脚印，便顺着这行脚印跟踪。然而，这行脚步在一幢公寓大楼消失了。

这幢楼房是作曲家拉乌尔的家。这一点阿尔瓦罗从房门前的标牌上就发现了，他敲开了门，只见拉乌尔的妻子站在了面前。原来拉乌尔在外演出一直没回来。当时阿尔瓦罗便谎称自己是拉乌尔的朋友，于是作曲家的妻子便热情地把他迎进屋里，并找了一套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

这时天色已渐渐暗了下来。拉乌尔太太便打开了电视。里面刚刚开始转播意大利国家队对 AC 米兰队的比赛，作为球迷的阿尔瓦罗一时竟忘了身边的危险，津津有味地看起来。但他做梦也没想到，此刻，他已陷入了重重的包围之中。当比赛进行到 10 分钟时，AC 米兰队射进了第一个球，阿尔瓦罗忍不住大声叫起来：“好球！”谁知他这一喊，电却停了。阿尔瓦罗十分恼火，骂骂咧咧地站起来看窗外。

突然，几道强烈的手电光照在他脸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几十发子弹便打在他的身上和脑袋上。拉乌尔太太吓得惊叫起来。

就这样，经过千里的追杀，加朗率领的特种部队终于顺利完成了任务，“讨债”行动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草原烈火”行动 ——美军空袭利比亚

1986年4月15日，美国不远万里出动100多架飞机，实施代号为“草原烈火”的军事行动，对非洲小国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进行狂轰滥炸。其中有9架F-111战斗轰炸机负有特殊使命——袭击利比亚的最高领导人卡扎菲上校及其家属。整个空袭仅持续12分钟便顺利完成任务。这次袭击造成利比亚20多人死亡，几百人受伤。美国国防部承认，代号为“草原烈火”的军事行动，是越南战争以来美国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然而，人们关注的却是，一个如此强大的超级大国，怎么要对北非如此一个小国大打出手呢？原来，这短短的十几分钟的袭击背后，竟积攒着两国十几年的恩恩怨怨呢。

美利结怨由来已久

利比亚地处北非中部，北濒地中海，人口约300万。曾为英、法殖民地，1951年宣告独立，称利比亚联合王国（联邦制），1963年取消联邦，改名为利比亚王国。利比亚原是亲美国国家，1954年的美利协约就规定，利比亚向美方提供空军基地，美方则为利比亚培训空军，帮助建立皇家空军。双方的友好关系

持续了十几年。

然而，1969年9月1日，卡扎菲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他一上台，便一改往昔政府的亲美政策，处处与美方作对，使得利美两国关系开始恶化。1970年6月，卡扎菲又宣布收回美国在利比亚的惠勒斯空军基地，使美国失去了一个在地中海与苏联角逐的前哨阵地，大大影响了其在中东的战略部署。

1972年，卡扎菲又全部废除了前国王与美国签订的所有军事、经济合作协议，两国关系也由大使级降为代办级。卡扎菲还公开宣称，美国是阿拉伯国家的“头号敌人”。所有这些都得到了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拥护，喝彩声不断，卡扎菲与美国对抗从此日益加剧。

1973年，卡扎菲又宣布利比亚领海宽度为200海里，并声称锡德拉湾是利领海的一部分。

这一主张遭到美国为首的一些海上强国的反对。只是当时的卡特政府为了避免正面冲突一直不允许美国海军接近这一海域。

当然，美国绝不会听任卡扎菲政府“胡作非为”。1974年，美国宣布拒绝交付利比亚订购的军用运输机。其后，美利关系一直僵持。

1979年，利比亚支持伊朗扣留美国人质事件，反对美国，美国当局立即关闭了美国驻利比亚代办处，美利对抗加剧。

里根上台后，开始执行强硬政策，卡扎菲成了美国政府要尽早拔掉的眼中钉、肉中刺，卡扎菲则反骂里根是阿拉伯人的“恶魔”，欲除之而后快。美国不断派遣海军舰队进入锡德拉湾炫耀武力，进行军事挑衅，向卡扎菲施加压力。

1981年8月18日，美国第六舰队军舰故意闯入了利比亚宣布为“死亡线”的北纬32度30分以南的锡德拉湾，引诱利比

亚飞机出击，以便美国借口“自卫”进行军事报复。卡扎菲果然上当。美国击落了利比亚两架苏制“米格”-23战斗机。这场短暂的空战虽然只持续了一分钟，却使美利之间的敌视终于升级到军事对抗。不久，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此后，卡扎菲一直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处处与之作对，并加紧投靠苏联。

此后，一直怀恨在心的里根政府制定了“惩罚”卡扎菲的一些新方案，并寻找付诸实施的借口。为了搞垮卡扎菲，里根政府一直在暗中支持利比亚的反对派，并采取外交上孤立、军事上施加压力的政策，促其内乱，只可惜收效甚微。

卡扎菲毕竟不是草包一个，他也采取了针对美国的恐怖行动，令美国人谈虎色变引起一阵阵惊慌。1981年11月，有消息说，利比亚已派出“暗杀小组”到美国，图谋杀害里根总统、布什副总统及其他高级官员。为此，华盛顿当局吓出一身冷汗，白宫加强了保安措施。12月11日，华盛顿限制使用美国护照前往利比亚。卡扎菲成了里根的一块心病。

即使在双方矛盾升级的几年前，美国和利比亚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还甚为密切。利比亚在石油勘探、生产和技术、设备等方面主要都依赖美国。即便到了1980年，利比亚仍是向美供应原油的三大供应国之一，平均每天向美国出口原油达54万桶，占利比亚原油出口的40%，美国原油进口的11%。与此同时，美国有2000余名技术人员在利比亚石油部门工作。到了1982年3月1日，华盛顿终于禁止从利比亚进口石油。

在利比亚频繁的恐怖活动背后，美国的报复行动也不断升级。1983年6月，美国海军在利比亚沿海继续举行军事演习，并派喷气式飞机撵走了两架正在接近美国航空母舰“艾森豪威尔”号的利比亚“米格”-23战斗机。

在利比亚与美国交恶时期，卡扎菲逐渐加强了与苏联的关

系，以便在关键时刻能获得苏联的支持（尽管在 70 年代卡扎菲还叫嚣要反共到底）。1985 年 10 月，卡扎菲成功访问了苏联，苏联当即允诺向利比亚提供“萨姆 - 5”型防空导弹，并帮助利比亚将其部署在锡德拉和班加西两地。美国声称“萨姆 - 5”型导弹对在地中海活动的美国第六舰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一再表示将不惜代价去摧毁这些基地。

1985 年 7 月，发生了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劫持美国环球航空公司飞机事件。在那次事件中，有一名美国人被杀，另有 39 名美国人被当做入质关押了 17 天。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把利比亚和那次事件联系起来，但里根政府内部依然坚持认为，其主谋非卡扎菲莫属，应该是作出某种反应的时候到了，然而并未付诸行动。

从夏末到初秋，负责安全问题的助理们召集了好几次有关利比亚问题的会议，并极其秘密的访问了埃及，以试探是否存在共同对卡扎菲采取行动的可能性。10 月，总统就除掉卡扎菲一事，再次对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活动给予认可。中央情报局认为可以唆使利比亚军队中的不满分子，进行暗杀或与流亡分子共同策划推翻卡扎菲。

用以色列及第三国的武器装备起来的利比亚流亡组织 1000 多人在苏丹接受了作战训练后，从突尼斯潜入利比亚。然而，这类行动却一次都没成功。1984 年 5 月，他们在巴巴鲁·阿吉吉亚兵营附近曾与忠于卡扎菲的士兵展开了激战。结果流亡组织有 15 人被击毙，而卡扎菲连皮毛都没伤着。

就在美国将要利比亚采取强硬措施的同时，1985 年 11 月，埃及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从雅典机场起飞后，不久就被 3 名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劫持了。在飞机上，埃及的一名军官毫不犹豫地拔出手枪击毙了一名恐怖分子，但机舱也因而失去了密封性。

在这种情况下，驾驶员只得驾机在马耳他岛着陆。另两名劫持人质者在杀死这名军官后，要求给飞机补充燃料。但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于是便向乘客开枪。后来，埃及派突击队在马耳他机场发起冲锋，最后悲剧在血泊中结束，30多名乘客倒在了血泊之中。在这一事件中，美国的情报机构截获了的黎波里同马耳他利比亚人民办事处之间的通讯联系情报，终于查明利比亚政府就是这一劫机事件的幕后支持者。

同年的12月27日，在维也纳和罗马机场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包括5名美国人在内的20人死亡。事后，美国指责利比亚策划了这两起惨案，声称“利比亚成了恐怖分子活动的中心”，并决意要借此实施对利比亚的打击。为此，白宫内部极其秘密地制定袭击利比亚新一轮计划。

“草原烈火”开始燃烧

1986年1月6日，里根批准了国家安全顾问波因德克斯特提出的与盟国联合行动的计划，对利比亚实行经济制裁和军事制裁计划。1月7日，里根签署命令，对利比亚实行贸易禁运和全面经济制裁。1月8日，里根又下令冻结利比亚政府在美国的全部资产，并要求在利比亚的美国公民于2月1日前离开利比亚。

正当里根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他派往西欧盟国游说的特使却带回了令人丧气的消息：西欧各国普遍不同意对利采取军事行动，担心会使地中海局势进一步恶化。“联合行动”计划就这样中途夭折了。

然而，里根并未死心，他让波因德克斯特再搞一个独立行动方案，这就是后来实施的“草原烈火”行动计划。

“不干掉卡扎菲，也得狠狠地教训他一顿！”里根特意嘱咐

波因德克斯特：“关键是要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数日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危机前计划小姐”（CP-PG）同意了包括从美国本土派遣 B - 52、从英国派 F - 111 进攻利比亚的在内的紧急军事计划。和预见的一样，当卡扎菲看到有关美国的攻击计划的报道时，一再地警告说：“假如有轰炸机来袭击的话，利比亚则将袭击利比亚境内的美国人。”

1986 年年初，负责管理、配置美国间谍卫星的秘密组织“国家侦察局”（NRO），将通讯电子情报卫星从原来经过波兰上空的轨道移到了北非上空，并指令该卫星监视利比亚的每一个通讯信号。虽然利比亚的外交、情报通讯早已是在全世界都有基地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日常监听的对象，但他们仍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利比亚的侦听工作。

接着，英国、意大利、塞浦路斯的通讯侦听基地也接到命令：监听并录下所有利比亚发出的通讯信息。

起初，美国打算对的黎波里的突然袭击将由 6 架 F - 111 轰炸机进行。但是，此事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竟被泄漏了。于是美国又考虑实施“摧毁敌方空防设施”的计划：动用 70 架战斗机从锡德拉湾巡逻的两艘航空母舰上起飞。本来采取行动时动用一艘航空母舰就足够了，但利比亚在的黎波里部署的苏制远程导弹使美国人担心：如果那艘航空母舰被“萨姆” - 5 型导弹击中，整个袭击计划就会告吹。所以，美国最高当局决定动用两艘航空母舰。此外，还有 31 艘护卫舰，240 多架战斗机。

空袭训练持续了 3 个多月。在这 3 个多月中，美国政府一直对采取空袭行动的时机犹豫不决。停在北约拉肯希思基地的 F - 111 轰炸机队人员只好定期训练。由于这种演习实际上是针对利比亚的空袭行动，致使一些美国军官担心，苏联人会猜出美国的意图，并向卡扎菲通报。

空袭行动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时，美国第六舰队也开始活动。在利比亚海面采取的“第一阶段行动”始于1986年1月26日。在这之前，卡扎菲在锡德拉湾担任巡逻任务的一艘巡逻舰上还一再强调说，北纬32度30分这条线对任何人胆敢越过它的人而言都是一条“死亡线”。实际上，美国第六舰队在空袭行动的第一阶段丝毫没有要越过这条“死亡线”的意图。

军事演习中，空袭行动的第一阶段为期4天，两艘航空母舰——“珊瑚海”号和“萨拉托加”号以及它们的护卫舰都只限制在“死亡线”以外活动，没有“越轨行为”。但从2月12日至15日第二阶段，美国的飞机开始进入“死亡线”试探虚实。利比亚人立即作出反应。据“珊瑚海”号航空母舰得到的情况表明，利比亚空军“倾巢出动”，双方飞机有160次“会面”，但双方都没开火。美国飞行员们认为，他们这时完全可以使对方处于困难境地，特别是完全可以向对方的“米格”-25飞机开火。“米格”-25虽是最好的苏制战斗机之一，但它们最易被击中，因为它们的发动机噪音大，“响尾蛇”式导弹在15公里之外就能发现它们。此外，在“米格”-25战斗机上的飞行员实际上看不到其背后的情景，很容易遭到对方从背后攻击。美国的一位军官叙述当时的情景时风趣地说：“利比亚的飞行员有时甚至躺在驾驶舱内，似乎想不让对方看到自己的上半身，从而避免被击中。”

面对美国接二连三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和咄咄逼人的武力威胁，卡扎菲也毫不示弱，与美国针锋相对。1月下旬，利比亚海陆空三军进入一级战备。卡扎菲说：如果他的国家遭到袭击，他就准备派兵袭击美国在欧洲各地的军事基地。据西方报纸报道，3月14日在黎波里成立了所谓的“国际革命军”，号召“在全

世界向美帝国主义开战”。

1986年3月14日，里根亲自主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会议一开始，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就全面提出了代号为“草原烈火”的作战计划，并拟定了3个行动方案。第一方案：如果利比亚对美国作有限攻击，美方无损失，美国就只攻击利比亚舰艇和“萨姆”-5型防空导弹基地；第二方案：如果美军在交战中有伤亡，美将轰炸利比亚重要军事目标；第三方案：如果利比亚对美第六舰队发动大规模进攻，美国就轰炸利比亚的工业设施。随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劳海军上将谈了实施这一作战计划的具体设想。会议进行了1小时。里根最后拍板说：“好，让我们干吧！”

会后，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立即秘密前往伦敦，召见第六舰队凯尔索中将。温伯格详细介绍了“草原烈火”作战计划，口授了里根总统的最后决定，任命凯尔索为作战总指挥，并指示他可根据作战方案机动处置有关作战事宜。凯尔索领命后，迅速返回地中海，召开高级指挥官紧急会议，进行临战动员，并命令“珊瑚海”号和“萨拉托加”号两艘航空母舰编队向锡德拉湾方向前进。根据作战方案中拟定的袭击目标，航空母舰编队的舰载飞机在航行中还进行了数次模拟演练。同时，3月10日从美国本土出发的“亚美利加”号航空母舰编队的11艘舰只也奉命全速开往地中海。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

美国在制订作战计划时，曾周密考虑过苏联可能作出的各种反应。里根曾一再追问：“采取这样的行动会不会使美国遇到麻烦？”波因德克斯特对种种情况作了详尽的分析后说：“苏联干预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里根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

即使这样，美国还是做了种种以防不测的布置，严密监视苏联。袭击前，美国曾有意派出两艘战舰驶入黑海，并一度深入苏

联领海活动，以试探苏联反应。美国向苏联通报了演习计划后，发现苏联军舰不像过去那样尾随其后，而是保持远距离监视；而且美国还侦察到，苏联根本没有向地中海增加实力。苏联在利比亚港内的一艘通讯舰晚上灯火通明，美国认为这像在示意美机不要伤害它。此外，美还侦察到苏联帮助利比亚训练操纵“萨姆”-5型导弹的军事技术人员也已撤离了阵地。上述种种迹象表明，苏联无意卷入军事冲突，美国遂放手大胆地开始实施袭击方案。

3月21日，“亚美利加”号航空母舰编队顺利驶入地中海预定的位置，与“珊瑚海”号和“萨拉托加”号两艘航空母舰编队汇合，集结在锡德拉湾9海里以北海域，进入临战状态。一切准备就绪后，美国即宣布于22日晚开始“军事演习”。这实际上是美国舰队对利比亚所划定的领海的最大规模入侵，其目的对于新闻机构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即向卡扎菲挑衅。但其作战的行动规模之大又是新闻界所不知的。继麦克法兰之后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波因德克特和福特已决定，在“演习”中若有美国人被利比亚方面打死的话，海军应立即作出对利比亚的5个攻击目标进行轰炸的反应。

3月22日，美国政府发言人向世界宣布，美国海军将于3月23日至4月1日在锡德拉湾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并警告利比亚，如果胆敢向美国军舰或飞机开火，美军就要采取相应行动。此时，美国海军在锡德拉湾的作战飞机已达250架。

当时，卡扎菲在第一线约有战斗机580架。其中不少是性能优良的法国“幻影”5D、“幻影”F1和苏联“米格”-25等战斗机。战斗爆发前，卡扎菲为了显示自己决心和本国“海军力量的存在”，在海岸线附近部署了一些小型导弹舰艇，企图遏制美军越过其宣布的领海线。但令人奇怪的是，那6艘苏制F级潜

艇在战斗爆发前夕，被全部调往后方，整个战斗期间没有发挥一点作用。

对于卡扎菲的这些防御准备，美军均作了相应的安排，一一制定了对策。

23 日下午，天气转晴，海上风平浪静，美第 6 舰队司令凯尔索总算下达演习正式开始的命令。

23 日 23 时 30 分，只见美特遣舰队中的 3 艘导弹巡洋舰全速越过卡扎菲规定的“死亡线”进入锡德拉湾。为了预防万一，美军一过“死亡线”，就全部进入临战状态，高空有 E - 2C “鹰眼”式预警飞机，俯瞰着周围的海域，水天之间有 EA - 6B 电子干扰机在徘徊，水下则是“洛杉矶”号核潜艇在游弋。安装在“约克城”号和“提康德罗加”号巡洋舰上的“宙斯盾”反雷达系统对空防御系统也开始发挥作用。

24 日下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正准备主持每天的例行情况汇报会，突然接到克劳上将从国防部国家指挥中心打来的电话。电话告称：当地时间 14 时左右，两架 F - 14 战斗机直冲到离锡德拉湾 90 公里的利比亚海岸上空，利比亚发射了两枚“萨姆” - 5 型导弹，只是它们受到美国电子侦察机上电子干扰器的干扰，没有击中目标。克劳还报告说，美国还截获了利比亚空军司令的一份电报。电报称：“只要对利比亚的侵略行径不停止，我们将摧毁航空母舰。”

就温伯格接到电话的数小时后，利比亚两架“米格” - 25 飞机也向美国航空母舰编队集结的海域飞去，但是它们仅在锡德拉上空盘旋了一会儿，然后返回了基地。接着，利比亚又发射了 3 枚“萨姆” - 5 型导弹和 1 枚“萨姆” - 2 型导弹。但直到这时，美方还未采取直接军事行动。

第六舰队的这一反应使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官员们迷惑不解：

“凯尔索司令为何迟迟不下达还击命令？他究竟在等什么呢？”波因德克斯特也显得十分烦躁。

凯尔索心中自有打算。直到夜幕降临后，他才下达执行“1号方案”的命令。这是经过里根批准的供凯尔索现场选择的方案之一。其主要内容是：如果卡扎菲动用“萨姆”-5导弹，美军可以摧毁其导弹基地的雷达设施，并袭击直接威胁美军演习的其他军事目标。由于“萨姆”-5导弹是几个月前苏联紧急提供给利比亚的，这一举动毫无疑问地显示了苏联在地中海地区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决心，其严重性就在于：它不仅为卡扎菲撑了腰，也直接威胁着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因此，美国军方认为，“1号方案”虽然是个一般性的惩罚方案，但它一箭双雕，既可以打掉卡扎菲的锐气，又可警告苏联。

24日晚9时26分，当一艘利比亚导弹快艇向美舰的I级导弹巡逻艇“高速接近”时，等待多时的凯尔索立即下达了攻击命令。只见两架A-6E攻击机从“亚美利加”号航母平台上呼啸而起；与此同时，导弹巡逻艇又发射了数枚AGM-84A“鱼叉”式反舰导弹，一举将利比亚导弹快艇击沉。

晚10时06分，根据监测到的“萨姆”-5型导弹阵地的雷达频率，两架A-7E攻击机从“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到达锡德拉镇郊上空后，向利比亚导弹阵地的雷达站发射了AGM-88A“哈姆”反雷达导弹，很快摧毁了导弹阵地的制导雷达和天线。

利比亚方面迅速换上了新雷达。25日凌晨1时54分，美军在监测到新雷达的频率后又再次出动2架A-7E飞机，发射“哈姆”反雷达导弹又予以摧毁。

此后不久，美“约克城”号导弹巡洋舰和A-6E攻击机又先后击沉了利比亚导弹巡逻艇两艘，重创一艘。

此后，利军再也没有向美军主动发起任何攻击。凯尔索认为，赋予他的任务已顺利完成，遂下令撤出锡德拉湾。第二天，五角大楼宣布演习提前结束。

美利冲突就这样暂告一段落。从军事上看，这是美国使用现代海上力量的一个成功的战例，也是美国海军在高技术、低强度战争中的一次成功表演。但是，从政治上，外交上看，美国究竟得了多少分则是很成问题的。

“草原烈火”计划第一阶段的战斗刚结束，北约 16 个成员国就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美国的行动将会给地中海局势和东西关系带来的“不利影响”，表示对美国的行动“不予明确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其他许多国家则表示支持利比亚，并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

恐怖活动变本加厉

美国的炮舰政策却深深地激怒了利比亚举国上下，他们反美情绪日益高涨。3 月 29 日，卡扎菲发誓：“利比亚将用鲜血、生命和它拥有的一切来维护锡德拉湾的主权。”的黎波里的电台呼吁：“阿拉伯国家的英雄们，让你的导弹和自杀小组去袭击美国的目标吧！”

不过，苏联的态度相对而言则缓和得多。苏联在声明中，除了一般性的“谴责”外，并无威胁性的语言，更没有表示要给利比亚什么具体援助。很显然，苏联并不愿意为利比亚去冒同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

然而，美国此举也激起那些同情、支持利比亚的组织更加仇视美国，国际上主要针对美国人的恐怖活动更趋疯狂。3 月 31 日，美国环球航空公司一架客机被炸；4 月 2 日，西德斯图加特

一家银行和纽伦堡的一家银行遭恐怖分子袭击；4月5日，西柏林一家迪斯科舞厅被炸……这些恐怖行为，在客观上为美国再次袭击利比亚提供了口实。

1986年4月2日，一架银灰色的波音727客机越过爱奥尼亚海，飞向雅典。这是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840次航班，机上载有121名乘客和426公斤货物。

下午2时20分，驾驶员彼得森把飞机的飞行高度从8000米逐步降到3350米。机舱扩音器里，传来了空中小姐甜美的声音：“再过12分钟，飞机就要在雅典机场降落，请大家系上安全带。”

4分钟后，飞机刚要进入希腊大陆，突然听得一声巨响，一枚炸弹已把右侧机身炸开了一个两米见方的大洞。坐在第10排的4个人顿时被炸出舱外，命赴黄泉，他们是美国人艾伯特·斯蒂诺，美籍希腊人基米特拉·斯蒂里亚诺波罗，她的女儿玛丽亚以及出生才几个月的小外孙女。而机舱内则血肉横飞，一片烟雾。

技术娴熟的彼得森果断地加大发动机的推力，以抵消由于空气涌入机舱而产生的阻力。飞机带着创伤，跌跌撞撞地向雅典机场飞去。2时34分，飞机终于降落在雅典机场的跑道，迫降成功了！

事后，一个名叫“阿拉伯革命”的组织声称，这是他们干的。

根据美国、希腊专家的联合调查，爆炸的是一枚烈性塑料炸弹，被人放置在第10排第6号座椅底下。“头号疑犯”是一位自称曼苏尔的30岁妇女。她持约旦护照，前一天刚从贝鲁特飞到开罗，搭上了这趟班机。她最后一个登机，坐的恰是10排6号，上机后她始终把折叠茶几架着，很可能是为了掩护在座位下

做手脚。飞机到雅典仅几小时，她又搭乘另一架班机飞回了贝鲁特。

意大利警方接着宣布，曼苏尔是位国际刑警组织一直在通缉的著名恐怖分子，是个爆破专家，真名叫阿米娜·森贝萨基。

840 次航班被炸后仅过了两天，欧洲又发生了一起针对美国人的恐怖事件——

4 月 5 日这天，尽管已经过了午夜，西柏林的拉贝勒迪斯科舞厅仍然挤满了人，其中不少是美国大兵。当时，美国驻西柏林的军队有 6000 人，这个舞厅是他们休息时最喜欢去的地方。他们喜欢那陆离的灯光，醇香的美酒，悦耳的歌声，热情的服务，幽雅的氛围，漂亮的姑娘……这一天，他们是来参加跳舞比赛的。

凌晨 1 时 49 分，一声可怕的巨响淹没了疯狂的舞曲声。一颗炸弹在卖酒柜台的末端爆炸，舞厅的墙壁、地板、天花板被炸得稀烂，到处是炸断的手臂和腿。数百人叫喊着挤出大厅，情景惨不忍睹。

一名美国士兵和一位土耳其妇女当场被炸死。230 人受伤，其中有几十名美国士兵。

事件发生后，有两个组织分别给新闻机构打电话，都声明是他们干的。一个是“阿拉伯解放阵线”，一个是“西德红军派的霍尔格·迈因斯突击队”。这两个组织宣称，他们采取行动是对美国袭击利比亚的报复。

接连两起重大恐怖事件的发生，使美国对卡扎菲更加恨之入骨。里根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对于美国人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威胁，他不会等闲视之。里根声称，只要掌握了利比亚插手这些事的确凿证据，美国就要对利比亚采取进一步打击行动。

4 月 7 日，美国驻原联邦德国大使理查德·伯特说，他们已

找到“非常明显的证据”证明利比亚参与了西柏林舞厅爆炸事件。

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很快透露，3月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监听到了从黎波里发给在东柏林、巴黎、贝尔格莱德、日内瓦、罗马、马德里的利比亚工作人员的“准备执行计划”的命令。接着在华盛顿时间4月4日上午8时，西柏林的迪斯科酒吧拉贝勒便发生了炸弹爆炸。

这些情报立即传到了正在加利福尼亚进行复活节度假的里根总统那里。轰炸利比亚的决定就是在那天下午作出的。

美国驻西德大使理查德·巴特是第一个在公开场合把利比亚与拉贝勒酒吧被炸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人。但是西柏林的警察当局再三向记者团解释，没有任何可以将利比亚和拉贝勒被炸事件联系起来的证据。

在白宫也有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怀疑“做得过分了”。根据指示，侦听记录由国家安全局交给白宫，但未能加以分析。在侦听记录中也并没有卡扎菲与拉贝勒被炸事件有关连的内容。况且，那个拉贝勒迪斯科酒吧是个黑人士兵聚集的场所，利比亚还从未有过把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作为攻击目标的先例。

不管怎样，里根的主意已定下来了：一定要再袭利比亚！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不断向总统报告：计划已完善，军队准备完毕。他们对存在的各种危险和应该采取的预防措施，都作了精心安排。

再次空袭利比亚

里根知道以上情况后，再次出兵教训卡扎菲的决心更大了。他认为，只要苏联不直接卷入，就无大风险可言。

4月6日，里根一面授意白宫发言人，不妨透露美国准备再次袭击利比亚的消息，以观察各方反映；一面把制定袭击利比亚计划的任务交给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由于里根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参联会研究2天，意见纷纭，无法定案。直到8日晚，里根决定让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参加计划制定工作的时候，才明确提出两项原则：一是要惩罚搞恐怖活动的卡扎菲本人。二是要尽量减少飞行员和目标周围居民的伤亡。由于要求明确，参联会主席克劳上将很快就组织人员拟定了一项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是：把突击目标定为卡扎菲策划和指挥恐怖活动的指挥部、训练恐怖分子的基地、恐怖组织分子的办公室、军用机场和利比亚情报总部等7个地方。进攻时间放在夜间——因为利比亚飞行员训练素质很差，不具备夜战能力；卡扎菲夜间挨炸的可能性大；加上夜间街上行人少，可减少平民伤亡；此外，亦可减少美机与飞鸟相撞的机会。

美国驻欧空军司令的助手劳森将军建议，具体应袭击5个目标，其中3个目标位于的黎波里（巴卜·阿齐齐耶军营、机场的军用部分和用于训练蛙人的海军基地），两个目标位于班加西（民众国军营和军用机场）。对于美国空军飞行员来说，巴卜·阿齐齐耶军营是一个最难袭击的目标，因为它位于一个人口密集区的中心，周围有许多防空设施。而且，它周围有数米高的围墙，有苏制坦克守卫，还部署有地对空响尾蛇式导弹。但是，如果真想击毙卡扎菲，就只有攻击这个军营。在这个军营内，有卡扎菲的指挥部、卫队住房、他的妻子索菲娅和7个孩子的住房、他接待来访者的帐篷。

由于巴卜·阿齐齐耶军营必须是攻击的目标之一，但对这一目标的研究却不如对其他目标的研究那么深入（在军人们提出的袭击目标名单上，这一目标居第37位），所以参谋长联席会

议主席克劳海军上将提醒总统说，必须将袭击时间由原计划的 4 月 12 日推迟到 4 月 15 日的凌晨 2 时。

据指挥袭击行动的美国军官们事后说，美国人并没想通过轰炸卡扎菲的指挥部炸死卡扎菲。他们说：“我们只想赢得一分，谈不上想置卡扎菲于死地的问题，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目的。但如果卡扎菲被意外炸死，我们也不会感到不高兴。”如果袭击行动的目的是炸死卡扎菲，那么袭击的目标就会是他的帐篷，但美国人并没有以他的帐篷作为袭击的目标。此外，众所周知，卡扎菲有一个习惯：决不在同一地点连续住两夜，因此没有任何人能预计到 4 月 15 日凌晨 2 时卡扎菲在何处。

4 月 9 日，里根再次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施行“草原烈火”行动计划的第二方案。克劳将军认为，仅靠第 6 舰队的兵力是不够的，必须加强火力。对此，美国参长联席会议决定用两种办法，一是动用地中海的海军部队，二是动用美国部署在英国的 F - 111 进行远程奔袭，与第 6 舰队协同完成任务。因为海军的 A - 6 飞机的抗地面防空炮火能较差，而 F - 111 不仅飞得快，还装备着躲避敌方导弹的非常精巧的电子防卫设备。

尽管从英国起飞经法国上空到利比亚，往返共需 7 个小时左右，但它仍在 F - 111 的最大航程之内。因此，舰队司令克劳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同意，以 F - 111 为主力机种，海军的 12 架 A - 6 飞机配合轰炸的黎波里的以东 320 公里处的飞机场和兵营。

里根听完克劳上将的汇报很满意，当场批准了这一计划。他又嘱咐克劳：“关于使用 F - 111 的建议提得好，但一定要征得撒切尔夫人的同意。应马上派人去伦敦同她联系，在取得撒切尔夫人的支持后方可实施。”

在此期间，美国派出其驻联合国大使弗农·沃尔特斯出使欧洲，游说盟国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并同美国一起对利比亚采取

经济和政治行动，包括关闭利比亚驻这些国家的办事处（大使馆），驱逐“不正当利用外交身份”的利比亚外交官。

但是，大多数欧洲盟国都对美国的建议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尽管他们都反对恐怖活动，但他们又反对对利比亚进行军事袭击。美国的游说“收效甚微”。从地理上说，北约离利比亚最近的国家是南欧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意大利的美军基地离的黎波里只有 300 公里，美国在西班牙也有一个海军基地和 3 个空军基地，但这两个国家都拒绝美国利用这些基地攻击利比亚。

为了落实这一行动计划，里根总统本人一方面把截获到的证据分别通报了西欧各国和苏联政府，另一方面还亲自给英国首相打了电话，英国方面很快同意在袭击中使用英国基地。但是在同法国联系中，法国却拒绝允许 F - 111 轰炸机飞越法国领空。法国总统密特朗就如何进行空中突然袭击提了很不错的建议，他说：“不要像针刺地扎一计就完事，”他认为应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但与此同时，密特朗又明白无误地表示：不能使用法国领空。

由于法国拒绝 F - 111 从其上空通过，美国官员对这次行动陡然增加了几分担心。因为这就意味着，空军要在比斯克湾上空顶着大风绕道飞行 3000 海里，途中至少要进行 4 次空中加油。为此，美军紧急向英国增派了 10 架 KL - 10 型空中加油机。空军老练的作战计划人员也承认，法国的拒绝使飞行计划几乎陷入了危机状态。尽管如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并未对这个问题进行再研究。

4 月 12 日，正值周末。奉总统之命，沃尔特斯风尘仆仆赶到伦敦唐宁街 10 号首相官邸。撒切尔夫人在听了美国的计划后，先表示了初步的保留意见，但最后还是同意了美国的要求。她建议取消两个设在居民区的目标，以免造成无辜居民的伤亡。美方

当即采纳了撒切尔夫人的意见。就这样沃尔特斯仅用 1 小时便顺利地完成了游说重任。

这时，克劳将军和北约盟军总司令罗杰斯详细研究了对利比亚实行海、空联合作战的具体方案，并组成一个行动小组。与此同时，美通过情报网和高空侦察机、侦察卫星进一步核对了目标的具体位置。

早在 4 月 10 日，美国政府就命令“珊瑚海”号航空母舰编队暂停返回本土，原地待命。11 日，在地中海中部的“珊瑚海”号和“萨拉托加”号两个航空母舰编队奉命进入戒备状态；同时又紧急增派 10 架 KC-10 加油机飞往美国驻英基地待命，早已等候在那里的 F-111 飞机也以演习为名，迅速完成了挂弹和加油等准备工作，待命出发。

面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早有察觉的利比亚宣布“决不被它吓倒”，表示要同美抗衡到底。

4 月 9 日，卡扎菲把 10 名西方记者请到一个掩体中，这个掩体离他办公的帐篷约 30 米，戒备十分森严。

当记者们到达时，20 名利比亚高级军官刚刚开完会，向卡扎菲告别。身穿绿军装、头戴黑色贝雷帽的卡扎菲对记者说：“我们刚刚制定了一些军事计划，以对付美国对我们的最新威胁。如果美国侵略我们，我们就用更高一级的暴力行为来袭击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和非军事目标。”

11 日，卡扎菲又宣布：“对利比亚的威胁，不仅来自美国，也来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目的是要袭击我们的国家和孩子。因此从今天起，所有南部欧洲城市都毫无例外地被包括在利比亚的反击计划之内。”

另一方面，卡扎菲又生怕美国真的第二次袭击利比亚，因而反复声明“利比亚与恐怖活动无关”，他也“反对恐怖主义”，

并要求沙特阿拉伯从中斡旋，劝说美国谨慎从事，避免战端又起。为了保存实力，他将 400 架战斗机转移到了苏丹，关闭了边境上的几处雷达站；将外籍劳工当人质集中押到油田，以防美国空军轰炸他们的这一“财政支柱”。同时，还加强了某些重要目标的空防。

当时，利比亚只有 5.5 万军队，535 架作战飞机，4000 辆坦克和几个导弹基地。利比亚一位高级官员强调说，如果我们遭到美国的侵犯，利比亚将毫不犹豫地征召大量志愿人员进行抵抗。

此刻，苏联也似乎动了恻隐之心，他们很快开辟了一条通往利比亚的空中走廊，向利比亚补充武器。苏联的插手，使本来就很紧张的地中海局势更加复杂化了。

4 月 11 日，里根亲自主持召开了临战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第二天凌晨对利比亚的 5 个军事目标进行突然袭击。

4 月 14 日晚上 7 时，凯尔索从地中海中部——他的旗舰“科罗拉多”号上向各部队发出了开始行动的命令。驻英美军第三空军大队一接到命令立即行动起来，28 架空中加油机首先从费尔福德和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起飞。5 分钟后，各载着 2 万多磅重型炸弹的 24 架 F-111 战斗轰炸机（其中 6 架为备用机）也从拉肯希思基地起飞，为了携带更多的炸弹，出发前它们已被卸下了副油箱。与此同时，5 架 EF-111 电子干扰机从赫福德空军基地升空。它们在中途加入了 F-111 机群的行列。

4 月 15 日凌晨，凯尔索的 2 艘航空母舰驶近利比亚沿海。从英国绕道大西洋、并由直布罗陀海峡飞来的美空军作战机群也已进入地中海上空。当它们接近利比亚时，6 架备用的 F-111 离队返航。

零时 20 分，凯尔索命令舰载机升空。于是，18 架 A-6 和

A-7攻击机，14架EA-6B电子干扰机与负责协调海空军两个作战机群的E-2L预警机，以及各种支援飞机先后从2艘航母上起飞。两个机群顺利汇合后，按预定方案，分头扑向的黎波里和班加西。18架F-111绕过突尼斯阿达尔角，一分为三，准确地飞向的黎波里的三个目标——阿齐齐耶兵营、西迪比拉勒海军基地和军用机场，而海军的14架舰载机则分为两个战斗编队飞往班加西的两个目标——民众国军营和贝尼纳军事机场。

1时45分，美机群接近利比亚海岸线，3架EF-111电子干扰机随即开始对利雷达系统进行电子压制。使敌雷达系统完全瘫痪，米格机不能起飞，导弹一时不能发射。在数架EA-6B电子侦察机配合下，12架A-6和A-7舰载攻击机进行了第一次超低空攻击，发射了340枚“百舌鸟”式和“哈姆”式反雷达导弹。顿时，地面火光四起，的黎波里和班加西的5个雷达站顷刻间便被摧毁。

2时左右，分5批共28架次F-111战斗轰炸机和A-6攻击机进行了第二次超低空攻击。当时的黎波里市内灯光通明，地面建筑物一清二楚。经过短暂的低空盘旋，校准目标，各机组几乎同时向目标发起了攻击。袭击了卡扎菲的指挥部所在地阿齐齐耶兵营，利比亚海军突击队训练基地西迪比拉勒港、卡扎菲的备用指挥所班加西民众国兵营、的黎波里军用机场和贝尼纳军用机场等5个军事目标。美国按计划向5个目标投下了大约500磅的集束炸弹、2000磅的激光制导炸弹和“鱼叉”式空对地导弹，目标区很快就淹没在火海之中，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

美军攻击后几分钟内，利防空部队开始猛烈反击。

凌晨2时10分，凯尔索向焦急地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等待的里根发回了第一封电报：“已准时行动”、“轰炸进展顺利；但敌方不甘心，导弹和高炮已开始对空直射，无的放矢，企图以

大范围的火力网封锁我机。这似乎是越战后我们遇到的最猛烈的反击。”

5 分钟后，凯尔索在第二封电报中报告说：“行动已经结束，除一架 F - 111 失踪以外，其他飞机正在返回各自基地。”

凌晨 3 时 45 分，凯尔索的第三份电报才使里根真正地松了一口气。电报说：“五个目标全被击中”，“共摧毁利 5 至 12 架‘米格’ - 23 和 3 至 5 架‘伊尔’ - 76 运输机，并击中了一些储存‘米格’ - 23 的机库。”

卡扎菲安然无恙

美军空袭实际上只持续了 12 分钟，当美机群返航后利比亚的炮火仍在盲目射击着，一直打了一夜。

由于轰炸完后几小时内卡扎菲都没露面，所以白宫被兴奋的气氛所包围。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顾问泰查也对卡扎菲已死这一点确信无疑，他兴奋地大喊：“今天的午饭我请客。”这种喜庆气氛只持续了几分钟，他们很快便收到了在黎波里的中央情报局间谍的第一份情报：“利比亚领导人还活着，但亲属中有人受伤。”卡扎菲的妻子索菲娅和他们的 8 个孩子受伤后立即住进了医院。1 岁 3 个月的养女哈恩娜被炸死。根据轰炸后拍摄的红外线侦察照片表明，F - 111 携带的激光导向炸弹在卡扎菲的两层楼住宅和帐篷上都留下了弹痕，然而卡扎菲本人却安然无恙。一位美国空军高级军官晦气地唠叨说：“这家伙肯定有什么超人的本事。”一位精通此类作战的空军军官说：“卡扎菲之所以免遭暗杀，是因为美国飞机不巧发生了偶然事故。真是一个倒霉的日子。”袭击卡扎菲住宅区的 9 架 F - 111 中，有 4 架在发起攻击前机载激光导向系统竟突然发生了故障，至少少投了 16 枚炸弹。

连里根总统也没料到，确保卡扎菲必死无疑的高技术设备反而救了卡扎菲的命。

据国家安全委员会政治军事局副局长诺斯中校事后介绍，查明卡扎菲4月14日在何处的是以色列情报机关。最后一次确认是在利比亚时间夜晚11点15分，即第一批炸弹落下前两小时45分。此时，正是美国空军的轰炸机绕过法国、葡萄牙，顶着大风向地中海飞行的时候。而卡扎菲这时正坐在前面提到的帐篷里办公。换句话说，如果法国政府真的同意美军飞过其领空，那么卡扎菲早命丧黄泉了。

这次袭击行动的结果并没有像美国人所预期的那么“壮观”。在负责轰炸阿齐齐耶军营的9架F-111飞机中，其中有一架受伤后迫降在西班牙，其余则分别返回了英国基地和航空母舰。然而利比亚政府却宣布，利方击落了3架美机，驾驶员跳伞后被群众打死。

空袭的消息几分钟后就由当地的记者紧急电告华盛顿新闻总部。当时是美国东部时间14日晚7时多，记者们闻讯后纷纷出动探听消息。然而，令记者们惊奇的是，无论是在白宫、国务院，还是在五角大楼，都没有任何紧张忙乱迹象。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白宫发言人斯皮克斯也只是挤出一句话：“无可奉告。”五角大楼国防部人士则反复强调，美国在地中海上的两艘航空母舰还没有收到要对利比亚进行军事袭击的任何命令。到晚上7时47分，斯皮克斯才宣布了空袭消息。

五角大楼发言人西姆斯把这次空袭誉为“美国军事史上空前的”、“近乎完美无缺的”一次军事行动。他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远离基地的深夜作战。

他的所谓“空前”包含着几层意思：

——美国第一次在实践中使用了一些80年代的先进武器，

包括经过改进的 F - 111 战斗轰炸机，用于干扰对方雷达的 EF - 111 型机，专门攻打雷达的哈姆导弹和“鱼叉式”导弹。

——美国第一次比较成功地运用了 F - 111 远程轰炸战术。F - 111 是 60 年代后期开始服役的飞机，曾在越南战争中试用，但不甚成功，此次经过改进，性能明显加强。这次 F - 111 从英国空军基地起飞，因法国、西班牙不同意飞越国境，只能沿大西洋东岸南飞，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贴着海面飞行。据西姆斯说，空袭的黎波里时，F - 111 的低飞，距地面仅 150 米。可见，五角大楼有意在越战之后，通过一次战争来考验一下自己空军的远航轰炸能力。

——美国第一次单枪匹马地对一个远离美国的地中海国家实行大规模海空作战。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还是更小的局部战争中，美军主要是打代理人战争，帮别人打，同别人一道打，这次他们却是地地道道的单干户。

然而，从这次行动所动员的力量来看，这次袭击的“结果”并不理想。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卡扎菲本人依然活着，依然是利比亚的领袖。此外，其他国家事后对美国的谴责也令里根头痛不已。

在轰炸结束后的 24 小时中，卡扎菲失踪。直到第三天，卡扎菲的一名助手才透露出较详细的情节：空袭时，卡扎菲上校正在一个有空调设备的帐篷里躺着读一本记述越南战争的书，同时又观看了一部描述美国在越南搞恐怖活动的录像。

空袭行动结束后不久，里根便发表了全国转播的电视讲话。在讲话中，他一再强调说，关于利比亚与拉贝勒被炸事件有牵连的情报是“直接的、确凿的、不可推翻的。卡扎菲策划的其他袭击事件也都有可靠的证据。”里根总统称这次轰炸“是对卡扎菲支持破坏活动的总指挥部、恐怖活动基地、军事设施的系列轰

炸。”总统还解释说，美国人历来是后发制人的。他们在行使武力之前一直在寻求和平手段，包括平静的外交、公开的批评、经济制裁在内的一切手段都试过了，然而都没奏效。

但是，卡扎菲却并没被干掉，空军的“使命”失败了。白宫人士说：“海军方面轻松而自信，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理由很简单，海军袭击的两大主要目标都被摧毁了，而海军方面没有任何失误。

最可怜的要算是空军了。他们一会儿辩解，一会儿又变得很温和。无疑，他们这次成了代里根受骂的替罪羊。

美国公然侵犯一个主权国家的行径，很快遭到了世界舆论的普遍谴责。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不结盟国家组织均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利比亚的侵略。苏联政府4月15日发表声明，更是强烈地谴责美国的“强盗行径”，并宣布取消原定于5月中旬举行的苏美外长会晤。

除英国外，西欧各国对美国空袭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反应也十分强烈。他们一方面谴责恐怖主义，一方面又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均表示反对或有所保留。法国表示“遗憾”；联邦德国强调应使用政治手段去消除恐怖主义；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均拒绝美国使用其在它们国家的军事基地；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则担心武装冲突升级，造成西欧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对立同时，这一事件在西欧人民中也激起强烈的反响，成千上万的群众上街游行或在各国的美国大使馆门前示威，抗议美国恃强凌弱的军事霸权主义行动。

在空袭利比亚事件后，美国对西欧绝大多数国家在军事上不予支持和合作极为不满，并在政治上有一种孤立感。这正如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所指出的，这一现象正“反映了欧美关系的纽带正在逐渐松弛；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指挥盟国了。”

“黑鸟”行动

——巴解突击队夜袭以色列军营

不是冤家不聚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多年来一直在刀光剑影中相见，常常不见血腥不收兵。这一次，巴勒斯坦只是靠4人突击队，利用夜幕掩护一击得手。

为复仇巴解出奇招

无数巴勒斯坦人的鲜血，染红了地中海东岸那一块小小的土地。在这样一小块土地上，已被侵占大部分地方的巴勒斯坦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向以色列人发起反击，但都失败了。

巴勒斯坦就不信这个邪，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小规模的反应。其中，最悲壮、最令人钦佩的一次突袭战便是——“黑鸟”行动。

为什么这次行动称为“黑鸟行动”呢？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早在1987年8月，巴解组织领导人与苏联协商后，得到了一批当时较为先进的新型伞翼机。这种单人飞行器宽达12米，并装备一台轻巧而又推动力大的摩托车用马达。这样，它驱动的螺旋桨足能在高空或低空中飞行3个小时以上，时速最快可达80公里。有了这种新式武器，巴解组织便开始实施报复以色列人血腥镇压的复仇计划，他们为了保证行动的突然与迅速，只派

出4人承担这次偷袭任务，其代号便为“黑鸟行动”。

从精心准备到挑选人马，一切都进行得极为隐蔽。谁都知道，这项任务是极具危险性的，稍不留心便可能成为敌人的活靶子。因此，在人员的挑选上，巴解领导人很是费了一番脑筋。他们在自己各地游击队伍中进行反复的考察与筛选，终于作出了决定：派塞耶尔上尉为首的4名巴解战士出马完成这一特殊的偷袭任务，其他3人的名字分别是：拉米少尉、阿里中士、巴桑中士，这3人由塞耶尔全权负责具体行动。

也许是为了更便于使用伞翼机作战的缘故吧，这4名荣幸入选“黑鸟行动”的巴解战士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身材矮小而又灵活，军事技术全面而又出众。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行动的队长——塞耶尔上尉。他历来在巴解武装组织中便有“全能神枪手”的美称。说他全能，是因为他不仅对各种武器的使用十分精通，而且投弹技术和爆破技术也是一流的，近距离格斗更是神勇；说他是神枪手，则是因为他最擅于使用一支特制的专用于夜间突袭的HY—211型全自动冲锋枪，只要能见度许可，他便能在200米之内的任何位置，消灭反抗之敌，而且百发百中。

被选入“黑鸟行动”，对巴解战士而言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对于饱受外族凌辱的阿拉伯民族的成员国，巴勒斯坦一直在试图赶走侵略者，收复失地。而且，在国际社会调解一次次失败后，巴解的战士们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要想光复祖国，惟有靠自己双手的努力，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功。因此，这4名巴解战士在危难之际受此重任后，他们自觉地接受了各种严格的军事训练，并多次进行了模拟表演。几个星期下来，他们的操纵伞翼机的技术便已经十分熟练了，在空中飞行的他们，简直就像一支支展翅而飞的雄鹰，自由自在地左右盘旋，忽高忽低，

准备随时扑向地面任何一个攻击目标。当他们在最后的测试中都以优异成绩通过时，塞耶尔终于明白：自己期待已久的攻击时刻就要到来了！他一脸的兴奋与激动。

找目标“大鸟”一试身手

1987年11月25日。以色列边境线一带。

晚上11点左右，正当人们渐渐入梦之时，突然，天际飞来4只黑色的“飞鸟”，它们在淡淡月光的映衬下，在阵阵晚风的吹送下显得十分轻巧而隐蔽——行动小组4名成员已开始行动，此刻他们正借着夜幕的掩护偷偷飞过巴以边境，向纵深地带的以色列驻军营地飞去。

随着一阵阵细微的、似有似无的摩托发动机的声音，伞翼机像登弦的箭一般飞掠过夜空，一切进行得是那样的隐蔽。原来，为了偷袭的需要，经过反复试验，巴解技术人员想尽了一切办法，使发动机传出的机器声降到了最低点。但是，毕竟是在静无声息的夜间，因此，在塞耶尔4人看来，那突突的马达声仍显得十分恐怖，因为他们深知，这种响声极可能会引起以色列警戒人员的注意。

果不其然，正当4名突击队员呈水平状态悬挂在伞翼机下端，借助身体的姿势摆动悄悄接近预定攻击的目标——驻扎着一营以军的第78营驻地。突然，驻地不远处的一辆以色列巡逻车似乎觉察到什么异常情况，车上的一只探照灯发出刺目的强光，在天空中纵横扫照。

“糟糕！莫非自己的行踪已被敌人发现？”塞耶尔上尉虽然历经百战，多次化险为夷，但此次的任务尤为独特而艰巨，他空有一身本领又无法施展，所以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探照灯的强光在

自己侧部照来照去。好险！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一束强光竟像长了眼睛，跟着其中一名队员的尾部直照过来，幸亏飞行速度竟快过探照灯移动的速度，终于在十几秒钟之后逃出了危险区。塞耶尔也为自己的队员捏了一把冷汗。

但是，令塞耶尔等人最糟糕的事情已因此而出现了。巡逻车中的以色列士兵十分警觉，他们虽然没能发现目标，但似乎已经明白情况不妙，于是他们向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出了警报，要求立即派两架军用直升机前来这一带进行巡逻。而且，也正是这两架直升机在战争打响后不久便已出现，从而导致了两名突击队员的阵亡。这一点，塞耶尔等人当时自然不会知道，他们还以为以军未作出任何进一步的反应。

此刻，已逃离危险区的突击队员中丝毫不敢怠慢，他们深知以色列境内戒备森严，因此，当在飞行了1个小时后，他们4人在以军78营附近的一片灌木丛中悄然着陆，以防意外再度发生。

4架伞翼机都成功地降落在地面上。为了撤退飞行时的方便，他们又把伞翼机安放在一个较隐蔽的山坡上，连马达都未关，以便在回飞时节约宝贵的时间。

“注意——请大家看清位置，明确路线，我们力求速战速决，避免与以军纠缠！”随着塞耶尔上尉的一声令下，其余3名突击队员把匕首和冲锋枪以及手榴弹都一一准备好，向预定的地点扑去。

原来，根据事先的统一安排，这次行动主要目的不在于占领以军营地，而在于尽可能地杀伤更多的以军，以便给以军一种心理上的沉重打击。所以，速战速决是此次行动能否成功的关键！

借着朦胧的月光，4名突击队员以敏捷的身手迅速向目标摸去。塞耶尔端着他心爱的HY—211式冲锋枪冲在最前头，阿里和哈桑平两人紧握大口径自动步枪紧紧尾随。断其后路的则是手

提一挺苏制 YJ—3 型轻便机枪的拉米，他腰间挂着的长的弹链在月光下发出闪闪的银辉。

前面是一道铁丝网！塞耶尔急忙手一摆，大家都躲在灌木丛中，上尉自己则迅速从腰间取下钳子，三下两下便在铁丝网上撕开一个两米宽的缺口，只见他手一挥，另几名突击队员纵身冲了过去。

在 78 营的营房外，站着 3 名担任警戒的以色列士兵，其中有两人立在大门口不动，另一人则端着步枪在四周来回走动。塞耶尔见状，给阿里和哈桑平做了一个扼喉咙的手势，两人立即明白：由上尉自己亲自去干掉那名四处巡逻的士兵，他们两人则悄悄靠上前去对付另两名站岗士兵。

借着灌木丛的掩护，塞耶尔很快便迂回到那名来回走动的士兵的身后。说时迟，那时快，正当该士兵折身往回走时，上尉一个纵身扑上去，左手勒紧敌人的脖子，右手则持匕首直插敌人心脏。那名以色列士兵一声没吭便倒在了血泊中。

其余两名站岗的士兵似乎发现前面有什么动静，但他们认为自己的同伙正蹲在树丛中大便，于是也没做出应急的反应，而是各自在原地活动了一下筋骨。就在这个时候，其他两名突击队员早已潜入他们身后，一左一右地把两名以军士兵放倒在地。这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没半点声响，塞耶尔满意地向同伴翘起大拇指，又招呼身后担任警卫的拉米一齐摸进以军营地内。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随着一阵马达声响起，一辆美制吉普车在转了个弯后突然朝 4 人迎面开来，车上的灯光一下子把他们全暴露在危险地带。

塞耶尔毕竟见多识广，只见他抬手，一梭子弹便猛地射向目标。随着几声惨叫，吉普车便被打翻在路旁边的水沟里。跑过去一看，车上的那名以色列军官头中数弹，当场已经毙命；同车的

另一名以军女士兵还躺在地上痛苦地抽搐，似乎生命也危在旦夕。塞耶尔举起的枪又垂了下来。

甘洒热血写春秋

枪声立即惊动了在其他地方巡逻的以军士兵。短短几秒钟内，便警声大作，与此同时，几个警戒台的探照灯也一齐照射起来。紧接着，军营内一队队以军士兵也纷纷拿起武器冲了出来，他们一齐向枪声响的地方扑来。

更为糟糕的是，两架武装直升机也在5分钟内赶到了出事地点——情况已万分危急！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塞耶尔当机立断：“拉米在正面用机枪掩护突击队进攻，阿里往左边包抄，哈桑平往右边行动。子弹打完后立即撤退，到原来的山坡上驾机返回！”

一切准备就绪后，大批以军已出现在突击队的面前。“打！”随着塞耶尔一声令下，子弹便从几个方向同时射向敌人，一队队以色列士兵在弹雨面前纷纷倒了下去。拉米的轻机枪更是达达直响，多年来一直在复仇欲望驱使下的他简直在此刻杀红了眼睛，以至于不太注意掩蔽自己。

相形之下，以色列士兵由于突然遭到四个方向的攻击，顿时乱了阵脚，他们只好紧紧伏在地上，搞不清该往哪个地方进攻。然而，毕竟他们是一群训练有素的军人。在短暂的惊慌后，以军很快稳住了阵脚，他们以七八个人为一单位，组成反击小组，向四个方向同时发动反扑。

而就在这个时候，两架以军直升机也出现在突击队员的头顶，上面的以色列人也猛烈地进行反击。只见夜空下，红色的子弹带着啸叫交织成了一张无边的大网，似乎要把几名突击队员全

部淹没。

再打下去，很可能整个突击队都会弹尽弹绝，甚至会全军覆没。塞耶尔投出几颗手榴弹，终于发出了撤退的命令：“立即撤退！拉米继续在正面掩护！”

当时的气氛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双方都杀红了眼。眼看着同伴纷纷撤离到了安全地带，拉米精神为之一振，急忙打出一梭子弹，正准备撤离阵地时，冷不防半空中一发子弹打中了他的背部，并穿过了腹部，顿时，鲜血便涌了出来，染红了他身下的那片土地。

这时，巴勒斯坦人民那种宁死不屈的英勇气概完全在拉米身上折射出来，只见他一手支撑着地面坐了起来，另一只手则继续紧握扳机，子弹又猛烈地向以军射去。拉米知道，他现在惟一能够做的，就是为战友提供掩护，在流尽最后一滴血之前完成生命的最后壮举，杀死更多的以军。只见他拼命地换上最后一串子弹，向以军更猛烈地扫射起来。

然而，不幸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天上的两架直升机一齐把火力向拉米这边射来。随着一阵弹雨滑过，拉米的身子猛烈地抽动几下后，机枪声终于突然停了下来。但值得骄傲的是，拉米用自己的生命为同伴的撤退赢得了宝贵的几分钟，大部分以军火力和部队都被吸引了过来。

与此同时，塞耶尔、哈桑和阿里则不顾一切地向停放伞翼机的方向飞奔而去。他们准确地找到铁丝网出口，三步并做两步来到了起飞地点。正是因为拉米为他们争取了宝贵时间，所以才得以有足够时间起动的并升空。只见塞耶尔等人一纵身向坡下迅跑，3架“黑鸟”都成功地升上了天空，一阵阵轻微的马达声响过后，3架伞翼机都向飞近边境线飞去……

此时，地面的以军发现几个黑影升空，先是吃了一惊，但很

快明白过来，一只只探照灯一齐照了过来，紧接着一串串子弹也猛地扫射过来。令人遗憾的是，在刚才的枪战中表现十分勇猛的阿里，由于飞行位置太靠后，不幸被一颗无情的子弹击中胸部！这是一颗杀伤力极强的大口径步枪子弹，因而阿里被击中后差点从半空中栽倒下来。但他还是坚持这样一个信念：一定要挺住，再过几十分钟就到了自己的国土，决不能让以军活捉自己，死也要死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

于是，阿里一边操纵着伞翼机，一边腾出一只手来从怀里掏出急救包来堵住流血不止的伤口。然而，就在伞翼机飞近边境线时，阿里只觉得眼前一黑，顿时失去了知觉。接着，动力伞翼机也一下子撞向丛林，英雄阿里终于倒在了离边境线仅 100 多米的以色列土地上。

就在另两名突击队成员赶到边境线外时，以军两架飞机也追了上来，但他们却不敢再跨过国境线一步了。

终于，塞耶尔和哈桑最后在凌晨 1 点多安全返回基地，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人们在欢庆突袭成功的同时，也为两名勇士的牺牲流下了难过的泪水。

事后，据以色列方面统计，在这次巴解战士的“黑鸟”行动中，以方共被击伤 40 多人，被击毙 14 人。

“ 霹雳 ” 行动

——苏联与以色列联手智救人质

1988 年冬天，一架大型运输机透过层层冰冷的云雾，从苏联直赴以色列。机上却只有 3 名“ 乘客 ” 与几名机组人员。其中一名“ 乘客 ” 手中始终提着一个大箱，这是怎么回事。

飞机一降落，一列列以色列特种部队立即围了上来，那几名“ 乘客 ” 情知不妙，刚要拔腰间的手枪，但几把明晃晃的匕首已架在他们的脖子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就是堪称世界经典营救人质行动的“ 霹雳 ” 行动！

劫案在冬日发生

1988 年 12 月 1 日，苏联寒冷的北高加索地区笼罩在一片阴云中。

这一天，天气奇冷。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袭击了这一地区，并落下了满天满地纷纷扬扬的大雪。和蔼可亲的女教师叶菲莫娃带着 31 名小学生，来到印刷厂参观印刷流程。在暖烘烘的厂房里，孩子们忘却了寒冷，他们惊奇地看着一张张白纸是怎样通过一道一道轮子后，变成了花花绿绿的画报。

不知看了多久，女教师才想起来，该回去了。于是，她又带

领孩子们走出了车间。

“ 看，那儿是不是接我们的车？”一名孩子兴奋地喊道。

女教师迎着雪花向前望去。果然，在厂门外，停着一辆墨绿色的大轿车，车子正在发动。而当时又常有工厂义务为子弟学校的孩子们派来车辆，接送他们上学或放学。

见孩子们朝这边跑，司机摇开窗户，那是一个长得挺和善的胖子。他微笑着对孩子们喊：“上车吧，孩子们，我是来接你们的……”

“那太感谢您了。”女教师感激地对司机说道。

孩子们于是争先恐后地踩着积雪跑过去，上了大轿车。最后叶菲莫娃也上了车，车门被司机关上了。

大轿车内非常暖和，学生们激动地搓着冻得通红的手，互相谈着参观的体会。

“来，”她提议道，“大家来唱一支《劳动者之歌》吧！”

“我想做一名快乐的劳动者，走遍祖国的大川与大河……”欢快的歌声中，女教师脸上绽放出欣慰的笑容。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此时此刻，一只魔爪正向她和孩子们伸来！

大客车后座上突然冒出三个青年男子来。他们表情奇特，目露凶光，对孩子们恶狠狠地喊：

“别唱了！都别唱了！”

孩子们一惊，齐刷刷地停了下来，扭头望去，接触到的却是几束凶狠的目光。

“把窗帘都拉上！”为首的那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叫维佳，他指挥着其他两个人把厚厚的玻璃窗帘全部拉得严严实实。然后，他们变戏法般地从座位下拿出一些3公斤重的汽油桶，在每个座位旁边放了一个，并打开盖。浓烈的汽油味顿时挥发出来，胆小的女生不由得尖叫起来。

“你们……你们要干什么？”女教师有些哆嗦。

“你们现在是人质了！”维佳凶神恶煞地盯着一张张天真幼稚而惊恐不安的脸。“人质，懂不懂？要认真与我们合作，否则……”

维佳掏出了打火机，把手放在按键上。

汽油遇火将会发生燃烧或爆炸，这是学生们刚刚从课本上学来的。孩子们吓得瞠目结舌，怯怯地向女教师望去。

柔弱的女教师一时间没了主意。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太突然了，她还没有来得及细细考虑。寒意逼上心头，她又打了个冷战。现在，哪怕有再大风雪，她也宁愿和孩子们呆在外面的冰天雪地里！人质……我们已成为人质。女教师在心里喃喃自语着。但车上这些既没有权、也没有钱的学生和教师，作为人质的价值又是什么呢？

下午4点25分，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内务部副部长巴塔洛夫上校接到一个紧急报告：在州党委前的广场上，有人从一辆大轿车上向一辆标有警察标志的小车开枪，打伤了小车司机。用意非常明显，是想引起人们的注意。

巴塔洛夫心里犯了嘀咕：向警察开枪，这不是自投罗网吗？要么他是个疯子，要么……想到这儿，巴塔洛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驱车，赶到州党委前的广场上。

善于玩弄诡计的维佳以这种特殊的手段与政府人员取得了联系。他主动同匆匆赶到现场的巴塔洛夫打招呼，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请先扔一部对讲机过来！”

巴塔洛夫考虑片刻，示意旁边的胡加多诺夫少校：“把对讲机扔给他！”

维佳拿到对讲机，开始不慌不忙地说了起来：“别靠近！更不要试图开火。这儿有31名可爱的小学生及1名漂亮的女教师，

而她们旁边则是优质的 ‘ 契尔牌 ’ 纯正汽油。任何一颗子弹都能将她们掀到天上去。”

好厉害的劫持人质手法！巴塔洛夫心一沉。31 名学生、1 名教师，这些无辜的人怎么会成为受害者呢？

“ 你们想要什么？”巴塔洛夫心情沉重地问。

维佳回答道：“ 我们要求政府迅速向我们提供毒品、外汇和一架装备机组人员的大型运输机。”

“ 你们能告诉我，目的地是哪儿吗？”巴塔洛夫内心着急，表面上却十分沉着。

“ 以色列、南非，或是巴基斯坦。”维佳洋洋自得地答道，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巴塔洛夫捅了捅身旁的胡加多诺夫，以几乎觉察不出来的语调轻轻说道：“ 赶快报告总书记！”

一锤定音的决定

当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接到这一消息时，他正在主持一个有关改革的重要会议。在了解情况的严重性后，他迅速中止会议，放下手中大量的工作，转而与有关官员召开紧急营救会议。

戈尔巴乔夫的眼光在下属脸上慢慢转着，最后停留在克格勃头目的身上。“ 事不宜迟。我建议，马上组织一个 ‘ 授予全权 ’ 的营救指挥中心，人员由克格勃、内政部、外交部及民航部等经验丰富的官员组成。当然，苏军特种部队是必不可少的。”

官员们都瞪大了眼睛。

特种部队官员谢里耶夫表示：“ 我们会把任务做得很好。”

“ 至于总指挥嘛，我建议由克格勃副主席波诺马廖夫来担任。这次行动代号就称为 ‘ 霹雳 ’。”

话音刚落，会议室的门被通讯人员推开了，他带来了劫持人质的恐怖分子的最新要求：他们要求把其同伙克利沃诺索夫从监狱释放出来。

戈尔巴乔夫锁起了眉头。谈判在进行，而会议室的辩论也在进行。因为这次劫持案最令人感到棘手的是，歹徒们劫持的是手无寸铁、毫无经验的孩子！

原来，制服暴徒，最迅速的方法当然是诉诸武力，但此刻领导阶层却倾向于派人出面谈判解决问题。

民航官员首先站了起来：“让我们考虑考虑生命的价值吧，毕竟是30多条性命啊。如果派特种部队强行进行攻击，造成的伤亡可能比劫持者直接伤害的人数还要多。何况，犯罪分子声称在车内安放了大量的汽油，犯罪分子在狗急跳墙时会大量杀害人质，或者同归于尽。”

“你们怎么能对这种丧心病狂的家伙抱有希望呢？”特种部队官员谢里耶夫辩解道。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认为只有谈判可以赢得时间，”民政部的一位专家说，“在谈判过程中，劫持者会逐渐冷静下来，紧张情绪也许会逐渐放松，最后对劫持失去兴趣，从而减少人质伤亡的可能性。他们会变得疲劳不堪而掉以轻心。”

这位专家越说越激动，最后，这位老人还拍着谢里耶夫的肩膀说道：“劫持者的任何错误都会对我们有利，年轻人。你想过没有，若是这些儿童中有你的儿子或女儿，你会采用武力吗？”

一时间，谢里耶夫被噎得瞠目结舌。在众人眼里，他似乎成了一个不懂人性的武夫。他满脸涨红地站了起来，激动地反驳道：

“在座的诸位不应该怀疑我们特种作战部队军人对苏维埃的忠诚，更不应该怀疑我们经过严格训练而得来的技术。要知道，

我的几名神枪手在不到 10 秒钟的时间内可以击毙任何残暴的匪徒！”谢里耶夫终于亮出了他的王牌。

在座的人听了这话，不禁会心地笑了起来。他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谢里耶夫使前总理柯西金下不了台的情形。

那时，柯西金视察特种部队的狙击学校。在观看完学员们精彩的射击表演后，柯西金总理饶有兴致地问道：“这批射手每天要消耗多少子弹？”

“每人每天大约要消耗 200 至 300 发。”谢里耶夫立即答道。很明显，这一数目对勒紧裤带过日子的苏联人来说算是“高消费”了。

柯西金总理明显地吃了一惊。他自言自语道：“这种消耗是否昂贵了一些……这需要多少卢布呢……”

他的话还没说完，谢里耶夫接话道：“总理先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学员毕业后，也许执行突击任务时消耗的实弹数目只有几十发，但是用 10 万发实弹射击所‘养’出来的数十发实弹射击弹头，颗颗都会嵌进敌人的脑袋或心脏的！”

最后，由于谢里耶夫一再坚持，戈尔巴乔夫也最后同意了她的建议，一场以武力解决恐怖分子的行动方案马上就要定了下来。

“ 霹雳 ” 行动没有枪声

但是，正当谢里耶夫准备营救计划时，形势出现了戏剧性变化。

匆匆赶来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恰普林走到总指挥波诺马廖夫将军身旁，对他耳语了几句。将军脸色变了，立即做出决定：

“答应恐怖分子的全部要求。内政部负责准备钱和外汇，民

航部负责准备飞机。此外，我们还要派一名胆大心细的联络员去和恐怖分子周旋。”

“让我去吧！”谢里耶夫在明白了一切之后，主动站了起来。
“既然不进行武力解救人质，那么联络任务就交给我吧！”

将军表示同意。至此，营救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12月2日，清晨4时，黑暗的天空中仍不断飘着雪花。而那辆墨绿色的大轿车也终于出现在矿泉城机场。

里面的维佳转过身来，把对讲机扔给了女教师。原来，自治内务部的巴塔夫上校正在对车内的教师和学生进行慰问：“叶菲莫娃教师，你们很快就要被释放了，政府将同意他们的所有要求。”

叶菲莫娃松了一口气，抬起头来，看见维佳也阴险地笑了起来。

从窗帘缝隙中，叶菲莫娃看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轿车。薄薄晨光中，谢里耶夫中校踩着积雪向大轿车走来。他没有携带武器，只身一人前来联络。

“你是维佳吗？”谢里耶夫在车下展开了与维佳的对话。

“是的。”维佳戒备十足地说道。其他几个恐怖分子都紧紧盯着谢里耶夫，生怕他采取什么行动，“钱呢？”

“按照你的要求，总共200万美金，马上送到。”谢里耶夫平静地说。

“防弹背心和武器呢？”

“凡是你要求的东西，都有，条件只有一个——放了所有的孩子。”

“怎么飞机还没来？”

“这个请放心，马上就到。”果然，话音未落，机场上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一架连夜从莫斯科赶来的四引擎“伊尔”-

76 运输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但不知怎么回事，歹徒们仍显得有些不放心中。

谢里耶夫说：“先生们，我们已经答应了你们的所有要求。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人质是否还健在。”

他随着维佳进入大轿车内。密闭的大轿车内，憋得热烘烘的，加之浓烈的汽油味，空气很差。学生们都醒了过来，呆呆地望着这位身强体壮的陌生人，显出不明白的神色。而叶菲莫娃激动得眼泪差点掉了出来。

维佳开始放人。他拍着学生们的头，一一让他们下车。然而，狡猾的他仍留下了 10 名学生，女教师也被留了下来。

8 名机组成员和谢里耶夫会合。这 8 人当中，5 人是由特种队员伪装的。谢里耶夫趁维佳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对他们说道：“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使用武力。保护孩子们的生命第一！”

此刻，维佳及同伙正将飞机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又搜查了机组人员的全身，并给机组人员戴上手铐。在确认没有危险后，他命令孩子们：

“你们，你们先上！”

剩下的 10 名学生吓坏了，他们只有无助地望着歹徒。

“我有个建议。”谢里耶夫咬了咬嘴唇，终于坚定地对维佳说道，“看在这些可爱的孩子面上，请把他们放了。对了，还有这位女教师。我留下来代替他们当人质。”

一刹那，空气仿佛凝固了。学生们抬起泪汪汪的眼睛，盯着维佳。维佳一言不发，可怕地沉默着。风中，雪花粘在他的眉毛上，他的头发上，还有他紧紧绷着的嘴唇。他在想些什么？想他的童年？他的父母？还是……

良久，维佳终于点了点头，一挥手，学生们撒腿向外面跑去。

最后一个被放的是女教师叶菲莫娃，她已在轻声抽泣。她抬起泪汪汪的大眼睛，凄楚地看了谢里耶夫一眼。这目光里，有委屈，有感动，更有感激。

“快走，趁他们还没改变主意。”谢里耶夫轻轻说道。

叶菲莫娃踩着深深浅浅的积雪，她一步一回头，最后终于哭着掩面跑开了。

谢里耶夫也像卸下了重担，暗暗地松了口气。

半个小时后，特战部队两名军官身着便服，送来了一个巨大的皮箱，箱内装满了绿油油的美钞。维佳及同伙看到一捆捆的、扎着银行封号的崭新的美金，眼里放射出贪婪的目光来。目的达到了，谢里耶夫也就没有什么用了，他们把他推推搡搡地赶下了飞机。

12点25分，在众目睽睽之下，由劫机者控制的“伊尔”-76型飞机腾空而起，迎着雪花，在机场上空盘旋一周后，向铅灰色的天空中飞去。

20多年中的第一次，苏联当局对劫机分子妥协。但这次因为关系到孩子们的安危，劫机分子得逞而去，可谓史无前例。

眼睁睁看着歹徒携巨款逃走，站在机场上的谢里耶夫表情茫然，心里很不是滋味。“霹雳”行动呢？他在想着。

飞机一升空，外交部副部长立即打电话给苏联驻以色列领事馆负责人马尔基罗索夫，请他立即与以色列政府联系，希望以色列协助解决此事，允许飞机降落，并逮捕劫机者，再引渡给苏方。

很快，以色列外交部一位高官回复苏联外交部：“以色列政府准备配合，接收飞机，并将劫机犯逮捕。”

以色列国防部长拉宾这次亲自坐镇，指挥者则是经验丰富的反恐怖专家、武装部队参谋长沙龙。特种部队和武装警察联合封

锁了位于特拉维夫东南 10 公里的本 · 古里安机场。数十辆军车和警车层层排列着，将停车场和候机大楼封锁得水泄不通。

几小时后，飞入以色列境内的苏联 “ 伊尔 ” - 76 型机与机场塔台联系，请求降落。以色列空军立即起飞一架战斗机进行降落引导。

3 点 47 分，被劫持飞机在距候机大楼 5 公里的军用跑道上降落。以色列的特种部队立即包围了飞机，一架担任警戒的直升机则在天空中盘旋。

劫机头目维佳第一个走下飞机。但当他打开舱门，看见机场上黑压压的部队时，脸色顿时变了。他随手扔下盛美元的箱子，企图拔腰间的手枪。

“ 不许动 ! ” 维佳的身后传来一声威严的吼声。

维佳回过头来，惊讶地发现一把明晃晃的微型尖刀正顶着他的脖子。另 3 名同伙也受到同样的 “ 礼遇 ”。而被锁住的几名机组人员，手铐已无影无踪。

“ 你……你…… ” 维佳惊诧得说不出话来。

为首的特种部队成员对他露齿一笑，“记住，下次一定要先搜查腰带哦！”他拍了拍自己表面普通、实则存有夹层的腰带。

此时此刻，维佳真正感觉到，末日已经来临。

走下飞机后，他们随即被押上警车，送往特拉维夫附近的阿布 · 卡比尔监狱。傍晚，苏联一个 19 个人的特种工作小组在谢里耶夫的率领下乘一架图 - 154 型客机飞抵本 · 古里安机场，4 名恐怖分子被押到机场，引渡给苏联政府。

维佳又见到了谢里耶夫。这一次，谢里耶夫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们像老熟人一样互相点头致意。一场历时 60 小时的劫机闹剧以未伤一兵一卒、没费一枪一弹而告终。

“正义”行动 ——美军入侵巴拿马

1989年12月20日凌晨1时，巴拿马城居民刚刚入睡，忽然，城市各处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和枪声。这是美军驻扎在巴拿马运河区的1.3万军人和刚从美国本土运来的9500名士兵发动的对巴拿马的大举进攻。

美国军队使用战斗机和直升机对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以及国际机场、国内机场等地进行了轮番轰炸和扫射。美军空降部队迅速攻占城西南方的里奥阿托军事基地，切断了内地增援路线。与此同时，地面美军坦克和装甲车在82公里的运河区分5路出击，一举占领了巴拿马城和第二大城科隆。15小时后，美军指挥部宣布，诺列加“反动”政府已被推翻，巴拿马又恢复了民主和自由。这次侵略行径遭到了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

世外桃源遭践踏

巴拿马是中美洲的一个小国，人口只有200万，面积也不到8万平方公里。然而它却有世界闻名的科隆自由贸易区和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大运河。巴拿马城市也很热闹，商品种类丰富，有些城区还建设得富丽堂皇，十分漂亮。

这个小国主要以拥有巴拿马运河而闻名于世。运河区主要居

住着美国人和为他们服务的巴拿马人。河区建筑物风格显得特殊，有漂亮的洋房和修剪整齐的草地。运河的船只进出场面更是壮观不已。每天清晨，准备通过运河的大小船只在港湾外就开始排队等待。因为巴拿马运河不是水平运河，所以船只能一段一段通过，每段都要经过开闸、关闸、抽水、放水过程，运行颇慢。但这一切却使游客大饱了眼福。谁也想不到，就是这样一个世外桃源式的小国，却在 1989 年圣诞节前夕饱受了美国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之苦。

当初，美国为了遮人耳目，欺骗世界舆论，一直在处心积虑地制造入侵巴拿马的借口。

美国找到的耸人听闻的借口之一，就是“打击毒品走私”。毒品走私是 80 年代以来最容易引起公愤的国际问题。美国早就指责巴拿马政府首脑诺列加参与了国际毒品走私活动，同哥伦比亚贩毒团伙有重大牵连。1988 年 2 月，里根政府就通过迈阿密联邦法院大陪审团，以“参与贩毒活动”为名对诺列加提出正式起诉。这次，把“贩毒犯”“捉拿归案”就自然成了出兵的重要“理由”。

美国出兵的第二个借口是为了“自卫”。就在美军侵略之前的 12 月 15 日，巴拿马国防军司令诺列加被巴拿马民众代表大会任命为政府首脑，拥有了处理内政、外交、军事、财政的一切权力。诺列加一就职便庄严宣布，巴拿马正面临美国侵略，现在处于战争状态。这样就使原本就十分紧张的关系更充满了火药味。12 月 16 日晚 9 时，4 名美国人（3 男 1 女）开车经过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所在的大街时，与巴拿马国防军的士兵发生冲突，双方拔枪对射，结果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名军官被打死，巴拿马 3 人受伤。事发后，美国指责巴拿马挑起事端，是蓄意挑衅，因为“4 个美国人是下班路过那里，身上没带武器”。巴拿马则指责美

国人首先开枪。美国的国防部为此发表声明，扬言为了保护“美国人的安全”要进行“武力自卫”。美国总统布什更进一步表示要对巴拿马采取“报复行动”。巴拿马外交部则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这样，双方调兵遣将，处于警备状态。那名美国军官的意外身亡便成了这场战争的导火线。

这场非正义的入侵，是美国自越南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侵略行动，它却堂而皇之地被冠以“正义事业行动”的代号。

力量悬殊难抵挡

整个“正义事业行动”计划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和南方司令部司令瑟曼主持起草的。作战计划曾有三套预案：第一预案是以驻巴拿马的 1.3 万美军突袭巴拿马国防军，迅速摧毁巴拿马最高机关；第二预案是由美国本土派出特种作战部队，在驻巴美军的支援下，用当年营救伊朗被扣美国人质的方式，劫持诺列加；第三预案就是对巴拿马大举进攻，发动全面战争。美国总统布什权衡利弊，为了彻底搞垮诺列加政权，牢固而长期地控制巴拿马运河，最后确定了动用海陆空大举进攻的第三方案。

美军入侵的总兵力是 2.25 万人，其中还有 711 名女兵。除了原来驻扎在巴拿马的 1.3 万人外，其余的都是战前和作战开始后从美军空运至巴拿马的。在美军入侵巴拿马的前一天，每 10 分钟便有 1 架美国运兵飞机在巴拿马运河区美军基地降落，把数千名士兵从北卡罗来纳运到巴拿马。美国驻巴拿马运河区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全体官兵原地待命，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军营。当时，剑拔弩张入侵在即。为了试验新式武器，美国还首次使用了 F-117A“隐形”战斗轰炸机。此种飞机可以穿过任何

雷达防线而不被发现，从而能在敌方炮火做出反应之前完成对重大目标的轰炸。

1989年12月20日凌晨1点，美军的F-117A“隐形”战斗轰炸机在夜幕掩护下潜入巴拿马领空，轰炸了驻里奥阿托的巴拿马军高炮阵地，拉开了入侵巴拿马的序幕。接着，美国参战的陆、海、空三军，分兵五路，直扑巴军的各军事要地。

第一路是由美军南方司令部的特种作战部队和一个突击营组成的“红色特遣队”，利用“隐形”战斗轰炸机取得的效果进行低空伞降，从150米高的空中跳了下来，以扇形包抄巴拿马第6、第7连的兵营。美军首先拿巴军第6、第7连开刀，一是为了声东击西，掩护大部队偷袭巴拿马城的巴国防军司令部；二是因这两个连队十分忠于诺列加。10月3日巴军中下级军官发动的那次政变，就是这两个连营救了被扣的诺列加，并击退了政变军人。在优势火力的支援下美军很快就瓦解了第6、第7连的仓促抵抗，俘虏了全部的250人。与此同时，这一路美军又占领了托里霍斯国际机场，继而又封锁了帕科拉河大桥。

第二路是由第6机械化营、1个轻型坦克排、第5步兵营和海军“海豹”分队组成的“尖刀特遣分队”。该路美军直扑巴拿马司令部大楼和驻扎在附近的巴军第5连。经过一番交战，美军攻占了司令部大楼，全歼了第5连。美军原以为19日晚诺列加会住在司令部大楼里，可是情报不准确，他们并没有抓到诺列加，于是就放火烧了整座大楼。与此同时，该路的“海豹”分队也袭击了诺列加的私人小型机场，炸毁了诺列加的座机，并且还偷袭了运河岸边守卫诺列加专用船只的卫兵，炸沉了船只。这样就切断了诺列加的空中和海上的逃路。

第三路是由82空降师1个旅（欠1个营）和别动部队组成的“太平洋特遣队”。任务是增援帕科拉河大桥的美军别动部

队，阻止巴军的“2000年营”和其他巴军进城增援。该路美军经过激烈战斗，完全挫败了“2000年营”和国际机场巴军空军飞行中队的反击计划，并击溃了这些巴军。

第四路是由1个轻装步兵连、一个海军陆战队步兵连和部分宪兵组成的“永远忠实特遣队”，他们的任务是抢占横跨巴拿马运河的泛美公路大桥，负责保卫运河区的美军霍华德空军基地。这一路美军几乎未遇到什么抵抗就完成了任务。

第五路是由82空降师1个营和第7步兵师的一个营组成的“大西洋特遣队”。他们在特种作战部队的支援下，攻下了巴拿马第二大城市科隆，击败了巴军第8连和沿海警卫队，并攻占了运河的许多重要设施，此外，他们还释放了监狱里10月3日政变中被捕的47名巴军人。

至20日拂晓时，美军已基本上控制了巴拿马城和巴拿马第二大城市科隆。但主要目的仍未达到，即诺列加还没有抓获。

其实，巴拿马国防军对美国入侵还是有所准备的。在美军入侵前1个多小时，电台电视台突然中断常规节目，广播紧急通知，呼叫国内民兵组织集合抗击侵略。美军入侵后，巴拿马军民曾在一些街区同美军展开巷战。但从总体来看，巴军反击软弱无力，在美军猛烈的火力面前不久即告瓦解。

美国仅用8个小时，就击溃了巴军有组织的抵抗；仅用15小时，就摧毁了巴军所有的主要军事设施，控制了巴军的大部分兵营，推翻了诺列加政权；48小时内，结束了主要战斗；到24日，巴拿马全国各军区均宣告投降。

巴军不堪一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太大。美军经陆续增援，到20日晚入侵总兵力达2.25万，而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巴拿马全国才230万人口，军队不足万人，而且分散各地。他们在国内维

持治安尚可，抗击外来侵略就无能为力了。虽然巴拿马知道，总有一天美国人会打来的，可巴军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把美军作为假想敌来进行针对性反击训练。

第二，美国在战术上用的是一系列快速袭击手段，在很短的时间里便摧毁了巴国防军司令部、首都武装警察总部、交通警察总部、国家调查局、骑兵兵营和一些弹药库、汽车库以及里奥阿托士官学校和科隆海军学校等主要军事目标。

第三，美军入侵的是个政治上实际分裂的国家。相当长时间以来，巴拿马人民群众就分成两大派别：支持诺列加派和反对诺列加派。反对诺列加一派虽然也并不赞成美军入侵，但对诺列加政府垮台欢欣鼓舞，而且这一派的力量在巴拿马还占据多数。

第四，美军还没入侵诺列加就已经逃之夭夭，不知去向，参谋部一些高级军官也效仿诺列加化装离开办公室。诺列加政权的其他高级官员战争期间也已下落不明。坐落在首都老区的总统府，21日只有一队穿便服的警卫人员，他们也根本不知道国家元首和其他官员是否还会回总统府。警卫们对20日发生的事情也非常茫然。像这样一支军队和这样的政府还谈何抵抗呢？

这场以强凌弱的入侵战争，给巴拿马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据美国公布的数字，美军仅亡27人，伤330人，被击毁战斗直升机1架，被击伤运输机14架。这一切对军事强国美国而言简直算不上什么。

而巴拿马方面的损失却相当惨重：巴拿马军人亡314人，伤123人，被俘近5000人；巴平民亡200多人，伤数百人，并造成1800多人无家可归。巴拿马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0~25亿美元。

巴拿马城满目疮痍，原国防军司令部只留下一片断垣残壁，城市交通瘫痪，公共服务设施瘫痪，其惨景不亚于一场八级地震造成的危害。

世界舆论齐谴责

美军入侵那一天，巴拿马运河关闭，这是它 75 年前开始投入使用以来第一次关闭。

攻入巴拿马城后，美军又包围了驻巴拿马的外国记者居住的马里奥特饭店，不准人们出去。当一些记者拍照时，美军一辆小型坦克竟向记者们开枪扫射，西班牙《国家报》一名记者左眼中弹，当场身亡。

就在美军大举入侵巴拿马的同时，常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外国记者被通知立即到白宫参加紧急记者招待会。21 日 1 时 30 分，白宫新闻发言人菲茨沃特宣布，美国总统布什已下令对巴拿马采取军事行动，目的是保护该地区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并在巴拿马推进民主，维持《运河条约》的完整，以及逮捕巴拿马国防军司令诺列加将军并把他带到美国审判。

天亮后，美国总统布什又重复了一遍菲茨沃特的说词。那天华盛顿白雪皑皑，天气奇冷。但是从早到晚，白宫、国会、国防部、国务院等处的美国军政首脑却热情高涨，他们几乎全体出动，为这次入侵行动辩护。

有意思的是，美国为这次入侵起了个代号叫“正义事业行动”。大概它自己早已预料世人会指责它的不正义才出此对策。然而，一手难以遮天，巧舌不能弥谎。美军入侵巴拿马后立即遭到全世界多数国家的谴责。拉美国家反应尤为迅速而强烈。秘鲁总统加西亚决定召回其驻美大使，并强调道，什么时候美国从巴

拿马撤军，秘鲁大使什么时候回华盛顿。阿根廷外长卡里略说，美国入侵巴拿马严重“损害了美国同拉美国家的关系”。

联合国安理会应尼加拉瓜的要求于 21 日开始召开紧急会议，审议巴拿马局势。哥伦比亚等七个不结盟国家提出一项决议草案，指出美国入侵巴拿马是侵犯他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罪恶行径，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决议草案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干涉，将其武装部队撤离巴拿马。决议还强调，巴拿马有自由决定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在没有外国干涉、干扰、胁迫或威胁的情况下发展其对外关系的权利。这项决议草案在 23 日下午表决时得到中国等 10 个国家赞成，但遭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三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因而未能通过。但美洲国家组织 22 日还是以两票赞成、六票弃权和一票（美国）反对，通过了一项谴责美国入侵巴拿马的决议。后来，联合国大会也通过了谴责美国的决议。

12 月 21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强烈谴责美国入侵巴拿马，要求美国立即从巴撤军。

美国在武装入侵巴拿马 36 小时之后，即 21 日中午，在巴拿马又玩弄花招，扶植了新政权，由美国支持的巴拿马反对党领导人吉列尔莫·恩达拉宣誓就任巴拿马新总统。

而原总统诺列加却一直去向不明。美国政府宣称，愿悬赏 100 万美元缉拿诺列加。为了寻找诺列加将军，美军到处搜查，搞得鸡犬不宁。

美军入侵行动结束一周后，巴拿马城还是一片混乱，一切全由美军控制。为了稳定巴拿马局势，美国还从本土调来 1000 名武装警察。与此同时，美军还在继续大肆搜捕诺列加时期的军政官员，共有 5000 多人被俘、被捕或自首。不久，美军在一军事基地抓到了诺列加国防军的第二号人物、参谋长马尔科斯上校。

诺列加政府的一些部长也相继被捕。

但是，主要目标诺列加仍没有抓到，这使美军十分羞怒。

诺列加曾当过十多年的巴拿马军队情报局长，有一套躲避美军追捕的办法。美国入侵后，由于他的海上和空中的退路被切断，他便化装躲过美军搜捕，在一个隐蔽处躲了四天。

为了搜捕诺列加，美国迅速包围了尼加拉瓜、古巴、利比亚、秘鲁等国驻巴拿马的大使馆。21日包围尼加拉瓜使馆时，美军还使用了6辆坦克和30名士兵。美国怀疑诺列加一定躲进这些使馆寻求政治避难。

当诺列加得知梵蒂冈使馆还没有被美军盯上时，就与他手下32名军官和另外一些文职官员一起，于24日驱车投奔梵蒂冈驻巴拿马大使馆，谋求到第三国去过政治避难生涯。

美军情报部门很快得知了消息，迅速包围了这座大使馆。美国兵的枪口一齐对着使馆门窗，以防诺列加逃脱。

在使馆内，诺列加独来独往，不同其他人接触。他的追随者中有些人陆续向新政府投降，以求重新工作。

在使馆外面，美军总指挥指使他的特种作战部队中的心理战分队，用高音喇叭，反复播放摇滚乐曲和抨击诺列加的新闻，展开攻心战；还有几千名巴拿马反对派人士，在使馆前示威游行，呼喊反对诺列加的口号，这一切给诺列加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为了逼梵蒂冈使馆交出诺列加，美国、巴拿马新政权和梵蒂冈之间进行了频繁的谈判。美国还向梵蒂冈国家元首——罗马教皇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教皇命令手下人把诺列加交给美国审判，教皇则表示不能交，只能考虑让诺列加到第三国去避难。与此同时，教皇派遣大使同诺列加谈话，劝说他离开大使馆。

1990年1月3日，梵蒂冈使馆下了最后通牒，命令诺列加4

日中午前离开使馆。诺列加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表示“自愿”投降。1月3日晚上8时50分，身穿将军服的诺列加走出使馆，立即被包围使馆的美国士兵逮捕。在梵蒂冈使馆旁边有一所中学，那里有美军一个临时指挥部。诺在那里被美军用直升机运往城外的总指挥部，然后送往美国。至此，美国入侵巴拿马的战争总算结束，共历时15天。

“正义”行动无正义

美军把15名诺列加国防军的军官作为诺列加贩卖毒品的同谋者押解到美国的迈阿密去了，其中有北部的奇里基军区司令，他曾率全体官兵向入侵美军投降，但也未能逃过美军的报复。因发动反对诺列加的哗变而被关押的70多名军官则被释放，但其中有的人过去曾是诺列加的亲密助手，也受到美军关押的“礼遇”。

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这是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美国人奉行的信条。表面上看，美国入侵巴拿马，是因为诺列加招惹了美国的缘故。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美军打出的一个幌子而已，其真正意图便是：尽力保住巴拿马运河区美方的既得利益，防止巴方于预定时间收回运河主权。

关于巴拿马运河，说来话长，它原是大哥伦比亚联邦的一部分。1903年，美国利用巴拿马人要求独立的愿望策划了一次“革命”，使巴拿马脱离联邦而独立。同年11月，美国强迫刚刚独立的巴拿马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开凿巴拿马运河的权利，并且永远租借运河和运河区。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自豪地说：“是我把巴拿马弄到手的！”

1914年，巴拿马运河建成。运河全长81.3公里，最窄处

91 米，最宽处 304 米，是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重要航运水道。运河的建成使大西洋到印度洋之间的航程，一夜之间便缩短了 1 万多公里，因此，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意义。

美国一直是运河的主要用户和受益者，每年运河总收入约 3 亿美元，绝大部分为美国所得，巴拿马本国却只能得很少的零头。根据 1903 年的条约，美国一次性付给巴拿马 100 万美元后，每年只交 25 万美元租金便告了事。

美国把沿运河中央两侧延伸出一块宽 16.9 公里的地带划分为运河区。运河区由美国人任命总督，升美国国旗，实行美国法律。美国在运河区建有 14 个美国军事基地，驻有 1.3 万美军，并设有美国南方司令部，而且不许巴拿马人入内。这样，运河区就成了“国中之国”。

在这 14 个军事基地中，霍华德基地是美国在拉美最大的空军基地，可以控制西半球的一切空中行动。谢尔曼堡是美国最重要的丛林战训练中心，卡莱塔岛基地则是世界上惟一能以 300 千赫低频率传递电信的中心，可同游弋在两洋的任何核潜艇和常规潜艇保持电讯联络。整个巴拿巴运河区还是美国本土以外西半球最重要军事和情报中心。以运河区为基地，在 60 年代初美国成功出兵侵占多米尼加共和国，在 80 年代初又调兵占领了格林纳达。

数十年来，巴拿马人民不断地为收复巴拿马运河的主权而斗争。其中最突出的是 1964 年 1 月震撼世界的反美斗争风暴。从这之后，美国被迫同意同巴拿马谈判，以制定一个新条约。

1968 年 10 月，以托里霍斯为首的一批年轻军官借助政变上台，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掌握了军政大权。托里霍斯推行的是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策。美巴两国的谈判仍在断断续续进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两国终于在 1977 年签订了新的运河条

约。新条约规定，1999 年 12 月 31 日午时之后，运河完全交由巴拿马管理。此前，巴拿马可以逐步对运河区实行管辖权。

条约还规定，从 1990 年起，运河区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应由巴拿马人担任（副主任由美国人担任）；美国的南方司令部也必须同时撤离运河区。对于美国来说，签订和约只是一个幌子，只不过想愚弄一下弱小的巴拿马国而已，因为运河是它的生命线，失掉运河的管理权，便会给美国带来非常不利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后果。

美国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在 2000 年之后继续保持在巴拿马运河和运河区的利益。正如一位巴拿马人士揭露的，10 年前，美国签署新运河条约，本来就是“要在美巴合作的气氛下继续保持原状”。

美国出兵巴拿马，推翻了一个它所不满意的政府，这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大国侵略弱小国家的事件”。美国政府可能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干了一件大蠢事。它不仅遭到绝大多数国家的谴责，而且还用它的枪炮在巴拿马埋下了反对自己的种子。随着条约规定的期限的日益临近，一场更大规模的反美政治运动又在巴拿马国内蓬勃发展起来……

“沙漠盾牌”行动 ——美国增兵沙特与海湾地区

1990年8月2日凌晨，亚洲西陲、海湾顶端突然坦克隆隆，炮火呼啸。10万伊拉克大军顷刻间越过伊科边界，朝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席卷而来。伊拉克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科威特城猛扑而来。一场激烈的立体闪电战迅速展开。

与此同时，伊拉克的侵略行径，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联合国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当天就以14票对零票通过了谴责伊拉克的第660号决议，要求伊拉克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美国总统布什在伊拉克进攻科威特的当天就明确地宣布，为了保护美国在海湾地区“长远而重要的利益”，他将不惜“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这就是说，美国已准备对中东地区实施一次“大手术”，来保护它的利益了。

8月7日，美国“沙漠盾牌”行动计划开始实施，第一批空军、空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参战人员投入了行动。自越南战争之后，美国最大的一次远征作战就这样开始了。

刻不容缓的决定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测中心坐落在华盛顿郊外的米德堡。在灯光柔暗的中央监测厅内，数不清的显示荧屏环绕四周，组成一

条密集型监测纽带。大厅内数百名专职人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管辖的荧屏。国家安全局是美国情报部门中最神秘的一个机构，被称作“对付危机的中枢”。它具有世界最庞大、最先进的监测手段。在赤道上空 35000 公里处，专为国家安全局服务的两颗地球同步卫星 24 小时全天候运转，捕捉空中和地面的无线电信号。需要时，另有五颗卫星可每三秒钟发回一张地面某一目标的照片，其精确度令人咋舌。

8 月 2 日，科威特上午正是华盛顿的午夜，尽管科威特军民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首都失陷。由于科威特是一个城市国家，首都失陷即意味着国家沦丧。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史蒂曼向白宫报告了这一令人沮丧的消息。布什连夜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紧急磋商对策。参加会议的有总统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中央情报局局长韦伯斯特、安全委员会顾问、中东问题专家哈斯以及总统经济顾问博金斯和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代表国防部长切尼）等人。会议持续几个小时，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的形势进行了估价并分析了今后的发展前途。会议作出了几项决定并指定专人实施：

（1）由白宫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表示严厉谴责，并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军。

（2）由布什亲自签署命令，冻结伊拉克在美及海外资产，同时冻结科威特在美国的财产，以防这笔巨资落入伊拉克之手。

（3）指示国务卿贝克飞赴莫斯科，再次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会晤磋商。授权贝克暗示苏联，如苏联同美国配合共同制裁伊拉克，美将在“援苏”问题上予以“通融”。

（4）指示美驻联合国大使，同科威特等国一起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

（5）指派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出访北京，希望中国

停止向伊拉克出售武器。

(6) 指派白宫办公厅主任苏努努与国会两院协商，通过制裁伊拉克的法案。

(7) 指定总统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牵头继续举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研究采取军事行动的各项选择方案。

8月4日清晨，总统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首先汇报了海湾局势的最新发展，着重指出沙特已面临伊军入侵之险，如让伊拉克得逞，全世界石油的40%将控制在伊国之手。会议一致认为，为保卫美国在海湾的根本利益，美国应该刻不容缓地采取军事行动，向沙特和海湾地区增兵。会议经过一整天的讨论，决定实施一项代号为“沙漠盾牌”的行动计划，其公开使命是防止伊拉克入侵沙特而秘密目标是推翻萨达姆。

兵种任务与兵力部署

根据“沙漠盾牌”行动计划，各兵种的任务和兵力部署分别是：

(1) 空军：三天内首先向沙特各基地派遣96架F—15和F—16战斗机、72架反坦克轰炸机和100架支援飞机。另一拥有72架战机的空军联队在西班牙待命。一周内三艘航母上的180架战斗机也将加入这一行列。此外，14架F—111战斗轰炸机和50架巨型B—52战略轰炸机分别在土耳其和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上待命。整个部署完成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各种飞机将达600架。

(2) 地面部队：首先派遣第82空降师。它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保卫美在沙特的基地；二是一旦伊拉克发动进攻，起“绊网”作用。此外，还要派遣多支“特别突击队”执行营救人

质等特殊使命。眼下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沙特军队保卫王室成员和油田。最终要使在沙特的地面部队达到 12.5 万人。如再需要，可增至 30 万人。

（3）海军：在海湾出口的阿曼湾和红海水域保持至少三艘航母，但因海湾水域狭窄，不利于作战而不进入海湾，只派一些小型舰只进入海湾执行任务。

8 月 5 日中午，美国防部长切尼带着刚刚拟就的“沙漠盾牌”行动计划，率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二号人物盖茨、中部军区司令、美派驻海湾军队的总指挥施瓦茨科夫上将以及 50 余名美军方和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开赴沙特，与沙特领导人就美国派兵计划进行最后协商。征得沙特的同意是执行“沙漠盾牌”行动计划的关键。法赫德一反过去做事谨慎小心，有时甚至是优柔寡断的作风，很快接受了美国向沙特派兵的决定。

连发几道特急密令

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的第一个夜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在五角大楼指挥中心当即部署应急措施，连发几道特急密令：命令停泊在巴林麦纳麦港的 6 艘美国军舰立即拔锚启航，驶离港口，以防伊拉克空军的突然袭击，造成第二次“珍珠港事件”；命令正在印度洋游弋的“独立”号航母向阿曼湾靠拢待命；命令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美军基地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基地上的 B—52 型战略轰炸机随时准备出击；命令希腊另一个美军基地的电子间谍中心随时注意地中海地区的活动……。

8 月 7 日凌晨 2 时，在布什总统正式签署“沙漠盾牌”行动计划以后，五角大楼内呈现一派繁忙景象，军方高级官员接踵而至，先是碰头会，再是准备 6 时国防部长主持的部务会议，详细

部署“沙漠盾牌”行动的实施方案。

是日早晨 7 时 30 分，美国王牌空降部队，拥有 12800 人的第 82 空降师中的 2300 人作为“沙漠盾牌”行动的先头部队均已登机完毕。5 分钟后，运载这批伞兵的飞机奉命从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基地起飞前往沙特。几乎就在同时，两个中队共计 45 架 F—15 喷气战斗机作为首批派往沙特的空军部队从弗吉尼亚州的兰利空军基地起飞前往沙特指定机场。

指挥这次派遣空军和空降部队行动的是施瓦茨科夫上将和空军少将。至此，美国空军、空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首批参战人员均已根据“沙漠盾牌”行动计划的安排投入行动。

“沙漠风暴”行动 ——美军大战伊拉克

1991年1月16日，以美国军为首的多国部队发起了旨在解放科威特的“沙漠风暴”行动，他们动用了数十万精兵，以最先进的武器、最新式的战略战术投入战斗。表面上他们宣称其军事目的是为了结束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占领，但事实上，盟军的目的是摧毁萨达姆的战争机器，以显示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在这场战争中，盟军只用了100个小时，就摧毁了伊拉克4230辆坦克中的3700辆，3110门火炮中的2140门，伊军伤亡近10万，充分体现了现代化战争快速机动与快速进攻的特点。同时作为美军快速反应部队的代表美国第101空降师、第82空降师和海军陆战队等都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统下令，出兵海湾

1990年8月2日凌晨2时，当190万科威特人还在沉睡之中时，突然枪声四起，伊拉克10万军队大举侵入了科威特。地面上有大炮开道，坦克装甲车压阵，空中有战斗机、直升机助阵，只有2万守军的科威特根本不是伊拉克军队的手。只见几个小时之后，科威特就全国沦陷，落入了伊拉克的魔掌之中。

伊拉克为什么派大军入侵一个弹丸之地——科威特呢？殊不

知，科威特虽地少人寡，但其石油储藏量却占全世界总量的五分之一强。因而，伊拉克为了吞掉嘴边的这块肥肉，想尽了一切办法。先是提出与科威特合作开发石油，继而又强迫科威特割让盛产石油的那部分领土给伊拉克，但均遭到了科威特的断然拒绝。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恼羞成怒。于是便有了上面的一幕。

科威特午夜激战之时，在大西洋彼岸的华盛顿，却还不到8月1日的晚餐时间。消息一传来，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立即一片混乱。早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前，两局就早有报告呈送给白宫的政界要员，提醒注意伊拉克的外侵动向。然而，不少人却认为这不过又是情报部门的“神经过敏”罢了。因此，这一报告并没有引起白宫人士的重视。

几个小时之后，刚刚入睡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被匆匆叫醒，告之伊军入侵科威特的消息。布什起身离开白宫二层的寝室时，除了初睡方醒的倦意之外，脸上还多了几分沉重。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布什也没有想到萨达姆会走得这么远。

对于美国而言，海湾地区每年带给它的经济收益都十分惊人。因此，二战后的历届美国总统都不敢对这一地区掉以轻心，布什总统也不例外。然而，对于布什而言，这冷战结束之后的第一场危机来得却很不是时候。美国经济此时的增长正在放慢，几项指数都不容乐观；在国会，关于预算的辩论也遇到了不少麻烦；还有他的儿子尼尔也被卷进了经济丑闻之中……然而这一切烦恼却并未影响这位总统的军事决策，在他的指使下，国家安全顾问斯科克鲁特全权负责起协调处理危机的事宜。斯科克鲁特早在70年代福特出任总统时就曾领导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向以办事果断而深受总统赏识。

斯科克鲁特与几个主要助手对危机进行了初步分析，很快得出结论：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一切都再清楚不过了。海湾

地区就如同美国的一个巨大供油站，如果不及时加以阻止而让萨达姆的手继续伸向沙特，那就可能控制世界石油含量的 40%，对美国而言无疑将是灾难临头。

当夜一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12 名成员就聚集在白宫进行了紧急磋商。从那时起，他们每天都要在这里碰头数次。

会议持续了几个小时，清晨 5 时，布什签署第一号命令：冻结伊拉克在海外其他国家的一切资产，同时冻结科威特在美国的资产（估计总数达 500 亿美元），以防止这笔巨资落入伊拉克人的手中。

与此同时，一架银色的大型客机载着美国国务卿贝克飞抵莫斯科红场，在那里他与几天前刚会晤过的苏联外长再度进行磋商。美方暗示如果苏联也站在西方国家一边共同制裁伊拉克，美国将在援助苏联问题上予以“通融”。此后不久，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索罗蒙也飞赴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进行了协商，中国方面再度重申，绝对不会向伊拉克方面出售武器。

就在海湾危机爆发后的第一夜，五角大楼的“战争机器”也投入了全面运转。总参谋长鲍威尔将军当即部署应急措施：六艘美国军舰火速前往海湾地区，停泊在巴林的麦哈麦港口，防止伊拉克把战线进一步扩大。五角大楼同时也没有忘记当年珍珠港事件的教训，惟恐再遭突袭，命令各舰尽量在港口外进行巡逻。正在印度洋游弋的“独立”号航空母舰也接到命令，急忙驶向阿曼湾待命。

8 月 4 日，星期六，早晨 8 时，布什总统召集国务卿贝克、国家安全顾问斯科克鲁特、国防部长切尼、三军参谋长鲍威尔将军，中东驻军总指挥施瓦茨科夫将军等人在戴维营举行最高层秘密会议，对解决海湾危机的各种军事选择逐一加以研究。会议期间，布什还分别与十几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电话磋商。这一天

里，布什还先后与沙特国王法赫德多次通话，告之沙特正面临伊军入侵之险，美国绝不会袖手旁观，一定会派兵前去支援。

会议经过一整天的讨论后，一项代号为“沙漠盾牌”的行动计划终于出台了。这一计划的要旨是美英各国迅速向海湾前线增兵，阻止伊军进一步入侵沙特，同时迫使伊军从科威特撤军。整个计划由布什亲自领导实施，组织者则是中东驻军总指挥施瓦茨科夫将军。

第二天中午，国防部长切尼突然离开了戴维营，直奔安德鲁空军基地，一架总统府专用波音飞机已在那里等候。切尼率领盖茨、施瓦茨科夫以及 50 余名美军方和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开赴沙特，与沙特领导人就美出兵计划进行最后的协商。

当日下午，布什总统的直升机刚刚降落在白宫的草坪上，中东问题顾问哈斯便走上前来，把中央情报局的最新一份密电交给了总统。布什阅后，眉头紧锁。原来，密电上赫然写着：伊拉克在科威特与沙特边界地带大规模地集结部队；此外，伊拉克的化学武器也在调动部署当中。

中央情报局与国家安全局认为，采取行动的时候已经到了。

和谈破裂，决意进攻

为了避免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国际社会进行了穿梭外交，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其意在于用和平方式平息这场危机。

首先是联合国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包含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有关伊拉克的决议之中。其主要内容是：伊拉克立即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军，恢复科威特的合法政府以及这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安理会还通过有关决议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

但是，伊拉克方面却拒不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它一再声称决不从科威特撤退半步，并认为安理会是美国的工具。至于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例如，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就曾经提出过一个解决海湾危机的建议，即要求把“三个撤军”——以色列从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军、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美国从沙特阿拉伯撤军——作为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先决条件。

美国政府针对伊拉克这种近似无理取闹的态度十分恼火，它反复强调，伊拉克必须尽快执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军，坚决反对把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同中东其他问题联系起来。

其次是阿拉伯国家的和平努力。阿拉伯国家认为，海湾地区一旦爆发战争，不管谁输谁赢，阿拉伯世界都将蒙受一场“难以预卜的浩劫”。因此，它们强烈呼吁尽快消除严重的军事对峙，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海湾危机。为此，阿拉伯联盟中的各国首脑、各国外长都曾先后在开罗召开紧急会议，为和平解决海湾危机开展频繁的外交活动，以便探索尽早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办法和途径。

除此之外，中国、苏联、欧共体等许多国家都为此进行了多方斡旋，提出了各种和平方案，但是最终这些努力都归于失败。

1990年11月29日下午5时许，联合国安理会以12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中国）的结果，通过了对伊拉克准许使用武力的678号决议。决议明确规定：如果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仍拒不执行安理会的各有关决议，拒绝从科威特撤军的话，那么联合国成员国可以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维护执行有关决议，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决议再三重申：伊拉克必须完全遵守安理会关于伊拉克立即、无条件地撤出科威特，恢复

科威特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第 660 号决议以及其他所有有关决议。这无疑是对伊拉克下了最后通牒。

678 号决议通过后，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安理会通过的授权使用一切手段来解决海湾危机的决议是对伊拉克的一个“严重警告”，他一再强调说：“联合国要的不是投降，而是在尊重各种合法利益并有利于更广泛的和平与法制的情况下，寻求解决一场危机的最体面的途径。”他还说：“目前的局面要求以新的决心来进行外交努力，尽可能将目前这种危机纳入和平解决的轨道。”

就在联合国 678 号决议通过的第二天，也就是 11 月 30 日，伊拉克政府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 678 号决议。巴格达电台广播的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一项声明称，这一决议的表决是“非法的、无效的”，因为一些国家是在美国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才投赞成票的。

然而，不管伊拉克方面怎样找借口拒绝，联合国安理会 678 号决议的通过，还是标志着海湾危机已进入到最后解决的倒计时阶段。全世界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海湾地区。

由于联合国安理会 678 号决议的通过，美国总统布什终于为用武力反击的合理性得到公认而长吁了一口气。接下来，他就要正式布置对伊军的全面进攻了。首先，他以陆海空三军最高统帅的身分调集了大量兵力开赴海湾前沿。这其中有 29.5 万地面陆战部队和与之匹配的 2000 辆各式坦克；有 5.6 万名空军部队和 2800 架各型飞机。此外，还有 9.4 万名海军官兵和近 200 艘大小不一的舰艇，总兵力达到了 52 万。

其次，布什又以和平使者的身分频繁出访各盟国。他为了向全世界证明美军参战的正义性，四处游说各国派兵参战。这一招还真灵验，短短几周时间，就已有 40 多个国家派兵参战，组

成了一支总兵力达 70 万、飞机 3510 架、坦克 2900 辆、舰艇 400 多艘的庞大的多国部队。当然，其间充当进攻主力的还是美军。

多国部队云集海湾，使本来就显得紧张的海湾局势更加令人窒息。依照美国总统布什的观点，经过长时期的禁运封锁和经济制裁，再加大如此庞大的威慑兵力。萨达姆该吓得从科威特滚蛋了吧。然而，令布什大为吃惊的是，萨达姆毫不退让，而且还冷笑着向世界宣称：“一旦美军敢前进半步，我们将使他们血流成河！”

萨达姆说这句话可并不是闹着玩的，他一方面下令在全国实行全民皆兵的战时动员体制，将全国割分为五大战区，一方面他又加紧扩军备战，重建了 20 多个师，兵力总数达 120 万，坦克也上升至 4200 多辆，火炮 3100 门，飞机 770 余架。萨达姆还把他的百万大军主要部署在与多国部队直接对抗的南线战区。

为了抵御多国部队的进攻，伊拉克又在南线修筑了大批隐蔽的防御工事和地下堡垒，共构筑了 3 道坚固的防线。此外，为了鼓动全国士气，萨达姆还展开宣传攻势，宣布扣留所有的西方人质，号召阿拉伯人开展“圣战”，打击美国和“推翻阿拉伯的统治者”。

就在双方精心备战的过程中，1991 年 1 月 15 日——安理会 678 号决议规定的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最后期限——终于来临了。此刻，不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基本上完成了进攻前的部署，伊拉克方面也已准备就绪。一场世纪末大战的爆发已进入了倒计时读秒阶段。

1 月 15 日过去了，萨达姆仍然没有撤军！

1 月 16 日傍晚，施瓦茨科夫将军终于接到了总统的命令：按计划发起总攻——当地时间：1991 年 1 月 17 日凌晨 2 时 30 分！行动名称“沙漠风暴”。

1991年1月17日凌晨，(当地时间2时30分，格林尼治时间16日23时30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突然响起了猛烈的爆炸声。一枚枚炸弹从天而降，在城市上空飞舞，爆炸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楼房在颤抖，建筑物开始燃烧。巴格达上空枪炮齐鸣，许多地方都燃起了冲天大火。

169天的僵局在这一时刻终于被打破了，历时5个半月的海湾危机终于演变成一场震撼全球的海湾大战。美国“沙漠风暴”军事行动正式开始，全世界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海湾战争终于在炮火硝烟中拉开了序幕。

空袭开打，初战告捷

1991年1月16日23时35分(格林尼治时间)。48架F—15E歼击轰炸机先从沙特阿拉伯沙漠中的跑道上起飞。不久，5架预警飞机也升入夜空，在伊拉克领空搜寻敌方的歼击机。6架KC—135飞机则盘旋在数公里的高空，为战斗机随时补充油料。雷达难以发现的F—117A隐形飞机也离开了基地。紧接着，航空母舰上的A—6攻击机和FA—18歼击轰炸机也起飞升空。与此同时，“威斯康星”号和“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战斧”式巡航导弹也飞驶而去，向着伊拉克的重要军事目标飞去。

1时30分左右。60架反雷达飞机“野鼠”G—4G和“大鸭”EF—111A也飞离了机场，前去摧毁伊拉克防空部队的雷达。

与美军的攻击相呼应，半小时后，沙特阿拉伯和英国空军的150架F—15E作战飞机和“旋风式”歼击轰炸机也加入了第一批出动的攻击机群当中。

此后，轰炸机群以巨大的破坏力开始对伊拉克和科威特境内

的目标轮番轰炸。顷刻之间，巴格达市内的政府大楼、兵营和大炼油厂均先后被击中，一时间大火冲天，浓烟滚滚，照得市区如同白昼。据估计，仅第一夜向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投下的炸弹就相当于当年美国在广岛投下的一个半原子弹的威力。

多国部队的战略轰炸是为以后的地面进攻作准备的。轰炸的目标半数以上是战略目标。战略轰炸主要分两阶段进行：

1月20日以前，美国及多国部队的轰炸是为了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和制空权，剥夺伊拉克战略反击和战争升级的能力，其目标主要是伊拉克军事首脑机关、指挥通信中心、核生化设施、导弹阵地及机动发射架、机场、防空阵地以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重要设施。1月20日以后，美国及多国部队的空袭范围明显扩大，除继续执行第一阶段主要目标外，还开始为地面战争做准备，其主要轰炸对象包括了科威特战区重要军事目标及伊拉克主要防御地段和它的战略预备队。

多国部队的战略轰炸基本上实现了破坏伊拉克指挥控制系统、削弱其战争潜力和作战能力的战略目的，击毁了伊拉克飞机60余架和“飞毛腿”导弹固定发射架40余座，重创了大部分机场和核化工厂，破坏了通信、交通枢纽等固定战略目标。

在多国部队飞机的狂轰滥炸下，伊拉克飞机要么逃往国外，要么深藏于地下，根本无还手之力。因而，多国部队没费多大气力便完全控制了制空权。

面对美国及多国部队的轮番轰炸，憋了一肚子火的萨达姆令部队立即进行反击。

1月17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通过巴格达电台发表讲话说，“圣战”已经开始，伊拉克将“打败异教徒和他的盟友”，伊拉克人“必将以胜利的姿态出现”。随后，萨达姆总统还致信美国总统布什，表示他“决不会向美国低头屈服”。同时，他还要求

美国及其盟友撤离海湾，并说这是“惟一的出路”。

在萨达姆的百万大军中，给多国部队带来最大麻烦的是伊军的 800 枚苏制“飞毛腿”导弹。这种导弹机动性极强，打了就跑，令多国部队空军无可奈何。最后，倒是美军的“爱国者”地对空导弹建下奇功，拦截了大部分“飞毛腿”。停战后，这一导弹立即成了各国竞相购买的对象。

从 1 月 18 日起，伊拉克又开始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伊拉克的目的很明显，它是要把以色列也拖入到战争中来，以证明自己是在进行阿拉伯民族反对异族的正义战争。对此，美国和西方盟国一再呼吁以色列要克制，以粉碎伊拉克的阴谋。结果以色列尽管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还是听从了美国及西方盟友的劝告，不对伊拉克采取行动。

伊拉克在对以色列进行导弹袭击的同时，还对沙特阿拉伯及驻守在那里的多国部队进行攻击。它对沙特也不断地发起导弹攻势，并用重型火炮，对沙特东部地区的几乎全部石油设施进行了猛烈轰击，使沙特在这一地区的石油设施几乎全毁于伊拉克的炮火之中。然而，和多国部队的轰炸比起来，伊拉克的反击毕竟是微弱的。

地面攻击，伊军败阵

1991 年 2 月 24 日凌晨 1 时（格林尼治时间），美国及多国部队结束了对伊拉克和科威特境内目标的战略轰炸，从而转入了地面进攻阶段。至此，海湾地面战的序幕正式开启。

多国部队共计 53 万人，兵分 4 路向伊军阵线突入，呈钳形包围了伊拉克驻科威特的守军。

西路进攻情况：西路军以美军第 8 军团为主力，下辖法国精

锐的外籍军团达盖师（1.4 万人），美国第 101 空降师（2000 人）及美国第 1 步兵师一部率先出击。他们从沙特北部城镇腊夫哈出发，其攻击目标是位于巴格达和科威特之间的纳西里耶市，目的是截断巴格达与科威特的联系以及各种供应线，包围伊拉克在科威特的部队，然后挥兵巴士拉，与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展开决战，消灭伊军主力。

在这路进攻路线中，其先遣师由法国达盖师和 3000 名来自第 82 空降师的美国军人组成。在战斗中，先遣师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迅速地突破伊军第一、二道防线，攻占了伊拉克南部的一块约 2.6 平方公里的平行四边形地带。

与此同时，美国 101 空降师在 300 架直升机的掩护下，在幼发拉底河空降成功，截断了 10 万伊军的退路。美国的第 7 军团则与重型装甲部队、英军第 1 装甲师沿伊科边境北上，完成了对巴士拉的包围，并将科威特境内的伊拉克守军分割开来，从而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东路军进攻的情况：美海军陆战队两个师在以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地面部队为左右翼的掩护下，率先从科沙边境正面突破了雷场、铁丝网、沙堤、火障等组成的所谓“萨达姆防线”。多国部队的工兵部队在大部队进攻前便已打通了一条前进的道路，紧接着，一队队坦克与装甲车迅速开进。多国部队很快便挫败了伊军一支装甲部队的反击，次日即深入到科威特境内 80 ~ 100 公里，兵临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下，并在美军第 82 空降师的 1 个伞兵旅的配合下，围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及其周围的伊军。双方还进行了激烈的坦克战。至 3 月 26 日，多国部队在科威特城的南部和西部形成了钳形夹击之势。从城内撤退的伊军受到从城西逼近的多国部队的阻击，损失惨重。

中路军进攻的情况：美军第 7 军团率领的第 1 第 2 第 3 装甲

师，第1机械化步兵师和配属的英军第1装甲师，也于2月24日的下午实施了主攻。这支部队从靠近伊科边境西侧突入伊拉克境内，并沿边界北上直逼伊军共和国卫队等精锐部队。美军第7军团装甲部队在26日还与伊共和国卫队1个师在数公里长的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坦克战，27日又重创了伊军两个师。至此，美第7军团与正在其北翼向东推进的第18空降师一起完全形成了对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钳形夹击之势，完成了整个战役的第二大包围圈，从而将伊军部署在南部的42个师的所有退路全部切断。

海上的攻击情况：美海军陆战队在舰载火力的支援下，在科威特城外的海岸实施登陆，并以武装直升机运载突击队空降科威特城，配合其他几路大军收复该城。与此同时，美军1.8万海军陆战队员在35艘战舰的掩护下，分乘履带式两栖突击车和气垫登陆艇，也向科威特海岸发起进攻。

面对多国部队发动的如此强有力的攻势，伊拉克连招架之力都没有，全线崩溃。

2月26日，就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抵达科威特城外并与伊军在科威特机场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时，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就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这次战役的失败已在所难免了。再打下去只会加速本国军事实力的瓦解。于是，他不得不在巴格达广播电台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伊拉克按照联合国660号决议，撤出科威特。他说，从现在起，科威特已不再是伊拉克的一部分了。但是他还坚持说：“伊拉克人民应该记住，从去年8月2日开始，直到这次撤军前，科威特曾成为伊拉克宪法上和实际上的的一部分。”

当夜夜里，伊拉克军队便开始大规模地撤离科威特城。但撤退前，伊军炸毁了科威特城内的政府办公大楼、议会大厦、银行

和公共建筑物。在其他各地，伊军还炸毁了科威特境内的各种采油设施，包括科境内的 500 多口油井。

但是，布什岂能眼看本已成为瓮中之鳖的伊军在眼皮底下溜之大吉呢？他立即下令美军火速追歼，以全歼入侵科威特的 10 万大军。到 27 日凌晨，科威特烈士旅、美军海军陆战队及其他阿拉伯军队攻入了科威特城，3000 名没有来得及撤走的伊军士兵缴械投降。凌晨，6 时 11 分，科威特部队副总司令贾比尔·萨巴赫在科威特市中心国际和平广场升起了科威特国旗，成群结队的科威特人纷纷涌上街头，共同庆祝首都解放。

但是，多国部队继续对停留在科威特境内的伊军进行围攻，他们在伊拉克南部巴士拉附近包围了伊共和国卫队的 3 个装甲师和 3 个步兵师，并在那里展开了一场近 20 年来规模最大的坦克战。

当日，美国总统布什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在多国部队猛烈的进攻下，伊拉克军队中已有 40 多个师被歼或丧失了战斗能力，这意味着伊拉克部署在科威特的 42 个师中只剩下很少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布什还声称，多国部队共摧毁或缴获了伊拉克 4230 辆坦克中的 3700 辆（其中包括共和国卫队的 700 辆坦克），同时还摧毁了伊拉克 2870 辆装甲车中的 1856 辆，3110 门火炮中的 2140 门，至少有 8 万伊拉克士兵被俘。

遭受如此重大打击的伊军此时再也无法抵挡多国部队的进攻了。但是在几周之前，萨达姆还自豪地宣称，伊拉克作为世界第四大军事强国，其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如今，多国部队已进入到距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只有 160 公里的地域。这使伊拉克的指挥者们终于清醒地认识到，伊拉克已无法再继续进行这场实力相差悬殊的战争了。于是，伊拉克政府于 27 日匆匆宣布接受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海湾危机的第 662 号和第 674 号决议，同意考虑向科威

特偿还战争赔款，放弃对科威特的领土要求；作为海湾停火的交换条件，伊拉克还准备释放被扣押的多国部队战俘。与此同时，布什在知道这一消息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宣布停火。此时，地面战正好进行了 100 个小时。

当天晚些时候，伊拉克主动致信给联合国安理会，表示愿意无条件地接受安理会自去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来的所有 12 项决议。

伊拉克驻联合国大使安巴里还说，这是伊拉克对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它执行所有 12 项决议的最终答复。

从 1990 年 8 月 2 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这天开始，到 11 月 29 日的 120 天时间里，联合国安理会共通过了 12 项有关海湾危机的决议，但均被伊拉克断然拒绝了。现在，伊拉克终于愿意无条件地接受安理会的 12 项决议，这实际表明萨达姆已经举起白旗投降了。

在伊拉克表示愿意无条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 12 项决议的当天，即 2 月 27 日晚上，美国总统布什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科威特的独立已经恢复，海湾战争接近结束。

令世人瞩目的“沙漠风暴”停止了，海湾战争终以多国部队大胜、伊军失败而告终。然后，围绕这场战争所行起的争端却至今还远远没有结束……

“清算”行动 ——以色列大规模入侵黎巴嫩

1993年7月，以黎边境炮声大作，以色列实施代号为“清算”的军事行动，这是1982年以色列大规模入侵黎巴嫩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冤冤相报何时了

1993年7月25日，大批以色列战斗机呼啸而过，掠过黎以边界，在黎巴嫩南部上空集结，旋即俯冲攻击，一枚枚火箭弹吐着长长的火焰扑向目标，随即腾起滚滚浓烟。

以色列大规模空袭黎巴嫩南部，以军对什叶派穆斯林组织——真主党武装的“清算行动”开始了。

以色列国成立45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扩张领土，为各地涌入的犹太人提供生存空间，不仅占据了整个巴勒斯坦，还占领了叙利亚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地区。

自从60年代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20多次较大规模的军事入侵。1982年，以色列发动了旨在摧毁以黎巴嫩南部为基地的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加加利和平行动”，并占领黎巴嫩南部3年。1985年，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靠近以色列的地区建立了面积约850平方公里的“安全区”，作为隔离黎以的缓冲地

带，以防止抵抗力量袭击以北部城镇和居民区。以色列及其扶植的南黎巴嫩军常年在那里巡逻。而伊朗支持的什叶派穆斯林组织——真主党武装、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部）、阿迈勒运动民兵组织、哈马斯等一大批激进的抵抗组织也时常活跃在那里，针对以色列的暴力袭击事件时常发生。

近年来，真主党武装等抵抗力量加强了对以色列北部和“安全区”的袭击。1993年7月8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游击队袭击了以色列巡逻队，打死两名以军士兵。9日以色列空袭贝鲁特附近游击队基地予以报复。真主党武装袭击“安全区”，造成以军3死2伤。以色列总理拉宾在总参谋长巴拉克陪同下亲临“安全区”视察，声称要予以报复。拉宾走后不久，以军又遭“卡秋莎”火箭炮袭击。双方展开激烈的炮战。

以军一方面向黎南部调遣增援部队，一方面加强空袭。以军向前线运送了1200名士兵、12辆梅卡瓦坦克、44辆美制M—113装甲运兵车和35门牵引式榴弹炮。

19日、22日两天，以军阵地再遭火箭和迫击炮袭击，1死2伤，1人失踪。

真主党基地一片火海

以色列决心以牙还牙，惩罚真主党武装。以军的战斗机、轰炸机、直升机、舰艇和大炮把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的腹地变成了一片火海。

以色列此次打击的目的是摧毁黎巴嫩南部抵抗力量的基地，给长期在黎南部进行抵抗的真主党武装和激进的巴解游击队以沉重打击。

在7月27日的以色列外交和军事委员会上，总理拉宾明确

指出要“惩罚真主党和真主党的合作者，并促成村民大量外逃的浪潮”。声称以军行动目标是“使黎南部人口北移，以便借助难民压力，迫使黎巴嫩和叙利亚限制真主党武装的活动”。以减少对“安全区”和以色列北部的威胁。

这是自 1982 年 6 月以色列大规模入侵黎巴嫩以来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军事入侵行动。

以色列这次为期 7 昼夜的报复行动分为 4 个阶段。第一阶段出动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空袭真主党武装和激进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基地；第二阶段再次动用 F—16 战斗机和 AH—1“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对另外 39 个基地进行空袭；第三阶段出动海军炮艇、导弹艇封锁苏尔和赛达两个港口城市，并用舰炮实施攻击；第三阶段，由地面部队和空军对“安全区”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村庄进行炮击和轰炸。以军发言人称炮击是在当地居民得到警告 24 小时以后进行的。

7 月 25 日至 31 日 7 天中，以军袭击了从地中海沿岸港口城市到荒凉的叙—黎边境戈兰高地赫尔蒙山长达 50 公里的地带，其中包括驻有叙利亚军队的贝卡谷地。以色列军用飞机共进行了 1225 架次空袭，发射了 1200 多枚炸弹、火箭弹，从海上、陆上发射了 2.8 万发炮弹，使黎南部化为一片焦土。

世界各国齐声谴责

据以色列报纸报道，以色列此次军事行动代价沉重，以色列每天开支达 550 万美元，而且边境城镇一切经济活动停滞所造成损失也极为严重。

黎巴嫩在遭受袭击当天，宣布全国武装部队准备随时投入战斗，并声明，若以色列继续发动进攻，黎将退出中东和会，同时

向联合国安理会对以色列的“侵略行径”提出控诉。黎政府同时拒绝解除真主党武装，因为那样“危害将大大超过以色列袭击所造成的难民潮带来的威胁”，并发表声明“支持被占领土上的一切抵抗运动。”

真主党武装则不断地用“卡秋莎”火箭炮进行还击，向“安全区”以军阵地和以色列北部发射了大量火箭弹。尽管那样会暴露发射阵地，可能招致以色列毁灭性的打击。同时，驻在贝卡谷地的叙利亚军队向以色列战斗机发射了防空导弹，这是自1982年以来叙以首次交火。以色列轰炸了叙利亚驻黎巴嫩军事基地，造成数名叙利亚士兵丧生。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受到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中东和谈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出面调解。

交战双方都以对方首先停止进攻为停火条件。以色列称“绝不停止空袭和炮击，除非真主党停止用‘卡秋莎’火箭炮对以色列北部和‘安全区’以军阵地进行袭击。”而真主党则发表声明“如以色列首先停止进攻，（真主党）也会停止用‘卡秋莎’火箭炮进行攻击。”寻求和平的皮球被双方踢来踢去，都不肯作出让步。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叙利亚在美国调解下达成停火协议。可是，宣布停火前不久，以色列再次宣布向“安全区”增派部队，大批梅卡瓦坦克、M—113装甲运兵车和155毫米牵引榴弹炮被运往前线。以色列一周的空袭和炮击，造成近700人伤亡，80多个黎村镇遭破坏，其中40多个村镇遭受毁灭性打击，1万多所房屋被毁，更为重要的是有50多万黎巴嫩人逃离家园，沦为难民，黎巴嫩北部城镇拥挤着大批来自南部的难民。对于只有300万人口、经济面临崩溃的黎巴嫩来说，如何安置这些难民确实是一个头痛的问题。8月2日，为加强了对南

部地区控制，防止真主党武装和以色列之间发生武装冲突，避免类似的悲剧，黎政府军开始进驻原先由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掌管的地带，并得到美国和联合国的支持和配合。为阻止真主党游击队员的返回，黎政府军设立了检查站，检查返回难民是否带有武器。观察家认为，一直主张用武力将以色列赶出被占领土的激进武装组织将会继续使用武力。黎巴嫩政府军将难以有效控制游击队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武装冲突仍将继续下去，除非彻底解除游击队的武装。

“查文·德万塔尔”行动 ——秘鲁特种兵大使官邸营救人质

1997年4月22日下午3点20分。日本驻秘鲁大使官邸一楼接待大厅内，8名身穿运动服的人在分成两组玩足球。正当他们玩得兴高采烈时，忽然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巨响打破了球场的宁静气氛，只见足球场被炸开一个大缺口，5名“运动员”当场被炸成肉球。紧接着，许多穿迷彩服装的突击队员如土行孙般从地底下钻出，而其余3名“运动员”则夺路而逃，子弹却始终追随着他们的脑袋……

鲜花丛中一声炸弹巨响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5个月前说起。

原来，那些被炸死炸伤的“运动员”不是别人，而是“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简称“马尔塔”）武装分子。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是一支对秘鲁社会安定造成不少危害的组织。这个以秘鲁18世纪一位反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土著领袖名字命名的组织成立于1983年。他们的活动包括袭击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驻秘大使馆和美国快餐店，抢银行，袭击秘鲁军队等。据统计，从80年代到1992年期间，秘鲁有3.5万人死于暴力。藤森总统上台后，同国内的反政府武装开展了坚决斗争。他们先后逮

捕了 40 多名“马尔塔”恐怖组织成员，而图帕克·阿马鲁运动领导人波伊拉也于 1992 年第二次被捕入狱，并被判处无期徒刑。于是，为了营救自己的战友和领导人，“图帕克·阿马鲁”武装分子决心策划一次人质绑架案。

1996 年 12 月 17 日晚 8 时 14 分，大约 800 名盛装的来宾谈笑风生地欢聚在摆满鲜花的日本驻秘鲁大使青木森久的官邸，参加日本天皇诞辰招待会。酒过三巡，人们正忙着品尝生鱼片，忽然一声炸弹巨响，贵宾们惊慌失措，不少人吓得卧倒在花园的草坪上。紧接着，脸上蒙着红白两色大手帕、手持轻型自动步枪的武装分子从炸开的围墙洞口冲进人群，高呼“马尔塔万岁”！在制服了守卫的警察后，武装分子扣押了 600 多人。

后经国际红十字会等方面的斡旋，武装分子陆续释放了妇女和老人等，但是一直将他们筛选过的、认为有用的 72 人当作人质，作为同藤森政府谈判的筹码。

该组织周密策划的这次劫持活动就是为了制造国际事端，以便迫使藤森满足他们提出的释放该组织被捕人员的要求。有报道说，他们为了这次行动已准备了一年，并且得到了臭名昭著的日本赤军的理论指导和后勤支援。

紧急策划营救行动

秘鲁武装分子劫持人质的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大多数国家和组织谴责了这一恐怖主义行动。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更是从始至终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其他拉美国家也害怕这种暴力行动在本国境内发生连锁反应，影响国内安定。藤森当局同马尔塔武装分子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马尔塔武装分子坚持用人质交换 460 名狱中战友。藤森表示决不接受对方的要求，而提出可以让

这些武装分子流亡到第三国去。但是对方也坚决不答应。人质危机一度给秘鲁的政治和经济带来不少问题。秘鲁政局也因人质问题发生危机。前任内政部长 4 月 18 日就由于对日本使馆防卫漏洞问题负有直接责任，引咎辞职。警察司令也因同样原因去职。而就在人质被绑后不久，一场名为“查文·德万塔尔”行动的计划便开始在藤森总统的领导和策划下井然有序地进行着。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武力拯救人质的行动从 1996 年 12 月 17 日该事件发生后几小时就开始策划。一架美国提供的 RU—38A 飞机一直在日本大使官邸上空盘旋，不停地为秘鲁当局收集有关情报。在与马尔塔分子进行公开谈判的同时，秘鲁政府还抓紧时间策划着营救行动。

藤森总统命令军事将领从三军中挑选了 140 名训练有素的士兵，他们于 1996 年 12 月被送到弗朗顿岛美国海军基地进行实战演习。进攻目标是日本驻秘鲁大使官邸的木制模型。1997 年 1 月，又派出 60 人，其中包括 24 名矿工，开始挖掘通往官邸主楼的一条长 57 米的主要地下通道。到 3 月中，秘鲁当局又设法把一个微型电发报机安置到官邸内。因此，实际上许多人质早就知道将进行上述闪电电攻击行动。

歹徒全部击毙

有关方面后来也注意到反政府武装分子已经放松警惕，思想麻痹。因为他们几乎每天都于格林尼治时间 19 点（当地 15 时）开始在 2 楼大厅踢足球，而所有人质都被集中在官邸的二层上。秘鲁情报部门得知这一情况后，事先筹划好的代号为“查文·德万塔尔”行动（秘鲁印加帝国之前著名文化时代的名字）开始付诸实施。其实，突击队员们在 4 月 21 日早晨就分散埋伏在

官邸北部和东部的五个地道里了。这时，随着通向大厅的一个地道口的突然爆炸，一批武装军人冲了进去，随后又有一批军警从另一地道冲入。秘鲁军警在爆炸和枪声中同恐怖分子展开了战斗。在激烈的交火中，以塞尔帕为首的 14 名恐怖分子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很快就全部击毙，整个战斗只用了 38 分钟，但比预定时间多 18 分钟。

慢慢散去的硝烟中，军人们用担架抬着受伤的同伴奔向大门，被扣押了四个多月的人质在突击队员搀扶下，跌跌撞撞逃离那早已从欢宴转为地狱的官邸。这次人质事件的肇事者——反政府游击队组织“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的 14 名成员全部被击毙。从 1996 年 12 月 17 日起即被武装分子扣为人质的各国官员和政府要员，包括秘鲁外长图德拉、日本大使青木森久以及秘鲁总统藤森的胞弟佩德罗·藤森等 72 人除 1 人丧生外，全部获救。

突击队员中有两人在进攻时遇难，其中一人是总统藤森的孩子们的保镖瓦莱尔中校。他第一个冲进被炸弹炸开的官邸，但为了保护外长图德拉而中弹身亡。还有一名年轻的突击队员也在发动袭击时被歹徒打死。秘鲁最高法院的法官阿库尼亚在股静脉中弹后因心脏病突发而死亡。至此，这次西半球历史上最长的人质事件终于得到解决。

总统威望大大提高

秘鲁总统藤森 23 日向新闻界介绍了作战细节。他说，特种部队是从事先挖好的 5 条地道进入大使官邸的，其中有通向大厅的，有通向餐厅的，还有通向花园内几个重要角落的。这些地道深 3 米。有的长达 80 米，地道内有照明、空调和通信设备，可

供人在里面呆几天。

他说，该计划于 21 日当地时间早上 6 点开始布置实施，次日 6 点 30 分，士兵进入地道等待命令，15 点 27 分开始行动。他们首先把通向官邸大厅的地道口炸开，当场炸死了 5 名正在大厅踢室内足球的恐怖分子。另有 3 名恐怖分子在同第二个地道口出来的士兵交火中被击毙。以塞尔帕为首的其余 6 名恐怖分子同从官邸大门正面进入的突击队进行了 15 分钟的顽强抵抗，最后全部被打死，从而结束了营救行动。

秘鲁总统藤森在整个人质危机过程中，虽然同意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但是，态度一直强硬，一再表示不向恐怖分子妥协，坚决反对恐怖分子提出的释放该组织被关押的 460 名罪犯的条件。

战斗结束后，藤森总统身穿防弹衣，进入了大使官邸。在庆祝胜利的活动中，他站在庭院内的一把椅子上，向参与行动的大约 200 多名士兵和 40 多名被解救出来的人质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秘鲁不接受恐怖主义，秘鲁给国际社会作出了一个榜样，不允许恐怖分子进行讹诈。他说这次胜利是一次人民的胜利。不过，富有戏剧性的是，就在藤森讲话过程中大使馆附近还发生了一起爆炸案。据警方后来调查的结果，也是“马尔塔”恐怖组织所为。

本来，在交战中，大使官邸周围布满了军警和救护车，以配合这次行动。被营救的 72 名人质中，除一名人质被证实已经死亡外，大部分人安然无恙，有 25 名人质因轻伤和身体状况不佳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日本大使青木森久看上去身体状况良好，面带微笑。但是秘鲁外长图德拉因腿部受伤，被人用担架抬出大使官邸。

在采取这次军事行动前，秘鲁未向任何国家或调解机构透露

行动计划。美国白宫人士说，克林顿总统是在开始行动的同时接到秘鲁方面通知的，而日本首相则是在行动开始 18 分钟后被告知的。

大多数国家对秘鲁成功地解决人质事件表示赞许。事发后数小时，藤森同日本首相进行了 20 分钟的电话交谈。藤森对没有事先通知日本表示 “ 深刻歉意 ”。但日本方面仍然感谢秘鲁政府 “ 出色的拯救行动 ”。秘鲁国内的抽样民意测验表明，90% 被调查的人表示支持武力解决人质危机，藤森总统的威望也因此大大提高。但是 “ 马尔塔 ” 组织的发言人从德国汉堡发表声明说，他们 “ 将继续斗争 ” 以报复秘鲁当局。看来，反恐怖行动的任务仍很艰巨，又有新的考验摆在藤森总统面前……

“沙克提”行动 ——震惊世界的印度核试验

1998年5月11日下午，位于印度西部拉贾斯坦邦腹地的博格伦沙漠区，突然间地动山摇，沙漠在狂风卷挟下遮住了天空，一场里氏5.4级的地震在这一带迅速蔓延开来。

令人不解的是，紧接着在13日，这样的场面又一次出现了。其实，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两次地壳震动绝对不是普通的地震，它是印度方面偷偷进行的两次大规模核试验！也正是这两次不平凡的“地震”，宣告了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世界上各国人们都一直担心的南亚核竞赛已经开始。

南亚核阴云

1998年3月20日，印度核能委员会主席奇大姆巴拉姆打电话给新一届印度人民党政府总理瓦杰帕伊。这个电话并不是纯礼节性的祝贺，而是由他向上任才两天的瓦杰帕伊总理汇报印度核武器研制计划的进展情况。瓦杰帕伊闻讯后即刻召集由奇大姆巴拉姆和印度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主席卡拉姆等人参加的高层秘密会议。会上瓦杰帕伊总理批准了代号为“沙克提”行动的印度核试验计划，并责成奇大姆巴拉姆和卡拉姆担任计划的总负责人，印总理办公室首席秘书米沙拉负责直接与奇大姆巴拉姆和卡

拉姆等人的联络工作。

5月7日清晨，一批经过精心挑选的印国防研究和组织及核能委员会的科学家们乘坐印空军的运输机到达佐德普尔机场后，又星夜兼程在第二天抵达了博格伦靶场。

尽管美国先进的侦察卫星一直在印度上空活动，但印度科学家选择了美国侦察卫星不在博格伦靶场上空侦察的时段将核装置放到了预定的实验地点。在过去几年内，印陆军一直都在博格伦靶场保持着活动，不时挖一个竖坑或是清理一个旧坑，其目的就是为在合适的时间为真正的核试验提供掩护。美国的侦察卫星虽然也侦察到了这个情况，但是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人士却未能对此作出正确的判断，他们认为那不过是正常的维修活动而已。在德里，根据“需要者知情”的原则，印度核实验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甚至连印内阁秘书和国防秘书都不知情。而一直在鼓吹印度有实施核选择权的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也是在5月9日才知道即将进行的核试验的有关情况。5月10日，印三军参谋长和外交秘书被召至总理办公室，瓦杰帕伊总理向他们通报了核试验计划的进展工作，并与他们讨论了印度核试验后国际社会可能作出的反应和印度应采取的措施。5月11日，瓦杰帕伊总理主持了印内阁安全委员会的高层机密会议，会上他通报了核试验准备的进展情况，并决定于5月11日进行核实验。当晚瓦杰帕伊总理还拜会了印度总统那拉亚南，向他汇报了即将进行的核试验有关情况。

决定印度此次核试验成败关键的是把主持试验的科学家和试验所必需的核装置秘密运到拉贾斯坦邦的博格伦靶场，为此印度精心策划了一次“莫德斯”行动。为了掩人耳目，所有与核试验有关的科学家都不允许使用专机和专车，而是乘坐印空军的普通运输机前往博格伦，并在到达博格伦后再换乘印空军的车辆前

往实验地点。行动指挥者甚至对车辆的出动频率也进行了控制，使一切看上去跟过去没什么两样。

5月3日晚，孟买军用机场戒备森严，印精锐的特种部队士兵荷枪实弹地守卫着6个木箱，这些木箱外形与平日运送水果的木箱一模一样，但在铁皮包装的箱子内部则是闻者惊恐的用于核爆炸的球形铀体。这些铀体都是印度著名的巴巴核研究中心的科学家精心制造的，每个铀体重6至10公斤。木箱先是被装在印度空军的安—32运输机上，然后送往佐德普尔空军机场。2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佐德普尔机场，早已待命的卡车车队，在夜幕的掩护下向博格伦靶场飞奔而去。到达博格伦靶场后，科学家们立刻开始了部件的组装工作，为了躲避美国的侦察卫星，组装工作大多都在夜间进行。

为了逃过美国的监视，印度还在进行核试验准备的同时，大造近期内不会进行核试验的舆论。1998年3月25日，印政府外交顾问在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举行的座谈会上称印度在未来3至6个月内将进行国家安全评估，无意进行核试验。4月14日，美驻印大使理查森拜会了瓦杰帕伊总理，瓦杰帕伊对他保证说印度不会进行核试验。5月1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伯杰在与印外交秘书长拉古那特举行会谈后对记者称他得出的结论是印度不会进行核试验。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都认同这一判断。他们认为印度正在努力与美国改善贸易关系，力图成为“亚洲老虎”，它不需要进行核试验来挑起一场危机。

一位中情局专家说印度的反情报工作搞得很出色，因此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没有谍报人员渗透进印度的核武器研制计划，所以只能依赖侦察卫星这种技术手段进行监测。美平时监视印度博格伦靶场的是2颗KH-12“锁眼”照相侦察卫星和2颗“长曲棍球”合成孔径雷达侦察卫星。KH-12“锁眼”卫星的地面分

辨率为 1.5 厘米，“长曲棍球”合成孔径雷达的分辨率为 1 至 2 米，它们每隔 6 至 24 小时对博格伦靶场侦察一次。而美国卫星飞越博格伦靶场上空的时间又已被印度掌握，所以印度实验人员只需在卫星侦察间隔期间进行工作，中央情报局图像分析人员就无法判断出任何的异常。

万事俱备的印度政府宣布将于 5 月 10 日进行“普里特维”导弹的试验，因此，美国图像情报需求委员会决定将侦察卫星的注意力集中到导弹实验靶场，而对博格伦靶场的卫星侦察则减为每隔 3 天一次。

5 月 8 日，美国侦察卫星发现博格伦有推土机在挖新的竖坑；5 月 11 日 15 时，中情局情报分析员发现靶场的栅栏被打开了；四五个小时后，中情局的高级情报专家才匆匆赶到办公室分析这一新情况，但为时已晚，蘑菇云早已在博格伦的上空升起。

两个星期后的一切证明了这种担心并非空谈：5 月 28 日至 30 日下午，巴基斯坦在与阿富汗交界的沙漠地区也同样进行了 6 次核试验。一时间，核战争的阴影笼罩住了整个南亚次大陆，被印巴从魔瓶里释放出来的“核魔”第一次发出了狰狞的狂笑……

冲击波震撼了世界

50 多年前，从印度与巴基斯坦形成两个独立的国家那一天起，印巴之间的冲突就未中断过。为了争夺被称为“亚洲火药库”的克什米尔，印巴之间从局部冲突进而发展到大规模边境战争，到今天又引发出极具危险性的核武器军备竞赛。

的确，南亚地区是一块重要的军事与交通要地——它介于东南亚和西南亚之间，控制着所谓“海上生命线”——印度洋战

略通道；是东亚、澳洲、太平洋地区和非洲、欧洲、大西洋地区之间国际航空及海运的必经之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这一地区又是军事上的“热点”，二次大战后，曾多次发生规模不等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其中规模较大的如：1947年10月至1949年1月，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发生的大规模武装冲突；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局部战争；1965年4月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库奇、兰恩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同年9月由于克什米尔问题再次发生战争；1971年11月，印度在苏联支持下，发动了肢解巴基斯坦的战争；1979年12月，苏联发动侵占阿富汗战争；1987年7月，印度出兵斯里兰卡镇压泰米尔武装。1991年、1998年、1999年，印巴因克什米尔问题，数度关系紧张，并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几乎临近战争边缘。它们冲突的下一步又是什么呢？无数双关切的眼睛一齐凝聚在这块曾孕育了灿烂的古印度文明的土地上。

1998年5月11日至13日，位于印度西部拉贾斯坦邦印度沙漠腹地的博格伦地区，沙暴肆虐，热浪滚滚，大地震颤不止。这里发生了里氏5.4级“地震”。

博格伦地区的这次地壳震动，既不是陷落地震、火山地震，也不是构造地震，而是印度突然进行两轮5次地下核试验造成的人为地震。它产生的政治冲击波震撼了国际社会，毁坏了国际社会防止核武器扩散努力所取得的成果。

据印度政府宣布，它所进行的这一系列核试验分别是：1个核裂变装置，1个热核装置和3个低能量装置。具体一点说，就是：1枚4.5万吨级的氢弹（即热核装置）；1枚1.5万吨级的原子弹（核裂变装置），其威力几乎与1945年在日本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相当；3个分别为200、300和500吨级的低能量装置，这些装置就是人们所说的“背包式核武器”。值得一提的

是，这 5 次核试验采用了聚变和二次裂变两种引爆方式，氢弹用了改进的裂变方式引爆，所有的裂变和其他材料全部是印度国产的。

负责印度核武器运载系统的首席科学家阿卜杜勒·希拉姆后来也证实说，印度正在努力增加“烈火”式导弹的射程。据说该导弹的射程为 2500 公里。印度声称，“烈火”式导弹足以打到中国的上海或北京，它需要核防御能力来抵御中国的所谓威胁。

美国核军备管理专家认为，印度所进行的这一系列核试验爆炸的规模相当广泛，从小型的战场核武器，到中型原子弹，进而到氢弹。这多种多样的核弹头是印度当局开发、研制从战术核武器到战略核武器的整个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意味着印度政府已经把开发并拥有各种实战用核弹头和核武器作为目标而拼命追逐。

世纪末的最后疯狂

印度的这次核试验在技术上是成功的，但在政治上却是拙劣的。5 月 11 日核试验以后，印度遭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严厉抗议，外交上面临窘境。为了摆脱不利局面，印度通过给美、俄、英、法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递送外交照会的形式，竟然称：由于 1962 年中印在边界上发生了战争，印度受到中国威胁，由于中国拥有核武器而对印度安全不利，所以印度要进行核试验以抗衡中国等等。这些谬论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的严厉驳斥，指出这是印度企图称霸南亚，破坏地区和平局势野心的暴露，中国政府表示严重关切。

印度核试验后在世界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多数国家，尤其

是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日本、北欧五国等反应极其强烈，纷纷表示抗议，停止援助，呼吁集体制裁等。第三世界许多国家也表示抗议或关注。但西方几个主要核大国以及俄国的态度耐人寻味。

美国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不得不表示抗议，宣布要制裁。暂停两国军方高层往来，停止一些援助等。另一方面还在对印度采取“绥靖”政策，执行“扶印抑巴，助印抗中”的政策。在宣布对印度采取制裁措施一个星期后，就表示如果印度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话，美国可以考虑解除对印度的制裁。这一点连美国学者迈克尔·莱丁也认为印度的核武器试验应归咎于美国。正是由于美国克林顿政府 1995 年的决定，允许印度购买美国核技术，而这种核技术可以转用到军事设施上，从而被印度人利用来进行了核试验。

英国、法国、俄国的态度也很特别。英国曾经长期统治印度。1947 年从印度次大陆被赶走时留下的“印巴分治”方案是造成南亚长期动荡的根源之一。它与印度的关系很特殊，自然不愿对印度核试验强烈谴责而使英印关系受到干扰。法国的核电技术实力强大，但在世界核电市场的激烈竞争促使之下不愿放弃任何潜在的商业机会，加上法美矛盾。所以法国没有强烈反应，拒绝谴责。俄罗斯也有原因，冷战时期印度苏联达成过结盟关系，其中军事领域合作非常特殊，印度最初的核发展计划得到苏联的支持。冷战后苏联解体，但俄罗斯和印度的军事关系继续维持，印度大量进口俄罗斯的先进武器。因此，俄罗斯也不愿意采取强烈谴责的态度。

在人类即将进入 21 世纪之际，印度核试验给国际和平和核军备控制带来了极其复杂的影响。

世界上也有许多国家像印度那样拥有核能力，只不过由于种

种原因，一直“含而不发”，没有跨过核门槛。这样的国家很多，如东亚的韩国和日本，中东的以色列，南美洲的巴西，非洲南部的南非等。这些国家的核能力是比较强的，一旦需要，可以很快制造出原子弹来。然而，这几年来，联合国家推行核不扩散条约和禁止核试验条约，全球许多国家都签了字。因此，最近两年，全球没有哪个国家进行地下核试爆，世界处于没有核试验的平静状态。然而，正当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为之高兴的时候，印度沙漠地下的爆炸，把全球的宁静炸没了，让联合国多年的努力受到突然的打击。面对国际舆论的种种抨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竟声称，印度不会签署《核不扩散条约》，一旦印度的安全受到威胁，印度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

不过，不管瓦杰帕伊如何表白，印度在政治外交上陷入孤立，在经济发展上陷入困境是不可否认的，这一切也是五次核试验换来的“成果”。尤为重要的是，一直与其针锋相对的巴基斯坦也不甘示弱，不久也使出了核试验这一“杀手锏”。

“沙漠之狐”行动 ——美军再次空袭伊拉克

1998年12月16日至19日，美英两国借口伊拉克拒绝同联合国官员合作为由，在未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断然实施了代号为“沙漠之狐”的空中打击。在持续70小时的空袭中，美军战机向伊倾泄了500多枚巡航导弹，摧毁了近百个军营、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炸死炸伤千人，给饱受8年制裁之苦的伊拉克人民又增新的劫难。而美国方面却无任何伤亡。但美英真的是最后的大赢家吗？

巴特勒点燃导火索

1998年12月15日，一份名叫《巴特勒报告》的关键性文件突然出笼，令世界各国都为之一震。原来，作为联合国武器核查负责人的理查德·巴特勒在报告中声称，伊拉克至少5次抵制联合国核查人员核查，没有交出他所要求的相关文件。这份共10页的报告不厌其烦地描绘了伊拉克进行所谓阻碍、规避和玩弄花招的内情。他说，由于伊拉克坚决不合作，他无法确保巴格达大规模杀伤武器的销毁。根据联合国规定，销毁这些武器，是撤销联合国在1990年8月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后对伊拉克实施的制裁的关键性条件。巴特勒特别强调，伊拉克可能拥有的杀

伤性化学武器也未见丝毫销毁的动静。巴特勒还“揭露”说，“鉴于爆发战争的可能，把他手下的核查人员撤回。”巴特勒在报告最后还十分“严肃”地表示：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所有人还能安然无恙。当天，巴特勒将他撤走核查人员的决定，通知了联合国安理会及其主席安南。这是美军准备轰炸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征兆。联合国发言人萨默维尔 16 日在巴格达说，联合国特委会的人员已奉命离开巴格达。他表示，未作出从伊拉克撤走 400 名联合国人道主义监察员的决定，但他又说，他们准备在必要时离开。

这个时候，华盛顿和伦敦声称，军事袭击仍是迫使巴格达就范的手段。克林顿总统 16 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会议，商讨伊拉克危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称，美军可能在未来数小时攻击伊拉克。

与此同时，英国也准备采取行动。英国外交大臣 16 日说，可能迅速进行事先无警告的空袭。“我们上次说过，我们空袭前不会对萨达姆发出正式警告。”英国首相布莱尔 15 日晚也与美国总统克林顿通了 15 分钟电话，讨论此次伊拉克危机。布莱尔还召开了内阁防务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处理伊拉克危机的问题。

当然，对巴特勒撤离最敏感的莫过于一直和核查人员打交道的伊拉克政府了。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把巴特勒的报告斥之为“彻头彻尾的谎言”，“意图挑起美国和英国对伊拉克进行军事袭击”，“那些核查人员的撤离再次表明，该特委会是美国用来执行其侵略政策的工具。”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则一再地强调说，在没有获得安理会同意的情况下，不应撤退核查人员。正在西班牙出席波斯尼亚问题和平会议的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于 16 日指责巴特勒在伊拉克严重超越权限，呼吁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伊拉克的最新危机。“巴特勒无权下令联合国武器核

查员撤出伊拉克。”伊万诺夫说，“很不幸，这些行动使问题更加复杂，并使伊拉克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然而，俄罗斯政府知道，巴特勒的撤离是有背景的，是美军空袭伊拉克前的烟幕弹，此刻俄罗斯已难以阻止美军的行动了。

海湾战事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与国际形势紧密相联的国际期货买卖出现迅速变化。16日上午，伦敦市场上的原油价猛升。看来，英美方面似乎真的准备放开手脚，让空军部队大干一场了。

250 枚导弹雨落伊拉克

16日23时零7分，随着克林顿的一声令下，游弋在波斯湾的美国“企业”号航空母舰上不时闪烁着一束束白光，一枚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装着450公斤炸药，拖着燃烧的尾巴直奔巴格达。约半小时后，一架架载有激光制导火箭弹和自由落体炸弹的F/A—18“大黄蜂”战斗机和F—14“雄猫”战斗机从“企业”号的滑行跑道上起飞，呼啸着冲上夜空。17日凌晨零时49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突然警报长鸣，美国极为先进的“战斧”巡航导弹袭击开始了！

位于市中心的总统府成了空袭的重要目标，美军的巡航导弹像利剑刺向这个要地。但巡航导弹没有击中总统府。巴格达郊区的国际机场，也遭到巡航导弹的袭击。

密集的、橘黄色的火焰划过天空，爆炸声响彻云霄。巴格达西部等地爆炸声十分密集。

巴格达一家大型医院急诊室，开始收治包括儿童在内的伤员，此外，还接收了5名死者的尸体。

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在空袭发生后立即通过电视对伊拉克人民

发表声明说，伊拉克的数处目标遭到了美国和英国发射的远程导弹的袭击，希望伊拉克人民团结起来同“国家的敌人”进行战斗。

巴格达的空袭警报声刚刚响过，英国首相布莱尔就在伦敦发表了书面讲话，“较大数量的英国军队参与了这次代号为‘沙漠之狐’的军事行动。此次空袭的目的是摧毁和制约伊拉克对邻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英国在海湾地区部署着 22 架作战飞机，参加空袭的主要是“旋风”战斗机。

在空袭进行一个多小时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称美国必须奉行长期战略来遏制伊拉克，直至伊拉克出现一个新的政府。他说，如果伊拉克采取威胁性行动。美必须准备使用武力。在解释对伊动武的原因时，克林顿还具体列举了三条理由：1. 没有强有力的核查体系，伊拉克将能在几个月而不是几年的时间内恢复其化学、生物和核武器能力；2. 如果萨达姆能够破坏核查体系并且不受惩罚，他将以为自己可以随意重建他的杀伤性武器库，并且在某一天使用这些武器；3. 上月美国中途停止对伊拉克的空中打击是给萨达姆的一个机会，而不是一张通行证。在上个月，萨达姆曾蛮横地拒绝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进入各主要军事基地，这立即引起美国的不满。但当美军飞机在飞往伊拉克的途中，萨达姆突然采取了妥协态度，师出无名的克林顿只好乖乖地宣布撤军。但这一次就不一样了，美国人已没兴趣继续玩所谓“老虎与狐狸”的游戏了，他们要的是“飞机加导弹”的真正的打击行动。

美军参联会主席谢尔顿 17 日在五角大楼也表示，这次作战行动代号为“沙漠之狐”，第一波攻击目标主要锁定伊拉克的空中防御系统、兵工厂、总统府，以及可能制造生化武器的实验室，目的是削弱伊拉克制造并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能力。这波

行动中美国至少发射了 250 多枚巡航导弹，相当于 1991 年海湾战争中使用巡航导弹的总数。美国和英国出动大批作战力量，包括一支航母作战群的 22 艘战舰，以及 200 多架作战飞机，包括 17 架 B—52 远程轰炸机，以及 2.4 万多官兵。而英军共出动了 18 架“旋风”战斗机和两艘皇家海军战舰。谢尔顿表示，美英联军在 17 日的攻击中，250 多枚巡航导弹大多已击中了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军营等 50 个目标区。在第一波攻击中，从美国的太空卫星拍摄的照片显示，两栋伊拉克情报总部大楼及五处共和国卫队的营房都已被炸成废墟。

同时，为了加强海湾的作战实力，美英增兵海湾。美国海军的“卡尔·文森”号航母作战群迅速从波斯湾外围驶往海湾地区。

空袭行动“再接再厉”

18 日凌晨 2 点 50 分左右（北京时间），空袭警报再次响彻巴格达等地区，美英联军对伊拉克开始第二波大空袭。美军 B—52 远程轰炸机从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岛起飞，载着“战斧”巡航导弹，威风凛凛地杀向海湾上空。而“企业”号航母作战群的一些战舰也吐着火舌，一枚枚巡航导弹冲向夜空。

很明显，第二波攻击比 17 日清晨的第一波攻击更加猛烈。巴格达市中心也遭到轰炸，多人伤亡。伊拉克防空部队立刻动用高射炮进行猛烈的拦截。但萨达姆却不敢轻易拿出他的导弹武器进行还击。在他看来，目前保存实力要紧。

空袭期间，美军参联会主席谢尔顿陆军上将在华盛顿得意洋洋地说，“新的打击正在进行，甚至我们说话时都在投弹。”他接着说：“今天的打击，有我们的新式陆基飞机，有我们海军和

海军陆战队的飞机，还有英国的旋风式战斗机。”

同时，美国国防部官员也宣称，巡航导弹在第二轮进攻中袭击了伊拉克腹地，海军攻击机以激光制导炸弹轰炸了伊拉克的边界地区。一枚导弹击中了伊拉克政府的军事工业公司附近。由于这批导弹击中了伊拉克首都的心脏地区，第二轮袭击的爆炸声比第一天的空袭的损害要大得多。

在对伊拉克进行第二轮猛烈袭击中，伊拉克特种部队司令部与军事情报总部被早有预谋的美军海上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夷为平地。此外，巡航导弹还击中了长期在联合国摄像机监视下的一些工业设施。有意思的是，美军一枚巡航导弹还袭击了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女儿的家，但刚巧当时她不在家。另外，巡航导弹还摧毁了萨达姆总统家乡——巴格达北部的提克里特镇的粮仓。这个粮仓储存着 2600 吨根据伊拉克与联合国的“石油换食品”协议而购买的大米。面对着大批珍贵的粮食被毁，伊拉克贸易部长萨利赫痛心不已：“被毁掉的大米数量足以满足该城镇居民一个月的定量。”

上午 9 时左右，伊拉克又传出空袭警报，原来是美英联军再次发动攻击。美英两国这两波攻击行动，攻击范围锁定在伊拉克机场、巴格达市中心等地，不过，技术并不完全过硬的巡航导弹袭击也波及医院、街道等平民使用的设施。至少 5 枚巡航导弹落入住宅区，造成房屋倒塌，一家医院玻璃碎片四射，三四十名患者再度受伤，院方被迫撤离病人。另一家医院挨炸后，四间手术室被毁。伊拉克官方估计，两天的攻击，至少造成数十名伊拉克人丧生，近百人受伤。美军或英军则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对此，美军官员辩解说，如果美国任凭伊拉克开发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坐视不管，那必将导致严重灾难。同时，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也表示，美国的远期目标是推翻萨达姆政权；近期计

划是让联合国武器检查人员能够再回到巴格达实施检查。而且，美国众议院 18 日以 417 票对 5 票通过决议，支持美国的这次海湾军事行动。

美国参联会主席谢尔顿上将 18 日特地展示了巡航导弹的战果：在第二波攻击中，目标基本上锁定了伊拉克机场及重要指挥通讯系统，美军除了使用“战斧”巡航导弹外，还出动 B—52 远程轰炸机和激光制导炸弹的海军攻击机；英军则出动驻守在科威特的“旋风”战斗机，联手深入伊拉克内陆进行轰炸。从伊拉克方面作出的种种反应似乎也可以看出，这次攻击行动取得了预期效果。

克林顿于 18 日早晨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高层军事顾问与外交政策顾问，在讲述了相关作战策略后，他对难以避免的“计划外伤亡”表示遗憾。克林顿显然对反对党的种种非议不屑一顾：“即使共和党 19 日强行开始弹劾辩论，我也要完成这次使命。”

为了对付伊拉克，联军继续增兵海湾，驻科威特的美军已增到 5000 人。在华盛顿，美国海军发言人 18 日晚说，第二艘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已开抵海湾，加入美国第五舰队。这艘航母载有 60 架作战飞机和 5000 名官兵。这样，海湾地区就有美军两支航母作战群，看来，新一轮的猛攻也即将来临。

大空袭达到顶点

19 日凌晨零时 30 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又一次响起尖厉的空袭警报：美英联军即将再度来袭。在防空警报响起后不久，巡航导弹便雨点般落在巴格达市中心，伊拉克防空炮火和橘红色曳光弹不断在天空炸响，地面上不断腾起巨大的火球和烟柱，爆炸

声震撼了整座城市。昔日繁华的商业中心区几乎完全被火光淹没，爆炸声震耳欲聋。

凌晨6时半左右，一架架飞机装载着威力无比的“战斧”巡航导弹再次杀向伊拉克多个目标，伊拉克防空部队用高射炮全力反击，空中炮火闪闪，不时传来低沉的爆炸声。巡航导弹这次空袭的目标离巴格达还有一段距离。上午9时，巴格达又遭到轰炸，历时竟达25分钟，轰炸场面之惨烈令人目不忍睹。

空袭中，巡航导弹打击的目标扩大到了伊拉克电视发射台和油田等设施。事后，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证实，“战斧”巡航导弹不仅袭击了伊拉克最大的巴士拉油田，而且还轰炸了各电视台，目的是不让萨达姆进行“宣传”。这是美英联军连续三天对巴格达展开狂轰滥炸，是最凶猛的一次空袭行动。

参与空袭的力量仍然来自美国驻海湾航母上的F—18战斗机和驻扎在英属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上的B—52轰炸机。另外，美国的B—1轰炸机也首次参战。英国驻扎在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所有12架“旋风”式轰炸机均参与了空袭行动。由于伊拉克空军根本无反击之力，只能借助地面火炮盲目射击，因而这些战斗轰炸机可以随心所欲地飞到任何一个目标上空，并对之实施全面轰炸。

第三波大空袭攻击目标大部分都不在巴格达。其中，美机激光制导炸弹准确击中了伊拉克的通讯系统，包括电话电缆、无线电转接站以及防空雷达。美军巡航导弹在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准确摧毁了一座无线电站以及一座炼油厂。为了阻止伊拉克军队威胁科威特，美军也向伊拉克南部发动了猛烈攻击。

英国皇家空军发言人证实，英军的“旋风”式轰炸机，再度对伊拉克发动轰炸，并在凌晨三点半左右，平安返回科威特基地。在攻击行动中，英国总共出动了12架“旋风”战斗机，攻

击伊拉克的防空设施、指挥管制中心以及共和国卫队的基础军事设施，还摧毁了克塔里尔空军基地和运送生化武器的停机棚。英军称，战机命中率达 80% 以上。

自发动空中轰炸的 3 天以来，伊拉克至少有 68 人丧生，巴格达市区为死亡者举行葬礼，并发动反美示威。而伊拉克宣称伊军击落 77 枚巡航导弹。至于具体情况是怎样，英美官方当然心里还是有数的，伊军显然在吹牛。

空袭结束后，美英领导人都称，对伊拉克进行的联合军事打击很成功，已经破坏了伊拉克的防空设施、通讯和指挥系统，以及装备精良的共和国卫队的设备。美参联会主席谢尔顿进一步指出，美英两国在过去两天中袭击了 75 个目标。美军飞机在执行任务时没有遇到伊拉克方面多少抵抗，但谢尔顿也不得不承认，轰炸并没完全像预期的那样圆满。谢尔顿在最后又老实地说，美英两国的这次轰炸“无法摧毁所有要摧毁的一切”。根据伊拉克官方和当地的天主教辅助机构表示，有几所医院遭到轰炸，包括规模最大的萨达姆医院，造成部分病人受伤。伊拉克还称，巴格达的一所医学院和一座博物馆也是美英的袭击目标，巡航导弹严重破坏了两栋楼房、几所学院、一个医疗中心和数栋女生宿舍。英国国防部长罗伯逊当天在伦敦说，美英联军迄今已攻击了伊拉克 100 个目标，联军发射了 300 枚“战斧”巡航导弹，战斗机也从空中发射了 100 枚巡航导弹。他说，在最新一轮的空袭行动中，英国的“旋风”战斗机和美国作战飞机的导弹击中了伊拉克精锐的共和国卫队总部。联军还攻击了能散播炭疽病菌的无人机机场，伊拉克的生化武器设施受到严重破坏。这一切无疑都表明：联军已沉重打击了伊拉克共和国卫队，这也是他们为削弱萨达姆总统防卫实力的最重要行动。

美国国防部官员 19 日也说，美国自从 17 日开始空袭以来已

向伊拉克的目标发动了 200 多次袭击，至少击中了 75 个不同的目标：

比如 27 个萨姆地空导弹阵地中，1 个被摧毁，两个遭到严重破坏，两个遭到轻度至中度的破坏，8 个没有遭受破坏。美军巡航导弹除了对 SA—2 和 SA—3 防空导弹阵地造成破坏外，B—52 远程轰炸机还投下大量炸弹，破坏萨姆—2 和 3 地空导弹阵地，并击中一座大型的导弹维修厂。

此外，18 个指挥和控制设施遭到了袭击，包括电视台和电台发射台、安全总部和军事情报指导委员会总部。在这些目标中，5 个被摧毁，5 个遭到严重破坏，两个遭到中度破坏，两个没有遭到破坏。

而萨达姆手下的共和国特种卫队的 19 个设施都遭到了袭击，9 个遭到中度破坏，4 个遭到轻度破坏，两个被摧毁。这些设施中，有些是用来守卫和移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美军巡航导弹主要攻击目标之一是共和国特种卫队，美军官员说：“空袭的一个目标，是削弱共和国特种卫队的实力。这支部队善于到处移动这些武器并确保伊拉克武器在联合国检查团赶到前撤离。”

同时，11 个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设施也被袭击，包括肯迪、卡拉马和伊布恩·哈伊萨姆的设施；8 个正规军或共和国卫队的设施遭到了袭击。

来去匆匆算盘落空

20 日凌晨 4 点，美英联军再度对伊拉克进行第四波空袭，这次攻击目标集中在首都巴格达郊区，伊拉克发射防空炮弹还击。除了美军作战飞机出动外，英国“旋风”战斗机也从科威特的基地起飞，进入伊拉克领土轰炸。空袭结束后，美国总统克

林顿宣布。结束对伊拉克的轰炸，并称美英对伊的军事行动获得了成功，“70 个小时的‘沙漠之狐’行动的使命已经完成”。不过，美国“仍将保持警惕”，如果伊拉克试图重建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库，美国仍“准备使用武力”。克林顿说，他十分希望看到一个新政府在伊拉克出现，并保证华盛顿将支持伊拉克反对派。

在四天的大空袭中，根据美英两军的报告，联军命中 90% 的军事目标，对伊拉克已造成重创。至此，“沙漠之狐”空袭行动宣告全部结束，但美伊在“禁飞区”的军事冲突依然不断，美军仍有大量空军驻守海湾，随时准备再度行动。而且，为了推翻萨达姆政权，美国还拨出 1 亿美元实施“解放伊拉克法案”，支持各种伊方反对派。因此，无论是 1991 年的海湾战争还是 1998 年的“沙漠之狐”行动，都表明美伊双方的冲突都一直在持续，永远不会休止，直至萨达姆下台。

“盟军行动”计划 ——北约空袭南联盟

铺天盖地的战机、从天而降的炸弹，对每一位南联盟人而言早就是家常便饭了。他们每分每秒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昔日美丽宁静的家园在北约连日的空袭中正大片大片地成为焦土。愤怒、仇恨在每一个南联盟人胸膛里积聚、燃烧、释放。

面对巴尔干半岛上那一座座簇新的坟墓，战争的策动者们却依旧信口雌黄地叫嚣“维护当地平民的人权”、“防止人道主义灾难”。

南联盟数以千计的平民在美制炸弹下丧生，无数家庭家破人亡，就连正在返回家乡的科索沃阿族难民也难逃那些以保护者自居的北约的轰炸……

到底是谁在亵渎人权？究竟又是谁在一手炮制人道主义灾难？

南联盟的上空，一群嗜血的狂魔正在疯狂撒野！

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

在北约当地时间 1999 年 3 月 24 日晚 8 时开始，美国和北约部队开始对南斯拉夫联盟进行空袭。参加对南联盟空袭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和西班牙 8 个国家。

美国总统克林顿向世人这样鼓吹：“我们轰炸南联盟有三个目的：一是显示北约支持科索沃实现和平的决心，二是制止南联盟继续对科索沃平民的进攻，三是要摧毁南联盟进行战争的军事能力。”一派要拯救世人的“豪言”。

据在柏林参加欧盟特别首脑会议的英国官员称，北约3月24日晚对南联盟发起的打击目标是“整个南联盟境内的防空设施”。

空袭开始时，70余架战机从美国本土、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和意大利阿维亚诺空军基地起飞，对南斯拉夫境内7个地区的20多个军事目标实施了大规模空袭。与此同时，停泊在南斯拉夫西南部亚得里亚海上的美军舰艇也向南斯拉夫发射了30余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从英国起飞的B—52轰炸机、B—2轰炸机以及英国驱逐舰首先向南联盟境内的军事目标发射了巡航导弹。法国直接参加空袭的是携带空对地攻击导弹和激光制导导弹的法国空军的幻影—2000D型战机。北约的战机是在飞越克罗地亚、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后进入南联盟领空的。

紧接着，南联盟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南联盟政府副总理德拉升科维奇强烈谴责说：“北约的空袭是对南联盟赤裸裸的侵略，我们是无辜的，我们有权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卫我们的边界！”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华约瓦解，北约仍存。美国人一直把所谓的“非对称威胁”挂在嘴边，意指别人用非常规的手段对付西方国家的现代战争机器。北约失去了强硬对手，但美国试图把北约这个昔日地区性集团演变成世界性的组织，成为其实现全球战略的工具。现在北约作为冷战后世界上惟一的也是最庞大的军事集团，动员起巨大的战争机器对付一个几经分割的弱小国家，是在海湾战争以来最大的非对称作战。双方兵力对比如下：

南联盟：武装部队人员总数11.4万人，其中包括4.3万新

兵，还有40万预备役人员。陆军约9万人，其中有3.7万新兵。拥有239辆M—84坦克，这些坦克是经过改良的俄罗斯T—72型坦克，还有181辆陈旧的T—34坦克。拥有88架BRDM—2侦察机，568辆M—80装甲车，169辆M—60P和68辆BOV—VP装甲运兵车。它还拥有20毫米、30毫米和57毫米口径的高射机关枪1850挺。

对北约威胁最大的是：南联盟拥有“萨姆”地对空导弹。它约有“萨姆—2”、“萨姆—3”和“萨姆—6”地对空导弹1000枚。其中前两种是老式导弹，但能打击很高的目标。“萨姆—6”导弹是有效的地对空武器，曾在波黑打下一架美国F—16战斗机。南联盟还有2000枚“萨姆—9”和“萨姆—13”战术导弹及“萨姆—7”、“萨姆—16”和“萨姆—18”肩上发射的短程导弹。

空军：有1.97万人，其中包括3000名新兵。配备在前线的飞机有俄制米格—29式15架，米格—21飞机17架和47架米格—21F战斗机。在这些战斗机中，只有米格—29对北约战机能构成威胁。

另外，南联盟空军还有4个攻击地面目标的战斗机中队和两个侦察中队。他们使用18架米格—21和50架自己制造的“鹰”式战斗机。

海军共有7500人，其中有3000名新兵和900名潜艇员。拥有4艘潜艇，4艘有地对空导弹和舰对地导弹的驱逐舰。

北约：在意大利集结460架飞机，其中一半来自美国。这些飞机被部署在12个空军基地，最大的一个是意大利北部的阿维亚诺空军基地。在该基地的飞机大部分来自美国，其中包括F—16S、F—15、F—117、EC—130S、A—10S、EA—6B“徘徊者”战斗机，此外还有西班牙、加拿大和英国的战斗机。

北约还将法国的“美洲虎”和“幻影”2000D战斗机部署

在伊斯特拉纳空军基地，将土耳其的 F—16 部署在盖迪，将荷兰的喷气式战斗机部署在自由镇，将意大利和德国的旋风战斗机部署在皮亚琴察空军基地。

海军：美国第 6 舰队的战舰部署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加埃塔海军基地。美军还在地中海集结了“菲律宾”号导弹巡洋舰、“冈萨雷斯”号导弹驱逐舰、“尼科尔森”号和“索恩”号驱逐舰。所有这些军舰都装有“战斧”导弹。并且有“迈阿密”号和“诺福克”号潜艇部署于地中海。此外，北约还集结了德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土耳其和法国等国家的军舰。

燃烧的天空

3 月 24 日深夜，荷兰皇家空军的 4 架 F—16AM 战斗机参加了北约对南联盟的首次空袭行动。没过多久，荷兰空军就打落了南联盟一架米格—29 战斗机。荷兰皇家空军的乔恩·阿布马中校讲述了这件事。他说：“在当地时间晚上 7 点半，比利时—荷兰空军特遣部队的 4 架 F—16AM 战斗机从阿门多拉基地起飞，与其他北约飞机一起执行空袭任务。这几架飞机在亚得里亚海上空经过空中加油后穿过阿尔巴尼亚，飞向塞尔维亚。在进入塞尔维亚空域时，飞行员通过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获悉有 3 架米格—29 战斗机已从贝尔格莱德附近的空军基地起飞。而其中一架米格—29 同时被 4 架 F—16AM 战机围攻。领头的一架 F—16AM 在射程之内向这架米格战机发射了一枚‘阿姆拉姆’导弹，击中了目标。”

以寡敌众，正是南联盟战斗机飞行员面对的残酷现实，不过，谁也很难想象，一架南联盟战斗机竟然在空战中面对 24 架敌机！飞行员尼科利茨说：“我在接到起飞的信号后便立即出

发，没加考虑就驾着战斗机朝那些可恶的敌人冲去。我知道它们的数量很多，但我只知要赶走它，没想到它们的实力究竟有多大。”在塞尔维亚上空，尼科利茨的战斗机遭到 24 架北约战斗机同时近距离围攻，并向他发射导弹。他说：“那些兀鹰（北约战斗机）把我团团围住，还以导弹瞄准环来锁定我的战斗机，接着向我开火。”尼科利茨说，北约战斗机向他发射的 3 枚导弹他都成功避开，但最后一枚导弹却避不过，战斗机冒火，他被迫弃机逃生。

北约此次对南联盟的空袭，表面上看似乎是它面对谈判破裂、军事威胁无效的情况下，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实则蓄谋已久。北约不是仓促上阵，而是有备而来。1998 年 10 月 12 日，当北约 16 个成员国在布鲁塞尔举行常设理事会会议的时候，北约在空中打击调集的作战飞机就基本部署完毕。也就是说，早在空袭发动半年以前，北约就已经完成了对南联盟动武的所有军事准备。

为了实施对南联盟的袭击和轰炸，北约制定的军事部署共分 5 个阶段。零阶段：即准备阶段，而这一阶段对于北约而言早已一切就绪了；第一阶段：本阶段始于 24 日晚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下令袭击塞尔维亚的防空设施、地对空导弹阵地、雷达、指挥部和通讯中心以及重型武器库等。根据分工，这个阶段的行动由美国将军、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克拉克负责；第二阶段：在塞尔维亚空防能力被破坏后，北约将磋商以制定下一步更为广泛的空袭目标。空袭将集中在南联盟武装部队的设施方面，其中包括兵营、空军基地、设备和武器库以及南联盟军队的驻地；第三阶段：空袭范围将再次扩大，把北纬 44 度以北的目标（含南联盟首都）包括在内；第四阶段：参加空袭的飞机和舰只返回基地，结束军事行动。

在第一阶段的空袭中，北约作战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空袭时间选择灵活。按照惯例，最先开始的几轮空袭一般都选择在夜晚特别是凌晨时分，主要是考虑到美军的飞机都具备夜视器材和夜战能力，而南联盟方面则不具备夜间作战能力。可在北约的前三轮空袭中，明显突破以往的惯例，多次贸然在白天出击。因为南斯拉夫浓重的云雾天气较多，气象较为恶劣，所以北约打算利用能见度较好的天气条件，加快空袭节奏。

实行强电磁干扰。无论是大战小战，只要飞机出航，只要采取军事行动，就进行电子干扰。主要是利用 EA—6B 电子战飞机对预定攻击区域进行全频谱强电磁干扰，具体方式包括发射强干扰电磁波，投放强电磁脉冲炸弹和发射反辐射导弹等。

导弹战与飞机空袭相结合。此次空袭中，北约在发射了几十枚巡航导弹之后，十几架 F—117 及 B—2 隐形轰炸机及其他 60 多架作战飞机便开始了第一波次的联合打击。

北约对第一阶段空袭估计过于乐观，在没有完成第一阶段既定任务的情况下，就转入了第二阶段。从 3 月 28 日开始，美国对前线作战兵力开始进行重新调整和部署，其重点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加强空袭兵力，主要措施是从本土基地增派 F—117 隐形战斗机、B—1B 战略轰炸机、A—10 攻击机、EA—6B 电子战飞机等作战和支援飞机。二是紧急向前沿战区增派地面突击兵力，向阿尔巴尼亚计划总共派遣 8000 名地面部队。此外，还向马其顿部署了一些特种作战部队。

“盟军行动”顾此失彼

代号为“盟军行动”的军事行动过去很长时间了，人们对这次军事行动中的战斗投入进行了分析、评价，并从中得出结

论。

有一个事实对于评价整个行动的结果很重要，那就是北约已于 1998 年 10 月宣布将动用空军力量，但为了朗布依埃和巴黎的政治谈判而在 1999 年 1 月把行动推迟到 3 月底。这给了南联盟政府足够的时间不受阻碍地将其在科索沃的军队增加一倍（增至约 2 万人），占据有利地势，并随后分散开，从而使空军在还需观察的条件下很难与他们作战。因此，为所谓的保护居民而对科索沃实行封锁变得不可能了。

北约的策划者将“盟军行动”分成几个阶段：

* 第一阶段消灭南联盟的空战潜力，目的是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获得空中优势，获得制空权。

* 第二阶段的目标是战胜直接参加科索沃战斗行动的南联盟军队，以及摧毁为这些军队提供补给和指挥这些军队所必需的设施和交通工具。

* 第三阶段则是削弱整个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重要作战潜力。

这一计划首先是以假设米洛舍维奇（和在波黑冲突期间一样）在袭击开始后会很快做出妥协为基础的。但在第一阶段没有出现北约所期望的南联盟政府的妥协，为了实现第一阶段的目标，北约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摧毁南联盟的防空系统。根据南联盟防空系统的能力和规模，北约具备控制对方防空导弹系统和消灭歼击力量的能力。但完全摧毁高射炮和短程红外导弹及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实际是不可能的。北约飞机不能靠使用自己的武器来对付在低空飞行时受到南联盟军队打击的危险。北约几乎所有的空袭飞行高度都定在 5000 米及 5000 米以上。

起初，北约空军首先遇到了预料之中的强烈抵抗。南联盟使用了米格 - 29 战斗机和防空导弹系统。但北约使用的歼击力量

显示了优势。特别是“阿姆拉姆”空对空导弹使在中距离有效拦截米格-29成为可能。因此米格-29在狭窄的盘旋战中的能力得不到发挥。这表明，将来歼击力量能够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主动开始火力战斗的能力是多么重要。

由于最初塞尔维亚人试图有目的地发射防空导弹，后来只是将其用于无目的地阻拦射击，北约得以控制了南联盟依靠雷达的对空防御。电子作战工具，但尤其是北约使用哈姆导弹使南联盟军队大范围放弃开启目标雷达装置。这样虽然可以暂时避免防空导弹系统受到重创，但却没能完成主要任务，即有效保护重要目标和区域不受北约空袭。在作战行动中，南联盟方面发射了约630枚导弹，而北约以约800枚哈姆导弹应对。

最后结果：是南联盟军队的战术使得北约为了压制对方的防空直到行动结束都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另一方面北约通过使用哈姆导弹对其有人驾驶飞机实现了几乎是100%的保护，而南联盟的防空力量却没能有效保护北约袭击的目标，而且它使北约承受的损伤率也比较小。总的来说，北约能破坏对方防空导弹系统的作战工具是空对地行动不可放弃的一个因素。

多个因素使得打击南联盟科索沃的移动目标变得困难。首先从5000米的高度进行袭击（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低于这个高度）就很难识别和消灭掩蔽及分散的部队。如果还必须避免间接损失，那么要消灭正在移动目标就极其困难了。结果是不得不中止了一系列武器的使用。由于南联盟军队分散，也只能使用极少量具有大面积杀伤力的武器，因此使用针对单个目标的精确武器对行动的实施举足轻重。此外，特别是不利的天气条件影响了空袭，北约迅速、不断削弱南联盟军队实力的目标不可能实现。

对于“盟军行动”来说，北约空军力量自5月中旬起显著

增强（从开始的 420 架飞机增加到最后的约 820 架），改善了形势，使同时实现所计划的 3 个阶段的目标成为可能。

南联盟人民宁死不屈

3 月 27 日，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进入第 4 轮。20 时左右，1 架美国空军的 F—117 隐形战斗轰炸机在结束投弹后返航。它呼啸着飞过一个名叫布加诺维奇的小村庄，在接近村旁一段山峦起伏的地段时，一枚导弹从隐藏在这里的发射阵地上腾空而起，准确地击中了这架隐形战机。中弹后的 F—117 像“挨了一闷棍”似的晕头转向，难以控制。驾驶此种隐形战机的飞行员是一位经验丰富、心理素质良好的老手。他一边努力操纵飞机，一边采取了几项应急措施，其中包括向美空军特种部队的 BC—BOE 电子指挥机发出遇险信号。在确定已无法控制飞机后，他启动了弹射座椅，弃机而逃。F—117 变成一团火球，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像一只受伤的大鸟飘飘摇摇地向一块甜菜地滚去。

听说打下了美回佬的隐形战斗机，附近的塞尔维亚人纷纷跑向那块甜菜地看个究竟。塞族人甚至跳到机翼上大跳迪斯科。有人举起标语牌嘲讽美国：“对不起，我们不知道这是隐形的！”

隐形战机折戟贝尔格莱德市郊，F—117 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破灭了。美空军第 49 战斗机联队司令威廉·莱克准将终于承认：“它们决非不可战胜，也决非完全隐形。准确地说，这种飞机只是不容易被发现而已，虽然名为战斗机，但其空战能力远远不如 F—15，一旦被敌机盯住，便很难脱身。因此，继续鼓吹不败神话只会害了我们的飞行员。”F—117 隐形战斗机的神话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当初是因为巴拿马和伊拉克的无能为力，而不是因为这种飞机的无所不能。战机被击落，本是平常事，但这架造

价不菲的 F—117 轻易被南联盟地面防空部队发现并击落，无疑是给美国人一个下马威。

号称世界最先进的一架 F—117 隐形战斗机被南联盟击落，对后续的空袭和反空袭作战行动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从美国和北约方面来看，自从 F—117 被击落之后，原定的第一阶段空袭计划有了很大改变。从空袭时间上看，取消了原定的白天空袭的计划，全部改为夜晚和凌晨出击。并改变原来透明度高和利用媒体进行宣传战的传统，对于作战情况及目标毁损情况等一律严格保密。从兵力部署方面来看，从 3 月 28 日开始，美军开始调整兵力部署，从本土向战区增派了 20 架飞机，其中包括 B—1B 战略轰炸机、F—117 战斗机和 A—10 攻击机等。同时，向马其顿和波斯尼亚等南斯拉夫周边国家派遣了海军陆战队和空军救援队，以便在飞机被击落后，快速到达现场抢救飞行员。

当南联盟人走上街头，用烛光映红那一个个“TARGET”（靶心）时，他们那生命与家园同在的决心也毅然决然地鼓舞了每一位誓死捍卫和平的人。

当地时间 4 月 3 日凌晨，北约对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市区进行了首次轰炸。位于市中心的南联盟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内务部大楼被完全摧毁。

当太阳把光芒又一次撒向贝尔格莱德市区的时候，许多贝尔格莱德居民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了两座政府大楼前。没有人高声咒骂，没有人失声痛哭。人们只是默默地注视着这两座仍在冒出黑烟的大楼，注视着手持水龙头的消防队员，人们只听到居民和消防队员一起清扫大楼附近碎玻璃的声音。

被炸后的贝尔格莱德市显出几分凄凉。在贝尔格莱德市有一条著名的林阴道，它的起点是南联盟会议大楼，沿路集中着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驻南联盟的大使馆。现在，这条路中央堆满了倒塌

建筑物的残砖碎瓦。贝尔格莱德市的市民们静静地站在那些残垣断壁前，他们认定：大楼可以重建，但北约犯下的罪行将永远不会忘记！

不仅如此，在这次轰炸中，距大楼约 20 米远的南联盟最大的妇产医院和医疗中心等民用建筑也遭到了破坏。人们永远也不会淡去那婴儿和孕妇哭成一片的揪心记忆，人们的脑海里也将牢牢烙印着那痛心的场景：一位初为人母的妇女紧紧护着自己刚出生 1 天的孩子的悲惨情景。“炸弹不能让我退缩”，每一位塞族人握紧了拳头。

据美国《纽约时报》的调查采访表明，美飞行员最害怕的武器，是被北约飞行员称为“塞尔维亚眼珠”的 20 毫米口径的三联高炮。这种南联盟国产的高炮不靠雷达引导，只用肉眼瞄准，南联盟有 2000 多门。美国飞行员所以感到它们比地对空导弹还具有威胁力，是因为它们对电子战毫无反应。一名经验丰富的 F—15 战斗机飞行员说：“你看不到它们，干扰不到它们，也避不开它们，如果不幸被它们打中，你就完蛋！”

南联盟的萨姆—2、萨姆—3、萨姆—6 等导弹在防空作战中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些武器虽然是三十年前的老产品，但一直维护得很好，平时管理训练严格，且部署成高、中、低三层防空体系，对北约的先进飞机同样构成很大威胁。

南联盟境内山峦起伏，植被茂盛，又值春季，气象情况复杂多变，加上全国到处都修建了现代化程度较高的防空工事，使北约的空袭效能大大降低。担任对地攻击的北约飞行员反映，南联盟野战部队一直在巧妙地利用地形和植被隐藏他们的重型装备，和北约飞机捉迷藏。

南联盟军民充分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最大限度地发挥手中武器的作战威力，顽强地以一国人力和资源抗衡世界上最大的战

争机器，他们赢得了世人的钦佩。

北约新式武器的试验场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倚仗其军事技术优势，对南联盟这样一个主权国家大打出手。在 78 天的野蛮轰炸中，他们事实上已经把南联盟当成武器试验场。他们的试验目标不仅指向南联盟的军事目标，而且对准包括阿族在内的平民区、难民车队、医院、学校……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灾难。

在对南联盟的“盟军行动”计划中，美国及其北约盟国运用了最新式的高技术武器系统。无论是指挥空袭行动的“神经中枢”，即指挥、控制、通信、情报、监视与侦察系统。还是实施空袭行动的隐形飞机等作战平台及其发射的精确制导导弹，都代表了当今世界武器装备发展的最高水平。

从太空力量看，此次西方国家使用军用和民用航天器的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50 多颗侦察、通信、导航卫星往来穿梭。另外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 2 颗重达 15 吨的“长曲棍球”雷达成像军事侦察卫星、3 颗传送图像和数据的 KH—11 型卫星和另外 3 颗轻卫星也加入了情报保障行列。美国还动用了大量的气象卫星及美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 24 个航天器为“盟军行动”计划提供信息支援。

从空中力量看，北约在空袭一开始就集中了 460 架先进作战飞机对付南联盟空军的 170 架老旧作战飞机。预警指挥机、无人侦察机昼夜不间断飞行。美国空军中最先进的 B—2 隐形战略轰炸机首次投入实战运用，B—1B 远程战略轰炸机，F—117 隐形战斗轰炸机全部投入战场。

从作战程序看，北约以海射和空射巡航导弹为攻击先导，然

后辅以空中投掷的激光制导炸弹为主要突击手段，高技术兵器的使用空前密集。

从地面力量看，各种传感器不停地工作，从而构成完善的信息系统，为作战飞机以及精确制导提供了几乎单方“透明”的战场环境。在北约投入实战的空袭武器中，精确制导武器高达90%。

很多新式武器，包括正在研制的武器都是首次投入实战。如美国B—2隐形轰炸机投掷的惯性与卫星全球定位复合制导的“杰达姆”（JDAM）炸弹尚处在研制阶段；德国和意大利派出了一直没有参加实战的“狂风”战斗机，英国首次使用了由攻击核潜艇发射的巡航导弹。更为卑劣的是，北约竟使用了集束炸弹、贫铀炸弹等国际法禁止使用的武器，以及电磁脉冲炸弹、石墨炸弹等破坏力极强的新式武器。

集束炸弹是一种通过扩大杀伤面积来提高杀伤效能的航空炸弹，实际上是一种子母弹。集束炸弹在空中爆炸时，百余枚子炸弹射向各个方向，每个子炸弹又分裂成很多锯齿状铜弹片，在大面积内对人员造成极大杀伤，是现代战争中最野蛮残酷的武器之一。

石墨炸弹是美国制造的一种可使供电系统短路而导致瘫痪的新式炸弹。石墨炸弹实际上是集束炸弹的变种，它在目标上空爆炸，释放出无数“易拉罐”大小的小炸弹，这些内装碳纤维的小炸弹随即在更大的区域爆炸，形成大范围的碳纤维云，这些碳纤维可以使供电系统短路而瘫痪。

贫铀弹是以贫铀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炸弹或炮弹。贫铀炸弹以高密度、高韧性的贫铀合金做弹芯，爆炸时，产生高温化学反应，可以用来摧毁坚固建筑物和攻击坦克。贫铀炸弹具有一定的放射性，对人体和环境危害很大。据专家称，贫铀炸弹导致了

“美国退伍军人和伊拉克公民中的癌症患者增加了 2 至 10 万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1996 年要求各成员国“限制含贫铀的军火生产”。

B—2 是美国空军装备的隐形战略轰炸机，主要任务是利用其优异的隐形性能，从高空或低空突破敌方防空系统，对战略目标实施轰炸。1978 年由美国诺斯罗普公司开始研制，1993 年开始在密苏里州空军基地的第 509 战略联队服役。该机采用的隐形技术主要有：独特的翼身融合“飞翼”气动外形，能有效减少雷达波反射的外表材料及涂料，武器系统全部装在机身内部，发动机尾喷口置于机翼之上。机上装有 4 台涡轮风扇发动机，巡航时速约 900 公里，航程约 1.2 万公里。主要机载设备有：多模式攻击雷达、电子对抗系统、自动着陆系统等；机载武器有：近程攻击导弹、巡航导弹、制导炸弹、核炸弹和常备炸弹等，载弹量约 23 吨。

北约连续轰炸 78 天，北约的战斗机、轰炸机共投下了 20000 枚炸弹，已给南联盟造成重大损失：1800 多名无辜平民丧生，6000 多人受伤，近 140 万人流离失所，200 多万人失去生活来源，20 多家医院被炸毁，300 所学校受到严重破坏，150 万儿童无法上学，炸毁 50 多座桥梁、12 条铁路线、5 条公路干线和 5 个民用机场。北约袭击化工厂和炼油厂，造成大量有毒化学物质泄漏，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危害了南联盟及邻国人民的生命与健康。据报载，北约轰炸给南联盟及其邻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南联盟国民生产总值 1999 年减少 40%，经济损失达 6000 亿美元，战后重建需 600 亿美元，16 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波黑经济增长率在 1999 年下降 5%，克罗地亚国内生产总值 1999 年下降 5%，经济损失达 15.4 亿美元，旅游外汇收入减少 10 亿美元；匈牙利经济损失至少达数亿美元，旅游

收入减少 6 亿美元；保加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3.5%；马其顿经济增长率下降 8.10%，经济损失至少达 15 亿美元；阿尔巴尼亚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3%，安置大量难民估计需 10 亿美元。据外国有关专家估计，重建巴尔干经济至少需要 10 年的时间，并说科索沃冲突使本已严峻的形势更加恶化。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负责人伊夫·贝特洛说：“10 年是乐观的估计。”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使用大量的现代化高技术武器袭击南联盟，双手沾满了南斯拉夫人民的鲜血，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南斯拉夫人民并没有被其吓倒，并没有屈服，他们英勇战斗，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对南联盟的空袭美国原计划 3 天内就能结束，但实际上持续了 78 天，大大出乎侵略者的意料，他们低估了南斯拉夫人民的反抗精神。